
戈拉
著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唐仁虎
漓江出版社

戈拉

社会观念创造了无数奴役形式，我们所以能容忍它，只是因为它已窒息了我们对有人格的人的现实的意识。以宗教的名义做下的事情，会使地狱技穷，无以惩罚，因为它已用自己的信条、教义把麻醉剂遍施于大量有情感的人类。

——泰戈尔



ISBN 7-5407-2163-4/I·1329

定价：18.00元

戈 拉

著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唐仁虎

漓江出版社



戈　　拉

[印度]泰戈尔　著

唐仁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395.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2163—4/I·1329

定价:18.00 元

前　言

倪培耕

泰戈尔自1878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怜悯》(未完成)至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四章》,共写了13部中长篇小说。除《怜悯》泰戈尔在世时没有发表外,计有长篇小说《少夫人市场》(1883)、《贤哲王》(1885)、《小沙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纠缠》(1930)、《最后的诗篇》(1929)和中篇小说《四个人》(1914)、《两姐妹》(1933)、《花圃》(1934)、《四章》(1934)等。泰戈尔的小说除《少夫人市场》和《贤哲王》是历史题材小说外,其余均为社会题材小说。尽管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描绘孟加拉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画面,但仍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并为印度的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

《戈拉》是泰戈尔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孟加拉评论家苏库马尔·森说:"在情节展开的广度和艺术手法表现的深度方面,完全有理由称《戈拉》为现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换言之,《戈拉》堪称为史诗小说。自印度古代《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所开创的史诗文学传统,二千多年几乎没有中断过;现当代印度,尽管没有出现史诗体裁的优秀范本,但是史诗般的小说,也就是说反映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小说如泉涌现,比如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秘密组织——道路社》、普列姆昌德的《舞台》和《戈丹》、亚代巴尔的《叛国者》和《虚构的真实》,以及擅长写史诗小说的达拉巽格尔·邦多帕代的《诊疗所》和《群神》等等。然而,其成功的倡导者则

是泰戈尔的《戈拉》。

19世纪，随着殖民主义制度的建立，印度人民大众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这个斗争又突出地体现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信仰的剧烈变动之中。19世纪70年代，印度激进知识分子中一派通过梵社的建立，实行对印度教的改革，反对偶像崇拜，吸收欧洲文化精神，争取政治权利，达到改造社会和民族解放的目的。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轻视民众，蔑视本国文化传统，卷入无休止的宗派纷争之中。19世纪末，出现了另一股思潮即新印度教(《戈拉》写的正统印度教)，它竭力维护印度教一切教规和教俗，拒斥西方文化，藉此维护民族自尊，反对殖民者统治。这两股思潮就印度往昔、现状和未来作出了各自的回答。

《戈拉》这部小说就是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族觉醒和宗教改革运动为背景，描绘了那个时期印度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正统派印度教和梵社教派之间的斗争，歌颂印度知识分子的先进者摸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苦精神历程。

小说主要情节是通过以印度教安纳德摩伊和梵教帕勒席的两家为主要场所，环绕梵社与正统印度教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隐藏在它背后的爱国热情与屈膝媚外、宗教陋俗和自由精神的冲突，并以正统印度教派青年戈拉、维纳耶同梵社姑娘苏查丽达、拉丽妲之间的爱情纠葛为线索而展开的。

小说的民族主义爱国命题，主要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戈拉的爱国热忱和举止来演绎的。戈拉是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的捍卫者，他有着对祖国获得自由的必胜信念和对殖民统治势力没有丝毫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不断向同胞灌输对重建祖国的信念，号召人们为祖国自由奉献自己的热血和身躯。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殖民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的人极为痛恨；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决不奉承英国县长，也不向他

讨饶，也不要朋友设法保释，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宝贵的傲骨。但戈拉有着明显的宗教偏见，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并身体力行执行旧俗陋习；他因此与诸亲好友不和，因此压抑情感，无法抒发情爱；更严重的是，他的宗教偏见妨害他认识真实的印度面貌，妨害他真正为祖国服务。然而作品指出，戈拉信奉印度教不是出于盲从迷信，而是出于殖民者对印度教社会的嘲笑和攻击，他说，“我想借自己敬重的方法来唤醒我国人民”，回击敌人。

然而，小说通篇对戈拉爱国热忱和宗教虔诚的描写，不是基于他的生活实践，而源自于概念。换言之，戈拉完全生活在“虚拟真实”之中，他的整个民族情绪建立在“能指”上，而不是面向“所指”的真实印度。世界是能指符号所创造的，这是西方唯心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观念，因而戈拉的形象包含着现代意义。只有当戈拉在乡下看清了祖国日益虚弱的面貌和宗教偏见与陋俗所带来的毒害，他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真实的印度，他的爱国民族主义才有了扎实基础。

泰戈尔一向认为，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解放，在于重塑民族的灵魂，宗教改革的宗旨也应如此。自由、博爱、平等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们也成为泰戈尔所向往的自由灵魂的重要内涵。《戈拉》这部作品，正是通过安纳德摩伊的母爱和博爱、帕勒席的宽容和自由精神来表现民族灵魂重塑的希冀，作品把充满博爱、安详的安纳德摩伊作为祖国母亲形象来描摹，把帕勒席宽容的自由思想作为改造宗教的基本精神和根本途径来揭示。这样，不仅戈拉，安纳德摩伊和帕勒席也体现作者的政治理想；不仅如此，这两个形象更体现了作者的美学理想，因为他们性格上所表现出的一种宁静的和谐，这种和谐蕴含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正是泰戈尔孜孜以求的美学理想。

如果说，有限走向无限的统一是源于印度美学传统，那么人类

之爱尤其男欢女爱之情则烙上了西方人性爱之印记。在泰戈尔眼里,爱情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更是溶解世间矛盾——包括政治与宗教矛盾冲突的一支魔棍。因而,《戈拉》的一条主线是宗教矛盾,一条主线是两对男女的爱情纠葛。需要指出的是,泰戈尔的爱情描写是对灵与肉结合的现实的真挚爱情的铺叙,不同于中世纪虔诚作者把世间爱情当作人对神的虔诚情愫而加以抒发。在《戈拉》里,爱情不仅使具有叛逆精神的梵社姑娘拉丽妲与性格柔顺的印度教青年维纳耶走到一起,也使信奉印度教、性格刚毅的戈拉与娴静高洁的梵社姑娘苏查丽达心心相印;换言之,爱情使他们冲破宗教樊篱,使他们超脱或反叛一切世俗陋见,使他们灵魂升华,沐浴在自由阳光之中。不过,由于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爱情不免使理性(灵)重于感性(肉),精神欢愉重于感官享受,浪漫情感受制于严谨节制。

这样,民族爱国与宗教改革缠在一起,宗教冲突又与男女爱情碰撞在一起;民族爱国、宗教冲突和男欢女爱,使充满思辨色彩内容的平缓情节,掀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小说的艺术魅力还来自于对人物心理的细腻的刻画,作品十分生动地描摹了两对男女青年青春骚动、爱恋萌发和爱情追求的心理历程。比如处在恋情萌发状态之中的苏查丽达,坐着看书,“时常心不在焉,书上的字迹常常会模糊起来”;一次她仿佛觉得听见了维纳耶的说话声音,以往戈拉总会不时跟着维纳耶来,于是“她一面生怕戈拉来,一面又焦急不安,唯恐戈拉不来”,然而“她又不敢问可有人跟着维纳耶同来没有”。这种惶惑不安的情态,不禁使我们想起泰戈尔在《园丁集》里对男女心灵情弦的精细震颤的描写,“钏镯叮当”、“乳汁溢出”、“水罐倾倒”、“裙缘触及”等细腻且生动的铺陈,是与《戈拉》对男女恋情的描绘如出一辙,它们都透示着情侣春心萌动的微妙信息。

第一章

6月的一个清晨，乌云已经散去，加尔各答的上空洒满了灿烂的阳光。这金色的阳光仿佛怀着极大的青春热情，射入了巨大的、铁石心肠的、繁忙的加尔各答市的大街小巷。大街上马车川流不息；沿街叫卖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冒起了一缕缕炊烟，妇女们正忙着剖鱼炒菜，为那些要去衙门、学校、法院上班的人们准备早餐。

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维纳耶·普生站在自己家二楼的阳台上，俯视着下面成群结队的行人。他已经大学毕业不少日子了，可是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不错，他也曾用心组织过一些集会，给报纸写过一些文章，但他的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还没有想出今天上午干什么好，他有些坐立不安。邻居房上的几只乌鸦不知为什么在哇哇地叫着。他家阳台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对鸟在忙着筑巢。它们似乎在说着什么相互鼓励的话——这种含糊不清的声音，正在唤醒维纳耶心中的一种朦胧的激情。

旁边一家店铺门前，站着一个毗湿奴[①] 派游方僧，身上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那儿歌唱：

笼中飞来一只无名的小鸟，
它来自何方我不知晓。

---

① 毗湿奴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司保护之职。又译遍八天、毗搜纽。

我的心不能把它双脚拴上，
如今不知它已飞向何方，

维纳耶很想把那游方僧叫上楼来，记下这支无名的小鸟之歌。可是，正如天亮前天气骤寒，却不想伸手拉毛毯来盖严一样，他嫌费事没有把那个游方僧叫来，也没有把那支无名的小鸟之歌记录下来，只有那支曲子，不停地在他心里回响着。

正在这时候，他家门前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四轮大马车撞上了一辆小马车，撞坏了小马车的一个轮子，可是大马车上的人竟然不闻不问，挥鞭催马，扬长而去。

维纳耶跑到街上，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刚从车里下来，正设法让车里的老先生下车。

维纳耶赶紧跑过去把他搀扶下来。他看到老人脸色十分苍白，便问道："您没有受伤吧？"

"没有，没有，没事儿的。"老人回答说。老人本来想笑一笑，但是没有笑出来。不难看出，他好像就要晕倒了。维纳耶连忙扶住他，对惊恐不安的姑娘说道："这就是我家，请进去吧！"

他们把老先生扶到床上躺下。姑娘环视了一下房间，发现角落里有一只水罐，于是急忙拿起水罐倒了一杯水，洒了点水在老人的脸上。然后她又一面用衣襟作扇给他扇风，一面对维纳耶说："您能不能找人去请一位医生来？"

正好有一位医生就住在附近。维纳耶于是马上吩咐仆人去请医生。

房间里有一面镜子，镜子旁边放着发油和梳妆用具。维纳耶站在少女的背后，呆呆地望着镜子。

维纳耶自幼一直在加尔各答的家里埋头读书，他所知道的一点人情世故，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本家亲戚以外的有教养的女孩。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镜子里，看见映入镜子里的是一张非常美丽的脸。他不会仔细地品评女人容貌的各个部分，可是这张由于着急关切而低垂的年轻的充满柔情的脸，仿佛一片明媚的新天地，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眼睛里。

过了一会儿，老人慢慢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姑娘的眼睛里泪花滚滚，立刻俯下身去，靠近他的脸轻声问道："父亲，伤着您哪儿了？"

"我这是到哪儿来了？"老人说罢，试图坐起来。维纳耶赶紧来到他面前，说："请您不要起来，安心躺着吧，医生马上就到。"

这时，老人想起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于是说："头这儿有一点疼，没有多大关系。"

话音刚落，就听见了医生的脚步声。接着医生便进来了。医生给老人检查之后说："没有受什么伤。"所以，他开了点药，吩咐在热牛奶里加点白兰地给老人喝后，便离开了。医生一走，老人就急着要起来。姑娘明白老人的心意，安慰他说："父亲，您别担心，医生的诊费和药费我一回到家里就送来。"说完，她抬起头看了维纳耶一眼。

啊，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啊！维纳耶根本没有注意那双眼睛是大是小，是黑是黄。它们一眼就给人一个非常真诚的印象。既不羞怯，也不迟疑，而是充满了坚定不移的毅力。

维纳耶鼓足勇气，才结结巴巴地说道："哦，医生的费用没多少……别担心……您别挂在心上……这……我……"

姑娘的眼睛正瞅着他，所以他连自己的话也未能说完。姑娘的眼睛明白地告诉他，医生的费用他非收不可。

老人说："你们瞧，我不需要白兰地……"

"为什么，父亲，大夫不是说过的吗？"姑娘打断他的话。

"医生总是这么说，"老人回答说，"这是他们唯一的坏习惯。我只是感到有点虚弱，喝杯热牛奶就行了。"

他喝了牛奶，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对维纳耶说："我们恐怕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们该走了。"

姑娘望着维纳耶说："能帮忙雇一辆……"

老人难为情地打断她的话："何必还麻烦他呢？我们家这么近，完全可以走回去嘛。"

姑娘说："不行，父亲，不能这样。"

老人没有再坚持。于是维纳耶亲自去叫了一辆马车。上车之前，老人问维纳耶："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维纳耶·普生·查托巴特亚耶。"

"我叫帕勒席·钱德拉·巴达查里雅。"老人说，"我们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七十八号。您如果有空，请到我们家来坐坐，我会非常高兴的。"

姑娘抬起眼睛看了看维纳耶，对老人的邀请默然表示赞同。

维纳耶当时就想跟他们一起乘车去他们家，但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乎礼节，因而站在那里没有上车。马车正要走的时候，少女两手合十向他微微致礼告别。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所以一时不知所措，竟然忘了还礼。

维纳耶一再为这个小小的失礼责备自己。他回想评判自己从见到他们到分别为止的一言一行，觉得自始至终的言行举止都鲁莽无礼。他反复思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回到屋里，目光突然落到了床上的手帕上。这是那姑娘用来给她父亲擦过脸的手帕，忘了把它带走。他立即把手帕拾起来。这时候，游方僧的歌声又回响在他的耳旁：

笼中飞来一只无名的小鸟，
它来自何方我不知晓。
……

清晨渐渐过去，雨季的阳光灼热起来。川流不息的马车，更加飞快地朝着各个办公地点驶去。可是，维纳耶这一天没有一点心思做什么事。这么大的苦楚伴随着这样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他突然觉得，他小小的家和周围丑陋的街道仿佛成了一片幻境。在这幻境中，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无法实现的实现了；在这幻境中，美的使者带着美出现了。维纳耶这时就好像漫步在这样不合规律的幻境中。雨季里上午的炽热阳光仿佛射入他的心田，在他的血液里流动，在他的心灵前形成一幅灿烂的光幕，消除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全部卑劣之处。维纳耶真想使自己全部暴露在一个奇妙的场景中。但是，他的心灵因找不到任何办法而痛苦。他把自己想象成与非常普通的人们一样——有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家，东西放得紊乱不堪，甚至连床单也是脏的；本来有时候他也在自己的房间装饰点玫瑰花，可是，这一天很不幸，连一个花瓣也没有。人们都说，维纳耶在集会上像演说家一样，能发表非常精彩的演说，总有一天会让他发表一个长篇演讲。可是今天，他没有说出一句能表现出他的智慧的话。他一再想："假如有一天，一辆大马车向她撞来，我会闪电般地冲到路中央抓住马的缰绳，让马停下来的。"他想象的英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时，终于忍不住走到镜子前面一睹自己的那种风采。

正在这时，他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街上看他的门牌号。维纳耶完全相信那小孩是在找他的门牌号，于是在上面叫道："是，就是这儿。"他趿拉着拖鞋迅速跑到街上，非常固执地把那小孩请到家里，仔细端详那男孩的外貌。"是姐姐让我来的。"那男孩一面说一面拿出一封信交给维纳耶。

维纳耶先看了看信封，上面是女孩子清秀的笔迹，写着他的名字。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信，只是钱。

男孩转身要走，维纳耶无论如何不让他走，抓着他的手，把他拉上了二楼。

男孩的肤色比他姐姐要黑得多，但是脸型差不多。维纳耶一看到就很喜欢他，心里也感到愉快。

男孩很机灵，一看到墙上的照片便问道："这是谁？"

"是我的一个朋友。"

男孩问道："朋友的照片？您的朋友是谁？"

维纳耶笑了笑，答道："你不认识他。我朋友叫戈勒摩罕，亲戚朋友管他叫戈拉，我们从小就在一起上学。"

"现在还上学吗？"

"不，现在不上学了。"

"您已经毕业了？"

"是的，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维纳耶忍不住在这小孩面前也想表现一下自己。

小男孩瞪圆了眼睛，惊讶地望着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这么多学问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萨迪席·钱德拉·穆克巴特亚耶。"

然后，维纳耶一点一点地了解到了他们家的一些情况：帕勒席先生不是他们的生父，是他把他们姐弟俩抚养大的。姐姐原名拉达拉妮，帕勒席先生的太太给她改了一个不带正统印度教色彩的名字——苏查丽达。

萨迪席和维纳耶很快成了好朋友。他起身准备回家的时候，维纳耶问道："你自己一个人回去？"

"我总是一个人来来往往的。"萨迪席自豪地回答。

但维纳耶坚持说："走，我送你回家。"

萨迪席以为维纳耶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愉快地说："干嘛要您送呢？我自己能回去嘛！"接着他讲了几个惊人的独来独往的故事。不过，维纳耶还是把他送到他家门口。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萨迪席始终没有弄明白。

到了萨迪席家门口时，他问道："您现在不进去待一会儿？"

维纳耶抑制住自己的心情说："以后有时间再来。"

维纳耶回家以后，掏出那个写着地址的信封看了很久，记住了每一个字母的笔迹和词形。然后，他仔细地把钱和信封放在一个箱子里，哪怕到了手头很紧的时候，他也决不会拿出来用的。

第二章

雨季的一个黄昏，暮色霭霭，夜幕低垂，天空饱含着雨水，显得特别沉重。加尔各答市在呆滞无声的乌云的压抑下，就像一只极大的蜷着身子把头埋在尾巴下的沮丧的狗，静静地躺在那儿。从昨天傍晚起，濛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绵绵细雨已经使道路上的尘土变为泥浆，但却不能把烂泥冲走。这一天下午 4 点，雨停了，可是云层依然低垂欲雨。正是在这种待在家里心里烦、出门又怕挨雨淋的时候，在一栋三层楼房的潮湿的平台上，有两个年轻人坐在藤条凳上。

童年时代，这两个朋友从学校一回来就跑到这平台上来玩耍；考试之前，大声地背诵着课文，像疯子似的在这平台上转来转去；上大学的时候，夏天从学校放学回来，在这儿吃过晚饭，便无休止地争论起来，常常争论到半夜三更，直到早上太阳晒到他们脸上，惊醒过来，方才发觉躺在平台的席子上睡着了。大学毕业以后，“印度爱国者协会”每个月在这儿举行一次集会。他们俩一个是协会的会长，一个是协会的秘书。

那位会长就是戈勒摩罕。他的亲戚朋友都叫他戈拉。他自幼长得很快，比周围的人都高大。因为他的皮肤白得惊人，丝毫没有掺和一点别的色素，非常迷人，所以他们学院里有一位教授管他叫作“雪山”。他差不多有六英尺高，虎背熊腰，拳头就像老虎的脚爪子。他的声音深沉而粗犷，如果猛然听到，你准会大吃一惊：“这是什么声音？”他的脸看起来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严肃得出奇；突出的

颧骨和下颚宛如堡垒大门上结实的插销。可以说他的眉毛一点儿也没有。宽阔的额头一直倾斜到两边的耳朵。他的嘴唇很薄，向内紧缩着，而他的鼻子又像一把短剑凸出在嘴唇上面。他的一双眼睛小小的，然而目光锐利，犹如箭镞正瞄着远处看不见的目标，然而它又能像闪电一般很快收回，袭击身边的目标。从外表看，戈勒摩罕说不上漂亮，但是谁也忍不住想看他一眼——哪怕在人群之中，视线也会无可奈何地被他吸引过去。

他的朋友维纳耶与一般的有教养的孟加拉绅士一样，非常谦和，非常聪慧。性格的温柔和智力的敏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脸上具有一种独特的神情。维纳耶在大学里成绩优异，常常荣获奖学金。戈拉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他既不像维纳耶能很快就理解明白，也没有维纳耶那样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一直追不上维纳耶。维纳耶总是像拖船一样拉着他闯过许多考试大关。

此时此刻，在这潮湿的平台上争论的，正是这一对朋友。

"你听我说！"戈拉对维纳耶说，"从阿维纳希骂梵社[1] 的那些话看，他是对的，正常的。你干嘛对他那样大发脾气！"

"这是什么话！至于他的见解，无论什么人都只能有一种看法。"

"既然如此，那便是你自己的思想有问题。有些离经叛道的人想打碎社会的桎梏，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就不要指望社会会若无其事地思考他们的做法是否合适。社会自然会把他们看作叛逆。即使他们真心实意地想做点事，其他人也必然会认为他们是图谋不轨；他们的善行在其他人看来一定是恶行。这是对无所顾

① 印度教的一派。1828 年由罗易创建。它奉梵天为唯一真神，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等正统印度教的落后习俗。1866 年分裂为真梵社和印度梵社。1872 年原印度梵社的一些人又另立公共梵社，原印度梵社改称新诫梵社。

忌地打碎社会的桎梏的一种惩罚罢了。”

“不能说凡是符合自然的都是好的。”维纳耶说。

“我的意思不是指好的，”戈拉激动地说，“世界上没几个好人就算了吧，但只要其他人都是符合自然的就足够了。有人想成为梵社社员，当英雄，正统印度教徒当然会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倒行逆施，都会谴责他们。这一点痛苦他们是必须忍受的。他们自己想趾高气扬地在前面走，还想让他们的对手在后面为他们鼓掌喝彩。世上哪有这种事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事，这个世界不就乱七八糟了！”

“我并不反对谴责教派，”维纳耶争辩说，“如果是攻击个人……”

“谴责教派算不了什么辱骂，谴责教派就是要批评每个人自己的见解，所以只能是谴责个人。至于你，我的圣人，难道你自己就从来没有指责过个人吗？”

“指责过，指责过很多，但我为此感到羞愧。”

戈拉突然右手握成拳头说：“不！维纳耶，不能这样，决不能这样！”

维纳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害怕什么？”

“我看得很清楚，你自己越来越软弱了。”戈拉说。

维纳耶有点激动了，说：“软弱！你知道，我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去他们家……他们也请过我……不过我没有去罢了。”

戈拉说：“是啊，不过你没有去罢了。这一点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你白天黑夜都在想：‘我没有去，我没去他们家……’我看倒不如去更好。”

“这么说，你是真的劝我去？”

戈拉在膝盖上啪地拍了一巴掌，说：“不，我不是叫你去。我是在告诉你，如果你哪天去他们家，那你便会完全倒向他们一边，第

二天就会开始在他们家吃饭，加入梵社成为梵社社员，成为得力的传教士！”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下一步呢？”维纳耶揶揄道。

“下一步？”戈拉说，“还有什么比死去更倒霉的呢？作为婆罗门的后代，你要死到皮革匠一堆去，便会失去一切圣洁美德……到那时，你会觉得把船驶入港口是坏习气，是狭隘的……你会认为无目标地顺水漂流才是真正驾驶着航船。不过，我实在没有耐心跟你说这些废话……我说，你去他们家吧？干嘛要半堕落地走到这深渊旁边站着，吓唬我们呢？”

维纳耶哈哈大笑起来，说：“医生认为不可救药的病人，不一定都会死去，何况我还没有看到我有什么死到临头的迹象。”

“没有看到？”戈拉冷笑着问道。

“没有。”维纳耶说。

“你不觉得你的脉搏已经很微弱了吗？”戈拉问道。

维纳耶说：“不，我的脉搏跳得很有劲。”

戈拉又问道：“难道你没有察觉到，只要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的纤手端上来的饭菜——哪怕是贱民的粗饭，你也会觉得像神的盛宴一样好吃吗？”

维纳耶满脸涨得通红，忿忿地说道：“够啦！住嘴！”

“为什么？”戈拉说，“我又不是在侮辱谁。我所说的那位漂亮的姑娘也并没有以‘皎日不见其影’[①] 为荣啊。她那圣洁的花瓣似的手，任何男子都可以去握的。可是，如果提一下她的手你都忍受不了，那么你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你听我说，戈拉！”维纳耶说，“我尊重妇女，我们古代的圣典里也……”

“你不要引用古代圣典来替你自己这种尊重辩护了！”戈拉反

---

① 这是梵文成语，用以形容那些严格遵守深闺制度的名门妇女。

驳道，“那不是尊重！我要说出人们所说的那种尊重来，你会大发雷霆的。”

“你太言过其实了。”维纳耶说。

“圣典告诉我们，”戈拉说，“妇女之所以值得崇敬，是因为她给家里带来光明；而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女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女人能燃起男人心中的欲火，所以这种尊重最好不要称为崇敬。”

维纳耶问道：“只因它偶尔被人玷污，你就一笔抹煞这种伟大的感情吗？”

“维儒[①]，”戈拉不耐烦地说，“现在你已经丧失了理智，不能正常地思考问题，你就听听我的话吧！你听我说，英国的书籍中所说的那些夸张的、赞美女人的话，实质上只不过是情欲二字。‘女人’只有在母亲的岗位上，只有在忠贞贤淑的家庭主妇的岗位上，才能得到尊重……如果让她们离开这些岗位，对她们大加赞美，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侮辱。使你的心像飞蛾绕烛一样在帕勒席先生家周围徘徊的原因，用英语说就是 Love（爱情）……不过，但愿你不要模仿英国人，把这种爱情置于一切之上，当作你崇拜的对象，被搞得晕头转向！”

维纳耶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马挨了一鞭子似的暴跳起来：“嘿，戈拉！够啦！够啦！你太过分了！”

“什么太过分了？”戈拉反驳道，“我还没说到正题呢！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地把男女放到各自的位置上来看他们的关系，所以才在他们身上吟了那么多诗作了那么多文。”

“好吧，我承认男女关系可以是简单的，”维纳耶说，“我们由于情绪冲动而过于激昂了，因此把它弄得不真实了。可是，这就只是外国人的罪过吗？如果说英国人的诗是假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女

---

① 这是对维纳耶的昵称。

人是祸根避之唯恐不及'，难道也是假的吗？人的天性使他对有些东西迷恋陶醉。有人为了把人解救出来，创作诗歌，让爱情的美洁白无瑕，而使其丑羞愧难当；也有人夸大其丑，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判'女人是祸根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这是同一种心理在两种人的身上的不同表现，谴责这一个，宽容另一个，是不对的。”

“错了，我误解你了。”戈拉说，“你现在还没有滑到我所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只要你现在仍不忘记哲理，那么你尽管大胆地去'恋爱'吧。可是你得留心，趁早把自己救出来。作为你的挚友，我对你只有这一个请求。”

“哎，我的老兄！你真的神经病！”维纳耶急忙说，“我，恋爱？不过，我可以坦白承认，由于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帕勒席先生和他家人的情况，我对他们已经很敬重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一种吸引力在吸引着我，我想去他们家看看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这种吸引力，”戈拉说，“不过，你可不要被这种力量所吸引。即使你不能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研究，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狩猎的动物，你去了解他们内部的事，钻得太深了，到头来你头上的小辫子① 都保不住的。”

“你有一个毛病。”维纳耶反驳道，“你以为上天把力量都给予你一个人了，而我们其他人都不过是软弱无能之辈。”

这句话似乎道出了一种崭新的看法，使戈拉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他热烈地在维纳耶背上拍了一巴掌，说：“说得对，这就是我的毛病，是我一个很大的毛病！”

---

① 按印度教传统，婆罗门男子头上都留有一个小辫子，是种姓标志。保不住小辫子即是说会失去婆罗门种姓。现在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中有所变化，有的知识分子不留辫子了。

“哦！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毛病哩！你一点也不明白谁能够承受多大的打击。”

正在这时候，戈拉的异母长兄摩希姆拖着肥胖身躯，气喘吁吁地费劲地爬上楼来叫道：“戈拉！”

戈拉赶快站起来，回答道：“在这儿！”

“我只是上来看看我们的屋顶是不是遭雷击了。今天又有什么使你们兴奋啦？你们这么一会儿就把英国人赶过半个印度洋了吧！不过，看起来英国人倒没有多大的损失，而你们狮子般的吼声却让楼下的人有点难受。”摩希姆说完便下楼去了。

戈拉一直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他内心的怒火随着羞愧也燃烧起来，但是说不清他是生自己的气呢还是生别人的气。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在各方面我都过多地重视自己。这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却没有注意到。”

维纳耶走到戈勒摩罕身边，亲切地抓住他的手。

第三章

戈拉和维纳耶正准备下去，戈拉的母亲上楼来了。维纳耶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去，向她行了个触脚礼。

戈拉的母亲叫安纳德摩伊，看起来并不像他的母亲。她非常苗条，但很结实；头上虽有几根银发，但并不显眼；乍一看起来，她似乎还不到四十岁。她的面部线条十分柔美，鼻子、嘴唇、下腭、前额都像雕刻大师精心雕琢出来的一样。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很协调，脸上洋溢着非常纯洁而睿智的神采。她的肤色黝黑，与戈拉的肤色迥然不同。所有的人一见到她，都会注意到，她除纱丽以外，还穿一件紧身上衣。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虽然赶时髦的年轻妇女已时兴穿紧身上衣，但是旧派良家主妇仍看不惯，把它称为纯基督教化。安纳德摩伊的丈夫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从前在粮食部门工作，安纳德摩伊从青年时代起就跟他住在西部，因此她并不认为穿得整整齐齐、或者穿这样的衣服是什么可耻或者可笑的事。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料理家务，做饭涮碗，缝洗衣服，擦洗地板，管理账目，关心家人，帮助邻居，但是仍然显得并不很忙。即使身体不适，她也从不休息。她常说："生病有什么关系呢，事情没做完是不行的！"

戈拉的母亲上来以后说："只要在下面听到戈拉的声音，我马上就明白可能是维偈来了。家里静悄悄的几天了。怎么了，孩子，怎么这么多天没来了？没有生什么病吧？"

维纳耶难为情地说："没有，母亲，没有生病……可就是这暴风雨……"

“哼,下雨!”戈拉插进来说,“以后雨季过了,维纳耶先生又会说这太阳太厉害了!怪罪上天,上天是决不会辩护的。心里的秘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你说什么废话,戈拉!”维纳耶说。

安纳德摩伊说:“说得对,孩子。戈拉不该这么说。人的心情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拿这种事情来责备人就会吵架。走,维僖,到我房里去,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戈拉使劲地摇着头嚷道:“不,妈妈,这不行,我不让维纳耶在您房间里吃东西。”

“唉!怎么啦,我又没叫你去吃。”安纳德摩伊说,“还有你父亲,他也成了非常正统的印度教徒,不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东西他一点都不吃。维僖是我的好孩子,他不像你那样固执,你还想强迫他,不让他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对!我就是要阻止他。”戈拉说,“只要您不辞掉那个基督教徒女佣人勒其米娅,就不能在您房里吃东西。”

“哎,戈拉!你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安纳德摩伊说,“你一直吃的是她亲手做的东西,是她从小把你带大的。不久前,没有她亲手做的酸辣酱,你吃东西还觉得没味道呢。你小时候出天花,多亏她照料你,救了你一条命。这是我决不会忘记的。”

“您可以给她一笔养老金,给她买地盖房子,您想怎么办都行,但是不能再把她留在家里,妈妈!”戈拉激动地说。

安纳德摩伊说:“戈拉,你以为给钱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吗?她不想要地,也不想要房子。她如果见不到你,就会活不下去的。”

戈拉说:“那么随您的便吧,您永远留着她吧!不过,维僖可不能在你房里吃东西。规矩是必须遵守的,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妈妈,您是那样伟大的一个梵学家的女儿,您竟不遵守印度教的行为规范,这真是太……”

“哎,你母亲从前也是严格按照印度教的风俗习惯行事的。”安

纳德摩伊动情地说，“为这些事还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那时候你在哪儿呢？我每天都供奉湿婆像，膜拜祈祷，可是你父亲把神像都拿去扔了！那时候，我不认识的婆罗门烧的饭我都不愿吃。当时火车还很少，每次搭牛车、乘邮车、坐轿子或骑骆驼出门的时候，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饿！你父亲并没有轻而易举地就让我改变了习惯，他什么地方都带着老婆去转悠，所以他的英国上司对他感到满意，给他晋级加薪……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让他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而不愿调换他的工作。现在他老了，存了一大笔钱退休了，突然成了正统的印度教徒，而且非常顽固。可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家祖祖辈辈的传统习惯已经被一点一点地彻底破坏了……难道现在凭一句话就能重新养成那种习惯吗？”

戈拉回答说：“好吧，别说前辈人的事了……他们也没有来提出反对，可是为了我们，您也得接受印度教的传统习惯，按正统印度教的习惯行事呀！您不尊重古代圣典就算了吧，可总得尊重感情嘛！”

“唉！你这是劝我什么呀？”安纳德摩伊说，“我心里的想法只有我清楚。如果我丈夫和儿子一步一步都不顺利，我又能得到什么幸福？但是，我从把你抱在怀里那时起，就抛弃了印度教的传统习惯，这一点你知道吗？把幼小的婴儿一抱到怀里，我马上就明白了，世界上谁也不是生来就有种姓的。自从我明白了这一点那天起，我就完全懂得了，如果我把谁称为基督教徒或低等种姓而憎恨他，那么神就会把你从我这儿夺走。我有了你这个儿子，我们家就有了光明，我就会喝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给我的水。”

维纳耶今天听了安纳德摩伊的这一席话，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疑虑掠过他的心头。他迅速地看了安纳德摩伊一眼，又回过头看了戈拉一眼。可是他马上又摒除了心中的疑虑。

戈拉好像也陷入了迷惘，他说：“妈妈，我不明白您说的这些道理。在那些尊重古代圣典的家庭，在那些按传统习惯行事的家庭，

孩子们的生长也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嘛。您心里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觉得上帝为您制定了特别的法则呢?"

安纳德摩伊说:"把你赐予我的人使我有了这种想法。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作不了主的。可是,我的傻宝贝,看到你这个傻样儿,我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算了,别说这些了。维纳耶还是不到我屋里吃东西啦?"

"他唯恐机会来迟了,跑还来不及呢!"戈拉笑着说,"他是婆罗门家的后代,给他几块糖就让他忘掉这一点可不行。他得作出许多牺牲,他得克制嗜好,只有这样,他才能保住自己出身的高贵。不过,妈妈,别见怪……我求您了。"

"干嘛见怪呢?"安纳德摩伊说,"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并不懂得你是在干什么。我心里唯一的痛苦是,我虽然把你养大成人了,可是……哎,算了,不说它了。你喋喋不休所说的宗教,我是不能承认的。你不到我房间里来,不吃我做的东西,也就算了……但只要一天能看到你两次就行了,我就心满意足了……维纳耶,好孩子,你不要这样委靡不振……你的心太软弱了。你在想,这伤害了我,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孩子。哪一天我再邀请你,请你吃地地道道的婆罗门亲手做的东西……至于我自己,我是不怕的,我吃勒其米娅做的东西,我对谁都这么说。"

戈拉的母亲下楼去了。维纳耶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道:"戈拉,这有些过分了。"

"谁过分了?"戈拉反问道。

"你过分了。"维纳耶说。

"一点也没有过分。"戈拉坚持说,"我要恪守本分,交往有别。在不可接触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丝毫的动摇,到头来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可是她毕竟是你母亲呀!"维纳耶说。

"管谁叫母亲,这我知道。"戈拉说,"你没有必要提醒我。像我

母亲这样的母亲有多少！可是，一旦我开始不承认传统习惯，也许有一天我连母亲都不承认。你听我说，维纳耶，我告诉你，你记住，感情固然是很珍贵的东西，但不是最珍贵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维纳耶踌躇不安地说：“戈拉，你听我说，今天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仿佛有些不安，我觉得她心里埋藏着什么不能跟我们解释的事，她正为此而痛苦。”

戈拉激动地说：“啊，维纳耶，别胡思乱想了，胡思乱想只能浪费时间，得不到任何好处。”

“你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维纳耶说，“所以只要你没看到的，你都把它称为胡思乱想出来的，都挖苦嘲笑。不过我告诉你，我已经发现几次了，母亲似乎在思考某一件事情……她好像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有一种痛苦。戈拉，你应该认真听听她的话。”

“我能认真听多少都认真听了。”戈拉争辩道，“要再想多听出点什么来，恐怕就会听错了，所以我不愿意那样做。”

第四章

抽象的见解作为理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可能都是以那种固定不变的心情去接受，至少对于维纳耶这样的人是这样。维纳耶的行动多半是听凭心灵指引的。因此，在辩论的时候，他总是很坚决地坚持理论观点，但是在实践上又不能不超越理论让人情占上风。甚至戈拉提出的理论原则他也是接受的，可是有几分是因为理论本身的正确，几分是由于对戈拉的特殊友情，这就难以说清了。

他离开戈拉家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尽量避开路上的淤泥，慢腾腾地走着。他心中掀起了理论和人情之间的矛盾冲突。

戈拉说：在目前这个时代，印度教社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形形色色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攻击，就必须在饮食和种姓等各个方面保持高度的警惕。维纳耶听戈拉说了以后很快就接受了这种观点，甚至与对手们为这个理论进行激烈的争论。他常说：当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一个城堡的时候，要关好每一条大街小巷的出口和大门，堵好每一处缺口，用生命来保卫这个城堡。这样做决不能说是心眼太小。

可是今天戈拉禁止他到安纳德摩伊屋里吃东西，对他委实是一个打击，使他感到非常伤心。

维纳耶的父亲已不在人世，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辞世升天了。他伯父住在乡下。维纳耶从小就一个人住在加尔各答的家里

学习，在这里长大成人的。由于和戈拉的友情，维纳耶认识了安纳德摩伊。从那时起，他一直叫她母亲。他以前常到她屋里去，在那儿玩耍，缠着要吃的，甚至假装妒忌，说她偏向戈拉。要是维纳耶三四天没来，安纳德摩伊就会焦急不安。有多少次，她十分心急地盼着他们协会的会议早点散，以便把维纳耶叫到身边给他吃的。这一切，维纳耶都是知道的。可是今天，因为印度教社会的憎恶，维纳耶却不能到安纳德摩伊屋里吃东西。她能忍受得了吗……他自己能容忍得下去吗？

"从现在起，我要请你吃地地道道的婆罗门做的东西，再也不拿我亲自做的东西给你吃了……"这句话是母亲笑着说的，可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呀！维纳耶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句话，过了好久才回到家。

空荡荡的房间里又黑又乱，到处都是报纸和书籍，紊乱不堪。维纳耶划燃一根火柴，点上煤油灯。灯台上尽是仆人的脏指印。写字台的白台布上，亦有些墨水印迹和油渍。在这个房间里，他觉得今天仿佛突然透不过气来。无人作伴，没人关心，使他感到胸膛上压着沉甸甸的石头似的。拯救祖国、保卫社会等职责，似乎都变得模糊不清而又虚幻不真了……比这些真实得多的是那只小鸟，那只雨季的一个明媚的早晨飞到他的笼子门口又飞走的"无名的小鸟"。但是他决不在自己的心中给那只"无名的小鸟"任何地位，无论如何也不给。因此，为了使心情平静下来，他又竭力回想戈拉禁止他进安纳德摩伊那个漂亮的房间的事。

那擦得干干净净的大理石地板，明净而光洁。房间的一边软绵绵的床上，铺着白天鹅翅膀一样雪白的床单，床边小凳子上的小油灯现在也许点燃了。母亲一定坐在那儿，弯着腰用五颜六色的线绣着花被面。勒其米娅一定坐在地板上，用不标准的孟加拉语喋喋不休地唠叨，安纳德摩伊则老是装没听见。每当母亲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她就会拿出衣物来绣的。维纳耶凝神静思着她一心一意刺绣时

的那副平静的面容，心中想到："但愿她这张脸上慈爱的光辉能保护我，让我不要受紊乱的心情骚扰吧。但愿这副面容能成为我们祖国的象征，鼓励我忠于我的职责，鼓励我坚定地去完成自己的责任。"想到这儿，他不禁在心里叫了她一声"母亲"，然后又想道："任何一部古老圣典都无法向我证明您亲手做的食物不是玉液甘露。"

寂静的房间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维纳耶感到在这房间里实在无法忍受了。靠近灯的墙上，有一只壁虎正向一只蛾子爬去。维纳耶看了它一会儿，站起身来，拿了一把雨伞，出门去了。

他要去干什么，这一点他心里并不清楚。或许他有点想回到安纳德摩伊那儿去，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今天是星期天，梵社的盖谢沃[①] 先生今天讲经，去听听吧。"一想到这件事，他再也不犹豫了，大踏步朝梵社走去。他知道，经已快讲完了，但是他的决心却一点没有动摇。

到那儿以后一看，崇拜者们都起身出门了。他举着伞，退到一边，站在一个角落里。正在这个时候，帕勒席先生出来了。他脸上的表情平静而愉快。跟他一起的还有四五个他的亲属。他们经过路灯下的时候，维纳耶只看见他们几个人中的一张年轻的面孔闪了一下，然后马车轮辘辘地响了一阵，像水泡消失在黑暗的大海中一样无影无踪了。

维纳耶虽然看了很多英语小说，但是他怎么会忘记良好的孟加拉家庭的传统习惯呢？在他看来，怀着热烈的心情竭力窥视一个妇女，对那个妇女来说是一种侮辱，对自己来说则是应该谴责的。不管用什么逻辑，他都无法消除这种想法。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维纳耶心里虽然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但也感到后悔。他感觉到他开始堕落了。尽管他和戈拉争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依然认为，既然没

① 盖谢沃(1838—1884)，印度宗教改革家。1857 年加入梵社，1866 年梵社分为真梵社和印度梵社后成为印度梵社领袖。

有社会的权利,以充满爱的目光去看一个女人,就违背了他的生活信念。

这天晚上,他没有再去戈拉家。他思考着这个问题,回到自己家里。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他从家里出来,东转转西转转,最后来到戈拉家的时候,最长的雨季白天已经过去,黄昏早已到来。戈拉已经点上灯,坐在那儿写什么了。

戈拉没有抬头,眼睛盯着纸上,开玩笑似的说道:"喂,维纳耶,今天是吹的什么风呀?"

"戈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维纳耶没有理睬他的问话,只顾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你看来,印度是不是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的?你日日夜夜都在想着她,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戈拉没有再往下写,抬起头,目光炯炯有神地看了维纳耶一会儿,然后放下笔,靠在椅子背上说道:"正如船长驾着航船远渡重洋的时候,无论他是在吃饭还是睡觉,他都在注视着彼岸的港口一样,我总是在注视着印度。"

"那么你的这个印度又在哪儿呢?"维纳耶追问道。

戈拉把手搁在胸口上,说道:"就在我这个指南针日夜指着的地方,而不在你那个马斯曼[①] 先生所写的《印度历史》里!"

"你的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总应该有点什么吧?"维纳耶又问道。

"有啊! 怎么没有?"戈拉激动地说,"我也许迷路,也许沉船……可是,我那个财富女神[②]的港口将永远在那儿。那就是我的十全十美的印度——物产丰富、知识渊博、宗教盛行的印度。而你的那个印度是不存在的,就算存在,也处处都是虚假——这就是你的这个加尔各答,这些衙门,这法院,这些砖块石头砌起来的虚假现

① 马斯曼(1768—1837),英国传教士,1831 年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部《印度历史》。

② 财富女神,又译吉祥天女,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妻子。

象。哼,呸!”

说完以后,戈拉目不转睛地盯着维纳耶的脸看了一会儿。维纳耶一直在思考,没有回答。于是戈拉又接着说:“我们在这儿学习,在这儿东奔西走寻找工作,从早上 10 点到下午 5 点莫名其妙地拼命奋斗,但并不知道是在干什么。这些都是一点也靠不住的。我们盲目地把这恶魔点化的印度当作真实的印度,仅仅凭这个理由,就该让二亿五千万人把虚假的荣誉作为荣誉,把不真实的事业作为事业,像神经病似的为它奋斗吗?难道我们经过奋斗,能从这海市蜃楼中解脱出来吗?这才是我们逐渐衰弱、最终死亡的原因所在。可是,另外有一个真实的印度,一个充实而富足的印度。如果我们的脚跟不站在这个印度上,我们便不能从智慧和心灵吸取生命的活力。所以我说,忘掉吧——忘掉一切书本上的知识,忘掉一切书本中虚幻的美梦,忘掉巧取豪夺的诱惑,我们必须抛弃这一切诱惑,把航船驶到彼岸的那个港口。倘若我们将覆舟沉没,倘若我们将牺牲生命,那就牺牲好了。但这个印度的真实完整的形象,我是决不可能忘记的!”

“你这一番话只是慷慨陈词,还是真理?”维纳耶问道。

“当然是真理。”戈拉望着天上的乌云雷鸣般地叫道。

“那些不像你这样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该怎么办呢?”维纳耶又问道。

“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戈拉捏紧一只拳头,坚决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们如果不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真实的美景,就不知道他们会献身于什么样的阴影。把印度完整的形象高举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惊醒。到那时候,就不必挨家挨户地去求人捐献几个小钱了。人们都会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一切。”

“你愿意让我像其他几十个人一样糊里糊涂地随波逐流,还是要让我也看清这个形象呢?”维纳耶问道。

“你得自己去领会。”戈拉说,“如果你心里有自信,你就会在你

艰苦的领悟中得到幸福。我们那些不坚定的爱国者缺乏真正的信念，所以他们既不能对自己提出坚定的要求，也不能对别人提出坚决的要求。即使俱毗罗①亲自来赏赐他们礼物，他们也没有勇气提出要比总督的勤务兵的镀金腰带多一点的东西。他们没有自信，所以也没有任何希望。”

“戈拉，每一个人的本性是不一样的。”维纳耶说，“你从自身得到了自信，可以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所以你理解不了别人。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愿意，你就让我做一项工作吧，你可以不分昼夜，尽量让我忙碌。不然的话，我和你待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感觉到有所收获；可是一离开你，就好像什么实实在在的可以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似的。”

“至于工作嘛，”戈拉回答说，“目前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对自己祖国的一切坚定地、毫无怀疑地表示完全的崇敬，并把它灌输给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以祖国为耻，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的毒汁已经使我们的心灵软弱了；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身作则反对这一点，我们就能很快找到我们效力的领地。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把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以及别人的做法照抄一遍。难道我们能真心实意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种虚假的事业吗？这样做，只能使我们自己更加堕落低下。”

正在这时，摩希姆拿着水烟筒，迈着迟缓悠闲的步子走了进来。往常这个时候，他从衙门下班回来，吃完点心，嘴里嚼着槟榔包，再拿槟榔包匣子带上几个，坐在门口抽水烟。稍微过一会儿，街坊的朋友便一个一个地聚过来，凑到门厅旁边的房间里打扑克。

哥哥一进来，戈拉立即站起来。摩希姆一面吧嗒吧嗒地吸着烟，一面说：“你干嘛这样急着解救印度，还是先救救你哥哥吧！”

戈拉凝视着摩希姆的脸，没有吱声。摩希姆于是接着说：“我们

① 印度教的财神，世上一切财富的守护者。

衙门里来了位新老爷，长着一副鬣狗似的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管我们这些绅士叫'狒狒'①。即使谁的父母死了，他不仅不给假，还说是找借口。没有一个孟加拉人哪个月领到过全薪——他总是罚款。最近报上登了一封匿名信骂他。那小子硬说是我写的。其实，他倒没有完全猜错。所以现在不得不以我的名义写一封信去狠狠反驳那封信，不然他就要解雇我。你们俩是大学里的高材生，知识渊博，得帮帮我。这封信一定要写好，通篇都用上'执法公平'啦、'乐善好施'啦、'平易近人'啦等一类字眼。"

戈拉默不作声。维纳耶笑了笑说："哥哥，一口气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假话来呢？"

摩希姆回答说："我们得以牙还牙。我跟他们打了那么多交道，我什么都知道，他们撒谎的那一套本事，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只要有必要，他们是什么都不顾忌的。要是一个人撒了谎，其他人都会像豺狼一样齐声嗥叫起来附和；他们不像我们，他们是以随声附和为荣的。放心吧，骗骗他们不是罪过，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

说完以后，摩希姆哈哈大笑了好久。维纳耶禁不住也笑起来了。

"你们竟想在他们面前讲真理，使他们感到羞愧。"摩希姆继续说道，"如果上帝没有赋予你们这样的智慧，我们国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至少你们应该明白，一个人如果强有力，即使他在打家劫舍时被有勇气的人当场抓住，他也不会自愧低头，反而会像清白无辜的圣人一样举起火钳吼叫着来打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维纳耶回答说。

"如果我们稍微用点假话去奉承他，说'正直的大老爷，纯洁的圣人，发发慈悲，从您的皮包里拿点施舍给我们吧，哪怕给我们一丁点儿，我们就会满足的'，那么兴许会有一小部分东西物归原主。

① 孟加拉语的"先生"(babu)与英语的"狒狒"(baboon)音相近。

这样，也不会破坏和平，大动干戈。你们想想看，这就叫‘爱国主义’。哦，我弟弟戈拉不高兴了。作为正统印度教徒，他对我这个哥哥是很尊重的。不过，我今天在他面前说的这一番话，他可不会当作是兄长对他说的。可是，兄弟，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讲弄虚作假的事，也得照直说啊。维纳耶，这篇文章……可我是一定要的。等等……我去把我记录的一些要点拿来。”

摩希姆吧嗒吧嗒地吸着烟离开之后，戈拉对维纳耶说："维儞，你去哥哥房里安慰他一下吧，我好把这篇文章写完。”

第五章

"你听得见我在跟你说话吗？我不到你祈祷的房间里来，不要害怕，做完祈祷以后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新请了两个苦行僧，会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所以才来找你的。你做完祈祷以后别忘了，一定要到我那儿来一下。"

安纳德摩伊说完，便回头忙她的家务活去了。

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肤色颇黑，个子不太高，但已经发胖了。他的脸上最突出的是一对大眼睛，脸上的其他地方都长满了灰白色的胡须。他总是穿黄褐色丝绸衣服，脚上穿一双木屐，而且学苦行僧的样子，手上端一个铜钵。他的前顶已经秃了，其他地方的头发留得很长，在头顶上盘了一个大结。

以前有一个时期，他一直在西部，常常与军队的白人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毫无顾忌。那时候，哪怕他与印度教的祭司、毗湿奴派的苦行僧或这一类人发生冲突，侮辱他们，他也认为是一种英勇的行为；可是现在，凡是沾有一点正统印度教气息的东西，他没有不信服的。一看到新来的苦行僧，他马上就会拜他为师，学习修行的新方法，他对解脱的秘密途径和瑜伽的神秘修行方法，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他本来在忙着学习密教[①]的修行仪式，可是一听说有佛

---

① 印度教的派别之一，约 9 世纪在吸收民间信仰的基础上由性力派衍化而成。

教和尚[1] 来，他又动心了。

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前妻生下一个儿子就离开了人世。当时他可能只有23岁。他认为儿子是母亲的死因，所以生儿子的气，便把儿子托付给岳父家，自己心灰意冷地到西边去了。不到6个月，他就娶了安纳德摩伊。安纳德摩伊是贝拿勒斯一个大梵语学家的孙女，那时她已失去了父亲。

克里希那德雅尔在西部找到了工作，不惜利用各种手段来赢得上司的欢心。后来，他妻子的祖父——大梵语学家去世了。妻子无人照顾，他只好把她接来同住。后来又爆发了士兵大起义[2]，他从考谢尔救了几个英国高级官员，因此获得了奖励和封地。大起义后不久，他辞去公职，带着刚出生的戈拉在贝拿勒斯住了下来。戈拉5岁的时候，他又迁到加尔各答，把大儿子摩希姆从舅父家接回来，让他上学念书。现在，摩希姆得到了他父亲的朋友的推荐，在财政部门谋到了职位。他在那儿干得挺不错，快要提升了。

在邻近一带和学校里，戈拉都是孩子头。他的主要工作和消遣让老师们难以度日。稍大一些之后，他在学生俱乐部里唱《亡国奴谁愿活》和《两亿人之家》，用英语发表演说，成了小起义者们公认的将军。后来，在学生会又做出了些成绩，于是又开始在成年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那时候，克里希那德雅尔对此似乎还颇感惊讶。

戈拉很快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可是在家里谁也没有重视他。摩希姆开始工作以后，有时称戈拉“冒牌爱国者”，有时叫他“赫里希·穆克吉[3]二世”来气他，企图把他压下去。有时候他还差

---

① 指密教派和尚。约9—10世纪佛教的宗观派和瑜伽行派相融合，并吸收印度教密教派的仪式等形成密教，故有的印度教徒对佛教的密教亦感兴趣。

② 指1857年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起义。

③ 赫里希·穆克吉，19世纪后半期印度的一个著名演说家和记者。

一点与戈拉动起手来。戈拉对英国人的憎恨使安纳德摩伊暗自感到惶惶不安,为使戈拉平静下来付出过不少努力,但毫无作用。戈拉恨不得走路的时候,瞅准机会,找个英国人揍他一顿。另一方面,听了盖谢沃先生讲经,戈拉又非常向往梵社。

正是在这个时候,克里希那德雅尔突然笃信起正统印度教来了,甚至戈拉走进他的房间,他都非常生气。他把两三间房屋留给自己专用,仿佛成了独立的殿堂。他在住宅这一部分的大门上,挂了一块门牌,上面写着"静修寺"。

戈拉对父亲的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他说:"我不能忍受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这使我感到刺眼。"此后,戈拉开始考虑跟他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打算完全自立。多亏安纳德摩伊再三劝阻,他才放弃了这种想法。戈拉一遇到机会,便跟到他父亲这儿来的那些婆罗门学者争论。说是争论,其实是显示威力。那些婆罗门学者中有不少学问平平,可是贪婪得很。他们不仅辩论不过戈拉,而且非常怕他,好像他是老虎似的。不过,戈拉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却怀着崇敬的心情,那人叫哈尔钱德拉·维德亚瓦吉席。他是克里希那德雅尔请来讲解吠檀多[①]的。戈拉第一次去与他较量时,想以横蛮无礼的态度收拾他。结果,发现跟他争吵不起来。他不仅学识渊博高深,而且心胸非常宽广。戈拉没有料到,一个梵文很好的学者,竟然有这样超凡出众的才智。维德亚瓦吉席的性格那样宽宏而又平和,那样坚毅而又深沉,戈拉在他面前不可能不自我克制。戈拉开始向维德亚瓦吉席学习吠檀多哲学。戈拉的性格是做任何事情都决不半途而废,所以奋然全力投入了对这种哲学的研究。

恰好在这时候,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印度教圣典和社会,向印度人掀起了一场论战。戈拉立即火冒三丈。其实,戈拉自己一有机会,就贬斥古代圣典和印度教社会的传统习

---

① 吠檀多为附于吠陀之末的哲学典籍,梵文原义为"吠陀的终结"。

俗，尽量使持不同意见的对手痛苦难受，可是看到一个外国人对印度教社会的无礼，他仿佛被捅了一刀似的，怒不可遏。

戈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击。对方指出的印度教社会的弊病，戈拉一丁点儿也没有承认。在发表了双方的许多来信之后，编辑宣布不再刊登争论文章，终止了这场论战。

可是，戈拉已经完全被激怒了。他着手用英文写一本叫《印度教》的书。在这部书里，他尽其所能，从逻辑和古代圣典寻找论据来证明印度教和印度教社会的完美无瑕。

这样，戈拉从与外国传教士发生争论开始，到最后他完全信服了自己所鼓吹的观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己的祖国站在外国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到外国的法律审判呢？我们决不能用外国的标准来逐一衡量我们的荣与辱。无论在别人面前，或者是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都决不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愧——无论是在传统习俗方面也好，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好，在古代圣典方面也好，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好，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拿出全部的力量和自尊心，果敢地接受祖国的一切，使我们的祖国和我们自己免受侮辱。"

戈拉产生了这些思想以后，便成了虔诚的印度教徒，头上留起了小辫子，到恒河去沐浴，做晚祈祷，对饮食和不可接触的规定都很留心。从这时候起，他每天早上都去向父母行触脚礼。以前，他动不动就叫摩希姆"下流东西"或者"冒牌绅士"，现在一见到他就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向他致敬。摩希姆则对他这种对宗教的新的虔诚态度肆无忌惮地讽刺嘲笑，可是他从不还嘴。

戈拉靠自己的宣传和以身作则，仿佛唤醒了印度教社会的一些人。这些人似乎消除了极重的负担和牵挂，犹如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我们是好是坏，是文明还是野蛮，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与任何人争辩……我们只想百分之百地感受到我们就是我们！"

可是，克里希那德雅尔看起来并没有为戈拉的这种新变化感

到高兴。有一天，他把戈拉叫去，对他说："你听我说，印度教圣典是很深奥的东西。仙人们创造了宗教，并非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这种深奥的宗教的。我认为，没有真正理解还不如不去涉猎为好。你现在还是孩子，差不多一直受的都是英语教育；你以前倾向于梵社，这的确更适合你这样的头脑，所以我虽然没有为你倾向梵社感到高兴，但并不认为是坏事。可是，你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怎么也看不出是对的。这不应当是你走的路。"

"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爸爸！"戈拉不服气地说，"我也是印度教徒嘛！印度教的深奥的内在含义，我今天不能理解，明天总会明白吧，就算永远明白不了，也得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呀。前世未能断绝与印度教的关系，所以这一世又出生在婆罗门家庭。这样，在印度教和印度教社会转世再生，我总会达到最终目的，得到解脱的。即使偶尔迷失了道路，但我明白之后会加倍努力，以更快的速度回到正道。"

克里希那德雅尔还是摇着头说："唉，孩子，自封为印度教徒，并非真正的印度教徒。要做穆斯林很容易，基督教徒也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可是要成为印度教徒，那是非常困难的！"

"这话很对。"戈拉说，"可是我生为印度教徒，至少可以算是入门了。现在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总可以慢慢进步吧。"

"孩子！凭道理，我说服不了你。"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一个人凭他的宿愿必定要信的宗教，迟早总有一天是肯定要信的——谁也阻挡不了。老天爷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我们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无能为力。"

什么因果报应，什么神的旨意，什么梵我如一，什么虔诚哲学——这一切，克里希那德雅尔都同样真心实意地一概接受，甚至他从不觉得有必要把这些相反的东西调和起来。

第六章

克里希那德雅尔许多天没有到妻子屋里去了。今天他做完晚祈祷,洗完澡,吃过饭,应妻子之邀去她屋里。他在地板上铺上自己的坐垫,小心翼翼地与周围的一切隔绝开,直挺挺地坐下来。

安纳德摩伊先开口说道:"你一心一意修炼苦行,家里的事一点也不管,我可是为戈拉担心得要命。"

"怎么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克里希那德雅尔问道。

"我也说不清。"安纳德摩伊说,"可我总是觉得,戈拉近来这样迷信正统印度教,这是他坚持不了的。长久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乱子的！我当时就跟你说过,不要给他戴圣线。那时候你不听我的,还说什么脖子上戴根线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不只是一根棉线呀！现在我看你怎么去给他取下来?"

"哼!好像事情全都该怪我!"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以前的差错呢?你死也不愿丢掉他。那时候我也是个大老粗,宗教一点都不懂。要是现在的话,能出这种事吗?"

"不管你怎么说,"安纳德摩伊反驳道,"我决不会承认我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你总该记得,为了要一个孩子,我什么没试过?凡是提出来的办法我都照办了。我戴过多少灵符,念过多少咒语,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献给神一整篮子白花,向他祈祷,忽然我转身一看,篮子里的花不见了,而躺着一个如同花一样白的婴儿。啊,我做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我真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我不禁热泪盈眶,赶紧弯腰去抱他,这时

我醒了。十天以后，我得到了戈拉。他是上天恩赐给我的……难道他是别人的，我该把他还给谁吗？我一定在前世怀过他，受了不少苦，所以他现在叫我‘妈妈’来了。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你想想看吧。当时我们的周围都在流血，自己的性命都难保。那天半夜，那位英国太太来我们家躲藏，你害怕，不让她留下来，我背着你把她藏在牛棚里。当天夜里，她生下孩子就死了。那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如果我不救他，他能活吗？凭什么给牧师？牧师是他的父母吗？牧师救了他的命吗？我得到了这样的孩子，有什么不如亲生的？不管你怎么说，老天爷把他赐给了我。除非老天爷把他收回去，我宁可牺牲性命也决不把他给别人。”

“这我当然知道。”克里希那德雅尔说，“好吧，你愿意拿你的戈拉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从来没有干涉。可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向社会介绍，不给他戴圣线社会怎么能承认呢？所以必须戴圣线。现在只有两件事要考虑：一是按照法律，我的财产全部都该由摩希姆继承，所以……”

“谁想分享你的财产？”安纳德摩伊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财产，全部给摩希姆吧，戈拉不会要他一个子儿的。他是男子汉，他有学问，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他干嘛要去分别人的财产？我只要看到他过得快活就行了，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不，我并不是想一点都不给他，”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把那一块封地给他，今后每年至少有一千卢比的收入。现在要考虑的是他的婚事。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不能按正统印度教的习惯给他娶婆罗门家的女儿……不管你生气不生气，无论你干什么，我都要这样做。”

“哎呀！”安纳德摩伊说，“你以为不像你到处抹牛粪到处洒恒河圣水就不懂宗教了吗？我为什么要让他跟婆罗门人家结亲呢？我干嘛要生气呢？”

“什么，你不是婆罗门人家的女儿吗？”克里希那德雅尔说。

“我是婆罗门人家的女儿又怎么样?”安纳德摩伊回答说,“我早就不炫耀婆罗门种姓了。摩希姆结婚的时候,亲家的人就想说我的做法是基督教似的,大惊小怪。我当时有意避开了,一句话也没说。人人都说我是基督教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都承认,那又怎么样?难道基督教徒不是人吗?你们的种姓那么高,老天爷那么宠爱你们,那老天爷干嘛让你们先在帕坦人面前、后来在莫卧儿人面前、现在又在基督教徒面前奴颜婢膝地过日子呢?”

“这些话说来太长,”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妇道人家不懂。可是社会这东西是存在的,对它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你总该明白吧!”

“你没有必要给我解释。”安纳德摩伊说,“我明白,既然我把戈拉认作儿子,养大成人,要是我还虚伪地按印度教的传统生活,那么不管是不是会得罪印度教社会,至少是要得罪印度教。我承认,我只是因为害怕宗教,隐瞒过一些事情,但我会向大家讲清楚……对于招来的一切的恨,我都会平心静气地去忍受。我只隐瞒了一件事,因此我怕得要命……不知道老天爷会怎样惩罚我。我心想,我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戈拉,一切听天由命好了。”

克里希那德雅尔一听这话,非常着急,大声嚷道:“不,决不!只要我活着,决不允许这样。你是知道戈拉的。他一旦知道了,谁晓得会干出什么事来。社会上也会议论纷纷。不仅如此,还不知道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戈拉的父亲是战争中被打死的,他的母亲也死了,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暴乱全部平息以后,我们本来应该向县长报告的!现在为这件事再发生什么乱子,不仅我的修行全部付之东流,而且还不知道会招来什么不幸。”

安纳德摩伊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克里希那德雅尔接着说:“关于戈拉的婚事,我一直在想怎么办。帕勒席·钱德拉·巴达查里雅是我的同学……他以前在学校里当学督,现在领到养老金退休了,前不久来加尔各答定居。他是坚定的梵社社员。听说他家有好几个女儿,我们一定要让戈拉跟他们家建立联系,到

他们家去多了，戈拉可能会喜欢上哪个姑娘的，以后的事就随生主[①] 安排了。”

“你说什么？”安纳德摩伊诧异地说，“你要戈拉与一个梵社社员人家交往？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她正说着，戈拉以雷鸣般的吼声叫着“妈妈”，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克里希那德雅尔坐在那里，感到有点奇怪。安纳德摩伊赶紧站起来，走到戈拉身边，眼睛里流露出慈爱的神情。她问道：“孩子，怎么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没什么急事，待会儿再说吧。”戈拉说完转身就要走。

“别急，待会儿再走，有句话要对你说。”克里希那德雅尔叫住了他，“我有个梵社的朋友新近搬到加尔各答来了，住在海多德勒……”

“谁？帕勒席先生？”戈拉问。

“你怎么知道他的？”克里希那德雅尔反问道。

“维纳耶住在他家附近，听维纳耶说到过他。”戈拉解释说。

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希望你去看看他。”

戈拉心里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我明天就去。”

安纳德摩伊一听，有点吃惊了。

戈拉忽然改口说：“不行……明天我去不了。”

“为什么？”克里希那德雅尔追问道。

“明天我要去德利威尼[②]。”

---

① 生主是印度教神话中对创造之神的一种称谓。在《吠陀》中指因陀罗、苏摩等神，在《摩奴法典》中指梵天，有时又指摩奴或梵天“心生”的十子。

② 德利威尼意为三河汇合处，特指恒河、朱木拿河和萨勒斯瓦蒂河三条圣河的汇合处，位于阿拉哈巴德。印度教徒认为在这里洗圣水浴最好。

“去德利威尼？”克里希那德雅尔大吃一惊。

“去洗明天的日出浴。”戈拉回答。

“现在怎么跟你说呢，戈拉！”安纳德摩伊说，“你要沐浴，加尔各答不也有恒河吗？不去德利威尼，你就不能沐浴了……你比全国的印度教徒都更正统了？”

戈拉没吭气，不声不响地走了。

促使戈拉下决心去德利威尼沐浴的原因是，明天将有不少朝圣者聚集到那里，他想与那些普通百姓融合到一起，让自己汇入全国的大洪流之中，让自己的心去感受祖国的心灵的跳动。他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消除自己的一切顾虑，强制自己排除以前的一切偏见，与本国的普通百姓站到一起，诚心诚意地对他们说：“我属于你们，你们也是我的。”

第七章

维纳耶一大早起来，看见一夜之间乌云已经散去，晨曦像初生婴儿的笑脸一样纯洁。几朵白云正在天空漫无目标地飘浮。

他站在阳台上，回想起另一个晴朗的早晨，心情油然激动起来。这时，他忽然看见帕勒席先生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牵着萨迪席，沿着大街慢慢走来。萨迪席一看见阳台上的维纳耶，马上拍掌大叫："维纳耶先生！"帕勒席先生抬头看见了他。当维纳耶赶下楼去的时候，帕勒席先生和萨迪席已走进他家了。

萨迪席拉着维纳耶的手说："维纳耶先生，您那天说到我们家来看我们，为什么没有来呢？"

维纳耶亲切地抚摩着萨迪席的背笑了。帕勒席先生小心地把手杖靠在桌子边，在椅子里坐下来说："那天如果没有您，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哩。你真是帮我们大忙了。"

"哦，那算不了什么，您别再提了。"维纳耶难为情地说。

"喂，维纳耶先生，您没有养狗吗？"萨迪席突然问道。

维纳耶笑了笑，回答说："狗？没有，没有养狗。"

"为什么？您为什么不养狗？"萨迪席又问。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养狗的事呢。"维纳耶回答说。

"我听说，那天萨迪席到你这儿来了，"帕勒席先生说，"他一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他的话多得很，所以他姐姐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话匣子'。"

"我也很爱说话，"维纳耶说，"所以那天我们就成为朋友了，对

吧，萨迪席先生？”

萨迪席没有给予任何回答。但是他想，可别因为给他取的这个绰号让他在维纳耶面前丢脸，所以急了。他说：“是啊，说得好，‘话匣子’不是打过仗吗[1]？他不是战胜了孟加拉吗？”

听了他的话，维纳耶笑了，说：“古时候他打仗，现在没有必要打仗啦！现在他只说话也能战胜孟加拉啰。”

他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帕勒席先生很少开口，他只是偶尔开心地笑笑，插上一两句话。他站起来告别的时候说：“我们住七十八号，从这儿直接往右走……”

“他知道我们家在哪儿，那天他都送我到家门口了。”萨迪席插嘴说。

这，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可是维纳耶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揭穿了似的。

“这么说来，您认识我们家了，那么什么时候您有时间……”帕勒席先生说。

“那还用说吗……只要我有……”

“我们住在一个街区，”帕勒席先生说，“但因为是在加尔各答，所以一直不认识。”

维纳耶把帕勒席送出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帕勒席先生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萨迪席跟着他几乎一直在说话。

维纳耶心里想：“像帕勒席先生这样的好人真难找，我真想向他行触脚礼。还有萨迪席，多么聪明的孩子啊！长大以后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又聪明，又坦率。”

不管老人和小孩有多么好，单凭这么一点接触就对老人那么崇拜，对小孩那么亲切，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但是，就维纳耶的心情

① 话匣子在原文中的原意为“爱说话的帕坦人”，帕坦人古时候曾从印度西北部进攻到孟加拉。

而言，好像他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了解了。

维纳耶心里想："这样一来，必须去拜访帕勒席先生家了，不然就失礼了。"但与此同时，戈拉他们那一伙人的印度好像又在阻止他："你小心点，不能与他们家交往。"

维纳耶逐步接受了戈拉他们那一伙人的印度的许多禁令。他心里犹豫过好多次，可是他还是服从那些禁令的。然而，今天他心里产生了反抗情绪。他的心对他说："这个印度不仅仅是禁令的化身！"

这时，仆人来请他吃饭。可是已经12点了，他还没有洗澡呢！维纳耶突然摇了摇头，说："我今天不在家吃饭了，你自己吃吧。"说罢，他急急忙忙拿起一把雨伞出门去了，甚至连披肩都忘了拿。

他直接去了戈拉家。维纳耶知道，在安麦斯特街有印度爱国者协会租的办公室，戈拉每天中午都到那儿去，在那儿给孟加拉各地他们协会的成员写信鼓励他们。他的崇拜者也到这儿来聆听他的箴言，而且以成为他的助手而自豪。

这一天，戈拉依然到办公室去了。维纳耶仿佛跑步似的直接冲进了安纳德摩伊的房间。安纳德摩伊刚刚开始吃饭，勒其米娅坐在旁边打扇。

安纳德摩伊大吃一惊，问道："怎么了，维纳耶，你怎么了？"

维纳耶一面在她面前坐下，一面说："母亲，我饿极了，给我点饭吃吧！"

安纳德摩伊不安地说："你这可让我为难了，那个婆罗门厨师刚走，你就……"

"难道我是来吃婆罗门厨师做的饭的吗？"维纳耶打断她的话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自己的婆罗门厨师又有什么不好？我是来跟您一起吃饭的，母亲！勒其米娅，请给我一杯水……"

勒其米娅把水一端来，维纳耶咕噜一口就喝完了。安纳德摩伊这才让仆人给他拿来盘子，把自己的饭分给他一部分。维纳耶狼吞

虎咽,好像一年没有吃饭似的。

安纳德摩伊心中的一个痛苦今天终于消除了。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压在维纳耶胸口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安纳德摩伊拿出枕头套坐下绣了起来。隔壁房间里放着做香阿仙药浆的露兜花。这间房里也充满了露兜花的香味。维纳耶把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躺在她的脚边,忘却了人世间其他的一切,像往常一样喋喋不休地跟她聊天。

第八章

维纳耶冲破了这一道樊篱，心中又涌起一股新的叛逆情绪。他离开安纳德摩伊的房间，来到街上，好像忽然飞起来了，他的脚似乎连地也不沾。他真想向所有的人宣布前些天心里一直害怕得要命的那件事情。

维纳耶来到七十八号门前时，正好看见帕勒席先生从对面走来。

“请进，请进，维纳耶先生，见到你真高兴。”说话间，帕勒席先生把他领进了临街的客厅。

客厅里放着一张小桌子，一边摆着一把木背长椅，另一边放着木椅和藤椅；一面墙上挂着彩色耶稣像，另一面墙上挂着盖谢沃先生的画像。桌子上放着前几天的报纸，折得整整齐齐的，上面压着铅质的镇尺。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小书橱，上面一格放着西奥多·派克尔[①] 的全集。书橱顶上放着一个地球仪，用布盖着。

维纳耶虽然坐下了，但他的心却“扑扑”地跳起来，因为他背后的门开着，万一有人从那儿经过的话……

帕勒席先生说：“苏查丽达星期一去一个朋友家给他女儿上课，他家有一个与萨迪席同龄的男孩，所以萨迪席也跟她去了。我送了他们刚回来，如果稍微回来迟一点的话，就见不到您了。”

---

① 西奥多·派克尔(1810—1860)，美国牧师，先验论者。他的十四卷集从1863年到1870年陆续在伦敦出版。

听了他的话，维纳耶一方面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又感到如释重负。

跟帕勒席先生交谈，倒是很随便的。聊着聊着，帕勒席先生对维纳耶的身世也有所了解了。维纳耶的父母都已去世，他的伯父伯母在乡下管理地产，他的两个堂兄弟以前跟他一起在加尔各答念书，现在大堂兄在县法院当律师，小堂兄在加尔各答患霍乱死了。伯父希望他谋得副县长的职位，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往这方面想，一直在从事各种各样不求发达的工作。

他们这样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因为没有什么事，再待下去似乎不大礼貌。维纳耶想到这儿，站起来说："没见到我的朋友萨迪席，我很遗憾，请您转告他，我来过了。"

帕勒席先生说："您稍微坐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们的，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单凭这么一句话，维纳耶不好意思再坐下。如果帕勒席先生再强留一下，他会坐下的。可是帕勒席先生既不爱多说话，也不愿强求别人，所以维纳耶只好告辞。帕勒席先生说："有时间就来吧，我们会很高兴的。"

来到街上以后，维纳耶一点也不想回家。他现在是在为报刊撰稿，他写的英语文章很受读者青睐。可是这些天以来，他一坐下写文章，脑袋里就一片空白。总是坐在写字台前也不舒服，心里火烧火燎的。因此，他今天无缘无故地朝着与回家相反的方向信步走去。

他还没走两步，就听到一个孩子叫他的声音："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

维纳耶抬起头一看，原来是萨迪席从一辆出租马车探出头来，正在叫他。看到车里的纱丽边和白色的衣袖，维纳耶不难猜出另一个人是谁。

按照孟加拉的礼节，维纳耶不可能再朝车里窥望。但就在这一

瞬间，萨迪席已经跳下车，跑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说："走吧，到我们家去！"

"我刚刚从你们家出来。"维纳耶解释说。

"嗨，我们不是不在家吗，走吧！"萨迪席坚持说。

维纳耶无法拒绝萨迪席的请求。萨迪席就像抓着一个俘虏似的把他带进家，喊道："爸爸，我抓住维纳耶先生了！"

老人从里屋走出来，笑着说："现在您可被紧紧抓住了，不能很快脱身的。萨迪席，把你姐姐叫来呀！"

维纳耶走进客厅坐下，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帕勒席先生说："我看您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个萨迪席真是个难缠的孩子。"

萨迪席拉着他姐姐走进房间时，维纳耶首先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接着，维纳耶听到帕勒席先生说："拉达①，维纳耶先生来了……你认识他的。"

维纳耶怯生生地抬起头，看见苏查丽达向他双手合十致意，然后在对面的椅子里坐下。这一次，维纳耶可没有忘记还礼。

苏查丽达说："他从门前经过，萨迪席一看见他就跳下马车把他抓住了。维纳耶先生，您也许是要去办什么事吧，希望他没有误您的事。"

维纳耶一点都没有料到苏查丽达会直接跟他说话，所以吃了一惊，急忙回答："不，不，我没有什么事，没有耽搁我。"

萨迪席拉了拉苏查丽达的纱丽边说："姐姐，给我钥匙，我要让维纳耶先生看看咱们的八音盒。"

"得，现在就开始啰！"苏查丽达笑着说，"跟话匣子交朋友的确别想得到安宁。明明是他自己想听八音盒……至于其他的折磨和灾难就甭提了。维纳耶先生，您的这个朋友虽小，但跟他交朋友的责任可大了，不知您是否承担得起。"

---

① 拉达是苏查丽达的原名拉达拉妮的简称。

就是要了维纳耶的命，他也无法像苏查丽达这样自然地说话。他虽然下定决心不再拘谨，可是说出来的仍然是支离破碎不成句的话："不，不……一点关系也没有……您别担心……我……我真的感到很好。"

萨迪席从姐姐那儿拿去钥匙，取来了八音盒。这是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放着一只船模，停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似的彩色绸缎上。萨迪席上紧发条以后，匣子里奏起了音乐，船模随着音乐的旋律在波涛上起伏，仿佛在大海中破浪前进。萨迪席时而看看船模，时而看看维纳耶脸上的表情——他真是无法抑制自己天真活泼的天性。

维纳耶跟萨迪席这样待在一起，慢慢地不那么紧张了，渐渐地也能抬起头来正眼看着苏查丽达说两句话。

萨迪席突然不切题地问道："您不把您的朋友带到我们家来坐坐吗？"

于是，又谈到了维纳耶的朋友的情况，帕勒席先生一家是新到加尔各答来的，因此，他们还一点没听说戈拉的情况。维纳耶说到自己的朋友便激动起来了。戈拉是多么不平凡的天才，他的心胸有多么宽广，他的意志多么坚强。一说到这些，维纳耶的话就没完没了。维纳耶完全相信，戈拉总有一天会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普照整个印度大地。

说着说着，维纳耶的脸上也容光焕发起来，他那种不自然的感觉一扫而光，而且还与帕勒席先生就戈拉的理论交流了一些看法。他说："戈拉完全尊重印度教社会，因为他是从很高的角度来观察印度的。在他看来，印度的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都是统一的，都融合在一首巨大的乐曲之中。我们大家都不可能那样去看，所以我们把印度分解成各个部分，拿他们与外国的理想进行比较，结果只能不公正地对待印度。"

"您说什么，您是说种姓制度是好的？"苏查丽达反问道。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如此坚决，仿佛这个问题是不容争论的。

“种姓制度无所谓好与坏，”维纳耶回答她说，“也就是说，它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如果有人问手好不好，那么我说它与整个身体结合在一起是好的。但是，如果问它对于飞翔有没有好处，那么我会回答说：正如翅膀不是用来握紧拳头的好东西一样。”

“这些道理我不懂，我只想问您是否承认种姓制度？”苏查丽达激动地说。

如果与其他人争论，维纳耶会坚决地回答：“是的，我承认种姓制度。”可是，他今天并不那么坚决。这是因为他胆小呢还是他今天并不那么坚决地承认这句话呢？这无法断定。帕勒席先生不希望争论得更深入，所以他改变话题说：“拉达，把你母亲和其他人都叫来，向他们介绍介绍维纳耶先生。”

苏查丽达起身走了，萨迪席也说着话蹦蹦跳跳地跟她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苏查丽达回来后说：“父亲，母亲请您俩都到上面平台上去。”

第九章

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铺着白台布，周围放着几把椅子。扶栏外面的飞檐上，摆着一溜盆栽万年青和其他的盆花。从平台上望下去，可以看见路边的相思树和克里希那朱尔树①，经过雨水的洗涤显得更加光亮葱绿。

太阳还没有落山，微弱的夕阳斜照在平台的一角。

帕勒席先生领着维纳耶到平台上的时候，那儿还没有一个人。过了一会儿，萨迪席便带着一只毛色黑白相间的小狗来了。这只狗名叫"小不点儿"。萨迪席让它给维纳耶表演了它的全部节目：抬起一只脚来敬礼，把头叩在地上问好，看到饼干后坐在尾巴上前爪相抱讨饼干吃。"小不点儿"玩这些把戏所获得的称赞，萨迪席似乎都觉得是自己的骄傲。"小不点儿"自己并不热衷于邀功，在它看来饼干比赞誉要实惠得多。

从旁边的一间房里，时时传来一群女孩子奇妙的谈话声和一阵阵开心的笑声，偶尔还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维纳耶听着这开朗的说笑声，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之感，但好像又伴随着一些忌妒的苦味。他成年以后，在家里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少女们这样愉快的笑声。现在，这欢快的笑声虽然近在咫尺，但似乎又离得那么遥远。萨迪席在他耳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可维纳耶根本没有心思去听。

---

① 一种供欣赏的多刺灌木，花极艳丽。

过了一会儿，帕勒席先生的太太带着三个女儿来了。跟她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青年，是一个远房亲戚。

帕勒席先生的太太叫沃尔达松德丽。她已经不算年轻，但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对穿着打扮还是颇下功夫的。虽然她以前曾长期像农村妇女一样简朴，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变了，要随着当今时代的步伐学时髦了。因此，她的绸缎纱丽沙沙地响得十分有劲，她的高跟鞋也咔嚓咔嚓地踩得很响。对世上梵社和非梵社的东西，她一向区分得很严格，所以她才把拉达拉妮这个富有传统印度教色彩的名字改为苏查丽达。有一次，她婆婆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回来，让仆人给她家送来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当时帕勒席先生因公外出了，沃尔达松德丽把那些礼品全部退了回去，因为她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传统陋习和偶像崇拜的组成部分。她认为姑娘们出门时穿袜戴帽也很重要，好像这些是梵社的宗教理论的组成部分似的。前不久，她看见一个梵社家庭在地上铺上坐垫坐着吃饭，就担心目前梵社已开始滑向偶像崇拜。

她的大女儿叫拉沃雅，身材矮胖，性格开朗，喜欢交往，爱跟人聊天。她长着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黄褐色的皮肤。性格所致，她对穿着并不讲究，但是在这方面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束。她本来讨厌穿高跟鞋，可是没法不穿。下午梳妆打扮的时候，沃尔达松德丽总是亲自给她涂脂抹粉。因为她比较胖，所以沃尔达松德丽给她做的衣服特别紧，每当拉沃雅穿好衣服出来时，看上去她就像用包装机包出来的。

沃尔达松德丽的二女儿叫拉丽妲，可以说她与老大长得完全相反。她个儿高高的，身材苗条，肤色比姐姐黑一些。她自行其是，言语不多，但关键时刻却能说出很尖刻的话来。沃尔达松德丽委实有点怕她，总是事事留神，不敢惹她生气。

小女儿丽拉才十岁。她是个十分顽皮淘气的姑娘，常常跟萨迪席吵嘴动手。他们俩争吵得最凶的，是“小不点儿”的主人到底是

谁，可是至今尚未作出任何决定。如果让小狗表态，也许它不会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做自己的主人；如果非要在他俩中选择一个不可的话，它可能倾向于萨迪席，因为它觉得忍受丽拉的抚爱并非容易之事，而忍受萨迪席的管教倒好受一点。

沃尔达松德丽一来到平台上，维纳耶便站起来向她叩首致意。帕勒席先生介绍说："这位先生，就是那天我们在他家里……"

"哦！"沃尔达松德丽立即接着说，"您真是做大好事啦……我们非常感激您。"

维纳耶感到很不好意思，甚至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维纳耶同时被介绍给那个与少女们一起来到平台上的年轻人。他叫苏狄尔，是大学生，正在念学士学位。他五官端正，肤色白皙，蓄着一小撮胡子，戴着眼镜。他性格好动，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也不行，总是急着想做什么。他要么跟姑娘们开玩笑，要么惹她们生气，弄得她们不得安宁。姑娘们一直在骂他，可是没有苏狄尔，她们好像又过不了日子。苏狄尔随时都愿意带她们去看马戏或逛动物园，陪她们去商店买东西。苏狄尔与少女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切热情，这不仅使维纳耶感到新奇，而且还觉得有点吃惊。起初，他不禁觉得这种行为不成体统，但是他的这种讨厌的感觉很快就搀入了一丝忌妒。

"我在梵社的讲经会上好像见过您一两次。"沃尔达松德丽说。

一听这话，维纳耶觉得好像干了什么坏事，被人发现了似的，用毫不辩解的口吻羞怯地说："可能吧，因为我有时候去听听盖谢沃先生讲经。"

"您是在上大学吧？"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不，不上学了。"

"您念到了什么学位？"沃尔达松德丽又问。

"我已经念完硕士学位了。"维纳耶回答说。

听了这话，沃尔达松德丽对这个还是娃娃脸的青年人，油然产

生了一种敬意。她马上叹了一口气，转向帕勒席先生说："如果我们的曼诺还在，现在也该念完硕士啦。"

沃尔达松德丽生的第一个孩子叫曼诺伦金[1]，九岁的时候夭折了。从那时起，只要她听说哪个青年人通过什么重要的考试，或者谋到了什么好差事，或者写了一部什么好书，或者做了什么好事，她都会联想到：要是她儿子曼诺还在，他一定也会做到这一切的。不管怎样，自从儿子死后，她就把宣扬三个女儿的长处当作自己的特殊责任了。沃尔达松德丽对维纳耶特别强调的是，她的三个女儿学习都很好。学校里的英国女教师夸奖她们聪明贤惠之类的话，她都原原本本地对维纳耶说了一遍。副省长及其夫人到女子学校来发奖的时候，在全校的女生中拉沃雅特地被选出来向他们献花。副省长的夫人如何鼓励拉沃雅的那番话，维纳耶当然也听她说了一遍。

最后，她对拉沃雅说："姑娘，去把你得奖的那块刺绣拿来吧。"

这幅羊毛布料上绣的鹦鹉图，在他们一家的亲戚朋友中早已出名了。这是很早以前，拉沃雅在英国女教师的帮助下绣成的，其实并没有多少拉沃雅自己的创造。可是，向每一个新来的客人展览一下，这已成为不可少的仪式。当初，帕勒席先生并不赞成这样做，但是他后来发现反对毫无用处，所以现在也不说了。维纳耶正在仔细欣赏这幅羊毛绣的鹦鹉工艺品的时候，仆人突然拿来一封信交给帕勒席先生。

看完信，帕勒席愉快地笑了，对仆人说："快把那位先生请到这儿来。"

"是谁呀！"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童年时代的朋友——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让他儿子来看我们了。"帕勒席先生回答说。

---

① 曼诺伦金是曼诺的全称。

维纳耶的心突然一惊，脸色也变青了。过了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紧握，仿佛准备顽强地对付敌手的攻击。戈拉一定会小看这一家人的，一定会对他们大加非议。想到这儿，维纳耶似乎更加激动了。

第十章

苏查丽达把奶茶点心装在托盘里，交给仆人送给大家，自己刚刚到屋顶平台上坐下来，仆人就带着戈拉来了。看到他那白色的皮肤、健壮的身体和少见的脸型，大家都吃了一惊。

戈拉的前额上点有恒河泥土的印度教印迹。他下身穿着粗布围裤，上身穿着一件系着绸带的印度式衬衫，外面披着厚披肩，脚上穿的是鞋尖上翘的旧式鞋子。他仿佛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反叛者的偶像出现的。维纳耶以前从未看见过他的这身装束。

戈拉的心中，今天燃起了强烈的反叛怒火。他之所以这样，也是有原因的。

昨天，他乘轮船去德利威尼参加沐浴节。船一清早从加尔各答出发。在沿途的码头上，不断有成群结队的女游客由一两位男子陪伴着来乘船。大家都担心最后上来找不到座位，所以上船时难免你推我挤。一位妇女脚上全是烂泥，走在跳板上被人一挤掉到河里去了，面纱也掉了。还有的人被水手推到了河里。有的游客自己上了船，担心同伴上不来，因此非常着急。更糟糕的是，大雨不时倾盆而下，淋得大家都湿透了。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痛苦焦急可怜的神色——他们似乎完全明白，虽然他们一筹莫展，但他们渺小低贱，别指望船长和水手会给他们一点帮助。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非常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戈拉一个人在竭尽全力帮助那些游客。

在头等舱的甲板上，站着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现代派的孟加拉

绅士,他们倚着栏杆,抽着雪茄烟,有说有笑地看热闹。有时看到某个乘客陷入特别难受的困境,那个英国人就哈哈大笑,那个孟加拉绅士亦陪着他笑。

这样经过了两三个码头以后,戈拉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跑到头等舱甲板上,用雷鸣般的声音吼道:“你们这些该诅咒的!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

那个英国人只是凶狠地瞪着眼睛,从头到脚打量了戈拉一番,而那个孟加拉人却轻蔑地回答说:“可耻?是啊,为我国这些不开化的畜生感到可耻!”

戈拉的脸气得像火烧一样,他愤怒地吼叫道:“还有不如这些不开化的人的禽兽呢! 他们连心肝都没有!”

那个孟加拉人气呼呼地嚷道:“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这儿是一等舱!”

“不错,”戈拉回答说,“我是不能跟你待在一起,我只能跟下面那些乘客待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再逼我到你这头等舱来!”戈拉说完,便迈开大步回到下面甲板上去了。

戈拉下去以后,那个英国人就躺在甲板上的躺椅里,伸开双腿,埋头看小说了。与他同行的孟加拉绅士好几次试图跟他说话,可是他都没有理睬。那个孟加拉绅士为了证明他与那些普通的印度人不一样,便叫来侍者问道:“船上有鸡肉卖吗?”

侍者回答说:“只有面包、黄油、茶。”

为了让那个英国人听见,他于是提高嗓门用英语说:“这只船上为我们乘客准备的食物真是太差劲了!”

英国人根本没有理他。过了一会儿,英国人的报纸给风从桌子上吹到了甲板上,那个孟加拉绅士赶紧捡起来递给他,可是那位英国人连谢谢二字也没有说。

船到金登纳格尔,那位英国人下船以前,突然走到戈拉面前,微微地揭起帽子说:“我为我刚才的行为深感惭愧,希望你原谅

我。”说罢，他迅速地下船去了。

然而，一个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居然把洋人叫来，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与洋人一起嘲笑他们。这使戈拉产生了受辱的感觉，心中一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但是，本国的普通人民已经习惯于忍受各种各样的屈辱和虐待，即使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他们，他们也会默默地忍受，而且还认为这是自然的，合适的。戈拉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全国性的根深蒂固的愚昧无知。想到这些，戈拉的心就像要碎了似的。但是，使他更伤心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不把这些耻辱和惨状担在自己的肩上，反而自以为清高，脱离普通民众，觉得这样做才能给自己增光添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戈拉今天才在额头上点上了恒河泥印，穿一双古怪的鞋尖上翘的鞋，昂首挺胸地来到一个梵社社员家里。

维纳耶心里明白，戈拉今天的这身穿着是他的战袍，但是他不知道戈拉今天到底要干什么，因此非常担心。他心里既感到害怕、尴尬，又充满了与他对抗的情绪。

沃尔达松德丽跟维纳耶说话的时候，萨迪席无事可做，只好在一旁玩陀螺，可是一看见戈拉，他就停下来，走到维纳耶面前，小声地问道：“这就是您的朋友吗？”

“没错。”维纳耶回答说。

戈拉来到平台以后，光瞟了维纳耶一眼，后来就像没有看见维纳耶一样。

戈拉向帕勒席先生问好以后，自然地抓住一把椅子，使劲地往后拉了一把，在椅子里坐下。至于太太小姐们，他只当没有看见，因为在他看来，看见她们也是不礼貌的。

沃尔达松德丽心里想：“把女儿们带走吧，别让她们与这个野蛮人待在一起。”正在这时候，帕勒席先生向她介绍说：“这是戈勒摩罕，他是我朋友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儿子。”

戈拉这才转过身去向她致意。

苏查丽达在与维纳耶的交谈中，虽然听说了戈拉的一些情况，但她并没有很快明白来访者是戈拉。刚一见到戈拉，她心里就对他产生了反感。看到一个受过英语教育的人如此顽固地信奉正统的印度教，她简直无法忍受。

帕勒席先生询问了自己孩提时代的朋友克里希那德雅尔的情况，然后又讲到自己学生时代的事。他说："那时候，我们俩是独特的一对，我们俩像一座反叛的山峰——一点也不尊重传统习惯……把在饭店吃正统印度教徒不吃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天职。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我们俩在大学广场附近的穆斯林小吃店先吃烤肉丸子，然后讨论如何改革印度教社会，一直讨论到半夜。"

沃尔达松德丽插进来问道："现在他干什么呢？"

"他现在严格奉守着正统印度教的习惯。"戈拉回答说。

"难道他不觉得羞愧吗？"沃尔达松德丽怒不可遏地问道。

"羞愧是性格软弱的表现，"戈拉笑着说，"有些人连介绍自己的祖辈都感到羞愧哩！"

沃尔达松德丽问："他以前不是梵社社员？"

"我以前也曾经是梵社社员。"戈拉回答说。

沃尔达松德丽问道："那么你现在相信偶像崇拜吗？"

"我没有无缘无故地小看偶像崇拜的习惯，"戈拉回答说，"难道谩骂偶像崇拜能使它消亡吗？又有谁知道偶像的奥秘呢？"

"可是，"帕勒席先生以温和的语气说道，"偶像总是有限度的嘛。"

"没有界限，什么东西都表现不出来。"戈拉说，"无限为了表现自己也只好依赖界限，不然，它怎么表现出来呢？而表现不出来的东西是不完整的。正如一句话有其含意一样，有形中也具有无形。"

"你是想说有形比无形更完整啰？"沃尔达松德丽摇了摇头说。

戈拉回答说："如果我说不是，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世界上的形体不依我说有没有而存在。如果无形是真实的，完整的，那么形体

就找不到任何存在的地方。”

苏查丽达希望有一个人在这场辩论中彻底驳倒这个自负的年轻人，扫扫他的威风。她看到维纳耶坐在那儿听着，一言不发，暗自生气了。戈拉这些咄咄逼人的话，使她产生了一股极大的动力，她真想驳得他哑口无言。

可是正在这时候，仆人提来一壶开水，苏查丽达只好忙着去沏茶。而维纳耶呢，他只是不时地向她投来探寻的目光。尽管在敬神方面维纳耶的思想与戈拉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戈拉突然来到这个梵社社员家，这样傲慢无礼地发表反驳他们的理论，使维纳耶感到痛苦。帕勒席先生面对戈拉这副战斗的姿态，仍然那样从容克己，那样心静神宁，甚至超然于双方的争论之外。维纳耶拿他这种超然的态度与戈拉那种蛮不讲理的态度进行比较，心里对帕勒席先生油然产生一种敬仰之情。他心中暗想：“一个人的见解算得了什么，完美的心灵、镇定的神情、洁身自好的态度，这一切才是难能可贵的。谁说的是真理，谁说的是谬误，不管你怎样争论，将来证明是真理的才是真理。”帕勒席先生在整个争论过程中，常常闭目沉思——这是他的习惯。维纳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凝神沉思时脸上流露出的宁静的神情。维纳耶发现，戈拉对这个年高德劭的老人并无敬意，而且对自己的言语毫无克制，不禁感到很痛心。

苏查丽达沏好几杯茶以后，用探寻的目光望着帕勒席先生的脸，因为她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向谁敬茶。

沃尔达松德丽看着戈拉问道：“你也许是不喝这些东西的吧？”

“不错，我不喝。”戈拉回答说。

沃尔达松德丽追问道：“为什么，怕失去种姓？”

戈拉回答说：“对。”

“你是相信种姓的啰？”沃尔达松德丽进一步问道。

“难道种姓是我自己创造的吗？”戈拉回答说，“我能不相信吗？既然我尊重印度教社会，我就必须尊重种姓。”

“难道各个方面都得服从传统的印度教社会吗?”沃尔达松德丽问。

“不服从印度教社会,印度教社会就会毁灭。”戈拉回答说。

沃尔达松德丽说:“毁灭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戈拉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如果大家都坐在一根树枝上,把那根树枝砍断会有什么后果呢?”

苏查丽达非常厌烦地说:“母亲,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有什么用? 他不会喝我们的茶的。”

戈拉第一次盯着苏查丽达看了一会儿。

苏查丽达看了看维纳耶,以怀疑的口吻问道:“您呢……”

维纳耶从不喝茶,而且很久没有吃穆斯林做的糕点了。但是今天,他不能不喝。因此他抬起头,大声说道:“我喝,我当然喝。”说完,他朝戈拉脸上望去。戈拉的脸上泛起一丝讥讽的笑容。维纳耶觉得茶苦,但他还是喝完了。

沃尔达松德丽心里想:“啊,维纳耶这孩子多好啊!”她转过身去,用背对着戈拉,显示出她的心倾向于维纳耶。帕勒席先生看到她这样,便轻轻地把椅子移近戈拉,用和蔼的语气与他交谈。

卖花生的小贩在街上叫卖:“新炒的落花生……”丽拉一听到叫声,就拍着手掌叫道:“苏狄尔,把卖花生的叫上来!”

她的话音一落,萨迪席已扶在平台的栏杆上叫卖花生的了。

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客人,大家都管他叫“巴努先生”。可是他的真名却叫哈伦·钱德拉·纳格。他在他们那个圈子里,一向是以博学睿智而闻名的。虽然双方都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风闻他可能与苏查丽达结婚。巴努先生的心恋着苏查丽达,人人对此都坚信不移,所以姑娘们总是拿这事跟苏查丽达开玩笑。

巴努先生在一所学校教书。沃尔达松德丽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并不很看重他。她甚至表示:如果巴努没有勇气向她的任何一个女儿表示爱慕之情,那就好了。她未来的女婿应该有当上

副县长的远大志向……

苏查丽达给哈伦递茶的时候，拉沃雅远远地瞟了她一眼，抿着嘴笑了一下。她这一丝意味深长的笑也没有躲过维纳耶的眼睛，因为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的视觉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变得极其敏感，尽管在这以前他的观察力并不这样敏锐。

哈伦和苏狄尔为什么早就与这一家的女孩子混熟了，他们凭什么与这一家的历史联系到一起，甚至成为姑娘们递暗号的目标？维纳耶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造物主搞错了，他心里仿佛有针在扎一样似的难受，另一方面哈伦的到场，给苏查丽达带来了一线希望。不管怎样，只要能把戈拉的骄傲气焰给打下去，她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在其他场合，哈伦爱与别人争论的毛病让她生气；可是今天，看到这个舌战的英雄，她赶紧愉快地把茶和点心送到他面前。

帕勒席先生介绍说："巴努先生，这是我们的……"

"我很了解他，"巴努立即打断他的话说，"他曾经是我们梵社的狂热分子。"

哈伦说了这句话以后，不再说一句话，而只是注视着茶杯。

那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孟加拉人通过文官考试回到孟加拉。苏狄尔当时正在描述其中一个人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于是，哈伦在一旁冷言冷语地说："不管有多少孟加拉人通过了考试，但不会有一个孟加拉人能有所作为的。"接着，哈伦先生又列举了孟加拉人性格上的种种缺陷和弱点，说明孟加拉人永远也不能胜任县长或县法官的重任。

戈拉听着听着，脸气得通红。他尽量压低自己狮子般的嗓音说："如果你的看法果真如此，那么你哪有脸坐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黄油面包呢？"

哈伦感到有点惊讶，眉头一皱，说："那么你叫我干什么？"

戈拉回答说："要么请你消除孟加拉人性格上的污点，要么你去上吊好了。难道能这样轻松地说我们这个民族什么事也做不成

吗？面包还堵不住你的嘴吗？”

“说真话有什么可害怕的？”哈伦反问道。

“你别见怪。”戈拉回答说，“但是，如果你的确认为这是事实，那么也不能这样随便夸张乱说的。你明白，这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你才说得这样顺溜。哈伦先生，说假话是罪过，造谣诋毁是更大的罪过，但是没有任何罪过能与诽谤中伤自己民族的罪过相比。”

哈伦越听越气，浑身直发抖。戈拉接着问道：“难道你一个人比我们民族还伟大？难道你可以怒吼泄愤，而我们大家却只能替我们的祖先不声不响地忍受吗？”

现在要哈伦认输就更难了。他提高嗓门，继续谩骂孟加拉人。他历数了孟加拉社会中流行的许多恶习之后说：“只要这些恶习存在，孟加拉民族就没有希望。”

“你说的那些恶习，”戈拉说，“只不过是重复英语课本上的话，根本不是你自己直接了解到的。只有你能以同样的愤慨蔑视英国人的各种恶习的时候，你才有权利说这些话。”

帕勒席先生力图阻止这个话题，可是愤怒的哈伦却紧紧咬住这个话题不放。这时，夕阳已经西下，云缝里射出了万道霞光，天空灿烂迷人。维纳耶心中仿佛响起一种美妙的音乐，淹没了舌战的喧嚣声。

帕勒席先生做晚祈祷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离开平台，到楼下花园里金香树下的祭台上坐着祈祷去了。

正如不喜欢戈拉一样，沃尔达松德丽对哈伦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俩的舌战到了使她完全无法忍受的时候，便叫着维纳耶说：“维纳耶先生，走，我们进屋去。”

维纳耶接受了沃尔达松德丽满怀慈爱的偏心的邀请，离开平台进屋去了。沃尔达松德丽把姑娘们也叫进去了。萨迪席看到争论如此激烈，早就拿着花生，带着“小不点儿”走开了。

沃尔达松德丽开始向维纳耶夸耀她的几个女儿的才艺。她对拉沃雅说："去把你那本诗抄拿来给维纳耶先生看看。"

拉沃雅已经习惯把诗抄拿给新来的客人看，其实她自己心里也盼望着这样的机会。今天那场争论没完没了，已经使她有点失望了。

维纳耶翻开诗抄一看，里面抄的是穆尔和朗费罗[①]的英语诗。诗中的题目和大写字母都是用的花体，笔迹显得极其工整用心。维纳耶看完之后，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当时，抄写穆尔的诗，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很需要点勇气的。维纳耶委实真心佩服她。

沃尔达松德丽看到维纳耶果真佩服，便又叫着二女儿说："拉丽妲，你是了不起的才女，你朗诵的那首诗……"

拉丽妲却冷冷地说："不，妈妈，我背得不熟。"说罢，她走得远远的，站在窗户前面，望着下面的大街。

"她背得烂熟的，"沃尔达松德丽向维纳耶解释说，"不过，拉丽妲很内向，她不愿意炫耀自己的学问。"为了证明拉丽妲有非凡的才气，她还讲了一两个实例。然后她说："拉丽妲从小就是这个脾气。她也很勇敢，就是很痛，她也不会哭出来的。"沃尔达松德丽说她在这方面很像她的父亲。

现在轮到丽拉了。叫她朗诵诗时，她起初是吃吃地笑，然后便像上了发条的留声机一样，倒背如流地把"小星星眨眼睛"背诵出来。但是，她连诗的意思都不明白。

拉丽妲知道，现在该表现音乐了，所以她干脆离开房间，到外面去了。

外面平台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哈伦怒不可遏，到了不讲道理、破口大骂的程度。哈伦这样没有耐性，使苏查丽达感到羞愧，很是

---

① 穆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他们在19世纪富有盛名。

生气,反而站到了戈拉一边。这使哈伦更加不快,更加急躁。

雨季的黄昏,天上雨云密布,天色越来越黑了。街上卖素馨花环的小贩,用独特的声音叫卖着渐渐离去。路旁的树木簇叶中时隐时现地闪耀着萤火虫的点点亮光。一片黑影,已经笼罩了附近池塘的水面。

帕勒席先生做完晚祈祷回到平台上。看到他来了,戈拉和哈伦都不好意思地停止了争论。

"天黑了,我该走了。"戈拉说。

维纳耶向太太小姐们告辞后回到平台上。帕勒席先生对戈拉说:"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看我们。克里希那德雅尔就像我的亲兄弟。虽然我们现在见解不同,也不见面,从没有通信来往,但是童年时代的友情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由于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关系,我跟你也很亲近。愿大神保佑你。"

帕勒席先生平静和蔼的声音,似乎立即平息了戈拉心头争论了这么久的火气。戈拉来的时候,并没有对帕勒席先生表示什么特别的敬意,但是离开的时候,他却是怀着真心实意的崇敬心情向他辞行的。苏查丽达就站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向苏查丽达说一句告别的话。因为他认为,如果言谈举止中稍微表现出注意到了她,那也是失礼。维纳耶向帕勒席先生叩首告别之后,又转过身去向苏查丽达辞行。然后,他便跟在戈拉后面,匆匆地走了,仿佛感到害羞了似的。

哈伦先生不愿跟戈拉他们告别,所以到屋里去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梵社颂诗》翻阅起来。

维纳耶和戈拉一走,哈伦马上走到平台上,对帕勒席先生说:"您听我说,随随便便地介绍女孩子们认识其他什么人,这样可不大好。"

苏查丽达本来就有一肚子气,现在再也忍不住了。她说:"如果父亲承认这些规矩,那么当初我们也不会认识您的!"

“把交际范围限制在自己的教派里才是对的。”哈伦争辩说。

帕勒席先生笑着说：“您是想把过去家庭里的闺阃制度稍微扩大一点，变成教派的闺阃制度。可是我认为，女孩子们与各种不同见解的人交往是对的，反之，则是有意使她们变得愚笨。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

“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该与见解不同的人来往，”哈伦辩解道，“可是，他们连怎样对待女孩子的规矩都不懂。”

“不，不能这样讲，”帕勒席先生说，“您说的没有礼貌，其实不过是害臊……不与女孩子来往，是永远消除不了的。”

“巴努先生，”苏查丽达直率地说，“在今天这场争论中，我为我们这个教派的人的行为感到羞耻。”

正在这时候，丽拉跑来叫着“姐姐”，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屋里去了。

第十一章

那一天，哈伦很想在苏查丽达面前把戈拉驳得哑口无言，显显自己的威风。起初，苏查丽达也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恰好相反。在宗教信仰与社会伦理方面，苏查丽达的看法跟戈拉的看法是不相同的。可是，她天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情自己的同胞。她并没有经常谈论国事。但是，那一天戈拉听到哈伦辱骂自己的同胞突然怒发冲冠的时候，苏查丽达心里产生了共鸣。她还从来没有看见有人那样坚决、那样自信地肯定自己的祖国。我们国家的人，在谈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时候，一般都表现出一点惋惜之情，仿佛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并非真正怀有信心。所以，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对自己的祖国可以尽情地赞颂，但实际上并不抱信心。可是，戈拉透过自己祖国的痛苦、惨状和软弱，能直接看到一个伟大的真理，因此，尽管他不得不承认祖国的贫穷，但是他对自己的祖国依然非常热爱。他对祖国潜在的力量坚信不疑。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接近他，听到他那坚定的爱国的呐喊，也会消除自己的疑虑。与戈拉这样坚定的爱国感情相比，苏查丽达总觉得哈伦对祖国的蔑视是极大的耻辱。所以，她有时也顾不得哈伦的情绪，主动反驳哈伦的看法。

后来，哈伦背着戈拉和维纳耶，恶毒粗鲁地辱骂他们。苏查丽达听见之后，对他这种卑鄙的行为表示不满，再度站到了戈拉一边。

但是，这并不是说苏查丽达对戈拉的反感完全消除了。戈拉那

种盛气凌人的野蛮的正统印度教色彩仍然使她很不痛快。她认为，这种正统印度教特征中必然包含着挑战的意味——这并不是真正的信仰所应有的自然宁静的情感，正好说明对自己的信仰不满意，而只是想伤害别人罢了。

那一天晚上，苏查丽达无论是吃饭还是给丽拉讲故事，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刺扎似的疼痛的感觉在折磨着她。只有找到刺在哪儿，才能拔出它。那天夜里，她独自一人在平台上坐了好久，想找出让她这样疼的那根刺在何处。在那凉爽的黑夜里，她竭力想驱散心中无缘无故的激愤，可是毫无用处。心灵上的重负压得她直想哭，但是欲哭无泪。

如果以为苏查丽达之所以如此悲痛苦恼，是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头上点着显眼的向人挑衅的种姓标志来到了她家里，或者是因为在辩论中未能驳倒那个青年人，未能把他的傲气打掉，那就荒唐可笑到了极点。她排除了这些原因。最后她才恍然大悟，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她一明白过来，马上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了。今天，她跟那个年轻人面对面地坐了三四个小时，而且在辩论中偶尔支持过他，但是他却一点没有注意她，甚至他离开的时候也好像没有看见她。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态度，使她伤心得这样厉害。不习惯于与非本家的姑娘交往的人，在非本家的姑娘面前自然有一种局促感——正如维纳耶表现出来的那样——完全是腼腆畏缩的表现。可是，戈拉身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感。对戈拉的这种冷淡无情的态度，苏查丽达为什么如此不能忍受呢？为什么不能轻蔑地置之度外呢？她自己受到这样的轻视，却又不能阻止自己去参与辩论，她是为自己的这种可耻的行为羞愧。哈伦的强词夺理，曾使苏查丽达非常生气。这使戈拉不禁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他的目光里没有一点羞涩之意，那么他的眼光里含有什么意思呢？这难以理解。难道他心里在想："这位姑娘多么无耻！"或者暗自说道："瞧，这丫头多勇敢，居然自告奋勇

地加入男人们的辩论!”可是,就算他这样想了,那又有什么呢?不是什么损害也没有吗?然而,苏查丽达一想到这些就非常苦恼。她竭力想忘却这件事,想把它彻底从心里驱逐出去,但一切都是枉然。于是,她生戈拉的气了,一心想把他看作一个粗野的、妄自尊大的人,以便尽量鄙视他。可是,回想起他那魁梧的身躯、雷鸣般的嗓音和毫不局促的男子汉目光,她似乎又觉得自己太渺小,简直无法保持自己的自豪感了。

苏查丽达已经非常习惯得到大家的重视和宠爱。当然,她自己心里并不总是盼望这样的尊重,那么她今天为什么觉得戈拉的轻视这样无法忍受?想了老半天,她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曾希望彻底战胜戈拉,所以戈拉的无所畏惧使她深受伤害。

苏查丽达在两种矛盾思想的斗争中挣扎,独自一人在平台上一直坐到深夜。灯一盏盏地熄灭,人们都睡觉了。关大门的声音告诉她,仆人已经做完一天的家务活,准备休息了。这时候,拉丽妲穿着睡衣来到平台上,没有跟苏查丽达说一句话,便从她身边走过去,倚在一角的围栏上站着。苏查丽达暗自笑了,她明白拉丽妲是在生她的气。她完全忘记了她今天要跟拉丽妲一起睡觉的。但是不能借口忘记了来请拉丽妲原谅——最大的过错在于为什么忘记了。拉丽妲并不是那种到时候会提醒别人答应过她的事情的女孩。她本来狠了狠心睡下了,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更加强烈,到后来终于无法忍受,便下床来到平台上,一言不发地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睡着哩!”

苏查丽达站起来,慢慢地走到拉丽妲身边,搂着她的脖子说:“拉丽妲,我的好妹妹,别生气了!”

拉丽妲推开她的手,说:“没有,我干嘛生气?你坐着去吧!”

“走吧,亲爱的,睡觉去。”苏查丽达拉着她的手说。

拉丽妲一言不发,默默地站着。最后,苏查丽达只好硬把她拽进卧室去睡觉。

拉丽妲终于憋不住了，声音哽咽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你知道吗？已经11点啦！我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等你，可你现在一来就要睡！"

"今天我错了，好妹妹。"苏查丽达一边说，一边把拉丽妲搂到自己怀里。

这样一承认错误，拉丽妲的怒气也就消了，顿时温和下来，问道："姐姐，你一个人坐了这么半天，想谁呢？想巴努先生吧？"

苏查丽达用食指点了她一下，说："去你的！"

拉丽妲很讨厌巴努，甚至不愿意像拉沃雅姐姐那样拿巴努先生来跟苏查丽达开玩笑。她一想到巴努先生想娶苏查丽达就感到愤怒。

过了一会儿，拉丽妲又说："姐姐，维纳耶先生的确是个好人，你说是不是？"

这句话，未必没有试探苏查丽达心事的意思。

"是的，维纳耶先生的确是好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苏查丽达回答说。

她的回答中，没有拉丽妲希望听到的那种语气。于是她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姐姐，戈勒摩罕先生真让人讨厌。他的肤色煞白，脸像木头雕刻出来的。他目中无人，认为别人一无是处。你觉得他怎么样？"

"顽固不化的正统印度教徒。"苏查丽达回答道。

"不，不是这么回事。"拉丽妲说，"我们二叔不也是正统的印度教色彩很浓的人吗？可是他不一样。哎，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是的，肯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苏查丽达说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戈拉那个点着种姓印记的宽额头，又生气了。因为戈拉这样做，岂不是在自己的额头上用大字写着"我跟你们不一样"吗？只有把他这种故作超然的十足的傲气打掉，苏查丽达心中的怒火才会熄灭。

交谈渐渐停止了。她们俩都睡着了。夜里两点钟,苏查丽达醒来,听见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屋角里的灯已经熄灭,闪电不时掠过她们的蚊帐。在黑暗而寂静的夜里,听着外面没完没了的雨声,苏查丽达心里又难受起来。她翻来覆去,越着急越睡不着。她看着身边酣睡的拉丽妲,歆羡不已。

苏查丽达心里烦躁,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望着外面的平台。时而刮过一阵风,吹来一点点雨滴打在她身上。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又一件一件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在落日的余晖照耀着的平台上,戈拉那怒火燃烧的脸,犹如画像印在她的记忆里了。她在争论时听见过而又忘却了的那些话,伴随着戈拉严肃而洪亮的声音,又回响在耳旁:"我就是你称为没有教养的那些人的同路人。你所说的传统迷信,正是我的信仰。你不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成为国人的一员,不愿意与他们站在一起,我就不允许你说一句祖国的坏话。"哈伦听了以后说:"你这样做,怎么能使我们的国家得到革新?"戈拉吼叫道:"革新?革新是很久以后的事,比革新重要得多的是热爱和崇敬。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么革新自然会从内部开始。你们分离出去,是想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你们说我们国家充满了迷信,所以像你们这样不迷信的人就要分裂出去。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高人一等,我也不脱离任何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们真正团结为一个整体以后,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国家的创造者就会明白,我们正统印度教的传统习惯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废除。"哈伦说:"有不少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根本不允许我们国家团结起来。"戈拉回答说:"如果你认为首先必须根除坏风恶习,必须取消繁琐的仪式,然后国家才能团结的话,那么你在漂洋过海之前,就必须把海水舀干。抛弃你的一切傲慢和蔑视的心理,培养谦虚的态度,献出自己的爱心,使你自己真心实意地跟全国人民融为一体吧!在那爱心面前,各种缺点和弊端都很容易被克服。在各国社会中,都有弊端和不足,但是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怀着对民族的

爱，彼此团结起来，就可以消除毒素不断前进。大气中永远都存在着腐烂的因素，可是只要你活着，它就不起作用；如果死了，就会腐烂。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想来革新，无论是你们还是基督教传教士，我们都是不能忍受的。”哈伦先生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忍受呢？”戈拉回答说：“因为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父母的惩罚是可以忍受的，而警察的惩罚所带来的侮辱远远大于益处。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革新，我们的人格就会丧失。你只有先成为我们自己人，才能成为革新者……不然，纵使你提出中恳的劝告，也只会伤害我们。”苏查丽达这样一句一句地回忆着全部对话，感觉到一种无法描述的痛苦。后来，她终于累得不行了，回到床上，用手捂住眼睛，想尽可能睡一觉。但是她的脸总是火辣辣的，耳朵里嗡嗡声不断，因为这次辩论老是断断续续地在她耳旁回响。

第十二章

维纳耶和戈拉离开帕勒席先生家，来到大街上的时候，维纳耶对戈拉说："戈拉老兄，稍微走慢点吧……你的腿太长了，你不把步子放慢点儿，我要跟上你就喘不上气来的。"

"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戈拉说，"我今天有许多问题要思考。"说罢，他就用自己平时的快速度，很快地走到前面去了。

维纳耶的心受到了打击。他今天违抗了戈拉，结束了戈拉对他的控制。因为这个缘故，即使戈拉骂他一顿，他也会好受些。他们的友谊被乌云笼罩着，如果下一场暴雨，就会烟消云散，他就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痛苦。戈拉今天第一次突然来到帕勒席先生家，发现维纳耶像故交一样坐在那儿，准以为他与这一家是常来常往的。交往又没有什么不好；不管戈拉怎么说，与帕勒席先生这样有教养的家庭结交，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戈拉觉得与他们交往有害，那纯粹是顽固守旧。不过，从开头的谈话，戈拉也许看出来了，维纳耶跟帕勒席先生家没有交往；也许他今天忽然想到维纳耶说的是假话。沃尔达松德丽特地把他请到屋里去，在那儿和她的女儿们聊天，这件事逃不过戈拉锐利的目光。与女孩子们这样待在一起，沃尔达松德丽的亲切热情，都使维纳耶感到高兴愉快。但是，这个家庭对戈拉和他区别对待，这使他从心眼里不喜欢。迄今为止，任何事情都还没有成为影响这一对亲密朋友情义的障碍。只有一次，戈拉对梵社的热情，曾给他们俩的友情罩上了一层阴

影，但是如前所说，维纳耶的见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管他为其见解怎样争吵，但对于他来说人是更真实的。可是，这一次看起来，人成了他们俩友情的障碍。他害怕的正是这一点。维纳耶认为与帕勒席先生一家的关系是宝贵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愉快。但是，戈拉的兄弟情义也是维纳耶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情义的生活，他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到现在为止，维纳耶还没有让其他任何人像戈拉那样接近他的心灵。迄今为止，他除了读书，只是跟戈拉一起讨论、争吵——他喜欢戈拉。在这个世界上，他还不曾有暇注视过别的东西。戈拉有不少崇拜者，但是除了维纳耶兄弟之外，其他的都无所谓。戈拉有一种不爱交际的天性——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与普通民众混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不可能与各种各样的人有深交。大多数人跟他在一起，都不能不感到他们之间有一段距离。

今天，维纳耶明白了，尽管与帕勒席先生一家接触还没有多久，但是帕勒席先生一家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对戈拉来说，似乎是一种犯罪。想到这里，他感到羞愧了。

沃尔达松德丽今天向维纳耶展示女儿们的英语书法和手工制作，让女儿们为他朗诵诗篇，表现出母亲的自豪感。可是，她是多么轻视戈拉啊！这一点，戈拉心里是可以明显地想象得到的。当然，这也有不少可笑之处，沃尔达松德丽多少学了一点英语，得到过英国女教师的一点称赞，赢得过副省长太太的一点鼓励，她拿这些来夸耀本身就是可悲的。不过，维纳耶虽然明白这一切，可是不能以戈拉为榜样去厌恶这些。他喜欢这些。拉沃雅这样的姑娘，在他看来无疑是漂亮的。她让维纳耶看自己抄的穆尔的诗，感到非常自豪。这也满足了维纳耶的自豪感。沃尔达松德丽自己虽然没有完全赶上时髦，但是，她以过分的热情来赶时髦……维纳耶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协调，然而，他觉得沃尔达松德丽很好。维纳耶觉得，她单纯的傲慢和急躁是可爱的。姑娘们让自己的笑声使房间里的

气氛变得轻松欢快，她们沏茶待客彬彬有礼，她们用自己的手工艺品装饰房间，朗诵英语诗自寻其乐。尽管这些非常平淡，还是使维纳耶感到陶醉。因为他以前在生活中只是与很少的亲人交往，所以从来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在他心里，暗自描绘出许多关于这些姑娘的服饰、嬉戏和手工艺品的图画。他尽是读书，讨论理论问题，因此他甚至不知道他何时步入了青春时期。在帕勒席先生的家里，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奇妙世界。

维纳耶并不以为戈拉气呼呼地离开他是戈拉的不对。不过，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今天还是第一次真正产生不和。

头上的乌云和阵阵雷鸣，打破了雨季黑夜的宁静。维纳耶的胸口上仿佛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心情特别沉重。他觉得，他的生活今天突然离开了长期走过的道路，朝着新的方向走去。在这茫茫的黑夜，不知道戈拉走到哪儿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走向何处。

分离的时候，友爱之情更加强烈。维纳耶对戈拉的友爱之情多么伟大，多么强烈。这种友情今天受到了伤害，维纳耶才感受到这一点。

回到家以后，黑暗的夜晚，无人的房间，使维纳耶感到异常孤独。他一度曾离开家门，准备去找戈拉，但是，他不能期望今天夜里能与戈拉热情相见，于是回到屋里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他心里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昨天晚上他是在无端地自寻苦恼……今天早晨，他觉得维持与戈拉的友情和与帕勒席先生家交往，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想到这里，维纳耶不禁为昨天晚上的不安感到好笑。

于是，他披上了一条披肩，迈着轻松敏捷的步伐，到戈拉家去了。戈拉正坐在楼下看报。往常维纳耶还在外面街上，戈拉就看见了。可是，今天维纳耶进门了，他也没有抬起头来。维纳耶一到，二话没说，就把戈拉手里的报纸抢了过去。

“我觉得你是找错人了吧，”戈拉冷冰冰地说，“我是戈勒摩罕

——一个迷信的印度教徒。”

“也许是你搞错了吧，”维纳耶说，“我是谢利尤德·维纳耶，是崇拜这位戈勒摩罕的迷信者。”

“可是，戈勒摩罕那么厚颜无耻，无论在哪儿都不会为自己的迷信感到羞耻。”戈拉回答说。

“维纳耶也跟他一样，”维纳耶说，“只不过他不为自己的迷信去攻击别人罢了。”

顷刻之间，两个朋友又热烈地争辩起来。于是，左邻右舍马上知道维纳耶和戈拉又到一块了。

戈拉问道：“你常去帕勒席先生家，那天你为何瞒着我不说呢？”

“没有必要瞒你，”维纳耶回答说，“也没有瞒你……没有去过他家，所以是那样告诉你的。从那时起，昨天才进了他家的门。”

“我真担心你像激昂[1]，只知道进去的路，不知道出来的路呢！”戈拉说。

“那是可能的，”维纳耶说，“也许我性格天生如此，不管我崇拜谁或者喜欢谁，就不能抛弃他。你也是知道我这种性格的。”

“那么，从此你要常去那儿啰。”戈拉问道。

“干嘛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呢？”维纳耶说，“你又没缺胳膊少腿，你又不是固定不动的塑像！”

“我会去，也会回来。”戈拉说，“可是，从你的迹象看，你要去了就回不来啦。热茶怎么样？”

“觉得有点苦。”维纳耶回答说。

“那么……”戈拉又问道。

“不喝的话会更苦。”维纳耶回答说。

① 激昂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因只会打入敌阵，不会打出敌阵，故在大战中打入敌阵后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就是说尊重社会就必须尊重礼节?"戈拉问道。

"那不一定,"维纳耶回答说,"可是,戈拉,你听我说,当社会习俗与心里的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

戈拉激动起来了,他没有让维纳耶把话说完,打断他的话,大声吼叫道:"哎!在你看来,社会就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一开口就是心里的感情跟社会发生冲突。可是,对社会的打击使它受到的伤害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为这样的话感到羞耻!只要稍微伤一点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心,你就感到痛苦;可是你可以为这芝麻大丁点儿的小事伤害整个国家,这真让人痛心!"

"那么,老兄,说实话吧!"维纳耶说,"如果喝一杯茶,就伤害了整个国家,那么这种伤害对国家只有好处!如果试图保护国家,不让它受到这样的打击,那么必将使国家虚弱不振。"

"阁下,"戈拉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别以为我那么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全不是问题。一个生病的孩子不肯吃药,作母亲的虽然没病,可是她自己还是吃一点药,使孩子觉得他们的处境都一样苦。这不是理论问题,这是爱的问题。没有这种爱,不管有多少道理,都不会有母子关系。假如是这样,那么一切都糟了。我也不会为一杯茶而争论,但是,我不能容忍的,是脱离跟我们国家的关系。相比之下,不喝那杯茶要容易得多,甚至伤一下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心也是小事一桩。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跟全国人民在精神上取得一致是首要的任务。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喝不喝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看起来,我喝第二杯茶的时间还很遥远啰!"维纳耶说。

"不,没有必要等很久。"戈拉说,"可是,维纳耶,你为什么要老跟着我呢?你现在把我连同印度教社会的许多坏东西一起抛掉的时间已经到了。不然,会伤害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心的。"

正在这时,阿维纳希来了。他是戈拉的门徒,戈拉随便说点什

么，只要他听到了，就会拿去到处传播，而且会依靠自己的智慧化整为零，用自己的语言使它通俗易懂。那些听不懂戈拉的话的人，很容易听懂阿维纳希的话，因此都很赞赏他。阿维纳希对维纳耶非常忌妒，所以一有机会便跟维纳耶争论，而维纳耶总是为他的愚蠢着急；遇到这种时候，戈拉就站到阿维纳希一边跟维纳耶争论；阿维纳希则认为戈拉说出来的见解是他的。

阿维纳希的到来，维纳耶与戈拉言归于好的努力便成了泡影，维纳耶于是站起来上楼找安纳德摩伊去了。安纳德摩伊此时正坐在贮藏室门口切菜。

安纳德摩伊说："我听到你们说了好久的话了，你出来得这样早，吃早饭了吗？"

换了别的任何一天，维纳耶都会说："没有，还没有吃哩。"然后坐在安纳德摩伊面前，接受安纳德摩伊的款待。可是，今天他却回答说："谢谢，母亲，来之前吃过了。"

他不想在戈拉面前再增加自己的过错，他知道戈拉还没有原谅他跟帕勒席先生的交往，而且还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想到这些，他心里感到难受。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他拿出一把小刀，开始削土豆皮。

一刻钟以后，他又下楼去，发现戈拉带着阿维纳希出去了。维纳耶在戈拉屋里默默地坐了好久，然后拿起一张报纸，心不在焉地看广告。最后，他长叹一声，离开了戈拉的家。

第十三章

这一天中午，维纳耶坐立不安，又想去找戈拉。要他去向戈拉低头，他从来都是无所谓的。可是，即使他没有傲气，友情也是有自尊的呀！这一点他能忘却么？到帕勒席先生家里去了一趟，使他对戈拉这么久的真诚受到了损伤。考虑到这一点，他的确觉得自己像个罪犯，不过他想，戈拉嘲笑他一下，责备责备他也就罢了。他实在没有想到，戈拉竟会这样不理睬他。维纳耶离开家没走几步便又折回去了。他不能再去戈拉家，担心自己的友情会再度受到凌辱。

吃过午饭以后，维纳耶拿出纸和笔，坐下来准备给戈拉写信。他坐在那儿，无缘无故地认定笔不好写，于是又拿出小刀，小心翼翼地去修理。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在叫“维纳耶”，他放下笔，飞跑下去，叫道：“摩希姆大哥，请上来吧！”

摩希姆来到楼上，舒舒服服地坐在维纳耶的床上，仔细地打量了一遍屋里的陈设，然后说：“你听我说，我不是不知道你家，有时候我也打听一点你的情况。在我们家我也注意到了，我知道，你们是现代的模范青年，在你这儿休想找到烟，所以没有要紧的事，我从不来你家……”摩希姆说到这儿，看到维纳耶赶紧站了起来，于是又接着说：“你想现在去街上买水烟筒给我抽，千万别这样。你不请我抽烟，我可以原谅你，但是那笨手笨脚的生手在新水烟筒上装的烟嘴，抽起来可要命。”摩希姆停下来，从床上拿起一把扇子，一面扇着，一面说：“我今天牺牲了星期天的午觉来找你，是有原因的。你必须帮我一个忙。”

"帮您什么忙?"维纳耶问道。

"你要先答应了,我才说。"摩希姆回答。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当然可以。"维纳耶说。

"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能办到,"摩希姆说,"其实没有什么,你只要说一声'同意'就万事大吉了。"

"您今天干嘛这样客气呢?"维纳耶说,"您是知道的,我跟您是一家人,——只要能办到的,我怎么会不帮您呢?"

摩希姆从衣袋里掏出槟榔包,递给维纳耶两个,把其他的塞进自己嘴里。他一边嚼槟榔包,一边说:"我女儿谢茜·穆姬你是知道的。她长得不算难看,——她的长相不像她的父亲,年龄大概十来岁。现在该给她找婆家了。不知道她将来会落到哪个草包手里,想到这件事,我夜里总是睡不着觉。"

"担心什么,现在还不晚嘛。"维纳耶说。

"你如果有闺女,你就明白为什么着急了!"摩希姆回答说,"随着时光的流逝,年纪自然而然就长大了,可是女婿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所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心里也越来越着急。如果你现在能给我一点希望,那就再等些时日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熟悉的人并不多。"维纳耶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在加尔各答除了您家,就没有一家熟悉的了。……不过,找找看吧。"

"谢茜·穆姬的品行你知道吧?"摩希姆又问。

"怎么不知道呢?"维纳耶回答道,"她是娃娃的时候,我就是看着长起来的,她是个好姑娘。"

"那么,你有什么必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呢,老兄?我就把女儿交给你好了。"摩希姆得意地说。

"什么?"维纳耶惊慌地说,"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怎么,我说得不好?"摩希姆说,"当然啰,你们家门第比我们家是高得多,可是,你受了那么多教育,如果还讲门当户对怎么成

哩！”

“不，不！”维纳耶说，“这不是门第高低的问题，可是年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摩希姆说，“谢茜·穆姬的年纪还小吗？印度教人家的女孩又不是外国小姐，公然违抗我们自己的社会习惯可不行！”

摩希姆可不是一个轻易就放弃猎物的人，他搞得维纳耶不知所措了。最后，维纳耶说：“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吧。”

“我也不是今天就来决定婚期嘛！”摩希姆说。

“另外，我还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维纳耶说。

“那当然，”摩希姆说，“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你的伯父既然还在，他不同意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说完，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槟榔包，全部塞进自己嘴里，就走了出去，好像事情已经谈妥似的。

几天以前，安纳德摩伊在言谈中，提到过维纳耶跟谢茜·穆姬的婚事。可是，维纳耶似乎没有听进去。今天，他也并不是觉得这门亲事合适，不过，他把这件事放到心上了。他心想，这桩婚事要是成了，他就成了戈拉家的亲戚，戈拉就不能抛弃他了。这么久时间以来，戈拉一直在嘲笑他，说他把婚姻问题和心里的感情联系起来是英国特色。所以他不觉得与谢茜·穆姬结婚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维纳耶还是感到高兴，因为摩希姆来提亲，正好给了他一个与戈拉商量的机会。事实上，维纳耶希望戈拉逼他答应这件事。在摩希姆面前，他之所以没有满口答应，是因为他坚信摩希姆一定会让戈拉给他施加压力。

这些想法驱走了维纳耶心中的忧愁，他当时就披上披肩准备去戈拉家。他出门以后没走几步，听到后面有人叫他：“维纳耶先生！”他回头一看，是萨迪席在叫他。

维纳耶于是带着萨迪席回到家里。萨迪席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的小包，说：“您猜猜里面包的是什么？”

维纳耶说了许多东西，什么“头盖骨”啦，“小狗”啦，一个个都被萨迪席笑着否定了。最后，萨迪席打开手帕，亮出五六个黑皮的水果，问道：“好啦，现在您说这是什么果子吧？”

维纳耶信口说出了一些果子的名称，但都不对，最后他只好认输。萨迪席这才告诉他；他有一个舅舅住在仰光，从那儿捎来这样的果子送给他们家，母亲拿出五六个作为礼物让他送给维纳耶先生。

缅甸的山竹果，当时在加尔各答还很少见，所以维纳耶拿着果子晃了晃，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问道：“萨迪席先生，这果子怎么吃呀？”

萨迪席笑维纳耶不在行，说道：“您瞧，您不要咬，而要用刀子切开吃里面的肉。”

在此之前不久，萨迪席曾试着用牙齿去咬，结果白费劲，逗得家里人都笑他；现在他居然像一个内行笑维纳耶的无知，而且忘掉了刚才自己心里的不快。

这两个忘年之交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阵，然后萨迪席才说：“维纳耶先生，母亲说如果您有时间，请您今天到我们家里去一趟，今天是丽拉的生日。”

“今天不行，老兄，我没有工夫，”维纳耶说，“我还要去一个别的地方。”

“去哪儿？”萨迪席问。

“去一个朋友家。”维纳耶回答。

“就是那位朋友家吗？”萨迪席又问。

“是的。”维纳耶说。

萨迪席想不通，维纳耶为什么能去朋友家，而不去他们家，何况维纳耶这位朋友在萨迪席看来并不怎么样。他好像比萨迪席学校的校长还严厉，要想让他对八音盒表示赞赏，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萨迪席想到维纳耶一定要去看这样的人，觉得很不好。于是，

他坚持说:“不,维纳耶先生,请您去我们家。”

维纳耶本来已暗下决心,即使帕勒席先生家来邀请也不去,一定要去戈拉那儿。他不能轻视一个受了伤的朋友的自尊心,而要把戈拉的友情放到第一位。

但是,没多久他就投降了,尽管他犹豫不决,尽管他心里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拉着萨迪席的手,到七十八号去了。有人让他分享从缅甸送来的稀罕水果,这其中包含着的亲切感情,他不可能漠然置之。

快到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他看见哈伦先生和另外几个不相识的人,从帕勒席先生家出来。他们也是应邀来参加丽拉的生日宴会的。哈伦先生假装没有看见维纳耶,继续往前走去。

维纳耶一进屋,就听见了欢声笑语和奔跑声。苏狄尔悄悄地拿走了拉沃雅的钥匙,而且威胁她说,要向大家揭露拉沃雅的秘密——她在抽屉里藏了一本诗抄,这本诗抄中有不少诗可以拿来取笑这位想成为诗人的姑娘的。维纳耶进入战场的时候,他们双方正在争执不下。

一看见维纳耶,拉沃雅的一伙人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萨迪席也跟着她们跑去,参加她们逗乐去了。过了不久,苏查丽达来到客厅,对维纳耶说:“母亲请您先坐一会儿,她马上就来。父亲到安纳特家去了,他也快回来了。”苏查丽达想使维纳耶自在一些,主动跟他说起了戈拉,她笑着说:“看起来,他再也不会到我们家来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维纳耶问。

“他看见我们女孩子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苏查丽达回答说,“一定觉得不成体统。我觉得,除了干家务活以外,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女孩子,他都不会高兴。”

维纳耶觉得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能反驳,他当然愿意。可是,他怎么能说假话呢?所以他说:“戈拉觉得,女孩子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思全部放到家务上,她们就不能算是全心全意忠于自己的

职守。”

“既然这样，”苏查丽达回答说：“那么男人和女人干脆把家务和外面的事分得一清二楚，因为让男人干涉家务，他在外面的职责就完成不好。您的见解是不是和您朋友的见解一样呢？”

到目前为止，戈拉对妇女应遵守的社会礼法和看法，实际上维纳耶都是同意的。他过去也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论这个问题。但是，他现在说不出口。他说：“您想想看，实际上我们在这类事情上不是都做了传统习惯的奴隶吗？看见女孩子走出家庭，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于是就拼命去证明女人走出家庭不好，说女人走出家庭不好的原因，是那样做不体面、不合适。实际上这是个传统习惯问题。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过是托辞罢了。”

苏查丽达说：“看来，您的朋友的传统习惯真是根深蒂固啊！”

“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很固执的。”维纳耶说，“不过，请您记住，他抱住我国的传统习惯不放，并不是因为他就认为这些是好东西。我们对自己的祖国盲目地鄙视，所以轻视我国的一切风俗习惯。他站出来，是为了阻止伤害我们的祖国。他说过，我们首先要崇拜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祖国，全面接受我们的祖国，然后再按照自然的健康原则，从自我内部开始革新。”

“如果能自然而然地革新，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为什么没有实现呢？”苏查丽达问道。

维纳耶回答说：“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祖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来看待。再说，如果我们不信赖我们的民族，那么就没有信任，也就是说不能正确地对待她，所以她的力量也焕发不出来。一个人病了，不给她检查，不给她吃药，也不给她有营养的食物，就把她扔到一边去不理她。过了好久，才把她抬到医院里，可是医生对她完全失去了信心，连考虑一下长期治疗护理的耐性都没有——他觉得这个病人的肢体会一个个地被切下扔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说，他不忍心看到以治疗为名，把自己的至亲一

点一点地切下扔掉。他要阻止截肢,要给他合适的营养品,让他慢慢增强他自身的生命力。这样,以后如果需要截肢的话,病人才经受得了,甚至可能不截肢自己就好了。戈拉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崇敬便是最好的营养品——没有这样的崇敬,我们就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祖国。因为不理解,所以无论为她作出什么安排,都不会是好的安排。如果没有对祖国的爱,就不会有很好地了解她的耐性;不了解她,即使想为她做好事,也起不了好的作用。"

苏查丽达不断地提出话头,随随便便提一些问题,使谈话始终没有离开戈拉。维纳耶诚恳而又有条不紊地把他关于戈拉的话都说完了。他似乎从来没有把他的论点和例证安排得这样妥帖;恐怕戈拉自己也未必能把他的见解阐述得这样明白,讲得这样出色。维纳耶为自己突然显示出来的卓越才华和雄辩口才感到兴奋,欢喜得心花怒放,脸上不觉容光焕发起来。

"您瞧,"维纳耶接着说,"我们的古代圣典中说,'汝当自知!'因为不自知,就没有解救的方法。我告诉您,我的朋友戈拉就是自知的印度的化身。我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平凡的人。当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受到微不足道的东西吸引,受到新奇的东西的诱惑而走入歧途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屹立在浑浑噩噩的人群中,用雄狮般的吼声道出《曼陀罗》的警句:'汝当自知!'"

这场谈话本来还可以持续很久,因为苏查丽达也听得津津有味,可是隔壁房间里突然传来了萨迪席尖细的诵读声:

别用忧伤的语调对我说,
"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幻!"①

可怜的萨迪席从来没有机会在来宾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连

① 朗费罗《生之赞礼》一诗的开头两句。

丽拉都常常有机会吟诵英语诗，让客人们享受到乐趣，可是沃尔达松德丽从来不让萨迪席表演，尽管萨迪席在各方面都可以与丽拉媲美。萨迪席在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就是想方设法战胜丽拉。上一次丽拉已经在维纳耶面前考试过了，但当时并没有请萨迪席去，所以他没有任何赢她的机会——即使他当时敢于试试的话，沃尔达松德丽也是会阻止他的。所以，他今天在隔壁房间里独自大声地朗诵起来。苏查丽达听了，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正在这时，丽拉晃着辫子来到客厅，搂着苏查丽达的脖子，对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什么。萨迪席也跟在后面跑来，问道："丽拉，告诉我，'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

"不告诉你。"丽拉说。

"哎呀，不告诉我，"萨迪席说，"干嘛不说不知道呢！"

维纳耶把萨迪席拉到自己身边，问道："你说'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

萨迪席自豪地抬头，说道："'全神贯注'的意思就是集中全部注意力，专心致志。"

苏查丽达也起了好奇心，问道："你认为专心致志是什么意思？"

除了自己的亲人以外，有谁会这样去逗一个小孩呢？可是萨迪席似乎没听见，蹦蹦跳跳地跑走了。

维纳耶本来决心早点离开帕勒席先生家到戈拉那儿去，才到这儿来的。越是说到戈拉，他越是急着想到他那儿去。现在时钟已响了 4 点，所以他急忙从椅子里站起来。

"您现在就要走？"苏查丽达问道，"母亲在给您准备茶点哩。晚一点走行吗？"

对于维纳耶来说，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道命令。于是，他马上又坐了下来。

这时，拉沃雅穿着一身漂亮的绸缎衣服走来，说道："姐姐，茶

点准备好了，母亲叫你和维纳耶先生到平台上去。”

维纳耶到平台上以后，不得不安下心来喝茶。沃尔达松德丽又给他原原本本地讲每一个孩子过去的事。拉丽妲把苏查丽达拉到屋里去了。拉沃雅坐在椅子里，埋着头，用铁毛衣针编织东西。有人曾恭维过她，说她在织东西的时候，她那些纤巧的手指的动作很优美。从那时候起，她已经习惯在别人面前织毛线活。

帕勒席先生回来的时候，天已黑了。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他要去梵社祈祷。沃尔达松德丽对维纳耶说：“如果你不介意，就跟我们一块去梵社吧！”

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分乘两辆马车，一起去梵社。祈祷完以后，他们正准备上车，苏查丽达突然吃了一惊，叫道：“瞧，那不是戈勒摩罕先生吗？”

戈拉肯定看见他们这一群人了，可是他急急忙忙地走开了，仿佛没有看见他们一样。戈拉这样野蛮无礼，让维纳耶在帕勒席先生面前感到羞愧，他只好低着头。但他心里明白，戈拉是因为看见他跟他们在一起，才这样仓促走掉的。今天下午他心里的那种愉快之感，现在突然消失了。苏查丽达马上看出了维纳耶的心思，而且猜透了其中的缘故。因为戈拉对维纳耶这样的朋友做得如此过分，对梵社社员这样轻视，她对戈拉的愤慨又在心里占了上风。她更加盼望着打败戈拉，无论用什么手段战胜他都行。

第十四章

戈拉坐下吃午饭的时候，安纳德摩伊慢慢提起了话题，问道："今天早上维纳耶来过，你见到他了吗？"

戈拉眼睛盯着盘子只管吃东西，连头都没有抬一下，随便应了一声："嗯，见到了。"

安纳德摩伊听了，沉默了半天，然后才说："我叫他等一会儿，可是他却心事重重地走了。"

戈拉还是不说话，所以安纳德摩伊接着说："戈拉，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苦恼，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像这个样子，我真为他担心。"

戈拉只顾吃饭，一声不吭。安纳德摩伊因太疼爱戈拉，有点怕他。他如果自己不对她说心里话，她从来不逼他。如果是别的什么时候，她就会到此打住，不说话了。可是今天，她心里很为维纳耶担忧，因此又开口说："你听我说，戈拉，我要说句实话，你别生气。上帝创造了很多人，但并不是为所有的人只指引了一条路。维纳耶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他都忍着，可是你不要逼他跟你走一条路，你这样强迫他，是不会有幸福的。"

"母亲，再给我一点牛奶吧！"戈拉把话题岔开。

谈话到这儿结束了。吃完饭以后，安纳德摩伊心事沉重地坐在床上做针线活儿，勒其米娅本来想引她谈谈一个仆人的缺德事，但毫无作用，于是只好自己躺在地板上睡了。

戈拉写信花了很多时间。今天早上，维纳耶明显地看出戈拉在生他的气。可是戈拉认为他不会不来讲和的，因此尽管他在忙着自

己的工作，但还是在注意着维纳耶的脚步声。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维纳耶还是没有来。戈拉正想搁下笔站起来，摩希姆却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椅子里，直截了当地问道："谢茜·穆姬的婚事你是怎么想的，戈拉？"

戈拉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所以负疚似的默不作声。

于是，摩希姆便长篇大论地说，在婚姻市场上，新郎的价格涨得多么昂贵，他们家里目前经济又是多么紧张。摩希姆想借此来让戈拉想想办法。戈拉想了半天，还是毫无办法。摩希姆这才提出维纳耶来，说这样才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其实摩希姆没有必要兜那么大的圈子。当然，摩希姆虽然嘴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心里还是有点怕戈拉。

戈拉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会提出维纳耶来，何况戈拉和维纳耶都已经决定他们终身不婚，要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因此，戈拉说："维纳耶怎么会结婚呢？"

"难道这就是你们正统印度教的特色！"摩希姆脱口而出，"你留一千条辫子吧，你点种姓标记吧，可是你受的英国教育还是钻入了骨髓！按照古代圣典，结婚是婆罗门人家男子的义务，你知道吗？"

摩希姆既不像现在的青年人那样不顾传统习俗，也不爱引用古代圣典上的话。他认为到饭馆去吃饭，并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英武也太过分了；可是他又认为像戈拉那样总是引经据典并非是头脑清醒的人的象征。然而，今天在戈拉面前他也不得不引经据典，"入乡随俗"了。

如果两天以前提出这个建议，戈拉会干脆装做没听见。可是今天，他觉得并不是不值得考虑的。至少，他可以拿这个建议作借口，马上到维纳耶家去。

"好吧，我去试探一下维纳耶的意思。"戈拉说。

"这还有什么好试探的呢？"摩希姆说，"你的话，他无论如何也

不会拒绝，他会答应的，只要你去说一声就行了。”

那天傍晚，戈拉到了维纳耶家，像暴风一样冲进他的房间，发现扑了个空。他把仆人叫来一问，才知道他到七十八号去了。戈拉的心马上焦躁不安起来，一直不能平静，——这个维纳耶，现在注视一下我的时间都没有了！我戈拉生气也好，痛苦也罢，丝毫都影响不了他维纳耶的安宁和幸福！

戈拉充满了对帕勒席先生的家庭和梵社的极大愤慨，怀着满腔的反感情绪，直奔帕勒席先生家。他打算到那儿说些让那个梵社社员家庭的人恼火的话，同时要让维纳耶也感到难堪。

可是到帕勒席先生家以后，听说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全都到梵社去祈祷了。他心想：维纳耶也许没有去，或许去他家找他去了吧。

他没有再等下去，又迈着平常那种敏捷的步伐，朝梵社走去。走到门口附近一看，维纳耶正跟在沃尔达松德丽后面上车。真是恬不知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别人家的女孩子们同乘一辆马车！糊涂蛋！这么快就被套上啦！这么容易就被缠上啦！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友情可言呢？戈拉像暴风雨一样跑走了。维纳耶坐在昏暗的马车里，默默地望着外面的街道。

沃尔达松德丽认为师傅的忠告对维纳耶的心产生了影响，所以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十五章

那天夜里，戈拉回到家，自己一个人在屋顶平台上踱来踱去。他在生自己的气：我为什么让星期天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呢？我戈拉来到人世，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友情就得不顾其他一切的。要想把维纳耶从他走的那条道路上拉回来，只是在浪费时间，白费劲，而且还会使自己感到苦恼。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必须从这儿跟维纳耶分道扬镳了。戈拉在生活中只有一个朋友，抛弃他以后，戈拉将证明自己对自己的宗教的忠诚！想到这里，戈拉使劲地抖了一下手，仿佛把与维纳耶的一切关系全部一刀斩断了似的。

正在这时，摩希姆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说道："既然老天爷没有让人长翅膀，干嘛要盖三层楼房呢？在地上行走的人如果想直上云霄，那么住在天上的神怎么能容忍得了呢？……到维纳耶那儿去过了吗？"

戈拉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话，而只是说："谢茜·穆姬不能跟维纳耶结婚。"

"为什么？维纳耶不愿意吗？"摩希姆追问道。

"我不同意！"戈拉说。

摩希姆用力地挥着手，带着威胁的口吻说："好啊！你脑子里想出了什么鬼主意？！你不同意！有什么理由，你说来我听听！"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戈拉说，"维纳耶不可能长期保留我们正统印度教的信仰，我们家的姑娘不能嫁给他。"

"嗨，我也见过很多正统印度教徒，"摩希姆说，"可是没有一个

比得上你,你比贝拿勒斯的大祭司还高明啦!你可以判断未来作出决断! 哪一天你就会跟我说了,说你梦见我变成了基督教徒,要我吃牛粪消除罪孽才能恢复种族啦!”

这样胡说了很多以后,摩希姆最后说:“我不能把女儿嫁给一个笨蛋。再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时总不免会忽略古代圣典。对这种事,你尽可以和他讨论,你可以训斥他,可你干嘛要阻止这门婚事,惩罚我的女儿呢? 哼,你什么事情都是反着想!”

下楼以后,摩希姆便对安纳德摩伊说:“母亲,您管教管教您的戈拉吧!”

“怎么啦?”安纳德摩伊惊慌地问道。

摩希姆说:“谢茜·穆姬和维纳耶的婚事,我差不多已经跟维纳耶说定了,我跟戈拉也说通了的,可是现在戈拉说他看清楚了,维纳耶对印度教迷信得不够——他的见解跟摩奴和巴拉谢尔[1] 真有点不一样,所以戈拉又闹起别扭来了。你知道,他一闹别扭怎么个闹法。迦利时期[2]的遮那竭如果发誓要让不听话的戈拉听话,把悉多嫁他的话,那么罗摩[3] 也只好打单身了。我敢肯定,摩奴和巴拉谢尔以后,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听您一个人的话——现在只有您能救我女儿,她才有好日子过。再也无法给她找到这样好的丈夫了。”

摩希姆把在平台上跟戈拉的谈话,全部对安纳德摩伊复述了

---

① 摩奴,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同时被认为是《摩奴法典》的作者;巴拉谢尔,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创造种族制度的仙人。

② 按印度教传说,世界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迦利时期是最后一个时期,它的期限是 432000 年。

③ 遮那竭、悉多、罗摩都是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人物。遮那竭是悉多的父亲,罗摩是悉多的丈夫。

一遍。安纳德摩伊明白，戈拉对维纳耶的反感更深了，所以她心急如焚。

安纳德摩伊来到平台上一看，戈拉已经不在那儿踱步。他回到房间里坐在椅子上，把腿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在看书。安纳德摩伊拉了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戈拉放下腿，坐直身子，望着安纳德摩伊的脸。

“戈拉，我的孩子，”安纳德摩伊说：“听我一句话……别跟维纳耶争吵了！对我来说，你们两个就是两兄弟，你们两个闹矛盾，我受不了。”

戈拉回答说：“要是我的朋友要跟我分手，我不可能浪费时间，跟在他屁股后头去追他。”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产生了什么矛盾，”安纳德摩伊说，“可是，如果你相信维纳耶要断绝同你的关系，那么你们之间的友谊又哪儿谈得上牢固呢？”

“母亲，”戈拉回答说，“我喜欢走直路，如果有人想左右逢源，那么我就不会跟他讲友情。如果有人想脚踏两只船，那么他就必须把踏在我船上的这只脚抽回去。这样做不管是他伤心，还是我恼火，我都不在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纳德摩伊问道，“你倒是说呀。他跟梵社的人家交往，是不是他就错在这一点上？”

“事情多着呐，母亲！”戈拉不耐烦地说。

“事情多，就让它多吧。”安纳德摩伊说，“不过，我倒有一句话要说，戈拉！不管什么事，你都固执得要死，不管你抓住什么，就不肯松手，谁都拉不回来。那么，你对维纳耶为什么又抓得这样松呢？如果你那个阿维纳希想退出你们这个团体，你会轻易地放走他吗？难道把你当作亲密朋友的人，反倒不如其他那些同路人了吗？”

戈拉不说话，默默地思考起来了。安纳德摩伊的话使他明白了他的心理。他本来一直在想，他是在为职责牺牲友情；现在他明白

了，事情正好相反！他原来之所以下决心要使维纳耶受到友情的最严厉惩罚，是因为他自己对友情的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在他心里，原以为他们的友情完全可以把维纳耶紧紧地束缚住，让维纳耶完全顺从他，只要维纳耶做出其他任何越轨的事，都是对友情的侮辱。

安纳德摩伊的话触到了戈拉的心。安纳德摩伊猜出了这一点，便不声不响地、慢慢地站起来想离开那儿。这时，戈拉突然很快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披肩披在肩上。

“你上哪儿去，戈拉？”安纳德摩伊问道。

“我到维纳耶家去找他。”戈拉回答说。

“饭做好了，吃了饭再去吧！”安纳德摩伊说。

“我去把维纳耶抓来一起吃。”戈拉说。

安纳德摩伊没有说什么，准备下楼去。突然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便站在那儿说道：“维纳耶来了。”

维纳耶一来，安纳德摩伊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慈祥地把手搭在维纳耶的肩上，说：“维纳耶，我的孩子，你还没有吃饭吧？”

“还没有呢，母亲！”维纳耶说。

“那么，你就得在这儿吃。”安纳德摩伊说。

维纳耶朝戈拉的脸上望去，戈拉说：“维纳耶，我刚要到你那儿去，你就来了，你会长命百岁的！”

安纳德摩伊的心情轻松了，于是匆匆地下楼去了。

他们俩走进房里坐下，戈拉随便地谈起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伙伴们请了一个体操老师，他教得不错。”

现在，他们谁也没有勇气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坐下吃饭的时候，安纳德摩伊从他们俩谈话的方式中看出，他们俩之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现在他们的心扉还没有全部敞开。因此她说：“维纳耶，天已经不早了，你今天就在这儿睡，我派人去告诉你家里。”

维纳耶惊讶地凝视着戈拉的脸,说:“常言道,受人宴请,举止大方!吃饱了喝足了,没有走的规矩,那就睡在这儿了。”

吃完饭,两位朋友走上平台,铺开席子坐在上面。8月的夜晚,天空洒满了明月的光辉,一朵朵薄薄的白云,仿佛睡着了似的,慢慢地从月亮下飘过,宛如给月亮戴上一层面纱,时而使月光朦朦胧胧的。四面八方,全是一排排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屋顶,一直延伸到天际,屋顶和树梢混合在一起,犹如一幅毫无意义的、巨大的光和影拼凑成的幻想的画面。

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了11点,卖冰棍的小贩已经不再叫卖。来来往往的车马声已渐渐沉寂下去。戈拉他们这条胡同里已听不到一点尚未睡去的声息,只是偶尔传来邻居家的马匹踢马房地板的声音或者狗吠声。

他们俩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维纳耶开头有点踌躇,后来很快地披肝沥胆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倒了出来。“戈拉,我的兄弟,”他说,“我心里要说的话太多,真是憋不住了。我知道,你对我要说的那些话不感兴趣,可是我不能不跟你说。我不知道这些话对不对,但是,我肯定全是实话。这儿容不得半点谎言。在书本上读到很多,而且思考了这么久,本来以为我什么都懂,正如在画面上看到了水,于是想来想去,觉得游泳非常容易;可是今天一下水,马上就明白了,游泳可并非儿戏。”

维纳耶说完这段开场白之后,开始把他生活中出现的那种新奇的经历尽量向戈拉吐露出来。他说,近来他觉得白天和黑夜都过得非常充实,似乎白天和黑夜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天地之间仿佛没有一点孤寂之处,正如春天蜜蜂窝里都充满了蜂蜜,快要流出来一样。以前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他的生活之外——他看到的只是对他有意义的。但是今天,整个世界都跟他很亲近,一切都跟他很亲切,一切都有了崭新的意义。他以前从未体会到他对这个大地爱得如此之深,从未体会到天是那么美妙,光是那么神

奇，甚至在街上来来往往的素不相识的行人，也显得那样的真诚。他真想为这个世界的完美做点事情——像太阳一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出来，永远为世界效劳。

从他的谈话中，不会忽然觉得他在说某一个人。他好像不愿意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甚至不好意思暗示一个。在他的谈话中，他似乎觉得自己在对谁犯罪。这是对别人的无礼，这是对别人的侮辱——可是在这寂静的夜晚，在默默无言的苍穹下，坐在朋友身边，他无论如何不能阻止自己这样无礼。

多么美妙的一张脸啊！生命的光辉，在她那娇嫩的面颊上显得多么温柔多情！她的额头上，才智闪烁得多么辉煌！她的眉宇之间，那一双眼睛多么深沉！她一微笑，心底里的思想多么光彩照人！这些思想，在她的眼睫毛的遮掩下欲露还藏，多么难以形容！还有她那两只手，仿佛在说随时都准备用美丽的动作献出她的爱心和服务精神。维纳耶能看到大多数世人看不到就虚度一生的这些情景，还有什么比这更奇妙呢？他觉得他的生活和青春幸福充实，感到心花怒放，心中涌起阵阵快乐的浪潮。

可是，这疯狂吗？这不对吗？不对就让它不对吧——现在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如果这股洪流把他冲到某个岸边，那当然好；万一把他冲走，把他淹死，那也没有办法。难办的是，他根本不想得救——忘却这么久的传统习惯，不顾一切客观环境地走下去，好像是生活有意义的结局！

戈拉一直默默地听着。在这平台上，在这样寂静的月夜，他们俩以前不知谈论了多少问题——文学、时代、社会福利都谈，对本来生活的追求当然更不例外，但是以前从未谈过这样的事。人的心灵多么真诚，多么光明！戈拉还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这样坦率地吐露心里的真情。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他一直把这说成是无意义的诗情流露，一点也看不起。今天，他亲自在眼前看到了，他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这种猛烈迸发出来的感情，已经震动了他的心

灵——他的兴奋犹如电流已传遍全身。猛然间,风吹来,拂去了遮盖在他看不见的那一片青春天地上的围幔,初秋的月光射进了他那长期紧闭的心扉,照亮了那一片幻境。

不知何时月亮已偷偷地藏到屋顶背后。东边沉睡的脸庞,已经露出微微的笑容,染上了一片微弱的曙光。说了这么长时间,维纳耶的心情轻松了,然而,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你觉得这些话一定无聊吧。也许你心里在冷笑我,可是有啥办法呢?我从来没有瞒过你什么,今天也没有瞒你。不知你能不能理解。"

"维纳耶,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这些事。"戈拉说,"几天以前,你也还不理解。但我不能否认,以前我的确认为这尽管令人冲动不已,令人热情洋溢,但与人生事业比较起来,实在太渺小。过去,我从未感触过它的力量,也不曾窥探过它有多深沉,所以觉得这种感情没有意义,很浅薄,而且觉得太虚幻。可是,现在我怎么能把你这么深刻的感受说成是不真实的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把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看成小事,他就不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上帝让人看到那些远的东西很渺小——不让他把所有的事都看得同样清晰,以致无所适从。我只能选择一个方面,而不能企求把所有的东西都抓住,不然就会一无所获。你站在那儿直接看到真理的化身,我却不能去向那化身致敬。如果我这样做,就会失去人生中的内在真理。我们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中一条。"

"这就是说,"维纳耶说,"要么选择维纳耶的道路,要么选择戈拉的道路。我去实现我自己的心愿,你去献身为国。"

戈拉生气地说:"维纳耶,你不要没完没了啦!听了你说的话,我很明白你今天面对着一个伟大的真理,你不可能避开它。如果你想寻求到一个真理,你就必须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它——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这样一个鲜明的真理。你以前满足于书本上的爱情,也只知道书本上的爱

国。今天爱情直接降临到你面前，所以你明白，它比书本上的东西真实得多——它已经占据了你的整个身心，而你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它。当我对祖国的热爱变得无比明显的时候，它会使我献出我的财富和生命、我的血肉和骨髓、我的天空和光明、我的一切的一切。我的祖国——那个真实的形象——将是多么奇妙美丽，多么清晰，多么鲜明啊；她的痛苦，她的欢乐，将是多么强烈，多么有力，她会像一股洪流，刹那间把生与死一起冲走。这种景象是刚才听了你的谈话我才多少领略到这一点的。你的这种人生真知，今天在激励我的人生。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了解你所体会到的，不过，似乎通过你，我已经尝到了我渴望的东西的滋味。”

说着说着，戈拉从席子上站了起来，开始踱步。他觉得东方的朝霞犹如一句话：仿佛从古老的静修林传来了一颂《吠陀》诗的吟诵声。他浑身高兴得一阵阵发抖，忽又麻木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似乎觉得有一线光从他的顶骨眼① 冒出，沿着他头顶上的荷梗高高升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荷花似的光环，洒满了整个天空。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全部意识、他的所有力量好像都因此而高兴得出了神。

戈拉清醒过来以后，忽然又说：“维纳耶，你也必须超越你的这种爱。我跟你说，你停留在这种爱上是不行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召唤我的那个伟大力量有多么真实。今天，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欢乐；现在我不会让你落入其他任何人手里。”

维纳耶从席子上站起来，走到戈拉身边。戈拉怀着极大的热情，紧紧地拥抱着维纳耶说：“维纳耶兄弟，我们同生共死，我们两人是一体，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谁也不能控制我们。”

戈拉这种激昂的热情，感动了维纳耶的心。维纳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完全被戈拉的吸引力所感化了。

---

① 按印度教，人的头顶骨中有一小眼，生命从此眼冒出来并获得梵界。

戈拉和维纳耶两个人一同在平台上默默地踱步。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红光。过了一会儿，戈拉说："老兄，我所看到的女神，不是坐在美丽的神殿之中，而是在贫穷、饥饿、痛苦、受辱的地方。在那儿不是以颂歌和鲜花来祈祷，而必须以生命和鲜血做祭品；在那儿没有可供享乐的任何东西；在那儿必须依靠自己全力以赴地振作精神；在那儿必须献出一切；在那儿别想尝到甜蜜——这是不可抵抗、难以忍受的发现过程，既残酷又可怕。在发现时，琴弦被拨得那样紧，七种音调一片狂响，全部琴弦啪地一声都断了。这才是真正最大的欢乐。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感到无比幸福——我觉得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欢乐，这才是湿婆神① 的舞蹈。男子汉所追求的，就是在那摧毁旧事物的祭火上面看到新事物无比美丽的形象。在那红彤彤的天上，我能看到一个摆脱了一切束缚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在今天黎明时我也看见了——哦，你听，有人在我的胸膛里击鼓呢！"

"戈拉兄弟，"维纳耶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不过，我跟你说，你别让我犹豫徘徊。你必须像命运之神一样，毫不留情地拉着我前进。我们俩走的是一条道路，但是我们的力量有大有小。"

"我们的天性不同，"戈拉说，"但是，一种无比的欢乐会使我们不同的天性一致起来——一种比你我之间的友情更伟大的爱会使我们成为一体。只要这种爱没有完全实现，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发生冲突、矛盾和分歧，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忘掉一切，忘掉不和，也忘掉友情，怀着自我否定的无比激情，坚定不移地融为一体——这种难得的欢乐将是我们臻于最完美的友情。"

维纳耶抓住戈拉的手，激动地说："一定会这样的！"

"不过，在到达那一天以前，我会使你受很多的苦，"戈拉说，

① 湿婆是印度三大神之一，是毁灭之神，同时负有创造的职能，又是舞王，亦译大自在天。

“你必须忍受我的专横暴虐，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的友情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不管怎样，我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去维护这种友情，从而使它受到玷污。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友情要破裂，那也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如果它能维持下去，它就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这时，他们听到脚步声，不禁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安纳德摩伊上楼来了。她抓着他们俩的手，拉着他们进卧室去，她边走边说：“走，睡觉去！”

“现在怎么睡得着呢，母亲？”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

“睡得着的。”说完，安纳德摩伊让他们俩躺在床上，关上门，坐在床头，给他们打扇。

“母亲，你给我们打扇，我们会睡不着的。”维纳耶说。

“怎么睡不着，我倒要看看！”安纳德摩伊说，“我走了，你们又会说话，这是不行的。”

他们俩睡着以后，安纳德摩伊才悄悄地走出房间。下楼时，她看见摩希姆上来了，于是她对摩希姆说：“现在不行——昨天晚上他们俩一夜都没睡，我刚让他们睡着。”

“好啊，这才叫友情哩！”摩希姆说，“婚姻的事谈了没有，您知道吗？”

“不知道。”安纳德摩伊说。

“看起来，他们一定作出了什么决定。”摩希姆说，“他们什么时候才会醒？婚事要不马上办，今后会有许多麻烦的。”

安纳德摩伊笑着说：“不会因为他们睡觉出现什么大不了的麻烦的——他们今天总会醒来的。”

第十六章

“你到底要不要把苏查丽达嫁出去?”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帕勒席先生保持着自己固有的冷静态度,捋捋胡子,语气温和地反问道:“新郎在哪儿呢?”

沃尔达松德丽说:“怎么,她嫁给巴努先生的事,不是已经确定了的吗? 至少,我们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苏查丽达自己也明白呀。”

“我还不知道苏查丽达是不是真正喜欢巴努。”帕勒席先生回答说。

“你听我说,”沃尔达松德丽说,“我对待苏查丽达一直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我也不能不说,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像巴努先生这样既有学问又很虔诚的人喜欢她,这是可以随便小看的吗? 不管你怎么说,我们拉沃雅看起来要比她漂亮得多。可是,我告诉你,我们喜欢谁,她就会嫁给谁,她绝不会说一个‘不’字。如果你这样宠着苏查丽达,给她找女婿可就难了。”

帕勒席先生不再说什么,因为他从来不跟沃尔达松德丽争论,尤其是有关苏查丽达的事。

苏查丽达的母亲生了萨迪席就死了,那时苏查丽达才七岁。她父亲拉摩谢伦·哈尔达尔失去妻子以后便加入了梵社。为了躲避邻居的迫害,离开农村来到达卡。他在邮政部门供职,跟帕勒席先生结成了至交。从那时起,苏查丽达就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帕勒席先生。

拉摩谢伦不幸突然去世。临死前,他把自己所有的钱作为遗产

给了两个孩子，托付帕勒席先生照管他们。从那时起，萨迪席和苏查丽达就一直住在帕勒席先生家里。

不管是家里人或外人，都对苏查丽达表示出特别的慈爱和喜欢，沃尔达松德丽却觉得不愉快。可是，不管怎么着，苏查丽达总是赢得大家的热爱和尊重。沃尔达松德丽自己的几个女儿，也为得到她的爱而互相争吵不休。尤其是二女儿拉丽妲，对她怀着充满忌妒似的爱，好像整天都不想让苏查丽达离开自己。

沃尔达松德丽希望她的几个女儿在学业上超过当时所有的女学生。可是，她并不希望比她的女儿们都要大的苏查丽达也取得她们一样的好成绩。这会让她不愉快的。所以，苏查丽达上学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

帕勒席先生猜到了这些阻挠的原因，便让苏查丽达退了学，自己在家里教她念书。不仅如此，苏查丽达仿佛成了他特殊的伴侣。他跟她谈论各种问题，到哪儿都带着她去。如果不得不离得很远，就在信中详细地讨论各种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苏查丽达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她的年龄。她的神色和行为举止都表现得很成熟。看到这一点，谁都不会认为她是个小姑娘。拉沃雅年龄跟她差不多，可是，不管在哪方面她都认为苏查丽达比她大。沃尔达松德丽本人虽然不愿意，可是她也不能小看她。

读者已经知道，哈伦先生是怎样一个狂热的梵社信徒。梵社的一切活动都有他的份——他是夜校的老师，梵社刊物的编辑，女子学校的秘书——总之，他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大家都料想，这个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在梵社里获得高职位。尤其是他精通英语，熟谙哲学。经过学生们的宣传，甚至在梵社以外他都有了一点名声。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苏查丽达像其他梵社社员一样，以特别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从达卡到加尔各答来的时候，她心里非常急于想见到他。

后来，苏查丽达不仅见到了有名的哈伦先生，而且没过多久，

哈伦先生也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他喜欢苏查丽达的心情。虽然他没有明白表示向苏查丽达求爱,但是他既然那样全心全意地纠正苏查丽达的不足,改正她的错误,鼓励她对工作的热情,从各个方面促使她进步,这些使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出,他非常希望把这个女孩培养成他的得力内助。

苏查丽达呢,当她发现自己已赢得了有名的哈伦先生的心的时候,也禁不住在对他的敬意之中搀杂着一种得意的心情。

可是这件事使沃尔达松德丽不再像以前那样崇拜哈伦先生,而只把他看做一个教书匠,尽量小看他。

虽然主体方面并没有来提亲,但是全家都认为苏查丽达跟哈伦先生的婚事已成定局,苏查丽达本人也默认了。她所特别关心的,只是怎样学习和实践,以便使自己配得上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梵社利益的哈伦先生。她没有用自己的心去想过她要跟某个男人结婚——她好像要跟整个梵社的伟大利益结合似的。这个"利益"读过许多经书,成了一个权威,并且因深奥的哲理而非常严肃。在她的心目中,这个婚姻仿佛是一座由巨大的责任带来的恐惧砌成的城堡——这个城堡不只是供人住在里面享福的,而且是供战斗用的——不是家庭的,而是历史的。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完婚,至少女方的人都会把它作为一桩幸事来接受。但是,哈伦先生偏偏认为他伟大的一生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以至于他觉得仅仅因为好感钟情就结婚是很不妥当的;不全面考虑好这件婚事到底能给梵社带来多大好处,就不能考虑接受这门亲事。所以,他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考验苏查丽达。

然而,一个人要考验别人,他自己也必须接受考验。帕勒席先生家里的人已经很熟悉哈伦先生了。他自己家的人称他巴努,所以在帕勒席先生家里他也被称为巴努先生。现在已经不可能只把他看作是英国学术的宝库、玄学知识的泰斗以及梵社利益的化身了——他也是人。这种认识是最贴切的认识。这样一来,他就不再是

一个单纯的人们崇拜和尊重的对象，同时也要引起别人的爱憎了。

奇怪的是，远看哈伦先生的那幅面孔使苏查丽达对他肃然起敬，而今近看却使她厌恶。哈伦先生自封为梵社的一切真善美的保护者。他承担保护的重任以后，苏查丽达反而觉得他非常渺小。人与真理的真实关系应该是信仰的关系，因为这种信仰使人本能地变得谦和。如其不然，这种关系便使人变得自负傲慢，这时与真理进行比较，人就很明显地显得渺小。在这方面，苏查丽达不能不暗自对帕勒席先生和哈伦先生进行比较评判。帕勒席先生对自己从梵社所获得的真理总是很恭敬，他从不引以为骄傲，他沉醉在真理之中。只要看一看帕勒席先生恬静的面容，就可以看出他胸中怀着的真理是多么崇高。但是哈伦先生却不是这样，因为他身上那种名为梵性的咄咄逼人、自高自大的梵社派情绪掩盖了其他的一切。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粗俗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这样一来，他在教派里的名望提高了；可是受帕勒席先生教育的苏查丽达并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信徒，所以哈伦先生的这种独特的梵社派情绪伤害了她那天生的人性。哈伦先生认为，宗教实践已使他的洞察力非常敏锐，他可以很快看出其他人是好是坏，是真诚还是虚伪，所以他老是琢磨别人。卑鄙的人总是谴责别人，找别人的碴儿。可是，如果有人用宗教语言来谴责别人时，他的谴责总是搀杂着精神上的傲慢情绪。这种傲慢情绪会给人世带来很大的危害。这是苏查丽达完全忍受不了的。她心里也不是一点不为梵社教派感到自豪。但是，梵社里的大人物是不是因为是梵社社员就获得了一种特殊力量而成为大人物的？梵社以外的缺德的人是不是因为不是梵社社员就一点没有力量而堕落的？苏查丽达就这个问题跟哈伦先生争论了好多次。

哈伦先生有时和帕勒席先生就梵社的利益交换看法时，肆无忌惮地攻击帕勒席先生。遇到这种时候，苏查丽达总是像一条受伤的蛇一样痛苦不安。当时，在孟加拉受过英语教育的人不谈论《薄

伽梵歌》,但是帕勒席先生有时却把《薄伽梵歌》念给苏查丽达听。不仅如此,他已经快把卡里辛赫改写的孟加拉语《摩诃婆罗多》给她念完了。哈伦先生对此很反感,他主张梵社家庭抛弃这些书。他说,《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是正统印度教徒的经书,他根本不愿意接触它们。宗教经书中,只有《圣经》是他唯一的支柱。帕勒席先生在讨论经书时,并不区分梵社和非梵社的,这对哈伦先生来说简直像刺扎着他的心一样难受。可是,苏查丽达不能容忍有人胆敢公开和背地里指责帕勒席先生的行为。哈伦先生因表现出了这种胆大妄为,使他自己降低了在苏查丽达眼里的地位。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哈伦先生在帕勒席先生家里受到的尊重日益减少。沃尔达松德丽维护梵社纯洁性的热情并不亚于哈伦先生,因此有多少次因丈夫的行为而觉得羞愧,但同时也认为哈伦先生不是模范的男人。她觉得哈伦先生有许多的毛病。

尽管苏查丽达觉得哈伦先生的粗暴的门户之见和他那令人讨厌的小心眼儿,使自己从内心深处跟他一天天疏远,但是她却没有对这门婚事表示怀疑。在宗教团体里,一个人要是公开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其他人就会慢慢地去承认。所以,无论是哈伦先生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这一点,只要哈伦先生按照自己的鸿图大志去做,很好地考验苏查丽达,真心喜欢苏查丽达,那么大家都会尊重哈伦先生的决定。不说其他人,就连帕勒席先生也还没有从心眼里反驳过哈伦的主张,因为人人都把哈伦先生看作梵社未来的台柱子。他自己完全默认了这种看法,所以,他自己需要考虑苏查丽达是不是配得上他这样的人。然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对苏查丽达有什么用。

关于这门亲事,正如其他人认为没有必要考虑苏查丽达的想法一样,苏查丽达自己也没有考虑这一点。她像梵社的其他人一样,想的是哈伦先生说愿意娶她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婚姻作为自己的伟大责任答应下来。

一切事情都在这样发展着的时候，偏巧那天帕勒席先生听见了苏查丽达帮戈拉跟哈伦辩论的几句很厉害的话，因此他有些担心，怕她未必完全尊敬哈伦先生。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俩的性格不合。所以，沃尔达松德丽重新提出苏查丽达的婚姻的时候，帕勒席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示同意。

就在这一天，沃尔达松德丽把苏查丽达单独叫到一边，对她说："你可让你父亲担心了哩！"

听了这句话，苏查丽达大吃一惊，她竟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帕勒席先生不安的根源！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脸色变得铁青，问道："怎么啦，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怎么知道呢，孩子？"沃尔达松德丽说，"他觉得你不喜欢巴努先生。你跟巴努先生的婚姻可以说已经确定了的，这一点梵社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

"可是，母亲，"苏查丽达打断她的话说，"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半句话呀！"

苏查丽达感到惊讶是自然的。虽然哈伦先生的行为有很多次都使她反感，但是她从来没有反对过这门亲事，甚至根本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她也没有想过这个婚姻会不会给她带来幸福，因为她知道，不能用苦乐观来考虑这门亲事。

到这时候，她想起来了，那一天帕勒席先生在场的时候，她表现出了对巴努先生的厌恶情绪。她想，肯定是这件事使他着急了，所以感到很痛苦。她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出言不逊。她发誓以后决不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另一方面，那一天晚些时候，哈伦先生又来了。她心里也有点动摇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相信苏查丽达真心实意地崇拜他，而且认为，如果苏查丽达不是由于迷信而这样盲目崇敬帕勒席先生，那么他就能完全赢得她的崇拜。在他看来，苏查丽达虽然看到了帕勒席先生的许多错误，但依然把他看作神似的。哈伦先生不

仅对此感到好笑，而且不高兴；他曾经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把她对帕勒席先生的过分崇敬引上正道。

不管怎样，哈伦先生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得到了苏查丽达的崇拜，因此他对她做的各种事情，以及她的各种行为都给予评论指教，一直在引导她，并尽量以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她。那一天，听了苏查丽达的几句话，他突然明白，苏查丽达也在琢磨他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保持坚定不移的沉着和耐性就难了。在这段时间，他还找过苏查丽达一两次，他不能还像以前那样感到自豪或者表现了不起，而且在跟苏查丽达的交谈或行动中，似乎有些磕磕碰碰的。因此，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或者找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责备她。可是苏查丽达总是不予理睬，他也只好暗自认输，回到家之后又为自己的尊严受到损伤而后悔。

总之，哈伦先生看到了苏查丽达不崇拜他的一点迹象以后，要再长期保持冷静，还坐在他那考验者的交椅上就难了。以前，他不像这样老到帕勒席先生家来，是不想让人感觉到他在为苏查丽达的爱情而焦急不安。他以前一周只来一次，而且显得很稳重，似乎苏查丽达只是他的女弟子。可是这些天来，不知怎么回事，哈伦先生只要找到一个小小的借口，一天就要来一两次，而且尽量找借口，哪怕是小小的借口，来到苏查丽达的房间里跟她谈话。这样一来，帕勒席先生就有机会好好地观察他们俩了，观察得越多，他的疑虑就越大。

今天，哈伦先生一来，沃尔达松德丽便把他单独叫到一边，问道："喂，巴努先生，人们都在说您要娶我们苏查丽达，可是还从没听您亲口说过哩！如果您果真有这种想法，您干嘛不明说呢？"

哈伦先生想，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他现在一定要先抓住苏查丽达才可以放心。至于苏查丽达对他个人的崇拜，以及她为梵社利益工作的能力，可以今后再去培养。于是，他对沃尔达松德丽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才没有说。我不过是在等她满十八岁罢了。"

“您想得太多了。”沃尔达松德丽说，“我们认为十四岁就行啦。”

那天下午，帕勒席先生看见苏查丽达喝茶时的举动非常吃惊。很久以来，苏查丽达没有这样热情主动地招待过哈伦先生，甚至哈伦先生要走的时候，苏查丽达请他留下多坐一会儿，让他看拉沃雅的一件新刺绣。

帕勒席先生放心了。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看错了，不禁暗自好笑。他想，这一对情人一定是私下吵了架，现在又言归于好了。

哈伦先生那天告辞回家的时候，向帕勒席先生正式提出了结婚的事，而且说他不想再拖下去。

帕勒席先生给弄得莫名其妙了，不赞同地说道：“您不是认为女孩不满十八岁不应该结婚吗？而且您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说的嘛！”

哈伦先生说：“那不适用于苏查丽达，因为她的心理已经很成熟，远远超过了她的年纪。”

帕勒席先生温和而又坚决地说：“那是可能的，巴努先生！但是，只要没有异常的原因，还是依照您自己的观点，等拉达拉妮成年吧，这也是您的责任。”

哈伦先生露出了自己的弱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当然，那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哪一天把大家都请来，让上帝作证，正式把关系确定下来。”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帕勒席先生说。

第十七章

戈拉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一看,维纳耶还在他身边睡着,心里就充满了喜悦。一个人做梦失去了心爱之物,醒来看见宝贝还在身边,自然感到非常高兴。戈拉现在正是这样。今天醒来之后,看到维纳耶在他身边躺着,他才感觉到,如果失去了维纳耶这个朋友,他的生活会有多大的缺陷啊!他陶醉在喜悦之中,不禁把维纳耶从睡梦中叫醒,对他说:"走,有件事要做。"

戈拉每天早上都有一项固定不变的事要做,那就是去看望附近的下等人。他并不是去为他们做好事,也不是去向他们布道,而只是去看望他们。可以说,他跟有教养的人交往没有跟这些人交往亲切,这些人管戈拉叫"大哥",他们用系有小贝壳的水烟筒欢迎他。戈拉只是为了接受这些人的款待,才硬着头皮去抽烟的。

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南德,是戈拉的主要崇拜者。南德是木匠的儿子,年龄大约二十二岁,在父亲的工场里做箱子。在猎人中,没有人的枪法能跟南德相比;在板球运动中,他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投球手。

戈拉组织了打猎队和板球队。他既招收了上层家庭的学生,也收了这些木匠的儿子参加这两个队。在这两个混合队伍中,南德在各种活动和竞技运动中都名列第一。在有教养的学生中,有的人还忌妒他。可是在戈拉的控制下,他们都不能不同意选他作队长。

几天前,凿子掉下来把南德的脚凿伤了,一连几天没有到运动场来了。那几天,戈拉心里正为维纳耶的事着急,没有去成南德家,

所以今天早上，他带着维纳耶一起到木匠区去探望。

他刚到南德家那土坯盖的两层楼的房子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片女人的哭声。南德的父亲和家里的男人都不在。旁边有一个土烟店，戈拉去向店主打听才知道，南德今天早上死了，抬去火化了。

南德死了！那么健康、那么强壮、那么有力、那么好心、那么年轻的南德，就在今天早上死了！戈拉好容易才挺住，控制自己站在那儿。南德是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他的死在这个世界上引起的一点点悲痛，也只有他那个圈子里的少数几个人感觉到，而且只是一会儿的事。可是在戈拉看来，南德的死却是绝对荒谬的，不可能的。戈拉知道南德有多么旺盛的活力——活着的人那么多，可是看不到谁有他那样充沛的生命力。

他们打听南德的死因，才知道他死于破伤风。南德的父亲本想请医生治疗，可是南德的母亲却坚持说，他儿子是撞鬼了，竟请来了一个巫师。那巫师念了一夜的咒语，又是拍打又是洒水，但毫无用处。南德昏迷以前，曾请求把戈拉找来。可是南德的母亲担心戈拉来了会坚持请医生治疗，所以不让任何人去通知戈拉。

从那里回来的时候，维纳耶说："多么愚昧！多么可怕的惩罚！"

"维纳耶，别只说一声多愚昧，就把这愚昧抛到脑后，让自己置身事外，以便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你的确看清了这种愚昧有多么严重，这种惩罚多么野蛮，那么你就不会只责备一声便逃之夭夭了！"

戈拉心里越想越激动，步伐也越来越快。维纳耶没有答理他的话，一个劲地加快步子跟着他并排走着。

过了一会儿，戈拉又接着说："整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智慧卖给骗子了。怕神、怕鬼、怕喷嚏、怕木星——什么都怕，没完没了。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真理进行多么顽强的斗争啊！这些人怎样才能明白这一点呢？我们明白，因为我们学了点科学，所以我们不属于他

们那个群体。可是你一定要明白，四面八方都被愚昧包围着，少数几个人想靠书本知识使自己脱离愚昧，这是不可能的。只要这些人不相信科学知识，只要这些人被虚幻的恐惧所困扰，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就算有文化的人能够得救，那又有什么呢！”维纳耶说，“有文化的人才多少呢？虽然有文化的人能得到进步，可其他人不一定自然会进步，所以，有文化的人正是要使别人进步才能赢得有教养的名声呀！”

戈拉抓着维纳耶的手说：“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可是，你们陶醉于你们的高尚，陶醉于你们有教养，脱离普通老百姓，无忧无虑，自得其乐。这一点我已经发现多次了，所以我警告你，你不拯救下等人，自己也决不可能真正被拯救出来。船的下面有洞，船上的桅杆决不可能昂首挺立地前进，不管它有多高都是没有用的。”

维纳耶无言以对，默默地跟着戈拉走着。

沉默了一会儿，戈拉又接着说道：“不行，维纳耶，我不能轻易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那个巫师害死了我的南德，就像害了我，害了整个国家一样。我决不能把这一切看成一个一个孤立的小事件。”

戈拉发现维纳耶还是不说话，生气了。“维纳耶，我很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想，这无可救药，就是有办法医治，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你在想，这一切恐惧和骗局就像一块沉重的巨石，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重，压在印度上面，谁能把它搬走呢？可是，我不这样看，要是这样看，我自己也没救了。不管什么伤害我们的祖国，无论伤害得有多重，都一定有办法治疗——治疗的办法就在我们手里。因为我坚信这一点，所以我才能忍受周围的一切悲痛、苦难和凌辱。”

“我可没有勇气在如此深重的全国性苦难面前建立我的信心。”维纳耶说。

“黑暗笼罩着大地，灯焰却很小很小，”戈拉说，“但与黑暗相比，我相信那微小的灯焰能驱逐黑暗，我决不相信苦难是永恒的。全人类的知识力量和活力都在从内外一起向苦难进攻。而不管我们多么渺小，我们都要汇入有知识、有活力的队伍之中。即使在队伍里死去，也一定会明白，胜利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我国非常愚昧，就躺着不管。在我看来，信仰魔鬼和害怕魔鬼完全是一样的，其结果都是不愿治疗疾病。存在虚幻的恐惧，就有骗人的巫师，他们结合到一起，不断地折磨我们。维纳耶，我劝过你多少次，即使在梦中，也决不要认为我们的祖国不可能得到拯救，无知不会永远困扰着她，英国人也不能把她拴在商船后面拖走。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并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因为将来总有一天一定要为印度的独立而战斗。可是你们却听天由命无忧无虑。我说战斗已经开始了，而且正进行着。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还能无忧无虑，不去关心，那实在太懦弱了。”

“你听我说，戈拉，”维纳耶说，“我跟你有一点区别，你似乎每天都在以新的眼光来观察我国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便是很久以来一直在发生着的事情。可是，像我这样的人，觉得这一切跟呼吸一样不足为奇——既不能给我希望，也不会使我失望；既不能使我感到高兴，也不会使我沮丧，日复一日，浑浑噩噩地度过。我们在周围的一切之中，既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祖国。”

突然，戈拉的脸色变得通红，额头上暴出青筋……他捏紧一双拳头，拼命跑去追赶路中央飞跑着的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他以自己雷鸣般的声音对街上的行人们喊道：“拦住马车！拦住马车！”那赶马车的人衣冠楚楚，戴着粗表链。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抽了那两匹骏马一鞭，刹那间就溜走了。

原来，一个老态龙钟的穆斯林厨子，头上顶着给英国佬买的水果、蔬菜、鸡蛋、面包、黄油等吃的东西，正在过马路的时候，有个戴表链的绅士嚷着要他让开，老头没有听见，差一点被绅士的马车压

着。老头虽然没事，但筐子里的东西滚了一地。那个怒气冲冲的绅士坐在马车上回过头来骂道："你这该死的猪！"同时还举起鞭子，啪地一声，在老头头上抽了一鞭子。老头额头上被打起一条血印。老头叫了一声："我的真主"，叹了一口气，便动手捡那些没有摔坏的东西。戈拉跑过去帮他捡东西。穆斯林老头看到一个体面的过路人来帮助他，不好意思地说："先生，您何必受累呢？这些东西反正没有用了。"

戈拉清楚地知道，他的帮助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会使得到他帮助的人觉得尴尬。事实上，作为帮助，他所做的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不能不做点什么来向路上的行人表示，一个绅士愿意让自己与那个被凌辱的人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补偿另一个绅士对他的侮辱，实现被破坏的宗教制度的平衡。篮子被重新装满后，戈拉说："这么大的损失，你一定负担不起。来，到我家去，我赔偿你的全部损失。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甘愿忍受这么大的侮辱，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说，真主是不会宽恕你的。"

"真主会惩罚那个作恶的人的，他凭什么要惩罚我呢？"那个穆斯林老头回答说。

"容忍别人作恶的人，"戈拉说，"自己也是有罪的，因为他促使世界上的罪恶蔓延。你可能不懂我的话，不过你记住，善良并非宗教，因为一味善良只会鼓励坏人作恶。你们的穆罕默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没有以善良的方式去传播宗教。"

因为戈拉的家离那里较远，所以戈拉把那个穆斯林老头带到维纳耶家去了。他站在维纳耶的写字台前说："拿点钱出来吧。"

"你着什么急呀！"维纳耶说，"你坐下吧，我这就给。"

钥匙一下子没有找到，戈拉急了，使劲一拉，抽屉一下打开了。首先映入戈拉眼帘的是一大张帕勒席先生的全家像。这是维纳耶从小朋友萨迪席那里弄来的。

戈拉给了老头儿所需要的钱，把他打发走了。但是，他对那幅

照片却一字未提。维纳耶看到戈拉默不作声，自己也不好去提它，虽然就这个题目说几句，他就可以放心了。

“我走了。”戈拉突然说。

“好呀，就你一个人回去呀?”维纳耶说，“母亲不是叫我在你们家吃饭吗？走吧，我也走。”

他们俩一同离开维纳耶家，可是，一路上戈拉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到抽屉里的照片，戈拉想，维纳耶感情上的那股主流，正沿着与戈拉的人生毫无关系的方向流去。今后，他俩友情的源流可能枯竭，而河里的全部流水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这种无法说明的担忧，在戈拉心灵的深处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时至今日，这两个朋友在行动和思想上从来没有产生过隔阂，但是现在要维持这种情况就困难了。

维纳耶明白戈拉为什么不说话，但是，他不好意思来勉强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戈拉的思想已经触及到真正妨碍他们交往那个问题。

他们到家的时候，发现摩希姆站在门口望着大街上。看到这一对朋友，他便问道：“怎么回事儿？昨天晚上你们一夜没睡，我以为你们这会儿在那条人行道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啦？去，维纳耶，快去洗你的澡吧！”

摩希姆把维纳耶哄去洗澡以后，转向戈拉说道：“你听我说，戈拉，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想想看，如果你觉得维纳耶真不像话，那么现在的市场上你能找到正统印度教徒新郎吗?再说，只有正统的印度教信仰也不行，还要有学问嘛！我承认，学问和正统印度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东西，按照我们正统印度教的观念并不符合古代圣典的要求，但也不是坏东西嘛。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的意见就会跟我的完全一致。”

“那么好吧，”戈拉说，“我想维纳耶不会反对的。”

“你听我说，”摩希姆说，“谁在担心维纳耶会不会反对?首先你

得解决你自己的思想问题。只要你亲口对维纳耶说一次就行了。你说了没用,那就算了。”

“好吧。”戈拉说。

于是,摩希姆觉得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准备喜宴了。

戈拉一找到机会,便对维纳耶说:“哥哥在催我问你跟谢茜·穆姬的婚事,你自己的意见怎么样?”

“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意见吧。”维纳耶说。

“我说嘛,这也不坏。”戈拉回答说。

“以前你不是说不好吗?”维纳耶说,“我们可是说定了的,谁也不结婚呀!”

“现在定下来,你结婚,我不结婚。”戈拉说。

“为什么?”维纳耶说,“为什么同是朝拜圣地,结局却不同呢?”

“正因为担心结局全不同,所以才这样安排。造物主让有些人承担沉重的负担,却让另一些人轻松愉快。如果非要把这两种人用轭连在一起,那么就必须从别的地方拿些重物来,让轻松愉快的人也驮上同样的重担。这样才能让另一些人并肩而行。你结婚以后就会承担责任,我们才能齐步前进。”戈拉说。

“你要是这种想法,那好吧,你尽管把砝码堆到这边来吧。”维纳耶笑着说。

“那么,你对这个砝码本身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对吗?”戈拉问道。

“既然要让两个人的负担相同,”维纳耶说,“还不是什么都一样——不管是石头或土块,有什么关系呢!”

戈拉为什么对这桩婚事如此热心,维纳耶很快就明白了。戈拉是害怕维纳耶跟帕勒席先生家的姑娘结婚,想到这一点,维纳耶不禁暗自好笑。别说他会与他们家联姻,在他看来这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样,和谢茜·穆姬结婚,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可以彻底消除,他们俩的友情也会得到巩固,与帕勒

席先生家来往就不会有什么可顾虑的了。维纳耶出于这些考虑，很快地同意了这门亲事。

吃过午饭以后，他们俩睡了很长的一个午觉，把整个下午都用来弥补他们昨晚所缺少的睡眠了。这两个朋友白天没有再谈论什么，可是到傍晚，暮色笼罩着整个大地，他们心灵的大门仿佛重新又打开了。在这暮色朦胧的时刻，他们坐在平台上，开始交谈起来。

维纳耶抬起头望着天空说："听我说，戈拉，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对祖国的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只看到了印度的一半。"

"什么意思？"戈拉问道。

维纳耶回答说："我们只把印度看做男人的国家，而根本不考虑妇女。"

"这么说来，"戈拉说，"你跟英国人一样，到处都想见到妇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无论在陆地上、水里还是在空中，无论在娱乐还是在工作的时候，都想看到女人。结果呢，必然认为女人超过男人——你的见解仍然会是片面的。"

"不，不行！"维纳耶说，"你这样把我的话避开是不行的。这哪有什么像英国人那样看的问题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思想上的确没有对我国的妇女给予应有的重视。就拿你来说吧，你一点也不考虑妇女问题——在你看来，好像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女人。这样认识问题，决不可能认识到真理的。"

"我看见了我的母亲，也了解了我的母亲，"戈拉说，"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国所有的妇女，也了解了我国所有的妇女。"

"你这是在拿花言巧语哄骗你自己。"维纳耶说，"我们对家里做家务事的妇女很熟悉，但并不能因此就真正了解了妇女。如果我们能看到做家务活以外的本国妇女，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祖国的美好和完整，就会看到祖国的美好形象，就愿意为她献出生命，至少不会出现好像我国就没有女人这样的认识错误。我知道，要是我拿

英国社会与我们的社会进行比较，你会暴跳如雷的，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我不知道我们的妇女能以什么方式走出家庭和走出多远才不算越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妇女深藏闺阁之内，那么我们面前的祖国就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她就不会给予我们的心灵全部的爱，也不会赋予我们足够的力量。”

“可是，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大道理来了？”戈拉问。

“是的，我刚想起来，刚想起这个大道理。”维纳耶回答说，“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没想到这么大一个真理。可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觉得我很幸运。正如我们只是把农民放到他们种的地上去看待，把织工放到他们织的布料中间去看待，结果认为他们是低等民族，轻视他们，不能全面地看待他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国家才软弱无力。同样，我们只看到妇女被家务活儿包围着，所以我们称妇女为‘屋里人’，鄙视她们……这样一来，我们整个国家都低贱了。”

“正如时间有白天和黑夜两部分一样，社会也有男人和女人两个部分。”戈拉争辩说，“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女人就像黑夜一样看不见——她们的一切工作都在幕后，不为人所注意。所以，我们在计算自己工作的时候，黑夜是不算的。黑夜虽然不算，但是它的重要任务并未减少一点。它躲在隐蔽处弥补着不足，成为抚养我们的助手。在社会不正常的地方，白天侵占了黑夜的地盘，在灯光下开动机器，整夜开着灯唱歌跳舞。结果怎样呢？黑夜看不见的作用消失了，疲劳与日俱增，损失无法补偿，男人疯狂起来。同样，我们如果把妇女拉到光天化日的工作场所，那么她们隐蔽的工作就会受到干扰，社会的安宁和幸福就会遭到破坏，狂乱就会控制社会。乍看起来，这种狂乱可能被误认为是强大的力量，但这是一种导致毁灭的力量。力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看得见的，另一部分是看不见的；一部分用来工作，另一部分是用来休闲的；一部分是有用的，另一部分是起抑制作用的。破坏了力量的这种平衡，它就会兴

奋，而这种兴奋是无益的。男人和女人正是社会力量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男人是看得见的，当然他不是因为看得见而伟大。女人是看不见的，如果只是为了让这部分力量看得见，便把她拉到前台来，那么就会耗尽社会的血本，使它很快陷入危机。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男人在祭祀的现场，那么女人就在后面管理仓库。这样，女人虽然不露面，祭祀却能顺利完成。如果一个人用一种方式把全部力量用于一个地方，用于一个方面，那么他准是疯子。”

“戈拉，我不想反驳你所说的，”维纳耶说，“你也没有驳倒我的观点。实际上……”

“听我说，维纳耶，”戈拉打断他的话说，“即使我们为这个问题大争一场，也是白搭。我承认，近来你对女人的事那么关心，我却不然。所以，你决不能让我对她们产生跟你一样的感受。因此，干嘛不承认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意见的不一致呢！”

这样，戈拉抛开了这个话题。可是，一粒种子扔出去，它会掉到地上，时机成熟就会生根发芽。迄今为止，戈拉一直把妇女拒绝在他的生活圈子之外，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是一种缺陷或者一种损失。今天，看到维纳耶与以前不同的得意心情，他才意识到女人在人世间的存在和她们的影响。但是，他的确不能确定女人应该居于什么地位，她们到底有什么作用，所以他不愿意与维纳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他既不能否认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价值，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它。因此，他觉得最好不谈这个问题。

那一天晚上，维纳耶要走的时候，安纳德摩伊把他叫去问道：“维纳耶，听说你跟谢茜·穆姬的婚事已经定了，是真的吗？”

维纳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回答说，“是的，母亲，是戈拉做的媒。”

“谢茜·穆姬是个好姑娘。”安纳德摩伊说，“不过，孩子，你可不要孩子气！我明白你的心思。维纳耶，你自己拿不定主意，所以才草草决定的。现在还来得及好好想一想。你已经是成年人了，这

么大的事情，不要不顾自己的感情，匆匆决定。”

安纳德摩伊说着，轻轻地拍拍维纳耶的肩膀。维纳耶一句话也没说，慢慢地走了。

第十八章

维纳耶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思考安纳德摩伊的话。安纳德摩伊说的任何一句话，他从来都没有忽视过。那天晚上，他一整夜都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似的。

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他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感到为戈拉的友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他同意与谢茜·穆姬结婚，接受了这个终身的束缚，另一方面，他又赢得了解除另一个束缚的权利。他与谢茜·穆姬的婚约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可以永远消除戈拉极不公道的怀疑——说他受到引诱，想脱离大家去做一个梵社人家的女婿。因此，从这时起，维纳耶就可以经常无拘无束地上帕勒席先生家去了。

维纳耶这个人，在他喜欢的人家，也是不难变得洒脱自在不拘礼节的。以前由于戈拉的缘故，他曾经怀有一种局促不安的心情。现在消除了这种心理障碍，他很快就跟帕勒席先生家的人混熟了，像多年的故交似的。

起初，拉丽妲心里怀疑苏查丽达喜欢维纳耶，所以对维纳耶抱着敌视态度。可是，当她看清苏查丽达对维纳耶并不偏爱的时候，她就不再反感，觉得放心了，同时毫不勉强地大胆承认维纳耶先生是一个少有的好人。

哈伦先生也没有跟维纳耶反目；恰恰相反，他似乎想强调维纳耶举止文雅这个事实。他承认这一点的意图，在于暗示戈拉根本不懂礼貌。

维纳耶从不在哈伦先生在场的时候挑起争论的话题,苏查丽达也力图避免这样的事,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未破坏茶桌上的和谐气氛。

但是,哈伦不在场的时候,苏查丽达故意激励维纳耶阐述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总想知道戈拉和维纳耶这样的读书人为什么支持本国固有的不良传统。如果她本人不认识他们,那么即使她知道他们接受那些东西,也会对他们的种种说法置之不理,最多小看罢了。但是,自从见到了戈拉,她始终无法把他从心里轻蔑地赶走。所以,一有机会,她就拐弯抹角地引起维纳耶谈论戈拉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而且以反驳为武器,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挤出来。帕勒席先生认为,听取各个教派的观点,是受教育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在这些争论中从不站到某一边,也从不加以阻拦。

一天,苏查丽达问道:"好吧,请告诉我,戈勒摩罕是真的承认种姓制度,还是只有热爱祖国的极大热情呢?"

维纳耶回答说:"你承认楼梯有台阶吧,对不对?你不否认有的在上有的在下吧?"

"我之所以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必须踩着台阶上楼,"苏查丽达回答说,"不然,有什么必要承认呢?要是在平地上,不承认也是可以走路的。"

"你说得对,"维纳耶说,"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架楼梯,它的用途就是让人从下往上爬——把人生引向最终的目的地。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目的地,自然就没有必要承认这种种区别,那么就会像欧洲社会一样,我们都会不断地你争我夺,斗来斗去,攫取最大的利益。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者趾高气扬,失败者被压在底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想越过这个世界到达彼岸,所以我们不把尘世的责任建立在癖好和竞争的基础上……我们承认尘世的业,因为通过业不是达到其他目的,而

是获得解脱。所以一方面是尘世的业，另一方面是尘世的业的终结。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才建立了种姓制度。”

“不能说我完全明白你说的道理，”苏查丽达说，“不过，我想问的是，你承认社会建立种姓制度是有目的的，那么你是不是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呢？”

“在这个世界上，成绩不是那样容易看到的。”维纳耶回答说，“格林[①] 的成绩今天并不在于格林本身，但是不能说格林的全部理想都是错误的或无用的。格林的理想正在人类社会取得各种各样的成绩。印度对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种姓制度——这个办法现在还没有过时，它仍然在全世界注视下实行着。欧洲至今还未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此在那儿仍然争吵不休，倾轧不止。印度的这个解决办法现在等待着在人类社会获得成功。请你不要认为，一个渺小的教派因为肤浅的迷信，我们想把它消灭就能消灭。我们这些小小的教派，犹如一滴滴水融入大海。但是，印度的天才所创立的伟大的弥曼差哲学，只要在地球上还能起作用，就不会自行衰亡。”

苏查丽达不好意思地问道：“请您不要见怪，实话告诉我，你这是在复述戈勒摩罕先生的看法呢，还是你自己确实抱着这样的信念？”

维纳耶笑了笑，回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信念不像戈拉那样坚定。当我看到种姓制度的弊端，看到社会的病态时，我不免总是要表示怀疑，可是戈拉却说，把一个伟大的事物分割成许多小的部分来看，自然就会产生怀疑——把残枝枯叶看作大树的真面目，只不过是不求甚解而已。他说他不是要我们去赞美残枝，而是要我们去看整棵大树，领会其实质。”

---

① 格林(1836—1882)，英国哲学家，其理想是实现“共同的善”，认为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员，才能实现其理想。

"好吧,我们不去管大树的枯叶朽枝好了,"苏查丽达说,"可是,我们不能闭眼不看树上的果实吧?种姓制度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你们说的种姓制度带来的后果,其实是各种社会情况造成的,而不是种姓制度所带来的。"维纳耶说,"要是用松动了的臼齿嚼东西,当然会疼痛,可是你不能怪满口牙齿,而只能怪那颗松动了的臼齿。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身罹疾病,羸弱不振,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实现印度的主张,反而使她病倒了……这种疾病不是主张所固有的。如果我们生命力强,健康强壮,一切都会自己好起来。戈拉常说,不能因为一个人头痛,就把头砍掉……要健康起来,坚强起来!"

苏查丽达又问道:"你说你承认婆罗门是人间的神,对吧?你真的相信婆罗门脚上的尘土能涤除罪孽,使人圣洁吗?"

维纳耶回答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很多受尊敬的东西嘛。只要需要国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把他说成不平凡的人,对他进行宣扬。可是,国王并非不平凡的人;然而,他必须超越平凡,成为伟人,不然,他就不能统治一个国家。我们让国王以恰当的方式获得王权,使他成为伟人。国王必须承担我们尊敬的责任,不得不成为伟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存在着这种人为的因素。甚至我们大家一起树立了父母的榜样,按照这个榜样,在社会上父母才特地得到承认,而并不只是因为本能的爱得到承认的。在大家庭中,哥哥对弟弟负有很多责任,要作出牺牲。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赋予了哥哥特殊的身份,而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中却不是这样。如果能使婆罗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婆罗门,那么对我们的社会难道没有极大的好处吗?如果我们希望有人中的神——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理智地希望有人中的神,那么一定能够得到的。不过,如果我们像傻瓜一样去企求,那么一切无恶不作的魔鬼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灾害,就会把脚上的尘土作为生财之道往我

们额头上抹。他们这样的人——大地的负担——就会增加。”

“你的这种人中之神到底哪儿有呢?”苏查丽达问道。

“有的,正如树木隐藏在种子里一样,他们就存在于印度内在的需要和目标之中。别的国家需要威灵顿[①]那样的将军、牛顿那样的科学家、罗斯柴尔德[②]那样的百万富翁,我们国家却需要婆罗门,需要不知畏惧、痛恨贪婪、不计得失、身心与至高无上的神结合在一起的婆罗门,需要思想坚定、头脑冷静、心胸宽广的婆罗门——印度有了这样的婆罗门就能获得独立。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部门里,每一种工作中,都要有婆罗门来宣传独立;而不是要婆罗门来做饭或敲钟。需要婆罗门来把社会的理想形象地树在大家面前。我们感觉到婆罗门的这个榜样越伟大,就越尊敬婆罗门。这种尊敬远远超过对国王的尊敬,这种尊敬是对神的尊敬。我国的婆罗门真正有权赢得这样的尊敬的时候,就没有人胆敢欺凌我们国家了。难道我们向国王低过头吗?难道我们心甘情愿地忍受过暴君的奴役吗?不,我们只是因为自己感到恐惧才低头的;我们陷在自己贪婪的罗网里,成为自己愚昧的奴隶。但愿婆罗门修苦行,把我们从恐惧、贪婪和愚昧中解救出来——我们不希望他们替我们去打仗,不希望他们替我们去做生意——只希望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唤起自我拯救的意识。”

帕勒席先生一直坐在旁边静听,这时才插进来慢慢地说道:“我不敢说我了解印度,我不敢肯定印度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她得到没有,但是你能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去吗?我们应该为今天能够实现的目标奋斗——伸手向过去求助,只是浪费时间,徒劳无益。”

“您所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曾说过几次。”维纳耶说,“可是

① 威灵顿(1769—1852):英国统帅,曾任英军总司令。

② 罗斯柴尔德:伦敦的一个德籍犹太人大资本家。

戈拉却说，我们说‘过去’一去不复返，难道能把它一笔抹煞掉吗？因为它隐藏在现代的呼声之中，所以我们看不见；但是，不能因此就以为它与现在没有关系了——它存在于印度的骨髓之中。任何真理都不会过时的，所以这一个真理开始向我们进攻了。哪怕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一个真理，接受这一个真理，那么就会打通我们吸取力量的道路。过去的宝库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源泉！”

苏查丽达说：“你朋友的这些看法，与普通民众的看法不同，所以怎么能承认他是在代表整个国家说话呢？”

维纳耶回答说：“你瞧，科学家对太阳升起的解释与普通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日出。然而，以正确的方式了解真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把我国这些真正存在的东西分裂开来看待，而戈拉却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有这种不平凡的能力——难道能认为戈拉这样看错了吗？难道能认为歪曲地看问题的人的看法是对的吗？”

苏查丽达沉默不语。维纳耶接着说：“我们国家的人一般都以自己是高种姓印度教徒而自豪，可是我的朋友戈拉跟他们不一样。如果你见到他父亲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父子的差别。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为了保持圣洁，整天忙着换衣服，洒恒河圣水，念经；厨房里的事，他连高等婆罗门都不让做，生怕别人缺乏婆罗门品质；连戈拉也不让踏进他的房门一步；如果有时有事不得不去他妻子房里，回去以后就要洁身；每时每刻都非常谨慎，怕万一有意无意地破坏了什么清规戒律。他真像花花公子不沾一点尘土，不晒一点太阳，注意保护自己的外貌、头发以及衣服折线一样。可是戈拉完全不同，他虽然信奉正统印度教，但不会小心行事；他很重视印度教的内在含义，他从不把印度教的生命力看成一种轻轻一碰就会枯萎、受点轻伤就会消亡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他在可接触和不可接触方面却非常小心。”苏查丽达说。

“他的警惕性是很奇妙的，”维纳耶说，“如拿这个问题去问他，他马上就会说：‘是的，我完全相信，接触不可接触的东西就会失去种姓，吃了不能吃的东西就会有罪，这一切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我完全明白，这些话都是他偏激的说法——这些话越是荒唐，他对大家讲的时候就越发坚决。他担心否认一点传统印度教的特征，就会导致愚蠢的人对印度教的重要传统都不尊重，而且害怕不信仰正统印度教的人借此扬言得胜。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不假思索地全盘继承。甚至在我面前也毫不放松。”

“在梵社社员中也有很多这种人，”帕勒席先生说，“他们也不假思索地抛弃一切传统的印度教特色，免得局外人万一认为他们把传统印度教的不良习俗也接受了。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不能自自然然地生活，他们要么装腔作势，要么夸大其辞地去与别人较量；他们认为真理羸弱不堪，觉得自己有责任用狡猾的手段或言过其实地去保护它。他们认为‘真理依靠我们，而我们不依靠真理’。其实，这样的人又顽固又迷信。相信真理有力量的人，说话就不会过分。局外人也许在短期内会误会，但这不是什么大损失；可是如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就不承认真理，损失就要大得多。至于我本人，无论在梵社的讲经堂或者在传统印度教寺庙，我都希望神永远保佑我做一个自然纯朴的真理崇拜者——别让外界的任何障碍妨碍我。”

帕勒席先生说完这一番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让他的心在灵魂深处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帕勒席先生用温和平静的语调说的这些话，似乎把这么长时间的讨论引入了一种深沉的境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话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散发出的一种平静深沉的气息。苏查丽达和拉丽妲的脸上泛起了幸福虔诚的神采。维纳耶不说话了。他心里知道，戈拉是太顽固了。追求到真理的人在心境、谈吐和行为上应有的那种自然平静的心境，戈拉一点都没有。听了帕勒席先生的话，这种想法好像更明显

地打击着他的心灵。维纳耶这么长时间以来，无疑是站在戈拉一边为他辩解，说社会制度不稳定的时候，说要与外国斗争的时候，真理的卫士就不能维护什么自然；而由于临时需要的压力，真理中也会掺杂一些混合物。今天听了帕勒席先生的话，维纳耶心里一时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贪图达到暂时的目的，破坏真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自然的，那么难道他的朋友戈拉也是这样的普通人吗？

那一天夜里，苏查丽达躺到床上以后，拉丽妲走来坐在她床边。苏查丽达明白，拉丽妲心里有事，而且她也知道是关于维纳耶的事。所以，苏查丽达自己索性拉开话题说："说真的，我觉得维纳耶先生真不错。"

"他老是在谈论戈勒摩罕先生，所以你觉得他好，对吧！"拉丽妲说。

苏查丽达听出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却装作没听懂，大大方方地说道："可不是吗，听到他说戈勒摩罕的见解，我非常高兴，我好像亲眼看到了戈勒摩罕似的。"

"可我一点也不爱听，"拉丽妲冲口而出，"听了叫我生气。"

苏查丽达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戈拉，戈拉，戈拉！没完没了，整天都是戈拉！"拉丽妲气呼呼地说，"承认他的朋友戈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好了吧，可他自己毕竟也是人呀！"

苏查丽达笑着说："那倒是！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拉丽妲回答说："他的朋友把他完全迷住了，他连自己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像一只蚱蜢被蜘蛛网住了一样……所以我既生蜘蛛的气，也不敬重那只蚱蜢。"

苏查丽达听到拉丽妲那尖刻的口气，只觉得好笑，一句话也没有说。

"姐姐，你笑我！"拉丽妲继续说，"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这样压制我，我可一天也忍受不了。你想想看——不管别人怎么看，

你反正从来没有把我挡在后面；你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所以我才这样喜欢你。实际上，这是你从父亲那儿学来的——他总是给每一个人都留出适合他的空间。”

在这个家庭里，苏查丽达和拉丽妲最热爱帕勒席先生，只要提到“父亲”两个字，她们就高兴得心花怒放。

苏查丽达满怀深情地说：“喂，妹妹，难道有谁能与父亲相比吗？不过，无论怎么说，维纳耶先生说话说得真好。”

“那些话都不是他的心里话，所以说起来才那么娓娓动听。”拉丽妲说，“他如果说的是自己的想法，他的话会又平易又切实，听起来也不会像做文章似的。我觉得这比起那些漂亮的言词要好得多。”

苏查丽达说：“那你为什么生气呢，好妹妹？这不是说明戈勒摩罕的见解已经成为他自己的见解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更糟糕。”拉丽妲回答说，“难道上帝给他智慧，就是让他去阐述别人的见解吗？上帝给他一张嘴，是让他娓娓动听地重复别人的话吗？我是决不需要这样会说的才能的。”

“可是，维纳耶先生很爱戈勒摩罕，他的思想已经与戈勒摩罕完全一致了，这一点你明白吗？”苏查丽达反问道。

“不，不，不！”拉丽妲急躁地叫道，“绝不完全一致。他只是养成了听从戈勒摩罕的习惯——这不是爱，这是奴性。然而，他还是想强迫自己承认他的意见跟戈勒摩罕完全一致。所以，他才拼命用美好的言词来阐述戈勒摩罕的见解，使劲骗别人，也骗他自己。他实际上是想抑制自己内心的怀疑和不同的看法，目的在于一定不要否认戈勒摩罕先生。他没有勇气否认戈勒摩罕先生。如果是爱，那么意见不同也可以听，睁着眼睛也可以听人摆布。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无论如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因为爱戈勒摩罕才接受他的主张的。从他的话里可以明显地听出这一点。好了，姐姐，你老实告诉我，你听出这一点没有？”

苏查丽达根本没有像拉丽妲这样想这个问题——她的好奇心完全在戈拉身上，她想很好地了解戈拉，所以一点都没有把维纳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思考。因此，苏查丽达没有明确回答拉丽妲的问题，她只是说："哦，好吧，就算你说对了，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拉丽妲回答说："我倒是很想把他从他朋友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那么你就争取试试看吧。"苏查丽达说。

"我去试没有用，"拉丽妲说，"你要是想点办法的话，肯定会有效果的。"

苏查丽达心里虽然知道维纳耶已经迷恋上她了，可是她只笑了笑，没有回答。

拉丽妲看到她不说话，又接着说："他冲破戈勒摩罕先生的樊篱，也要跑到你这儿来，所以我觉得他好。如果别人处于他这种状况，就该写剧本骂梵社的女孩子了。他的心现在还是敞开的，他喜欢你，他敬重父亲，这就是证明。姐姐，我们必须设法让维纳耶先生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他老是宣传戈勒摩罕的主张，这是叫人无法忍受的。"

正在这时候，萨迪席叫着"姐姐"跑来了。维纳耶今天带他到广场上看马戏去了，虽然夜已经很深了，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第一次看马戏的喜悦心情。他从头到尾把看马戏的情况描述一番以后，惋惜地说："我今天想拉维纳耶先生来陪我住一夜的，他已经进门了，可是又走掉了。不过，他说明天再来。姐姐，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让他哪天带你们去看看马戏。"

"他怎么回答你的呢？"拉丽妲问。

萨迪席回答说："他说女孩子们看见老虎会害怕的。可是，我可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

说着说着，萨迪席摆出一副男子汉的英雄气概，挺起胸膛坐在

那儿。

“哦，真的吗！”拉丽妲说，“你的朋友维纳耶先生是多么勇敢的人，我是很了解的。我说，姐姐，我们得逼他带我们去看看马戏。”

“马戏明天有个日场。”萨迪席说。

“好极了。我们明天就去。”拉丽妲说。

第二天，维纳耶先生一来，拉丽妲就说：“维纳耶先生，你来得正是时候，走吧。”

“去哪儿？”维纳耶问道。

“去看马戏呀！”拉丽妲回答说。

去看马戏！大白天在马戏团的帐篷里，带着几个女孩子坐在众人面前看马戏！维纳耶给吓呆了。

“看起来，戈勒摩罕先生会生气的，对不对？”拉丽妲问道。

维纳耶一听这话，不禁吃了一惊。

拉丽妲接着又说：“戈勒摩罕先生对带女孩子去看马戏有什么看法？”

“当然有看法呀。”维纳耶这才不得不答道。

拉丽妲说：“请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好吗？我去把姐姐叫来，她也好听听。”

维纳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拉丽妲问道：“笑什么，维纳耶先生？昨天你对萨迪席说女孩子怕老虎，你好像谁都不怕！”

这样一来，维纳耶只好陪着这些女孩子去看马戏。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在不安地沉思一个问题：他在跟戈拉的关系上，给了拉丽妲，还有这一家的其他姑娘一个什么印象。

后来，拉丽妲再度见到维纳耶先生时，用一种非常好奇的口吻问道：“那天去看马戏的事你告诉戈勒摩罕了吗？”

这个问题深深地刺了维纳耶一下，他感到有些不好受，脸上一下红到了耳根，而且只好回答说：“没有，还没有找到机会哩。”

这时，拉沃雅来了，她说：“维纳耶先生，来呀！”

“去哪儿？去看马戏吗?”拉丽妲又刺了维纳耶一下。

“嗨,今天有什么马戏?”拉沃雅说,“我是请他去用铅笔给我手帕的四角画点花儿,我好绣。维纳耶先生画得很漂亮的。”

拉沃雅说着把维纳耶先生叫走了。

第十九章

一天早晨，戈拉正在工作，维纳耶突然来了，他出其不意地说："前几天，我带帕勒席先生家的女孩子们去看了一场马戏。"

戈拉一面写一面说："我听说了。"

维纳耶吃惊地问道："听谁说的？"

"听阿维纳希说的。那天他也看马戏去了。"戈拉回答说。

说完以后，戈拉又写起来，没有再说什么。戈拉居然已经听说了，而且是听阿维纳希说的。他这个人，说话添油加醋，叙述这件事更会有声有色。由于旧的传统习惯作怪，维纳耶又感到很羞愧了。他想，如果看马戏的事不是谈得那么热烈，该有多好！

这时，他又想起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在心里跟拉丽妲争论："你拉丽妲认为我害怕戈拉，就像小学生怕老师似的。不错，我跟戈拉是一致的；戈拉有非凡的才能，所以我也崇拜他；但是，你拉丽妲这样看对戈拉是不公正的，对我也是不公正的。我维纳耶不是小孩子，戈拉也不是监护人！"

戈拉一直在埋头写自己的东西。维纳耶反复回想起拉丽妲问过的两三个尖刻的问题。他很难把这些问题忘掉。

想着想着，维纳耶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反抗的情绪："我是带她们看马戏去了，那又怎么样？你阿维纳希算什么，轮得着你来跟戈拉说这件事吗？戈拉也是的，干嘛要那个白痴谈论我的事，难道你戈拉是我的监护人吗？我到哪儿去，跟谁去，都得向你戈拉报告吗？这是对友情的侮辱！"

如果维纳耶不是突然明白了自己的怯弱胆小，他也不会生戈拉和阿维纳希这么大的气。当初，他被迫瞒了戈拉这件事这么久；今天，他觉得这一件事好像该怪戈拉。如果戈拉为看马戏的事跟他争吵几句，或许可以保持他们之间的友情的平等，维纳耶也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但是，戈拉如此严肃地坐在那儿，俨然像一个思想家，以保持沉默来侮辱他。想到这一点，拉丽妲的话像刺一样不断地刺着他。

这时候，摩希姆手里拿着水烟筒进屋来了。他从盒子里取出用湿布包着的槟榔包递给维纳耶，然后说："维纳耶，好孩子，我们这方面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你伯父大人一答应，我们就放心了。你给他写信了吧？"

今天，在婚事问题上这样逼他，使维纳耶非常生气。当然，他明白这与摩希姆毫无关系，而且他已经答应了的。但是，他觉得答应这件婚事是没有好处的。安纳德摩伊实际上已经劝阻过他；他自己对这件婚事也没有一点兴趣。在这一场混乱之中，怎么一瞬间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了呢？也不能说是戈拉逼他同意的，因为当时只要他打心眼里反对，戈拉是不会强迫他的。然而，为什么……从这个"然而"中，他又感到拉丽妲的话刺着他了。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那天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那之前很久以来戈拉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因为维纳耶很爱戈拉，而且他的性格十分温顺谦和，所以一直忍受着戈拉的专横，以至习以为常了。因此，主从关系代替了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维纳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可是现在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了。那么，还是必须跟谢茜·穆姬结婚吗？

于是，他回答说："没有，现在还没有给伯父写信。"

"这是我的错。"摩希姆说，"这封信不该你写，这是我的责任，我写。告诉我，他的全名叫什么？"

"你何必这样着急呢？"维纳耶说，"婚礼反正不能在九、十月份举行。到了十一月——哦，十一月也不行。在我们家的历史上，十

一月份不吉利。不知以前什么时候，我们家十一月有人遇到了不幸，从那时起，我们家十一月份从不举办婚礼这一类的喜事。”

摩希姆把水烟筒放在一个角落里，说：“维纳耶，你听我说，要是你们还要墨守这类迷信风俗，那么你们所受的现代教育，岂不是背下来的一些无用的空话吗？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要想找到一个黄道吉日，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再加上每个人家自己家的黄历，那又怎么能办事情呢？”

“那么，您为什么要承认九、十两个月是不吉利的呢？”维纳耶问道。

“我哪里承认，”摩希姆说，“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可是有啥办法，在这个国度里，不信神可以过得很自在，可是不遵守八、九、十三个月的规矩，不讲究星期四、星期六的禁忌，不看重月亮的盈亏变化，谁也待不下去！虽然我说过我不相信这些，这是我的真心话，可是办起事来，要是不跟着历书走，我心里还是不高兴，正如在我们国家的空气容易使人感染疟疾，也容易使人感到恐惧一样。我不能超越它，总丢不开这种感觉。”

“在我们家里，”维纳耶说，“根本无法消除对十一月份的恐惧。我伯母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样，维纳耶那天好不容易把这件事回避过去了。

戈拉从维纳耶说话的口气里，已经听出维纳耶心里又犹豫起来了。过去几天，他一直没有见到维纳耶，因此，戈拉认为维纳耶一定到帕勒席先生家去得更勤了。今天，维纳耶竭力回避这个婚姻问题，使戈拉心里越发担忧起来。

正如蛇要咬谁就决不会放过他一样，戈拉似乎也不愿放弃或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决心。如果另一方面出现了任何障碍或松懈，他就会愈加紧紧抓住不放。戈拉从内心深处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坚决抓住犹豫不决的维纳耶不放。

他搁下笔，抬起头说：“维纳耶，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哥哥，为

什么又毫无必要地弄得他疑神疑鬼，心神不安呢？”

维纳耶突然不高兴地说：“当初是我自己答应的，还是急急忙忙催我答应的？”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反抗情绪，戈拉吃了一惊，立刻坚定地问道：“谁逼你答应的？”

“你！”维纳耶果断地回答。

“我！”戈拉说，“为这件事情，我没跟你说几句话，这就是我逼你答应的吗？”

其实，维纳耶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戈拉说的是对的，他没有说几句话，而且戈拉当时说话的口气也没有强硬到可以称为逼迫的地步。然而，说戈拉强迫他答应的也是对的。这种指责的外在证据越少，控诉人内心的不安则越强，所以维纳耶以本不该有的气愤的口气说道：“逼人答应并不需要很多的话。”

戈拉站起来，离开桌子，大声嚷道：“你把你的话收回去！你答应不答应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我去求你或者逼你！大哥！”

摩希姆这时正在隔壁房间里。一听到叫声便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戈拉对他说：“哥哥，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说过维纳耶是不可能跟谢茜·穆姬结婚的，我是不是不赞成的？”

“你是说过，”摩希姆说，“除了你，还有谁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别的叔叔，一开始就会很热情地关心侄女的婚事。”

“那你干嘛让我求维纳耶呢？”戈拉问道。

“我是想这是得到维纳耶同意的好方法，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摩希姆说。

戈拉气得满脸通红，大声说：“我不管这些事，我又不是做媒的，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说完，戈拉就冲出了房间。惶惶不安的摩希姆还没来得及问维纳耶一句话，他也早已离开，走到大街上去了。摩希姆只好拿起放在墙角的水烟筒，默默地坐在那儿抽烟。

在此以前，维纳耶跟戈拉也曾吵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今天这样突然激烈的争吵。刚才，维纳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呆了，回到家里，感到万箭穿心般难受，想起他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给了戈拉多大的打击，于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了。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怪罪戈拉是多么错误，多么无理呀！这种想法又折磨着他，使他受不了。他的心反复谴责自己："不公道，不公道，不公道！"

大约中午两点钟，安纳德摩伊吃罢午饭，刚坐在那儿绣东西，维纳耶来了。安纳德摩伊从摩希姆那儿多少听说了一点早上的事。吃午饭的时候，她从戈拉的脸色也看出起了一场大风暴。

维纳耶一进门就说："母亲，我做得太过分了。关于我跟谢茜·穆姬的婚事，我说戈拉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

安纳德摩伊说："可能吧，维纳耶。不过，一个人竭力想压制内心的痛苦，它就会这样爆发出来。其实，爆发出来了也有好处，过不了两天，你们俩都会把这场争吵忘得一干二净的。"

"不过，母亲，"维纳耶说，"我对跟谢茜·穆姬的婚事没有一点意见，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一点。"

"孩子，"安纳德摩伊说，"不要急于解决这次争端，求得和解，然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争吵是暂时的，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维纳耶没有听她的话。他虽没有直接去找戈拉说这件事，可是他对摩希姆本人说这件婚事已经没有任何障碍，婚礼可以在1月份举行。至于他伯父，由维纳耶自己去跟他说，设法让他同意。

"那么就先订婚吧！"摩希姆说。

维纳耶说："可以，您跟戈拉商量以后办吧。"

摩希姆不安地说："又跟戈拉商量？"

"对，不跟他商量不行。"维纳耶说。

摩希姆说："如果不跟他商量不行的话，那就只好这样了，可是……"说着说着，他拿出一个槟榔包含进嘴里。

第二十章

当天，摩希姆对戈拉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他才去戈拉房间里找他。他以为要再让戈拉同意一定得费半天口舌。可是，他一提起维纳耶昨天下午来找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跟谢茜·穆姬的婚事，让他征求戈拉关于订婚的意见时，戈拉马上就表态了："可以，订婚吧。"

摩希姆感到奇怪了，说："你现在说'可以'，以后别又说我不管哦？"

戈拉说："当初之所以惹出麻烦来了，并不是因为我要反对，而是因为我去求他。"

"所以，我请你别去求他，也别反对。"摩希姆说，"我既不像俱卢族一样需要黑天的军队，也不像般度族一样需要黑天[①]。我自己一个人才能办好。是我错了，我没料到你的帮助反而起了反作用。好了，不说了。你希望这件婚事办成吧？"

"是的，我希望这件婚事办成。"

"这就行了，你没必要再管这件事。"摩希姆说。

戈拉如果生气，冲动之下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是事实。可是，只顾生气，以致意志消沉，这不是他的性格。不管维纳耶怎么样，他都

---

① 俱卢族和般度族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交战的双方；黑天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交战双方均去向他求援，他把军队借给了俱卢族，把自己借给般度族。

要拴住他。这不是生气的时候。因为昨天的争吵，婚事最后确定了下来。维纳耶的反抗，把维纳耶捆得更紧了。想到这儿，戈拉不禁暗自为昨天的事感到高兴。戈拉一点也没有耽搁重新与维纳耶建立永久自然的关系。不过，他们俩之间的那种特别纯真的关系已不如从前了。

戈拉现在明白了，要从远处抓紧维纳耶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到有危险的地方看住他。他心里想到："只有我经常到帕勒席先生家去，才能够做到使维纳耶不出岔子。"

就在吵架的第二天下午，戈拉到维纳耶家去了。维纳耶完全没有料到戈拉这一天会来找他，所以他心里既感到很高兴，也觉得很奇怪。更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戈拉主动谈起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来了，而且说得很自然，一点也不做作。当然，谈论她们，是没有必要花多大力气去鼓动维纳耶的。

维纳耶详细地向戈拉介绍了他跟苏查丽达谈的问题。他说苏查丽达自己很想谈起这些问题，而且不管跟她怎么争论都行，所以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跟她的意见越来越一致。

维纳耶最后说："我将南德的母亲为什么叫来巫师、怎样害死了南德以及我们对此的看法对她讲了以后，她说：'你和你的朋友都认为，把女孩子关在家里，让她们做饭，打扫卫生，她们就尽到全部责任了。一方面，这样把她们禁锢在家里，使她们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她们要请巫师，你又怪罪她们。对于她们来说，整个世界就局限在左邻右舍那几个小家庭，她们怎么能成为完整的人呢？她们不能成为完整的人，破坏了男子的伟大事业，使其半途而废。这样就加重了男子的负担，使他们走向堕落，反过来又使自己遭到不幸。南德的母亲就是你们这些人造就出来的。把她禁锢得这样厉害，哪怕你今天使尽浑身的本事想让她聪明起来，也永远达不到目的了。'我听了以后曾极力争辩，可是说真心话，戈拉，因为打内心里同意她的看法，所以我说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话来。尽管如此，我

还是在跟她争辩。但是,我没有胆量跟拉丽妲争论。拉丽妲眉头一皱,说:‘外面的事你都包了,而你自己的事却让我们做,这办不到。要么我们也做外面的事,要么什么也不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就会说:女人是负担、真该抛弃。可是,你让女人独立自主呀,这样你就没有必要扔掉她了。’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只好沉默不语。拉丽妲不轻易说一句话,可是她一说话,必须深思熟虑以后再回答她。不管你怎么说,戈拉,反正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印度妇女像中国妇女的脚一样包起来,那么我们只会一事无成。”

“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妇女受教育呀!”戈拉说。

“难道教她们念《通行读本》第三部分就算让她们受教育了吗?”维纳耶问道。

这一对朋友这样从各方面谈到了帕勒席先生的几个女儿,一直谈论到天黑。

那天晚上,戈拉独自一人回家的时候,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他回家后躺在床上,睡着以前始终丢不开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所说的话。在戈拉的一生中,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女孩子们的话。今天,维纳耶向他证明了女人问题是世界上必须考虑的问题——要么与它妥协,要么与它斗争,但不能置之不理。

第二天,维纳耶对他说:“跟我一起到帕勒席先生家去一趟吧,你很久没有去了。他还时常问到你呢。”戈拉毫无异议,马上答应了;他不但同意了,而且他心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冷淡情绪。当初,戈拉对苏查丽达和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存在一点都不注意,而且有时心里还对她们产生过轻蔑的敌意。可是,现在他却产生了想了解她们的好奇心。戈拉非常急切地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对维纳耶产生了这么大的吸引力。

他们俩到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刻。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哈伦先生正在把他用英文写的一篇文章念给

帕勒席先生听。其实，帕勒席先生这时只不过是个陪衬，哈伦的真正目的是想念给苏查丽达听。苏查丽达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把棕榈叶扇子竖在眼前，挡着耀眼的灯光，默默地听着。由于性格的原因，她试图集中注意力去倾听，可是她的心却不听话，常常东奔西跑。

仆人通报戈拉和维纳耶来了的时候，她吃了一惊，站起来就要走。可是，帕勒席先生叫住了她："去哪儿，拉达？来的又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维纳耶和戈勒摩罕嘛。"

苏查丽达有点不好意思地坐下了。不过，哈伦先生的长文章这样被打断，倒使她松了一口气。听说戈拉来了，她心里并非一点不激动，可是因为哈伦先生在场，戈拉的到来使她暗自感到不安和紧张。这究竟是担心他们万一又争论起来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一听到戈拉的名字，哈伦就觉得反感。他只还了戈拉一个礼，便一本正经地坐那里。一看到哈伦，戈拉好战的心理倾向顿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沃尔达松德丽带着三个女儿到哪儿做客去了。原先说好帕勒席先生傍晚去接她们回来的；帕勒席先生该去了。这时候，戈拉和维纳耶的到来使他遇到了困难，可是再拖晚了又不好，所以他小声地对哈伦和苏查丽达说："你们陪他们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说罢，他便走了。

戈拉和哈伦先生很快就争论起来了。

原来，加尔各答附近有一个县长叫布朗罗，帕勒席先生在达卡时就认识他了。帕勒席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并不深居后宫，她们也外出活动，所以布朗罗先生和夫人待她们很好。布朗罗先生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农产品展览会来庆祝他的生日。这一次，沃尔达松德丽在跟布朗罗的夫人聊天时，扬扬得意地夸她的女儿们在英语文学诗歌方面很有才气。那位英国太太听说以后马上建议说："这一次副省长要带他的夫人一起来参加展览会。如果你的女儿们给他们演

一场英语短歌剧,那就太好了。"沃尔达松德丽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今天,她带着女儿们到一个朋友家排练去了。哈伦问戈拉是否能参加这个展览会,戈拉用非常粗暴的口气回答说:"不可能。"于是,他们俩在英国人和孟加拉人以及他们彼此在社交上的困难等等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哈伦先生说:"这只能怪我们孟加拉人。我们有那么多不良风俗习惯,我们根本不配跟英国人交往。"

戈拉马上回答说:"要是果真如此,那么由于我们配不上就到处去巴结英国人,这对我们来说多么可耻!"

哈伦反唇相讥地说:"可是那些配得上跟英国人交往的人,英国人对他们是很尊重的,例如我们这一家就是这样。"

"这种对个别人的尊敬,会导致其他所有的人丢脸,我认为这样的尊敬只能说是侮辱。"戈拉说。

哈伦先生很快就变得怒不可遏,失去了理智。戈拉唇枪舌剑,打得他节节败退。

在他们俩这样争论的时候,苏查丽达坐在桌子边,躲在扇子后面,目不转睛地望着戈拉。他们所说的话虽然传到了她耳朵里,可是她一点也没有留心。一旦她觉得自己老是在盯着戈拉看,一定会感到羞耻,可是她好像完全忘却了自己。戈拉坐在她对面,一双有力的手趴在桌子上,身体微微前倾。灯光照在他那宽阔而又白皙的前额上。他的脸上时而流露出轻蔑的冷笑,时而流露出憎恶的神情。他脸上的每一种表情都包含着自尊自豪。他所说的话,不是临时的争论或谴责之词;他的每一句话都明白无误地表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从实践中来的,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牵强附会,没有一点应时之感。不仅是他说话的声音,就连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甚至全身的每一个动作,仿佛都显示出坚定的信心。苏查丽达望着他,心里感到惊奇不已。在她的一生中,她好像是第一次把一个男人看作一个特殊人物,觉得其他的男人根本不能与他相比。站

出来反对戈拉的哈伦先生相形见绌多了，他的体形、面貌、姿态、表情，甚至他的装束都变得可笑了。过去，她总是跟维纳耶谈到戈拉，已经不知不觉地认为戈拉只不过是一个有明确主张的了不起的人物，他也许能为国家做出一点特殊的贡献。可是今天，她盯着戈拉，仿佛把戈拉从一切教派、各种主张和目的利益中分离开来，只看到了作为人的戈拉。苏查丽达的内心今天忘掉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理智，抛开了一切习俗，超越了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地吸了一口气，正如大海没有受到月亮的影响无缘无故地落潮一样。苏查丽达仿佛第一次看到男人是什么样子，第一次看到他的灵魂是什么样子。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使她情不自禁，全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苏查丽达这种忘神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哈伦先生的眼睛，所以他在辩论中说的话已经软弱无力。最后，他突然极不耐烦地站起来，像近亲似的对苏查丽达说："苏查丽达，你到隔壁房间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苏查丽达大吃一惊，仿佛被打了一下似的。就她跟哈伦先生的关系而言，并不是说他不能这样叫她；如果是别的时候，她也不会在乎的；可是今天，在戈拉和维纳耶面前，她觉得这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尤其是戈拉飞快地瞟了她脸上一眼，使她越发觉得不能原谅哈伦先生。起初，她静静地坐着不动，好像没听见哈伦先生的话一样。于是，哈伦先生又以生气的口吻说："你听见了吗，苏查丽达？我要跟你说点事，请你务必到隔壁房间来一下。"

苏查丽达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回答说："现在算了，等父亲回来再说。"

维纳耶站起来说："要不，我们走吧……"

"别走，维纳耶先生！"苏查丽达连忙说，"你坐吧！父亲叫你等他，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她的声音带着不安的恳求的语气，就像一只很快就要被猎人追上的鹿似的。

“我不能等，我得走了。”哈伦先生说完大步走出了房间。他一气之下走了出来，可是一出门就后悔了，但又找不到一个借口可以再回去。

哈伦先生走了以后，苏查丽达羞得满脸通红，只好低着头坐着，想不起来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这时候，戈拉得到了仔细端详她的容貌的机会。戈拉想象中的受过教育的女孩有一种放肆傲慢的态度，可是苏查丽达的脸上怎么一点都没有呢？她脸上无疑显示出智慧的光辉，可是她的虚心羞怯的神情，使她显得多么美丽温柔啊！她的脸多么温柔多情。她的前额洁白无瑕，宛如秋日的天空。她的嘴唇默默无言，然而又盈盈欲语，俨然像一朵娇嫩的蓓蕾。在此以前，戈拉还从未仔细看过新式妇女的着装，对这种服装连看都不看就感到厌恶；可是今天，他看到苏查丽达身上穿的这件新式纱丽，觉得特别好。苏查丽达的一只手搁在桌子上，这只手是从上衣的带褶皱的袖口里伸出来的，戈拉觉得它就像一颗温柔的心传出来的幸福的信息。在苏查丽达周围恬静的黄昏的灯光下，整个房间、房间里的阴影、墙上的画以及所有的装饰和整洁的家具，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画，呈现在戈拉的面前。这是一个家，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用勤劳、爱和美装饰起来的家。它比光秃秃的墙和房梁上的一个屋顶要美得多。今天这一切似乎在刹那之间直接展现在戈拉面前了。在明亮的灯光下，戈拉似乎感到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另外一颗心——掀起波涛从四面八方向他的心袭来；不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正向他包围过来。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戈拉看着她，渐渐地觉得她的每一部分都非常具体，非常特别，从她前额的流海到脚下的纱丽边无一例外。此时此刻，戈拉巴不得同时看到作为整体的苏查丽达和独立的苏查丽达的每一个部分。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全都沉默不语，感到有些尴尬。随后，维纳耶看了苏查丽达一眼，说：“那天我们在谈论……”这样，重新

谈起了以前的话题。

“我对你说过，”维纳耶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认为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对我们的社会不能抱任何希望——我们长期都会像未成年的小孩，而英国人将一直是我们的监护人——一切都不会发生变化。我们绝对想不出反对英国人的强大力量和牢固的社会根基的办法。我们的同胞现在多数还抱着这样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只顾自己的私利，要么意志消沉。我们国家的那些中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一味谋求一官半职，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而富人呢，他们认为获得官方的勋章，人生才有意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一程就会停下来——既找不到遥远的目的地，也认为没必要准备旅费。我曾经想请戈拉的父亲推荐，在政府里谋取一官半职。后来戈拉对我说：‘不行，你无论如何也胜任不了官职。’我才清醒过来。”

苏查丽达听了之后，脸上流露出一丝诧异的神情。戈拉看见之后说：“请你不要以为我是生政府的气才这样说的。站在政府一边的人，把政府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并因此而骄傲，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同胞，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这种看法越来越明确了。我认识一个副县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职的时候，县长常常问他：‘先生，为什么你的法庭上开释了那么多人？’他回答说：‘先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被您送进监狱的人，在您看来如同猪狗；我不得已送去坐牢的人，我仍然觉得是我的兄弟。’那时候还有这样的副县长，能说出如此宝贵的话，而且不乏能听从这种话的英国人。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已经变了——当官受职的好处越来越多。因此，在今天的副县长们看来，国人已慢慢地跟猪狗一样了。他们官做得越大，道德也就越沦丧，而且越感觉不到这一点。一旦骑到了别人的脖子上，就准会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这样一来，他们自然觉得别人不如自己，便会对别人做出不公道的事。这样下去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说完，戈拉砰地

捶了一下桌子,连油灯都震动了。

"戈拉,"维纳耶说,"这桌子可不是政府的财产,这灯也是属于帕勒席先生的哟。"

戈拉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苏查丽达发现戈拉听到别人开他的玩笑,居然会像孩子似的开怀大笑,心里觉得很惊讶,也感到很高兴。她不知那些思考重大问题的人,也会这样开心地大笑。

戈拉那天谈了许多问题。苏查丽达虽然一直没有说话,可是她脸上流露出赞同的神情,这使戈拉心里充满了热情。最后,他好像专门叫着苏查丽达似的说:"你听我说,请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存在着错误观念,认为英国人极其强大;如果我们不全面向他们学习,就强大不起来;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办不到的事情就永远办不到。我们一味模仿,最后只能变得不伦不类。请你相信,印度有印度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特殊的力量,有独特的真理;只有使它发扬光大,印度才能达到目的,印度才能够屹立在世界上。如果我们从英国历史中连这一点都没有学到,那就白学了。我只希望你深入地了解印度,深入地了解她的一切长处和短处;如果她有毛病,那就从内部医治;可是请你去看看她,了解她,为她思考,面对她,与她融为一体!要是你站到她的对立面,不深入了解,从小受基督教的影响太深,那么你就不可能了解她,而只会不断地伤害她,对她不会有任何好处。"

戈拉说的是"希望",可是这不是希望,而像是命令。他的言词那么有力,简直容不得别人表示赞同与否。苏查丽达低着头,都听进去了。戈拉如此坚决地对她说了这些话,在她心里引起了震动。可是没有时间考虑这是一种什么震动。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古老的实体,这一点苏查丽达从来不曾想过片刻。这个实体即使隐藏着,也是很有权威地作为一根颜色独特的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编织在从遥远的古代到遥远的将来的巨大的人类命运之网中。这根线,

多么纤细，多么奇特，而它的影响又将是多么深远！今天苏查丽达从戈拉有力的口气中仿佛突然听出了这一点。每一个印度人的生活，被这样大的实体包围着，支配着，而不能清楚地感觉到它，我们多么渺小！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又是多么无知！刹那间，苏查丽达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冲动，使苏查丽达抛弃一切羞怯局促心理，自然谦虚地说："至于国家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它那么重大，那么真实。不过，我想问一下，国家与宗教有什么关系？难道宗教不是超乎国家之上的吗？"

戈拉觉得，苏查丽达用温柔的语调问的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甜蜜，再加上她说话时的那副眼神，听来就更加甜蜜了。戈拉回答说："超乎国家之上，比国家更伟大的东西，只能依国家而体现，连上帝都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无限的本体的。有些人说'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个宗教是真实的，就是说只有一种宗教的形式是正确的。他们只承认这一个真理，因为这一个真理是单一的；他们不愿承认另一个真理，因为另一个真理是无限的。这一个无限的真理，让自己以无限的形式体现出来——它的神秘现象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所以宗教观念也以不同的形式从各个方向体现着那个核心宗教。我敢肯定，你坐在印度开着的窗前可以看到太阳，用不着远渡重洋，去坐到基督教教堂的窗前。"

"你是想说，"苏查丽达说，"印度的宗教把我们从一条特殊的道路引导到上帝那儿去，请问这条道路有什么特点呢？"

戈拉说："那就是永恒的梵，以特殊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其特殊形式是无止境的。水是它的特殊形式，陆地也是它的特殊形式，空气、火、生命是它的特殊形式，智慧、爱等一切也是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可数，所以科学对它无能为力。它没有形，但它的形式又无限多——短的、长的、粗的、细的，无穷无尽。这种无尽的特性就是无特性；这无穷的外形就是无形。在其他国家，都竭力或多或少地把神局限在一个特性之内；在印度，当然也有人试图把神看作一

种特性，但是，印度不承认那特性是唯一的或最好的。神一直在以无数的形式超越那种特性。印度教的信徒都从不否认这一点。”

“有知识的人不否认，可是无知的人呢？”苏查丽达问道。

“我一直认为，在各个国家，无知的人总是曲解真理。”戈拉回答说。

“可是，”苏查丽达说，“在我们国家这种曲解不是更严重了吗？”

“可能是的，”戈拉回答说，“可是其原因在于印度希望完全理解宗教的粗大与细小、内在与外在、形体与灵魂两个方面；而那些理解不到细小一面的人，只理解到了粗大的一面，由于他们的无知，便造成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曲解。但是，印度正在用自己的身心和行动，以令人惊讶的巨大努力，去理解作为形体是存在的、作为无形也是存在的、作为粗大是存在的、作为细小也是存在的、作为沉思是存在的、作为直接可见的也是存在的梵。我们不可能不顾她的巨大的努力，像傻瓜一样把18世纪欧洲的无神论和有神论混合到一起的，偏狭、枯燥、空泛的宗教作为唯一的宗教来接受。你由于小时候习惯的影响，也许不能很好地理解我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你会想，这个人虽然还学了英语，可是一点没有学到东西。不过，只要你能相信印度的真实本性和印度的真正目标——印度虽然遇到重重困难和种种曲解，但还是在照亮自己，只要你能深入到那光明之中来，那么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重新了解印度的本性和力量之后，你会有所作为的。”

苏查丽达一直沉默不语，戈拉接着又说：“请别以为我是一个思想顽固的人。千万别以为我是那种顽固的人——尤其是那种新改信正统印度教的人，别以为我说话的方式与他们一样。我发现印度形形色色的表现和努力中，贯穿着一种深刻伟大的统一性，我为这统一性高兴得快发疯了。我为这种统一性所陶醉，愿意毫不畏缩、毫无顾忌地跟自己最无知的同胞同甘共苦。印度的这个声音有

人懂得，有人不懂——反正都一样，我跟全印度的人们在一起，他们都是我的同胞。我深信印度的深奥精神一定在暗暗地、然而长期不断地在他们中起着作用。"

戈拉洪亮的说话声碰撞到墙壁、桌子和所有的东西，在屋子里回荡着。

这些话当然不是苏查丽达能完全理解得了的。不过，第一次理解的浪潮却是那样猛烈，使她认识到家庭和教派之外还有生活。这种收获使她心里感到苦恼。

楼梯上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和女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帕勒席先生带着沃尔达松德丽和女儿们回来了。上楼的时候，沃尔达松德丽依然跟女儿们开着老一套玩笑。

拉沃雅、拉丽妲和萨迪席一进门就看见了戈拉，马上严肃起来，站在那儿不动了。拉沃雅马上退了出去，萨迪席走到维纳耶旁边，开始悄悄地跟他说话。拉丽妲拉了一把椅子，躲到苏查丽达背后坐了下来。

帕勒席先生进来以后便说："我回得太晚了，看来巴努先生已经走啦？"

苏查丽达没有回答，维纳耶于是赶紧说："是的，他等不及了。"

戈拉站起来说："我们现在也该走了。"说罢，他点了点头，向帕勒席先生告别。

帕勒席先生说："今天我失去了跟你们交谈的机会，希望你们今后有时间常来。"

戈拉和维纳耶正要出门，沃尔达松德丽进来了。他们俩向她问了好，她说："怎么，你这就要走了吗？"

"是的。"戈拉生硬地说。

于是，沃尔达松德丽转向维纳耶，对他说："不过，维纳耶先生，你现在不能走，你得吃了饭再走，还有事跟你商量哩。"

萨迪席一听，高兴得跳起来了，抓住维纳耶的手说："对，母亲，

别让维纳耶先生走，今天晚上他得跟我一起睡觉。”

沃尔达松德丽看到维纳耶局促不答，便转向戈拉，对他说：“你一定要带维纳耶先生走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一定需要他做？”

“不，不，根本没有事。”戈拉说，“维纳耶，你留下吧，我走了。”说完，他就下楼走了。

沃尔达松德丽请戈拉让维纳耶留下的时候，维纳耶不由自主地瞟了拉丽妲一眼，拉丽妲抿着嘴笑了笑，把脸转到一边去了。

维纳耶虽然不会为拉丽妲这样讥笑就跟她争论，可是这些讥笑却像刺一样扎着他。维纳耶回到房间一坐下，拉丽妲就说：“维纳耶先生，今天你要是逃走就对啰。”

“为什么？”维纳耶问道。

“母亲要让你作难啦，”拉丽妲说，“准备在县长的农产品展览会上表演的那台戏少一个男角色，母亲决定请你来演。”

“哎哟！我绝对演不了！”维纳耶惊慌地叫道。

拉丽妲笑着说：“我早就跟母亲说过啦，你的朋友绝对不会让你演的。”

维纳耶受到挖苦，有些不好受，说道：“不用说我朋友的意见。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演过戏，为什么要让我演呢？”

“哦，好像我们几生几世都在演戏似的？”拉丽妲说。

这时候，沃尔达松德丽回来了。她找了把椅子坐下。拉丽妲又说：“妈妈，您真想请维纳耶先生演戏吗？那么您得先劝他的朋友答应，才……”

维纳耶痛苦地说：“这种事不需要我朋友的同意。我实在是演不了——我一点都不习惯嘛。”

沃尔达松德丽说：“这你就别担心了。我们肯定把你教会。连小女孩都能做到，你还不行？”

维纳耶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了。

第二十一章

戈拉离开帕勒席先生家以后，一反常态，茫然地慢慢地在路上走着。他没有直接回家，拐向了通向恒河的道路。那时候，恒河和恒河的两岸，还没有遭到贪婪的商业文明丑恶的侵袭；岸边还设有铺上铁路，河上还没有架起索桥。那时候，冬季黄昏的天空，还没有被浓浓的煤烟笼罩着。那时候，这条河从遥远而荒无人烟的喜马拉雅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流到这尘土飞扬的喧闹的加尔各答，带来和平的信息。

大自然还从来没有赢得吸引戈拉的机会；他的心总是在忙着想他的工作，甚至天空、水面、陆地这些他工作环境中的事物，他也似乎从来没有去留心过。

然而今天晚上，恒河上的天空星光灿烂，含情脉脉地、不断轻轻地触摩着戈拉的心。河面似乎没有一丝涟漪，水平如镜。系在码头上的船只，有的闪出点点灯光；有的灯火全无，寂静无声。幽暗似乎全部凝聚起来笼罩着对岸的树丛。树丛的上空，木星以它那能看透一切的目光，注视着那儿的一切。

今天，这广阔无垠的静静的大自然，仿佛征服了戈拉的身体和心灵。昏暗寥廓的天空好像在指挥着戈拉的心跳动。大自然耐着性子静静地等待了这么多时日，今天终于发现戈拉心扉微微打开了一点，于是它在转眼之间便征服了这失去警觉的堡垒。时至今日，戈拉一直在他的知识、思想、工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然而今天，他突然怎么啦，今天他不知为什么接受了大自然，而他一接受

大自然，这深黑色的河水，这浓荫的河岸，还有这无边无际的幽暗的天空，便俘虏了他。可是，戈拉今天为什么向大自然屈服了呢？

路旁一家公司的花园里，飘来一种陌生的外国花草的幽香，抚慰着戈拉不安的心灵。河水在向他招手，要他远离人声鼎沸不倦忙碌的场所，去到那遥远的人迹不至混沌未开的地方。在那里——人迹不至的河岸上——开满了奇异的花朵，投下神秘的阴影；在那里——晴朗的蓝天下——白昼犹如一只睁大的眼睛，黑夜就像一片低垂的眼睑下的含羞的阴影。一个甜蜜的漩涡从四面席卷而来，裹住戈拉，把他卷到了无比强大从不知晓的引力中心。他的整个身心，同时受到了痛苦和愉快的强大冲击。在这凉爽的夜晚，他站在河岸上，隐隐约约地听着城市里的喧嚣声，眼看着朦胧的星光，面对着充满宇宙之间玄妙莫测的神秘，仿佛完全忘却了自我。因为他以前一直没有心甘情愿地投入这漫漫长夜的怀抱，所以今天她的魔力用无数的彩线紧紧地缚住他，把他与河水、大地、天空连结在一起。戈拉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出神地坐在幽静的码头石阶上。他坐在那儿一再问自己，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对他有什么用处？这在他自己决心奋斗的一生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是不是应该与它斗争——是不是应该战胜它？想到这儿，他猛然捏紧了一双拳头，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那一双聪慧而又明亮、羞怯而又温柔的眼睛又向他的心灵射来了疑惑而又好奇的目光；在他的想象中，那一双纤手美丽无瑕的指头，仿佛在温柔地触摸着他——一股愉快的电流顿时流遍了他的全身。在寂静的黑暗中，这种深切的感受把他的一切疑虑和不安一扫而光，他的整个身心感受到一种新的难以言表的快乐。他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愿失去这种快乐。

他回到家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安纳德摩伊一见他回来，便问道："孩子，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饭都凉了。"

"哦，妈，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啦，我刚才在恒河边坐了很久。"

“维纳耶跟你在一起吗？”安纳德摩伊问道。

“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戈拉回答说。

安纳德摩伊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她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事——戈拉没有什么事自己一个人坐在恒河岸边沉思到三更半夜。静静地坐着沉思默想不是戈拉的性格。安纳德摩伊看到戈拉心不在焉地吃饭，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不安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安纳德摩伊慢条斯理地说：“你今天到维纳耶那儿去了吧？”

“没有。”戈拉说，“今天我们俩一起到帕勒席先生家去了。”

安纳德摩伊听了这话，稍微想了一会儿，然后又问道：“你跟他们全家人都认识了吗？”

“是的，都认识了。”戈拉回答说。

“他们家的女孩子都出来见面了吗？”安纳德摩伊继续问道。

“是的，她们没有什么顾虑。”

要是在其他时候，戈拉这样回答时总是带有一种激动的情绪，今天居然一点都没有，安纳德摩伊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又想开了。

第二天早上，戈拉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起床后迅速洗漱，然后准备去做一天的工作，而是心不在焉地打开卧室的东门，在那儿站了许久。他们家东边的那条小巷，直接通向一条大街。那条大街的东面是一所学校。紧接学校的一片空地上，长着一棵苍老的番石榴树。石榴树上，飘浮着一层薄薄的晨雾，初升的朝阳的霞光，朦胧地从中透过。戈拉站在那儿望着望着，薄薄的晨雾消散了，一道道灿烂的阳光像一把把亮光闪闪的刺刀，穿过了茂密的树叶。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越来越热闹了。

正在这时候，戈拉看见阿维纳希和他的一些同学朝他家走来，已经到了小巷的拐弯处，这时他才吃了一惊，控制住自己遐想的神思。他蓦然回首，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切都不行，决不能这样

下去。”他这样说着，疾步走出房间。

戈拉的追随者要到他这儿来、而他没有做好准备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点小小的失误，使他深感自责。他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去帕勒席先生家，尽量做到这几天躲开维纳耶，而且不谈那些事。

那一天，他跟他的追随者们商定了一个计划：决定由戈拉带领两三个人，沿着大干道做一次长途徒步旅行。他们准备不带一文钱，沿途接受别人的款待，有什么就用什么餬口。

作出这个不寻常的决定以后，戈拉突然显得情绪格外饱满。他感到这样摆脱一切羁绊，出去海阔天空地走一趟，真是再高兴不过了；他觉得这个大胆的设想，已经使他从内心里紧紧缠住的那个网里解脱出来了；一切情绪冲动都不过是幻觉，而只有行动才是真实的。他坚定地在心里复述了一遍这句话，就像一个放了学的孩子一样，跑步冲出楼下的客厅，做旅行的准备去了。

碰巧，克里希那德雅尔去恒河沐浴之后，带着一罐恒河水，披着一条写着神的名字的披肩，默念着经文回来了。戈拉匆匆忙忙，正好跟他撞了个满怀。戈拉赶紧不好意思地弯下腰去，向他行触脚礼，他却说着“算了，算了”，躲开他，侧着身子走过去了。克里希那德雅尔今天祈祷之前，让戈拉碰上了——他在恒河洗的这次晨浴已前功尽弃了。克里希那德雅尔特别注意躲避与戈拉接触，这是戈拉理解不了的；戈拉以为，他是相信不可接触制才这样谨小慎微，防止跟一切人接触。至于安纳德摩伊，克里希那德雅尔说她是没有种姓的人，总是远远地躲着她。摩希姆忙忙碌碌，简直没有什么机会跟他碰到一起。在全家人中，他唯一愿意接触的，是摩希姆的女儿谢茜·穆姬，他教她背诵梵文经典，教她祈祷的程序方法。

戈拉急于向他行触脚礼，克里希那德雅尔却急忙躲开，戈拉注意到使他感到恐惧的原因，暗自感到好笑。其实，他父亲的做法已经使戈拉慢慢地几乎断绝了跟他的来往。尽管戈拉指责安纳德摩

伊那些不符合正统印度教的传统习惯，但他还是把他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反旧俗的母亲。

吃完早点以后，戈拉包了一包换洗衣服，完全像外国游客一样扛在肩上，去向母亲辞行。“母亲，我要出门几天。”他说。

安纳德摩伊问道：“你去哪儿呀，孩子？”

“我自己也还说不准。”戈拉回答说。

安纳德摩伊又问：“有什么事吗？”

“算不上有什么事，只是想出去走走。”戈拉回答。

戈拉见安纳德摩伊沉默不语，于是说：“母亲，我求您了，您千万别禁止我出去。您是很了解我的，您不用担心我会去当苦行僧——永远在外漂泊！我决不会离开您很久。”

戈拉以前还从来没有亲口说过这样热爱母亲的话，所以说完以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安纳德摩伊感到很高兴，同时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马上替他掩饰说：“维纳耶一定跟你一起去吧？”

戈拉急忙说：“不，母亲，维纳耶不去。您瞧，也许您在想，维纳耶不去的话，谁来照看戈拉呀！您以为维纳耶是我的保护人，其实，这是您想错了。我这次就是要自己去，平平安安地回来，消除您的这种误解。”

安纳德摩伊问道：“不过，你肯定会时常给我来信的吧？”

戈拉回答说：“您还是只当接不到我的信好些，这样，您要是收到了我的信，就会很高兴的。不用担心，不会有人把您的戈拉抢走的。别人并不像您那样认为我是无价之宝，对吧！要是有人看上了这个小行李包，我就当做礼物送给他，我自己回家来就行啦，我决不会为这个小行李包丧命的，您就放心吧。”

戈拉弯下腰去，向安纳德摩伊行了触脚礼。安纳德摩伊摸摸他的头，然后又吻吻自己的手、指头，为他祝福，根本也没有阻拦他。安纳德摩伊从不用自己内心的痛苦、或者用什么担惊受怕的情绪

来阻止任何人。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克服了许多困难，经历了许多灾难。外面的世界对她并不陌生。她根本就不知道怕。她没有担心过戈拉会遭到什么不幸，不过，从昨天晚上开始，她有点为戈拉担心了，因为不知道戈拉精神上到底有什么苦恼；今天又突然听说戈拉无缘无故地要出去旅行，她就更加不放心了。

戈拉把行李包扛在肩上，刚一出门就碰到维纳耶来了，他手里拿着两朵红玫瑰花，站在戈拉的面前。戈拉说："维纳耶，你给我带来的是凶是吉，马上就会见分晓了。"

"你是要到哪儿去吗？"维纳耶问。

"是啊。"戈拉回答。

"去哪儿？"维纳耶问。

戈拉回答说："用回声回答说不清楚。"

"难道没有比回声更清楚的回答吗？"维纳耶问道。

戈拉说："没有。你去找母亲吧，她会全部告诉你的。我走了。"

戈拉说完就赶紧走了，维纳耶走进安纳德摩伊的房间，向她问好后把玫瑰花敬献在她脚边。

安纳德摩伊拿起玫瑰花，问道："维纳耶，这些玫瑰花你是从哪得来的？"

维纳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只要我得到好东西，我首先想把它献到母亲脚下，表达我对母亲的敬意。"

维纳耶看到安纳德摩伊在椅子上坐下，没有说话，于是又说："母亲，您好像有心事，对不对？"

"你怎么觉得我有心事？"安纳德摩伊反问道。

"因为您今天连请我吃槟榔包都忘了。"

安纳德摩伊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拿出槟榔包来请他吃。然后他们俩一直谈到中午。戈拉毫无目的地出去旅行，原因到底是什么，维纳耶也说不清楚。

在交谈中，安纳德摩伊问道："昨天你带戈拉一起到帕勒席先

生家去了吧?”

维纳耶详细地把昨天在那儿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安纳德摩伊只是认真地听着,没有说话。

临走的时候,维纳耶说:“母亲,我的敬意已经表达了,这些花已经得到了您的祝福,现在我可以带走了吧?”

安纳德摩伊笑了笑,把花递给维纳耶,心中想到:这两朵玫瑰花,不会是仅仅因为漂亮就得到了这样的爱惜——无疑有一个远远超过自然属性的深层的意义。

维纳耶离开的时候,大约是下午4点钟。他走以后,安纳德摩伊想得很多很多,她再三请求神灵保佑戈拉愉快幸福,保佑不要发生什么妨害戈拉和维纳耶友谊的事。

第二十二章

这两朵玫瑰花，是有一段来历的。

那一天夜里，戈拉虽然独自离开了帕勒席先生家，可是维纳耶留下后，他被邀去参加县长举办的展览会上的演出的事弄得进退维谷。

其实，拉丽妲对这次演出并没有什么热情，而且压根儿就讨厌这样的事。可是，她好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拉着维纳耶去参加。凡是违反戈拉的意见的事，她都想让维纳耶去做。拉丽妲自己也不明白，她对维纳耶屈从于戈拉为什么这样无法忍受。但是她觉得，不管怎样，只要能使维纳耶摆脱戈拉的一切束缚，她就心情舒畅了。

拉丽妲摇着头，晃着辫子说："怎么啦，先生，演戏有什么不好?"

"演戏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不好，"维纳耶说，"但是我不愿意去县长家演出。"

"你是在说自己的心里话呢，还是说的别人的心里话?"拉丽妲问道。

"我没有责任去说别人的心里话，"维纳耶说，"再说，也说不出来。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总是说自己的心里话——有时候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有时也许用别人的话说出来。"

拉丽妲没有回答，只是付之一笑。过了一会她又说："看来，你的朋友戈拉先生认为，不接受县长的邀请是很勇敢的做法，并且要这样与英国人斗争下去。"

维纳耶激动地说："也许我朋友不这么看，但我是这样看的。这不是斗争又是什么？有的人以为弯弯小指头招呼我们，就是给了我们面子，我们对这种人要不丢掉卑躬屈节的态度，又怎么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拉丽妲自己天生一副高傲性格，听到维纳耶说出这样自尊的话，很是高兴。可是，她认为这样一来自己的话就苍白无力了，于是又气愤地用挖苦话去刺他。

最后，维纳耶说："你看，你干嘛要争论呢？你为什么不说'我希望你参加演出呢'？这样的话，我会尊重你的意见，放弃自己的看法，同时会得到一点快乐。"

拉丽妲大声嚷道："哼！我凭什么这样说？要是你真有什么自己的见解，你干嘛要为我的请求而放弃呢？不过，倒是要你真有自己的见解才行。"

"好吧，就算是这样，"维纳耶说，"就算我没有自己真正的见解，就算你没有请求好了，就算我没有辩过你，我同意参加演出行了吧。"

正在这时候，沃尔达松德丽进来了。维纳耶马上站起来对她说："请告诉我，我为演出需要做些什么？"

沃尔达松德丽扬扬得意地说："你不用操心，我们会教你的，只是你每天都必须按时来排练。"

"好吧，那么我今天走了。"维纳耶说。

"现在怎么能走，你得吃了饭再走。"沃尔达松德丽说。

"今天就算了吧。"维纳耶说。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沃尔达松德丽说。

于是，维纳耶只好留下吃饭了。但是，他感到不像往常那样愉快自在。苏查丽达不知为什么也心事重重，一直不说话。拉丽妲跟维纳耶争论的时候，她不停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不知什么缘故，那一天夜里谈话也很不开心。

维纳耶走的时候，看到拉丽妲绷着脸，于是说："我已经认输了，怎么还是不能让你满意呢？"

拉丽妲是轻易不哭的，可是那天不知怎么了，她感觉到眼泪忍不住要流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为什么要这样一再刺伤维纳耶，自己到头来又感到难受呢？

维纳耶没有同意参加演出的时候，拉丽妲越逼越紧，非要他答应不可。但是维纳耶答应以后，她的劲头马上全部消失了。然而，维纳耶不参加演出的种种理由，还在她的脑海里一个劲地翻腾着，所以她心头痛苦地自言自语："维纳耶先生因为尊重我的请求，同意参加演出，这样是不对的！请求，干嘛要尊重请求？他认为，尊重我的请求就是让我了。他这样让着我，使我羞愧死了！"

可是，现在她怎么这么难受呢？实际上，她的确是竭尽全力逼维纳耶参加演出的。维纳耶是出于客气才让步的。那么，还生气有什么好处呢？拉丽妲想到这些，感到羞愧难当，甚至恨自己了。这，显然是过分了。如果是别的时候，她心里别扭就找苏查丽达去了，可是那天她没有去；因为她自己也还不明白，她的眼泪为什么穿过她的心滚滚欲流。

第二天清晨，苏狄尔给拉沃雅带回来一束玫瑰花。这束玫瑰花中，有一枝梗上有两朵半开的红玫瑰。拉丽妲看见后，立刻把它们抽了出来。拉沃雅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拉丽妲说："我看到把这样的好花与这些残花捆到一起，实在难受。像这样用绳子把所有的东西牢牢地捆起来真是太野蛮。"

拉丽妲说完，解开那束花，分别插在房间里的各个地方，而把那两朵红花拿走了。

这时候萨迪席跑来了，高兴地叫道："姐姐，姐姐，这些花是哪儿弄来的？"

拉丽妲没有回答他，而是问道："你今天不到你朋友家去了？"

在此之前，萨迪席还没有想到维纳耶，可现在一提到他，萨迪

席马上跳起来了，说："去呀！"说罢，他立刻急着要走。

拉丽妲拉住他说："你到他那儿去干什么呢？"

萨迪席简单地答道："聊天。"

"他送你那么多图画，你怎么一点东西也不送他呢？"拉丽妲又问道。

维纳耶从英文报刊上剪了各种各样的图片，送给萨迪席；萨迪席已经着手做一个画册，把这些图片贴在里面。他一心要贴满这本画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甚至得到一本新书，他的手指头都痒痒的，想把书中的图画剪下来。他的这种贪欲，几次使他差一点闯祸，遭到姐姐的斥责。

在这个世界上，赠送礼物居然还要回赠。今天萨迪席突然明白这一点以后，心里感到非常着急。他在自己的旧锡铁皮盒子里，收藏了一些心爱的私有财产，可是他决不能轻易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件。萨迪席的脸上立即显出了着急的神情，拉丽妲于是笑着捏了一下他的脸，说："行了，别担心，没有必要去想那么多。去吧，把这两朵花拿去送给他。"

他看到这个难题这么快就解决了，马上笑逐颜开，拿着花当时就跑着还礼去了。

他在路上遇到维纳耶，离得老远就叫起来："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他跑到维纳耶面前，把花藏在上衣里，说道："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啦？"

维纳耶像往常一样，最后还是认了输，承认猜不到。萨迪席便把两朵红玫瑰拿出来。维纳耶一看，不禁赞叹道："天哪，多漂亮的花啊！不过，萨迪席先生，这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接受了偷来的东西，最后可别落到警察手里！"

这两朵玫瑰花到底能不能算自己的东西？萨迪席自己拿不准，犹豫起来。他想了一会儿，说："哦，不是我的，是拉丽妲姐姐让我送给您的。"

话说到这儿打住了。维纳耶答应下午到他们家去，然后向萨迪席告别走了。

前一天晚上，维纳耶被拉丽妲讽刺了一顿，现在心里还感到难受。维纳耶一向不跟别人争吵，所以根本没有料到有人跟他说这么刻薄的话，以前，他一直把拉丽妲看成苏查丽达一种类型的人。但是，这些天在跟拉丽妲的交往中，他很像一头被驱策的大象，经常被赶象人用铁钩打击，但又时时刻刻忘不掉赶象人一样，他总是不能不把她放在心上。怎样才能使拉丽妲高兴，使自己得到一点太平，这似乎成了维纳耶思考的主要问题。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回想起拉丽妲尖刻的带刺的每一句话，使他不能入睡。"难道我只是戈拉的影子，没有我自己的一点见解？拉丽妲这样说我，看不起我。可是这完全不是事实。"他心里想起许多反驳的理由，可是这些理由都没有用，因为拉丽妲从来没有这样明白地指责他——他甚至没有找到争论这一点的机会。维纳耶本来有许多对她的责难进行反驳的话，但没有说出来，因此这使他很苦恼。最后他认了输，可是拉丽妲丝毫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这使他回家以后心焦如焚。他扪心自问："难道我真是这样一个下贱的人吗？"

所以，当他听到萨迪席说拉丽妲送给他这两朵玫瑰花时，他高兴极了。他想：这些花是他同意参加演出以后，拉丽妲作为求和的礼物送给他的。开始他想把这两朵花直接拿回去放在家里，后来又决定先献到安纳德摩伊母亲脚下圣化一下。

那天下午，维纳耶四五点钟到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萨迪席正坐在拉丽妲旁边复习功课。

维纳耶对拉丽妲说："红色代表战斗，所以讲和的花朵应该是白色的。"

拉丽妲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的脸。于是，维纳耶取出藏在披肩里的一束白色夹竹桃花，送到拉丽妲面前，说："尽管你的两朵花很美，但还是带有气恼的色彩；我这些花不能与你的花媲美，可

是穿着讲和的纯洁的白衣来到了你面前。"

拉丽妲满脸通红，说道："你说我送给你什么花来着？"

维纳耶莫名其妙地说："那么是我弄错了？萨迪席先生，你把谁的花送给谁了？"

"是啊，是拉丽妲姐姐让我送的！"萨迪席大声说道。

"送给谁？"维纳耶又问道。

"送给您。"萨迪席回答说。

拉丽妲的脸儿更红了，站起来打了萨迪席背上一下，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笨蛋，难道不是你想用花去还维纳耶先生图片的礼的吗？"

拉丽妲跟萨迪席争论起来，越争越说不清楚。维纳耶明白了，花是拉丽妲送的，可是她不想让他知道。

维纳耶说："算啦，我不说花是你的了。不过，我这些花没有送错。我希望我们的争吵能够和解，这些花……"

拉丽妲摇摇头说："我们争吵过什么，我们讲什么和？"

"那么，从头到尾一切都是幻觉啰？"维纳耶说，"我们没有争吵过，也没有送花，所以根本谈不上讲和！那么，我听说的到县长家演出的事，难道也是……"

"不，那是真的。"拉丽妲打断他的话说，"不过，怎么会为这事儿争吵呢？你怎么认为我跟你争吵，逼你同意呢？或者认为你答应，我就高兴了呢？如果你认为演戏不对，那么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话同意呢？"

拉丽妲说完就进屋里去了。一切都适得其反。拉丽妲本来已经决定，她今天要向维纳耶认错，而且请求他不要参加演出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结果完全相反。维纳耶认为，他这么多天来一直在说不赞成演戏，所以拉丽妲至今还在生气。他觉得拉丽妲认为他只是表面上认输，而内心里还是不赞成，所以她心里仍旧感到痛苦。他觉得这件事使拉丽妲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自己感到

很苦恼。于是他暗下决心：今后就是开玩笑也不再提这件事，而且要真心实意地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不留给任何人指责他不热心的把柄。

苏查丽达从清晨起，一直独自坐在卧室里，想专心阅读名为《追随基督教》的英文宗教经典。今天，她甚至没有做其他的日常工作。有时看得厌烦了，书上的字迹模糊不清起来。可是过一会儿，她又生自己的气，加倍使劲地逼着自己专心阅读，无论如何不想承认自己失败了。

突然，她听到了远处的说话声，觉得是维纳耶来了。于是一时冲动，把书放在桌子上，站起来就想到外面的客厅去。然而，转眼间她又生起自己的气来，便又坐在椅子上，拿起书来。她不想听到任何声音，所以捂住两只耳朵，迫使自己看书。

正好这时候，拉丽妲闯进来了。苏查丽达看了一下她的脸色，说："喂，你怎么啦？"

拉丽妲使劲地摇了一下头，说："没什么！"

苏查丽达又说："维纳耶先生来了，他可能想跟你聊聊吧。"

苏查丽达今天实在不敢问是否还有人跟维纳耶先生一起来。如果有谁来了，拉丽妲肯定会说的，可是心里还是放不下。最后，她决定放弃对自己的克制，到外面去招待客人，尽自己的地主之谊。她向外走的时候对拉丽妲说："你不出去啦？"

拉丽妲有点不耐烦了，说道："你先去，我一会儿再来。"

苏查丽达出去一看，只有维纳耶在和萨迪席闲谈。

"父亲出门去了，可能很快就回来。"苏查丽达说，"母亲带着拉沃雅和丽拉到老师那儿学念台词去了。拉丽妲无论如何不肯去，母亲也没办法，只好让她留下了。母亲说，你来了就让你等着，今天要考考你。"

"你不演这出戏吗？"维纳耶问道。

"人人都做演员，世上还有观众吗？"苏查丽达说。

沃尔达松德丽尽可能不让苏查丽达参加这种活动，所以这一次还是不叫她去，不让她得到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通常，维纳耶和苏查丽达在一起，总是不缺谈话题材的，可是今天，彼此心里都有些别扭，妨碍相互交谈。苏查丽达来之前，本来下定决心不谈关于戈拉的话题；同样，维纳耶也不像往常那样，不提及戈拉的事，因为他觉得拉丽妲——甚至他们全家都一样——把他当成了戈拉的一个小随从。

有好多次，维纳耶先来了，过一会儿戈拉也来了。苏查丽达想，今天也有可能这样，因此好像有点紧张。她担心戈拉莫非会来，更害怕他已经来了，反正她觉得很别扭。

苏查丽达和维纳耶寒暄了几句，再也找不到话说，于是拿起萨迪席的画册，跟萨迪席谈起画册来。有时她挑剔说萨迪席那些图片排列得不好，想逗他生气。结果弄得萨迪席很不高兴，大声地跟她争论起来。维纳耶呢，望着桌子上那一束被拒绝了的白夹竹桃花，心里既感到羞愧又觉得苦恼，暗自想到："不说别的，就是为了礼貌，拉丽妲也该接受我的这些花呀。"

突然，脚步声响了。苏查丽达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哈伦先生已经进屋了。她受惊的表情非常明显，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脸蓦地红了。哈伦先生在椅子上坐下，说道："你的朋友戈勒摩罕先生呢？"

维纳耶厌恶哈伦先生这种不必要的问话，反问道："怎么，你找他有事？"

哈伦先生说："你来了，他没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呀，所以问问。"

维纳耶本来很生气，但还是尽量不表现出来，因此简单地回答说："他现在不在加尔各答。"

哈伦说："他可能是宣传去了吧？"

维纳耶一听这话，更生气了，没有理睬他。

苏查丽达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哈伦马上站起来，跟在她后面

走去，还没有追上就在后面喊道："苏查丽达，有件事要告诉你。"

苏查丽达回答说："我身体不舒服。"话音刚落，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时候，沃尔达松德丽回来了。她把维纳耶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教他演戏。

过了一会儿，维纳耶回到客厅，发现桌子上的花被拿走了。

那天夜里，拉丽姐始终没有到沃尔达松德丽导演的排练场露面。

苏查丽达呢，抱着她那本《追随基督教》，背着灯光，凝视着门外昏暗的夜空，一直坐到深夜。她仿佛看见一个陌生的——从未见过的海市蜃楼式的国土。这与她在过去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截然不同。从那里射出来的灯光，像黑夜闪烁的繁星，犹如来自神秘莫测的远处，使她凛然生畏。她的心在说："我的生活多么平淡无味，过去认为是确定无疑的，现在已变得满是疑问；过去天天做的事，现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那片国土上，也许一切知识学问都完整深奥，一切工作都伟大高尚，人生才会显出它真正的意义。是谁把我带领到那全然陌生可怕的国土的狮子门外的呢？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样厉害？为什么想前进却又两腿发软？"

第二十三章

维纳耶天天都来排练节目。苏查丽达看他一眼，马上又注视捧在手里的书本，或者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维纳耶一个人来，她总觉得不满足，天天都感到伤心，可是，她从不问任何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查丽达心里一种近似要控诉戈拉的情绪越来越强，仿佛那天戈拉说的话里，带有一定再来的口气。

最后，苏查丽达听说戈拉平白无故地去旅行，而且谁也不知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她就想把这话当成一个极普通的消息，右耳进左耳出就得了。可是不行，这个消息使她觉得如坐针毡。在做事儿的时候，她会忽然想起这件事；有时出神地坐在那儿，会突然吃一惊，以为自己在想这件事。

苏查丽达完全没有料到，她那天跟戈拉交谈以后戈拉会突然这样失踪。虽然她的思想观念与戈拉很不相同，但是那天她心里并没有一点反感的情绪；尽管她没有准确地理解戈拉的观念和信仰，可是她完全理解了戈拉；不管戈拉的看法怎么样，但戈拉没有因此而变得渺小，或者应该被轻视；其实恰好相反，他的看法使他的力量变得明显了——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要是听到别人说那样的话，她是不能忍受的；她肯定会生气，会认为那人是傻瓜，会急不可待地斥责他，设法改变他，但是那天她对戈拉完全没有这样。戈拉的话与他的性格、睿智、坚定不移的信仰、雷鸣般的震撼人心的嗓音结合在一起，非常生动而真实。虽然苏查丽达不接受这些意见和信仰，但是如果有人这样理智而虔诚地接受，并且愿意为此献

出自己的一生，那么他也是不应该被咒的。苏查丽达那天甚至完全认为可以超越反对派的观念崇拜他。对于苏查丽达来说，这种心情百分之百是新的。对不同意见，她是很没耐心的。虽然她眼前有帕勒席先生这样冷静、谨慎、和睦的榜样，但是由于她从童年时代起一直被种姓制度包围着，所以接受的宗教理论是非常单一的。那一天，她第一次看到人和观念结合到了一起，她仿佛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物体神秘地存在着；那一天，她第一次忘记了以歧视的目光把人类社会分成黑白两方来看待；那一天，她懂得了把不同信仰的人首先作为人来看待，而信仰的不同则是次要的。

那一天，苏查丽达发现戈拉跟她谈话感到快乐。难道这只是表达自己意见的快乐吗？想必不是。或许以前在戈拉眼里人没有任何价值，他为自己的观念和目的脱离了大众——人只是实践他的观念的工具。

一连好多天来，苏查丽达特别用心祈祷。她好像比以前更加需要帕勒席先生的帮助。有一天，帕勒席先生坐在自己房里看书，苏查丽达不声不响地走来坐在他旁边。

帕勒席先生把书放到桌子上，问道："有什么事吗，拉达？"

苏查丽达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

然后，她就动手整理写字台上的书报，尽管桌子上的一切东西本来放得整整齐齐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父亲，您现在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教我了呢？"

帕勒席先生亲切慈祥地微笑着说："我的学生已经从我这所学校里毕业了。你现在自己可以读懂了。"

"不，我什么都不懂，我要像过去一样跟您学。"苏查丽达回答说。

"那好吧，"帕勒席先生说，"从明天开始教你。"

苏查丽达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那天维纳耶先生给我说了许多种姓制度方面的事，您怎么从来不给我讲呢？"

“孩子，”帕勒席先生说，“你知道，我之所以一直这样培养你，是希望你自己认真思考问题，而不希望习惯地接受我的或别人的看法。一个人心里还没有产生疑问就先给以教导，正如一个人还没有饿就让他吃饭一样——这样做只会败坏兴趣，引起消化不良。可是，无论你什么时候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会按照我的理解回答你。”

苏查丽达说：“我现在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认为种姓制度不好呢？”

“一只猫呆在盘子旁边吃东西，是没有罪过的。”帕勒席先生说，“可是，一个不同种姓的人进入那个房间，那里食物就得扔掉！这样的种姓制度，引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如此不尊重，如此憎恶，这不是罪过还能是什么呢？那些非常蔑视别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成为伟人；他们也必然会遭到别人蔑视。”

苏查丽达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从戈拉那儿听来的话说：“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许多弊端，的确有不少可以说是罪过，这些罪过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种事物中，难道因此就可以说这些事物的本质也有罪吗？”

帕勒席先生仍然以自然和气的口吻说：“那么本质在哪儿呢？要见到，才能说出来呀。我亲眼见到的是，在我们国家，人对人怀有刻骨仇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才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去设想一个真实美好的种姓制度来安慰自己的心有什么意思呢？”

苏查丽达依然重复戈拉的话说：“可是，以平等的目光来看待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本质吗？”

帕勒席先生说：“以平等的目光看待一切，那只是一种理性认识，而不是心里的话。平等的目光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平等的目光与感情毫无关系。可是人的心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样没有感情的宗教世界里的。所以，在我们国家虽然有这样平等的哲理，但却不允许低等种姓的人跨进神庙一步。在我们这个国家，神的寓所里都没有平等，那么哲学中的这种内容有什么意义呢？”

苏查丽达默默地想了很久，想努力理解帕勒席先生的这些话。最后，她说："父亲，您为什么不向维纳耶先生他们讲这些道理呢？"

帕勒席先生笑了笑，说："维纳耶他们不是不聪明，不是弄不明白这些；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他们不想去理解，而只想解释。如果他们愿意诚心诚意地从宗教的角度，也就是从最高真理的角度去理解，完全用不着靠你父亲的这点智慧去给他们解释。现在他们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的，所以我的话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虽然苏查丽达真诚地听了戈拉的话，可是她反对他的传统习惯，所以她感到苦恼，得不到平静。今天听了帕勒席先生的话，她觉得内心的矛盾暂时解决了。苏查丽达决不愿意承认戈拉和维纳耶这样的人对任何问题都会理解得比帕勒席先生透彻。谁跟帕勒席先生唱反调，苏查丽达都会生他的气。可是认识戈拉以后，她生不起他的气来，也无法蔑视他的话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因此，苏查丽达感到痛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心里焦急不安，巴不得像小时候那样，得到帕勒席先生的保护。苏查丽达站起来，走到门口又折回来，站在帕勒席先生后面，把手放在椅子背上，说："父亲，今天下午我也要跟您一起祈祷。"

帕勒席先生说："好啊。"

苏查丽达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坐下来努力找理由说明戈拉的话毫无意义。但是，戈拉聪明自信容光焕发的脸，老是浮现在她的眼前。她觉得，戈拉的话不只是话，而仿佛是戈拉本人。他的话有形体，有动作，有生气——充满了自信的力量、爱国情感和痛苦。他的观点不只是可以驳倒的见解——是一个完整的人，并且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甚至无法抬起手来把他推开。她仿佛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禁哭起来。她想："谁能使她陷入这么深的困境，然后又满不在乎地撇下她走了哩！"想到这儿，她的心都碎了。同时，她又觉得是自找苦吃，因而羞愧难当。

第二十四章

大家已经决定，由维纳耶朗诵一首德莱顿[1]创作的《音乐的魅力》这首诗，由女孩子们穿上合适的服装，在舞台上以舞蹈的形式表现诗中所写的内容。除此以外，女孩子们还要朗诵英语诗，唱英语歌。

沃尔达松德丽已经向维纳耶保证，她一定会全部教会他。沃尔达松德丽自己的英语虽然不怎么样，不过她可以靠她那个圈子里一两个精通英语的人帮忙。她没有想到，排练的时候，维纳耶朗诵得很好，使她的英语学者大吃一惊，使她失去了把自己圈子以外的这个人教会的愉快。以前他们这些人并不以为维纳耶是什么特殊人才，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而现在看到他的英语水平这么好，不能不尊敬他了。甚至哈伦先生有时也约他为自己的报纸撰稿，苏狄尔一定要请他去他们学生会用英语演讲。

拉丽妲的心情却有点莫名其妙。维纳耶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这固然使她感到高兴，但她心里又有些不满。维纳耶不比他们任何人差，而且比他们都强。维纳耶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会暗自认为自己是优秀人物，不需要向他们学习任何东西。拉丽妲想到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自己也想不明白她到底希望维纳耶怎么样，到底要怎样她的心情才能恢复正常。她自己知道，她这样不高兴，常常为一些小事生气，并且拐弯抹角地发泄到维纳耶身上，这对维纳耶

---

[1] 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和剧作家。

来说是不公道的，而且是不礼貌的；正因为如此，她感到很痛苦。她竭力想克制自己，可是有时为一点极小的小事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无名之火便没头没脑地爆发出来。她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这到底是为什么。以前，她为难维纳耶，迫使他同意参加这次演出；现在她又折磨他，想让他退出来。但是现在维纳耶怎么能逃走，平白无故地打乱他们的整个计划呢？再说，时间也不多了。维纳耶发现了自己一种新的才能，自然感到很兴奋。

最后，拉丽妲对沃尔达松德丽说："我不再演这出戏了。"

沃尔达松德丽很了解自己这个女儿，所以非常犹豫地问道："为什么？"

"我演不了。"拉丽妲说。

事实上，自从发现维纳耶的朗诵天才那一天起，拉丽妲就决心不当着维纳耶的面朗诵或排练。她说："我自己单独练。"这样一来使大家排练都不方便，但是谁都拿她没办法。到后来，只好依着她，缺她一个角色，继续排练。

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拉丽妲居然提出不演了，使沃尔达松德丽就像遭了雷击一般。她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她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好去求助于帕勒席先生。帕勒席先生在一般的小事情上，不管女儿们的态度如何，他从来都不管。这一次他想，既然已经答应县长，县长那方面也准备好了；时间已经很近，无法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他把拉丽妲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说："拉丽妲，现在你退出来是不对的。"

"爸爸，我演不了，我一点都不会。"拉丽妲嗓音哽咽地说。

帕勒席先生说："演不好，不是你的过错；你要是不演，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拉丽妲低着头站着不说话了。帕勒席先生继续说道："孩子，你接受了的任务，就必须完成。千万不能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就想临阵逃脱，这是不对的。就算失了一点面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你

就不能忍受一下，尽自己的职责吗？”

拉丽妲抬起头，望着父亲说：“那好吧。”

那天傍晚，她特别加了一把劲，摆脱因为维纳耶在场的一切局促心理，仿佛挑战似的，热心地排练了一场。维纳耶从来没有听到她朗诵这首诗，这一天听了惊诧不已。她的声音那么清晰洪亮，朗诵流利异常，感情表达淋漓尽致。维纳耶听了不禁喜出望外。拉丽妲的嗓音久久地在他耳旁回响。

一个优秀的诗歌朗诵者对听众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可以使听众入迷。诗歌的感染力对于朗诵者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好像与他的嗓音、面部表情和性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来一样；正如花给花枝带来了特殊的光彩，诗歌也把自己的感染力赋予朗诵者的心灵。

从此，在维纳耶眼里，拉丽妲开始蒙上了一层诗意。这么长时间以来，拉丽妲一直在用刻薄的话刺激维纳耶。正如一个人的手经常去摸伤痛处一样，维纳耶一直忘不了拉丽妲尖酸刻薄的话和冷嘲热讽的笑。维纳耶一直在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越是不能理解拉丽妲不高兴的神秘莫测的原因，心里就越是为拉丽妲发愁。早晨突然醒来，他总会想起这件事，每天动身去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他总是很担心，不知道拉丽妲今天又会怎样对待他。只要某一天拉丽妲显得比较高兴，维纳耶就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舒心多了。于是他又想如何才能使她的这种心情长久不变，然而，他从来没有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诀窍。

因为这个缘故，过去一段时间维纳耶一直心神不定。今天拉丽妲出色的朗诵，使他觉得特别兴奋。他觉得拉丽妲朗诵得太好了，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赞扬她。不过，他也不敢对拉丽妲说长道短，因为赞美会讨人喜欢这个一般的规律，对于拉丽妲来说可能是不适用的——看起来是不适用的，因为这只是普通的规律。因此，他去找沃尔达松德丽，满腔热情地称赞拉丽妲很有才能。这样一来，沃尔达松德丽对维纳耶的聪明才智的评价就更高了。

更奇妙的是，当拉丽妲自己意识到她的朗诵和表演都无可挑剔的时候，她好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像一只适宜航行的船已经冲破重重巨浪一样。她对维纳耶一反常态，不再那样尖酸刻薄，不再故意与他为敌。从此，她对排练极其热心，积极跟维纳耶合作，甚至即使在朗诵和其他各个方面向维纳耶请教，她也满不在乎了。

拉丽妲的这种变化，使维纳耶觉得去掉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他心里很痛快，真想到安纳德摩伊那儿去，像小孩子那样淘气撒娇；他也很想坐在苏查丽达旁边跟她聊天，可是，这些天他根本没有见到苏查丽达。一旦有机会，他就和拉丽妲坐在一起闲谈，不过，他跟拉丽妲说话还是特别小心；拉丽妲也开始严肃地考察他，思考他的每一句话。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谈起话来总是没有平常那样流利。拉丽妲有时会突然问道："你怎么这样说话，像背书似的？"

维纳耶听后回答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读书，所以我的心也像印的书一样。"

"你不要总是想把话说得很好，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这样咬文嚼字说话，不免使人怀疑，觉得你是在阐述别人的见解。"

打那以后，维纳耶由于自己天生的才能，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到什么事情，本来应当用适当的考究字眼去说的，他也尽量简化压缩，用普通的言语说出来。如果偶尔从他嘴里冒出一句文诌诌的话来，便会觉得局促不安。

拉丽妲心头笼罩着的莫名其妙的乌云已经散去，变得像太阳一样光彩照人，连沃尔达松德丽看到她的变化也大吃一惊。拉丽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句话不对头就翻脸。她对任何工作都满腔热情，积极参加。对将要演出的节目，她每天想出的新建议之多，简直使他们有点难于应付。沃尔达松德丽对这件事虽然劲头十足，但她

也要注意节省开支。拉丽妲对演出兴味索然的时候，她非常着急；现在拉丽妲兴致勃勃，她又感到为难了。可是，她不敢损伤拉丽妲的积极性，因为拉丽妲热心做的事如稍受挫折，就会悲观失望，甚至不可能再参与这项工作。

拉丽妲心里充满了新的热情，常常去找苏查丽达。尽管苏查丽达有说有笑，可是拉丽妲总觉得她的话不够热情，所以生气地离开她走了。

有一天拉丽妲去找帕勒席先生，对他说："我们都在拼命练节目，苏查丽达姐姐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这样可不行。她也得跟我们一起演戏。"

帕勒席先生这些天已注意到苏查丽达总是躲着妹妹们。他担心这样下去对她的性格发展不利。今天听了拉丽妲的话，他觉得如果不劝她跟大家一起娱乐，她会越来越孤独。于是，他对拉丽妲说："你去跟你母亲说吧。"

"我去跟妈说，"拉丽妲说，"可是您得说服苏查丽达姐姐才行。"

帕勒席先生跟苏查丽达说了以后，她没有表示反对，马上承担起了分配给她的任务。

苏查丽达离开自己那小天地出来以后，维纳耶又想像以前那样跟她谈天说地。可是，不知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仿佛高攀不上她了。她的脸上有那么一种疏远他的表情，她的眼睛里有那么一种淡然的神气，使他感到不好接近。苏查丽达过去做事或与人交往一向有一种疏远的态度，可如今这似乎更加明显了。她虽然参加了排练，但是好像并没有改变疏远别人的习惯。排练需要多久她就练多久，一结束便马上走了。苏查丽达这样疏远维纳耶，使他感到非常伤心。

维纳耶是喜欢交际的人，跟他有交情的人如果态度发生一点点变化，他都会感到很苦恼。在这个家庭，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

到苏查丽达的热情接待,而现在无缘无故地突然遭到冷落,这使他感到莫大的痛苦。不过,当他发现拉丽妲同样因为遭到苏查丽达的冷落,生她的气的时候,似乎心里好受了一点。他和拉丽妲的关系更密切了。他没有等到苏查丽达完全把他撇在一边,便不再接近她了。没过几天,苏查丽达跟他就更疏远了。

这一次,戈拉走了这么长时间,维纳耶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帕勒席先生一家交往,所以跟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帕勒席先生全家人对维纳耶的性格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他特别满意。另一方面,维纳耶这样一来寻找到了天生的自我,愉快的心情自然是从未有过的。他意识到他们都喜欢自己以后,他这种让人喜欢的能力仿佛更强了。

在维纳耶的本性发展的时候,在他意识到自己独立存在的时候,苏查丽达疏远了他。这种损伤,这样的打击,在其他任何时候对维纳耶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可是现在他轻而易举地度过了。更奇怪的是,拉丽妲明知苏查丽达的感情变化,却不像以前那样对她表示愤懑。难道是诗歌朗诵和演戏的热情完全控制了她吗?

哈伦先生呢,他看到苏查丽达参加演戏,突然心血来潮了。他主动请缨,要朗诵一段《失乐园》,并且提出要作一个简短的关于德莱顿《音乐的魅力》的演说,作为德莱顿诗歌朗诵的序曲。沃尔达松德丽打心眼里讨厌这样做。拉丽妲也不满意。哈伦先生自己事先谒见县长,已经跟县长说定了的。拉丽妲说:把节目拉那么长,也许县长不会同意的。哈伦先生于是从衣袋里掏出县长的信,递给拉丽妲看,弄得她哑口无言。

戈拉无缘无故地出去旅行,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尽管苏查丽达下决心不去想这件事,可是她脑子里每天都浮现出一线希望——戈拉也许今天就会回来。正当她痛感戈拉冷漠无情,深知自己心猿意马,痛苦不堪,急于想找个办法从这个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哈伦先生找到帕勒席先生,请求他同意以上帝为证人举行

他和苏查丽达的订婚仪式。

帕勒席先生说："现在离结婚的时间还远得很，这样早就把你们自己束缚起来，你觉得对吗？"

"我认为，"哈伦先生说，"在结婚以前，经历这样一段互相约束的时间，对我们俩的心理转变都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建立这样一种介于认识和结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没有社会责任，但毕竟是一种束缚，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好吧，我先问问苏查丽达再说。"帕勒席先生说。

哈伦先生说："她不是早就同意了吗？"

帕勒席先生现在仍然怀疑苏查丽达对哈伦先生真有感情。因此，他把苏查丽达叫到身边，把哈伦先生的提议告诉了她。苏查丽达想结束这种彷徨苦恼的生活，找到一个最终的归宿，以便得到一点安宁，所以她毫不迟疑、毫不勉强地满口同意了。于是，帕勒席先生的疑虑一扫而光。不过，帕勒席先生还是要苏查丽达好好想一想，结婚以前这么久就把自己束缚起来对不对。然而，苏查丽达照旧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于是，大家决定等布朗罗先生的展览会之后，选择一个吉日，把亲戚朋友请来，为这一对未婚夫妻举行订婚仪式。

这件事决定以后，苏查丽达一时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从罗睺[①]的嘴里拯救出来了。她暗下决心，要严格做好心理准备，以便嫁给哈伦先生以后为梵社效力。她决心今后每天让哈伦先生教她念一点英文宗教哲学书籍，遵照他的指示行事。她觉得，虽然接受的是一项艰难的、甚至是讨厌的任务，但心里反倒一时感到好受一些。

她最近一直没有看哈伦先生主编的报纸。在决定订婚以后的第二天，她收到一份刚刚出版的报纸。这显然是哈伦先生让人送来

① 罗睺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个恶魔。据说月食就是它吞食月亮造成的。

的。

她拿着报纸，回到自己屋里，仿佛履行神圣的职责一样，开始从第一行看起来。她怀着虔诚的心情，把自己当作学生，把报纸上的一切教导牢牢记在心间。

但是，她像一艘扬着满帆的船，忽然触到礁石，桅断船损。这一天的报上有一篇题为《怀古癖》的文章，狠狠攻击那些虽然活在现代、却一味怀念过去的人。这篇文章的理论逻辑并非不对，苏查丽达自己以前也在寻找这样的理由。可是一读到这篇文章，她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戈拉所写的。尽管这篇文章中既没有点戈拉的名，也没有提及戈拉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恶毒的快感，因为它字字句句都伤着一个活人。作者的心就像一个士兵看见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那样高兴。

苏查丽达无法容忍这篇文章，她恨不得驳倒它的每一条理由。她心想："如果戈勒摩罕愿意的话，他准会把所有的论点彻底粉碎的！"戈拉容光焕发的脸又闪现在她眼前，他洪亮有力的嗓音又回响在她耳旁。在这个特殊的形象面前，与他不同凡响的精彩议论相比，这篇文章的作者多么卑鄙浅薄！她禁不住愤怒地把报纸扔到地上。

于是，很多天以来，苏查丽达第一次主动来到维纳耶旁边坐下和他交谈。她说："你说过你把你和你的朋友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拿来给我看，怎么还没给我呢？"

维纳耶不能说因为这段时间看到苏查丽达态度变了，他不敢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于是说："我都找出来了，明天就给你带来。"第二天，维纳耶给苏查丽达带来一捆报纸和杂志。她收到之后并没有马上阅读，而是全都锁在箱子里了——因为她太想看了，所以不敢看。她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自己心猿意马。她决心再一次把自己反叛的心交给哈伦先生，由他控制，让它重新安静下来。

第二十五章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安纳德摩伊在包槟榔包,谢茜·穆姬坐在她旁边切槟榔,然后帮她放在药酱叶上堆好。正在这时候,维纳耶进来了。谢茜·穆姬一看到维纳耶,扔下衣兜里的槟榔,撒腿跑出去了。安纳德摩伊一看,不由得抿着嘴笑了。

维纳耶善于跟所有的人交朋友。他以前跟谢茜·穆姬已经很要好了,总是你逗我,我逗你的。谢茜·穆姬把维纳耶的鞋子藏起来,要他给她讲故事。维纳耶呢,则往往拿谢茜·穆姬生活中的真实事情,添油加醋地编成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讲的故事,使谢茜·穆姬感到很难堪,于是她指责讲故事的人说瞎话,接着就大声地反驳他,最后一败涂地,只好逃出去。她有时候为了报复,也把维纳耶生活中的事颠来倒去,编成故事,可惜她杜撰的本事远不如维纳耶,所以终究敌不过他。

不管怎样,维纳耶以前只要一到他们家来,谢茜·穆姬总会丢开一切,跳去跟他戏闹。有时候闹得太厉害了,安纳德摩伊就会骂她几句。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谢茜·穆姬,因为维纳耶很喜欢逗她,她自己无法忍住。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今天当她一看到维纳耶就慌慌张张地跑走的时候,安纳德摩伊才忍不住笑了。然而,这并不是愉快的微笑。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维纳耶自己也弄得颇有点烦恼,坐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与谢茜·穆姬结婚对他来说多么不合适,从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就可以看出来了。维纳耶表示同意,自己

完全考虑的是和戈拉的友情，并没有用自己的想象力具体地去想过这件婚事。不仅如此，维纳耶还为此事感到自豪，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说在我们国家婚姻主要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事，他本人在婚姻问题上，也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愿意。今天，当谢茜·穆姬看见作为未婚夫的他就羞得很不好意思，连忙逃走的时候，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和谢茜·穆姬未来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在那一刹那间，他的整个心灵似乎都要造反了。戈拉违背他的本性，已经拖着他走得太远了。明白这一点以后，他生戈拉的气，同时感到自责。他回想起安纳德摩伊一开始就阻止这门婚事，心里真是对她敏锐的观察力万分钦佩。

安纳德摩伊看穿了维纳耶心里在想什么。于是想把他的思想引到别的事情上去，她说："维纳耶，我昨天收到了戈拉的来信。"

维纳耶心不在焉地说："他说些什么？"

安纳德摩伊说："没有说多少他自己的事，只说看到穷人的苦境很不是滋味。他写了一大篇，叙述一个县长在戈希布尔地方一个村里所干的种种坏事。"

维纳耶心里充满了对戈拉强烈的不满情绪，激动地说："戈拉的眼睛只是盯着另一个方面，我们高居社会之上，不知每天干出多少坏事，他却为这些涂脂抹粉，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善行了。"

安纳德摩伊发现，维纳耶突然这样指责戈拉，似乎他自己站到了对立面，不禁感到好笑。

"母亲，您笑什么？"维纳耶说，"也许您在想，维纳耶干嘛突然这样生气。我告诉您，我为什么生气。苏狄尔前几天带我到尼哈地车站附近一个朋友的种植场去。我们从西亚勒德赫出发时就下雨了，到绍德布尔车站车停下时，看见一个穿着绅士服装的孟加拉人，风度翩翩地打着伞，望着妻子从车上下来。那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好不容易用厚披肩给孩子遮住雨，站在露天月台上，浑身淋得透湿，既感到冷，又感到难为情，而她的丈夫却毫无愧色地打

着伞站在行李边不断地喊叫。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明白了，在整个孟加拉都是这样，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下雨不停，无论是富人家的妇女还是穷人家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打伞。我发现，男的心安理得地打着伞，女的用披肩裹着挨雨淋，而且心里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没有一句怨言。一车站的人没有一个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从那时起，我发誓决不再说那诗意般的假话：我们无限尊重女人，承认她们都是财神。”

维纳耶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但是，如果我们在我国的妇女中看不到伟大的妇女形象——如果不能从智慧、力量和伟大的责任感等方面看到我国纯朴、强壮、全面的妇女，而只能看到自己家里软弱、狭隘和不完整的妇女，那么国家的面貌永远也不可能光彩照人。”

说到这里，维纳耶突然有点为自己慷慨激昂的语调不好意思了。他换成自然的口气说：“母亲，我经常在外面夸夸其谈，发表演说，你以为我今天也是这样吧。我已经习以为常，说话就像演讲似的，不过今天的确不是在演讲。一个国家的妇女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我以前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而且根本不愿意去想它。母亲，我不再多说了——正因为我说得太多，所以人们认为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将来我一定要少说话。”

维纳耶没有待多久，像来的时候一样，心情激动地突然走了。

安纳德摩伊叫来摩希姆，对他说：“孩子，谢茜·穆姬是不能跟维纳耶结婚的。”

“为什么，您不同意？”摩希姆问道。

安纳德摩伊说：“这桩婚事最终是成不了的，所以我不同意，要不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戈拉同意了，维纳耶也同意了，”摩希姆说，“最终怎么会成不了呢？当然，如果您不同意，维纳耶是不会结婚的，这一点我知道。”

“我比你更了解维纳耶。”安纳德摩伊说。

“您比戈拉也更了解吗?”摩希姆问道。

“对,我比戈拉更了解他,”安纳德摩伊说,“我从各方面都想过,所以我反对。”

“好吧,等戈拉回来以后再说。”摩希姆说。

“摩希姆,你听我说,”安纳德摩伊说,“对这件事如果施加压力,保管将来要出乱子的。关于这件事,我不希望戈拉再跟维纳耶说什么话。”

“好吧,我们看着办吧。”摩希姆一面说着,一面又塞个槟榔包在嘴里,气呼呼地走出去了。

第二十六章

戈拉出门远游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的有四个旅伴：阿维纳希、莫迪拉尔、沃森德和勒马波狄。可是，他们都没有戈拉那股不顾一切的劲头。阿维纳希和沃森德借口身体有病，四五天以后就回加尔各答了。莫迪拉尔和勒马波狄只是出于对戈拉的一片忠心，才没有如法炮制——撇下他一个人打道回府。但他们的确吃尽了苦头，因为戈拉不管步行多远都不觉得累；不论在途中滞留多久，也不感到厌烦。村民知道戈拉是婆罗门，都虔诚地把他留在自己家里住；不管住在谁家，生活多么不方便，他都能够住下去。村民们往往会来围着他，听他讲话，舍不得离开他。

戈拉第一次看见在有文化的文雅社会之外——在加尔各答之外，我们的祖国究竟像什么样子。这辽阔广袤的印度农村是多么分散，多么狭隘，多么软弱——对自己的力量是何等无知，对自己的幸福是何等麻木，是何等漠不关心！相隔不过十多里的村子，社会差别又是何等之大！有多少人为的或莫须有的障碍，阻挠着他们与广阔的世界交往！他们连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看得非常重要；连最细小的痼疾都非常难以排除；他们的心多么冷漠，他们的生命力多么脆弱，他们的劳动态度多么消极——要是戈拉不跟村民住在一起，他是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他住在农村里的时候，有一天村里失了火。他不由得大吃一惊的是，遇到这么大的灾祸，村民们都不能有组织地、齐心协力地、拼命地灭火。大家慌慌张张，东奔西跑，又哭又叫，拿不出一点办法。

村子附近没有一个水池。妇女们每天要从很远的地方去打生活用水。就连那些富有的人家都没有想到在村里打一口井来减轻日常生活上的困难。以前这个村里失过几次火,但是人人都认为火灾是天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在附近开辟水源。戈拉觉得,连村里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都意识不到,跟他们谈国家大事岂不是对牛弹琴吗?使戈拉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莫迪拉尔和勒马波狄看到这些场面和种种事件不但丝毫无动于衷,而且认为戈拉的痛苦是无事自扰。

小老百姓过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这些痛苦是痛苦。他们认为,对于小人物来说,除此之外去想别的与自己身份不符,是心太大了。这种冷漠、麻木和痛苦的负担多么沉重!这种沉重的负担既压在我们读书人身上,也压在文盲身上;既压在穷人身上,也压在富人身上——人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谁都无法前进。这一切,戈拉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

莫迪拉尔借口家里来信说有什么不幸的事,打道回府了。现在只剩下了戈拉和勒马波狄两个人。

他们继续前进,来到一个坐落在河岸边的穆斯林村寨。他们想找一家肯接待他们的人,转遍了整个村子,才找到一个印度教理发师家庭。他们这两个婆罗门想在这一家住下,进去一看,老头纳彼德和妻子正在喂一个穆斯林孩子吃饭。勒马波狄是虔诚的婆罗门,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深感不安。戈拉责备纳彼德这样做不合教规。可是,纳彼德说:"先生,我们管上帝叫湿婆,他们叫真主,这没有任何区别。"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阳光灼热。从这儿到河边有相当长一段路,且要穿过一大片滚烫的沙地。勒马波狄口渴得要命,问道:"哪儿能找到印度教徒喝的水?"

纳彼德家有一口土井,可是勒马波狄怎么能喝这种被亵渎了

的水呢？他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

戈拉问道："这孩子没有亲生父母了吗？"

纳彼德回答说："他父母都在，但跟没有差不多。"

"这是怎么回事？"戈拉问。

于是，纳彼德讲述了这个孩子的身世。

原来，地主把他们种的一片地租给了靛青种植园主。种植园主不让佃农耕种河边肥沃的冲积地，经常跟那里的佃农发生争斗。其他村的佃农们全部屈服了，只有戈希布尔村的佃农不怕，不肯从这儿搬走。这个村子里除了纳彼德一家都是穆斯林。他们的首领法鲁·沙尔达尔非常勇敢，谁都不怕。在跟种植园主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因为跟警察动武，他已经坐了两次大狱。家里已经没有米下锅了，可是他仍然不屈服。今年在河边的冲积地上种了稻子，他们抓紧收回来了。可是，大约在一个月以前，种植园主亲自带着一群打手跑来，抢走了佃农们的稻谷。在这一场混战中，法鲁·沙尔达尔狠狠地打了种植园主手上一棍子，弄得他那一只手不得不锯掉。这种大胆的举动，从前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从那时候起，警察的暴行就像大火一样，蔓延到这一带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连妇女的贞操都没有保住。法鲁·沙尔达尔和其他许多人被关进了监狱，还有很多人逃走了。法鲁·沙尔达尔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他妻子只有一条破围裤，到了无法出门的境地。这一个男孩就是他们的独生子，叫德米兹。因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管纳彼德的妻子叫姨母。纳彼德的妻子看到他实在可怜，便把他领到家里来了。

离这儿十来里路，有一个靛青厂的办事处。警察分局长现在还带着十几个人驻扎在那儿。谁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找什么借口袭击这个村子，或者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昨天，警察刚刚袭击了理发师的邻居纳兹姆老人家里。纳兹姆的内弟从另一个地方来看他姐姐。警察分局长不分青红皂白，便说："哈，这儿还有一个

好斗的小子呢！看看他的胸脯多结实呀！"话音一落，一警棍打过去，把他的牙齿打掉了，鲜血直流。他姐姐看到警察这样打她弟弟，赶紧跑过来扶他，可是警察又一棍子把她这个老太婆打倒在地。以前，这个地方的警察不敢这样耀武扬威，任意作恶。可是，现在这个村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要么被投进了监狱，要么逃到外地去了。警察常常借口搜查那些逃走的青年人而蹂躏这个村子。谁也说不清他们在这个地区还会横行多久。

戈拉坐在那儿根本不想起来。勒马波狄快渴死了，没等到纳彼德讲完，他又问道："最近的印度教徒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

理发师回答说："离这儿十来里路的那个靛青厂办事处，那里有一个婆罗门，是替靛青园老板办事的，名叫马特沃·查特吉。"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戈拉问道。

"一个地地道道的狗腿子。"理发师回答说，"像他这样的恶棍，找也找不到。他这一向招待警察分局长的费用完全要我们出不算，他还要从中捞些油水。"

勒马波狄说："戈拉先生，我们走吧，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理发师的妻子让穆斯林男孩站在水井旁边，整罐整罐地打起水给他冲澡。这使勒马波狄更加气愤，他简直在那儿坐不下去了。

临走的时候，戈拉问理发师道："在这一次灾难期间，你一直住在这个村子里，在别的地方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吗？"

"我在这儿住了很久了，"理发师说，"跟全村都有了感情。我是印度教理发师，不管种地，所以靛青园主不会找我的麻烦。再说，全村现在没有一个男人，要是我也走了，女的都会吓死。"

"好了，我们先走了。"戈拉说："我们吃了饭以后再来。"

勒马波狄又饥又渴地听理发师讲完靛青园主们横行乡里的故事，更加生村民们的气。在他看来，他们这种在强者面前昂首不屈的态度，是这些鲁莽的伊斯兰教徒以卵击石愚蠢透顶的表现。他觉得他们遭受这样的惩罚是活该，正好灭灭他们的骄傲气焰。他认

为，警察就是镇压他们这样的倒霉鬼的，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们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为什么不向主子老爷让点步？他们干嘛要惹是生非？他们又哪里有力量对抗呢？

实际上，勒马波狄内心里同情的是靛青园主们。

烈日当空，火辣辣的。他们穿过烫人的沙地朝前赶路。戈拉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说。最后，他们来到有树的地方时，已经可以看到办事处的屋顶了。戈拉猛然站住，说："勒马波狄，你去找饭吃找水喝吧，我回理发师家去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勒马波狄说，"您不吃饭了？到查特吉那儿吃了饭再回去吧。"

"我得履行我的职责。"戈拉说，"你吃了以后回加尔各答去，我可能要在戈希布尔村住几天，这是你吃不消的。"

勒马波狄一听吓得毛骨悚然。像戈拉这样的宗教狂怎么能亲口说出要跟那些异教徒住在一起的话来？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难道戈拉决心绝食，不吃不喝？可是，他当时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他一刻也熬不下去了；用不着劝他，他就盼着这一句话了。他走了一段路以后，回头望去，看到戈拉高大的身躯，一步步迈过自己小小的身影，在正午炽热的阳光下，孤零零地穿过滚烫的沙地。

戈拉又渴又饿，真有点撑不住了。可是，要想保住种姓的纯洁，就必须到马特沃·查特吉那里去吃饭。他越想越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他的面孔通红，两眼充血，头上火烧似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反叛情绪。他想："我们把圣洁理解为外在的东西，而实际上有些所谓圣洁的人干着不道德的事情！一个婆罗门故意制造事端，残害穆斯林，可我要保住自己的种姓，就必须住在他那里；另一个人不但分担着穆斯林的不幸，而且冒着遭受谴责、冒着被印度教社会驱逐出去的危险，保护一个穆斯林小孩，可是我住在他家里就会丧失种姓。这是为什么呢？不管怎样，今后再去考虑思想行为的好坏，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理发师看到戈拉一个人回来了，感到有点奇怪。戈拉回来以后，首先亲手好好洗了洗理发师的水罐，用它从水井里打水喝。尔后，他说："你家里有米和豆子的话，给我一点吧。"理发师急忙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戈拉烧好饭，吃完以后说："我想在你这儿住三四天。"

理发师吓了一跳，两手合十说道："您肯在我们这样的下等人家住，我感到很荣幸。不过，您看，警察监视着我们家，您在这儿住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

戈拉说："我住在这儿，警察不敢来捣乱。他们如果来这样做，我会保护你们的。"

理发师说："不，不行，我求您了。要是您来保护我们，那就更遭殃了。他们会以为我故意请您来做他们为非作歹的见证人，给他们找麻烦。到现在为止，我总算躲过来了，可是这样一来就躲不过去了。如果我也只好从这里逃走，那么这个村子一定会给毁了的。"

戈拉一直生活在城市里，所以他很难理解理发师为什么那样害怕。他认为坚持正义就可以克服邪恶。他的责任感无论如何不赞成他撇下这个受苦受难的村子不管，让自己逃之夭夭。理发师于是紧紧地抱住他的脚说："您瞧，您是婆罗门，到我家来作客，这是我的造化。我叫您走，这对我来说是罪过。可是我知道，您心里同情我们，所以才敢不揣冒昧地说，您留在我家，想阻止警察的暴行，但结果只能惹来更大的灾难。"

戈拉认为理发师的这种担心完全是怯懦的表现，心里感到闷闷不乐，当天下午离开了他家。他甚至因为在这个不中用的背叛宗教的人家里讨了饭吃，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将近傍晚的时候，他疲倦而又悲伤地来到靛青厂的办事处。勒马波狄在那儿吃饱喝足，马上出发回加尔各答去了。戈拉到那儿时，连人影儿都没有见到。

马特沃·查特吉怀着极大的敬意请戈拉在他家吃饭。戈拉怒气冲冲地说："你这儿的水我也不能喝！"

马特沃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戈拉便骂他是压迫者,说他是无法无天的虐待狂,并且拒绝坐下。

警察分局长靠在放着长枕头的躺椅上,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听见戈拉破口大骂,便坐起来,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戈拉回答他的问题之后说:“看来你就是警察分局长啰?你在戈希布尔村干的坏事,我全都听说了。如果你再不改邪归正,那么……”

“那么你就把我绞死,对吧?”他又转向马特沃说:“你看他有多大胆量啊!我原来还以为他只是来要饭的呢。他倒发起火来了。喂,迪瓦利!”

马特沃惊慌起来,拉住警察分局长的手说:“哎,这是干什么……他家是有体面的,别侮辱他……”

“好一个体面人家的!”警察分局长气呼呼地说,“他信口开河,那样大骂您,难道不是侮辱吗?”

马特沃说:“他所说的并非完全不属实,跟他生气有什么用呢?我是靛青厂的老板们的代理人,吃的是这碗饭,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老兄,我这样讲您别生气,您是警察分局长,如果说您是阎王又算什么骂人呢?老虎是要吃人的,这是它的本分——它又不是信仰毗湿奴的印度教徒——这是众所周知的。它必须去吃,还有什么办法呢?”

马特沃决不无目的地生气。谁能事先看出什么人何时对自己有用,什么人在你倒霉的时候会落井下石呢?他必须完全算计好了以后,才决定伤害或侮辱某一个人。他决不在一气之下攻击一个人。他认为这样是白白浪费精力。

过了一会儿,警察分局长对戈拉说:“你听我说,我们到这儿来是执行公务,你如果来干涉,来捣乱,会自找苦吃的。”

戈拉没有理睬他,掉头走了。马特沃赶紧站起来,追到戈拉后

面说:“先生,您所说的都是事实,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屠夫的活儿。再说警察分局长这个流氓,跟他坐在一起都是罪过。哎,他干的那些坏事,真是让我难以开口。不过,我干不了多久了,再干两三年,攒够嫁女儿的钱,我就带着妻子到贝拿勒斯去住。这一切我都很讨厌——有时候甚至想吊死算啦。哎,现在天已经黑了,您还到哪儿去呢?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休息吧。我不会让警察分局长那个流氓碰您一下的。一切都为您单独准备,好吧?”

戈拉本来就比一般人吃得多,今天一整天没有吃一顿饱饭,的确饿极了。可是他一肚子的气,浑身像着了火似的,他决不能留在那儿。他说:“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马特沃说:“那么,请等一等,至少让我送您一盏灯笼照路吧。”

戈拉没有答理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马特沃回去以后对警察分局长说:“老兄,这家伙肯定到总局去了,您现在赶紧派一个人到县长那里去。”

“为什么?”警察分局长问道。

“不为别的,”马特沃说,“告诉他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有身份的人,正在到处搜集证据就行了。”

第二十七章

一天傍晚，哈伦先生陪着县长布朗罗先生在河边散步。布朗罗的夫人和帕勒席先生的几个女儿坐着马车，在不远的地方兜风。

布朗罗先生常常邀请上层社会的孟加拉人，在自己的花园里聚会。他出席本县中学的颁奖大会，亲自主持颁奖典礼。如果是那些有钱人家办结婚等喜事请他赏光，他会谦和地接受邀请。甚至请他参加庙会，他也会在一把大安乐椅上坐好久，耐心地听几支歌曲。去年除十节[①] 期间，他在他的官方律师家里看演出，特别喜欢扮演送水工和女清洁工的两个男孩的表演，并且遵照他的吩咐，重复表演了好几次他们的这一段戏。

他的妻子是传教士的女儿，所以常常请那些传教士的太太们到家里参加茶话会。她在这个县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且想尽办法维持学生人数。因为帕勒席先生的几个女儿学习很努力，她总是不断地鼓励她们；由于隔得很远，她经常给她们写信；圣诞节的时候，总要拿些宗教方面的书籍作为礼物送给她们。

展览会已经开幕了。沃尔达松德丽带着哈伦先生、苏狄尔、维纳耶和她的几个女儿来了。他们被安排在洋式别墅里吃住。帕勒席先生不喜欢这些混乱场面，独自一人留在加尔各答。苏查丽达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家陪他。可是，帕勒席先生说接受县长的邀请是

① 这是印度教徒按照大史诗《罗摩衍那》，庆祝这部史诗中的主人公罗摩战胜十首魔王罗婆那的节日。

一项特殊的义务，坚持让她来了。现在已经决定，两天后县长将在家里设晚宴招待贵宾，晚宴后举行晚会。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将在晚会上演出。到时候，副省长夫妇和专员都要亲临观看。县长还请了许多本县和加尔各答的英国朋友来看戏。听说还邀请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孟加拉名流，并且在花园的一角搭了个帐篷，专门请婆罗门厨师为他们准备茶点。

哈伦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以他高雅的谈吐博得了县长极大的欢心。哈伦先生对基督教渊博的知识，让这位英国先生大为吃惊，问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信基督教。

今天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布朗罗先生一本正经地跟哈伦先生谈论梵社的种种措施以及如何改革印度教社会的问题。他们正谈得来劲的时候，戈拉突然闯到他们面前，向这位英国先生打招呼说："晚上好，先生！"

前一天，戈拉曾试图拜会县长，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弄明白，要想跨进这位洋大人的门，必须先贿赂他的门下。他决心不忍受这种惩罚和屈辱，所以今天趁这位洋大人散步的时候，突然来到他面前。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戈拉和哈伦都没有露出相识的形迹。

县长看见忽然出现的来访者，不免吃了一惊。他记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孟加拉青年，他有6英尺多高，身材魁梧，身体强壮，而且肤色跟一般的孟加拉人也不一样。戈拉上身穿一件黄褐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肥大而显脏的围裤，手里拿着一根竹棍，披肩当头巾裹在头上。

"我刚从戈希布尔村来。"戈拉对县长说。

一听到这句话，县长吃了一惊，不禁轻轻地嘘了一声。一天前他已经得知，有一个陌生人在干涉戈希布尔的事。他瞪着眼睛，以一副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了戈拉一番，然后问道："你是哪个种姓的？"

"我是孟加拉婆罗门。"戈拉答道。

县长说："哦！你也许是哪家报社的吧？"

"不是。"戈拉回答说。

"那你到戈希布尔村去干什么呢？"县长又问道。

"我徒步旅行，碰巧到了戈希布尔村。"戈拉回答说，"我发现那儿的警察欺负老百姓太甚，村子里的惨状目不忍睹，担心再出乱子，所以来找你，希望你能加以制止。"

"戈希布尔村的人坏透了，这你知道吗？"县长说。

"他们不是坏蛋，"戈拉说，"只不过并不胆小，不愿意受欺压，不能忍气吞声地容忍不法行为罢了。"

县长听了戈拉的话，生起气来。他暗自想到："这些新一代的孟加拉人，从历史书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脑子也变了。真气人……"想到这儿，他训斥戈拉说："你一点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这里的情况，你知道的更少！"戈拉以雷鸣般的吼声回击道。

"我警告你，你如果插手戈希布尔村的事，绝对便宜不了你。"县长气呼呼地说。

"既然你对那个村的人抱有成见，而且决心不去阻止警察虐待他们，"戈拉说，"那么我也只能鼓励村民们保卫自己，对付警察，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县长猛然站住，闪电般地转向戈拉，吼叫道："什么，你敢！"

戈拉再也没有说什么，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开了。

县长对哈伦先生说："近来贵国这些人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毛病呀？"

"是因为教育不够严肃认真，"哈伦先生说，"特别是缺乏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所以才发生这一切。他们这些人还不能吸收英国文化的精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至今还不承认这一点。其原因完全在于他们只知道死背书本，缺乏宗教意识。"

县长说："只要不改信基督教，印度就永远不会有完整的宗教

意识。”

哈伦先生说:“从某一方面看,这完全是对的。”

哈伦先生这样细致地分析他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基督教的观点,在哪些方面有分歧,使县长入了迷。直到县长太太把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送到住地,坐着马车回来对丈夫说:“哈利,该回去了!”他不禁吃了一惊,取出表来看了看,叫道:“天哪!已经8点20分了!”

他上车的时候,与哈伦先生握手告别,说道:“跟你谈得很有意思,今天下午过得非常愉快。”

回到住处以后,哈伦先生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他跟县长的谈话。可是,他只字未提见到戈拉的事。

第二十八章

为了杀鸡给猴看，四十七个不幸的村民，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投进了监狱。

戈拉离开县长以后，马上去找律师。他打听到萨德高利·哈尔达尔是这里最有名的律师之一。他一到律师家，萨德高利惊喜地叫道："这不是戈拉吗？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戈拉的确没有猜错，萨德高利真是他的同学。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必须把戈希布尔村的农民保释出来，然后再为他们辩护。"

"谁交保释金呢？"萨德高利问道。

"我交。"戈拉坚决地说。

"你交得起四十七个人的保释金吗？"萨德高利进一步问道。

"如果法定的保人愿意出面担保，我会支付他们的一切费用。"戈拉说。

"费用可不少啊。"萨德高利说。

第二天，在县法庭上，保释申请正式提出了。县长看了一眼昨天那个衣服和头巾上满是尘土的无礼的青年人，马上拒绝了保释申请。因此，从十四岁的少年到八十岁的老人，都只好被关在监狱里受苦受难了。

戈拉请萨德高利代表他们上诉。

可是，萨德高利说："上哪儿去找证人呢？那些能作证的人，不都是被关起来的这些农民吗？况且，打伤那个洋人以后所进行的调

查，已经把那一带的人折腾苦了。县长本来就疑心有些受过教育的人插手此事，甚至可能怀疑我了。英语报纸连篇累牍地抱怨说，如果让本地人如此傲慢不逊，那么没有安全保障的英国人在乡间就没法儿住下去了。可事实上呢，是我们印度人无法在本国活下去了。我知道压迫是很厉害的，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呀！"

"怎么没有办法？"戈拉大声吼叫道。

萨德高利笑了笑，说："你现在还是跟以前在学校一样，一点没变。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有妻子儿女，如果每天挣不回钱来，他们就要挨饿。甘愿置自己于不顾去替别人着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的——尤其是在大家庭制的国家更是如此。一个人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他哪能抛开一家不管，去关心另外十几个人呢？"

"这么说来，你一点也不管他们啰？"戈拉说，"如果上诉到了高等法院……"

"哎，你好像没有看到一个英国人被打伤了。"萨德高利不耐烦地说，"每一个英国人都是王家血统。哪怕伤害了一个最卑微的英国人，也是造英国统治的反。既然没有一点打赢这个官司的希望，我干嘛要去白费精力，得罪县长呢？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做的。"

戈拉决定乘第二天10点半的火车回加尔各答，看能不能在加尔各答找到律师帮忙。可是他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没有走成。

在这次展览会期间，当地的学生要跟加尔各答的一个学生板球队进行一场比赛。加尔各答队训练的时候，一个学生的腿给球打中了，伤得很重，伤口很深。正好在球场旁边有一个大水池，两个学生让受伤的队员躺在水池边，撕了一块布蘸湿水给伤员包扎。这时候，不知突然从哪儿来了一个巡警，使劲地推了一个学生一把，嘴里还不断地骂着脏话。

这个水池里储备的是饮用水，禁止人下去的。但是加尔各答队的学生不知道，即便知道，他们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们都是身

强力壮的小伙子，当然要动手还击。几个警察看到之后，马上跑了过来。正在这时候，戈拉碰巧打那儿经过。那些学生认识戈拉——戈拉跟他们打过好几次球。戈拉看见警察边打边推要把他们带走，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赶来相救。他冲警察嚷道："当心点儿，再打他们的话……"

那些警察便转过来骂他，把戈拉惹火了。他回敬他们的是拳打脚踢。一场名副其实的斗殴就这样开始了。周围渐渐地围拢了一群人。转眼间，一群学生也来到了出事地点。他们看到戈拉这么勇敢，受到了鼓舞，向警察发起了猛攻。巡警和他的同伙见势不妙，赶紧逃跑了。这件事，固然使旁观者感到解气，可是不消说，这对戈拉来说却不是闹着玩的。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维纳耶、哈伦和姑娘们正在别墅里排练的时候，认识维纳耶的两个学生赶来告诉维纳耶说戈拉和几个学生被警察抓去了，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等待明天县长发落。

戈拉被关进了监牢！除哈伦以外，其他人听了都大吃一惊。维纳耶立即跑去找以前的同学萨德高利·哈尔达尔，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以后，便和他一起去警察局的监牢。

萨德高利要代表戈拉辩护，并设法把他保释出来。可是戈拉却回答说："不用，我不请律师，也不必想办法把我保释出去。"

"这算什么事儿？"萨德高利转向维纳耶说，"你看看他，哪儿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哩！他完全跟上学的时候一样不懂事。"

戈拉说："我不愿意因为我有钱，有朋友，就被保释出去，不受铁窗之苦。按照我国的法典，公正审判是国王的天职；如果臣民受到虐待，这就是国王的罪过。如果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臣民拿不起给律师的钱就必须坐牢受苦，就只能死在牢房里；虽然国王在上，臣民却必须用钱去买公道，却只能被抢劫，那么我不会为这样的不公道花一分钱。"

"可是，在伊斯兰教徒的统治下，为了行贿，连脑袋都得当掉

哩!”萨德高利说。

“不过,行贿可不是国王的过错,”戈拉说,“与国王无关。即使在今天,坏法官依然可能受贿。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你有罪还是无辜,只要你想到衙门讨回公道,都只有行贿一条路。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打官司不管胜负,结果都得完蛋。再说,如果国王是原告,我们这样的人是被告,那么律师检查官都会站到他一边。如果我有理由,那么还可以;如果我讲不出道理,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为了伸张正义,如果不需要律师,那么衙门里的律师又干什么呢;如果需要律师,那么为什么又被迫自己找律师来对抗政府呢?这难道不是对臣民的仇恨?这是什么王法呢?”

“老兄,何必这样生气呢?”萨德高利说,“文明并不是廉价的东西。要进行细致的审判,就要有细致的法律;有了细致的法律,就离不开专职的律师;既然有了一门职业,当然就会发生买卖的事情,所以在文明的法院里,审判本身就变成了买卖。没有钱的人,就有可能受欺诈。我问你,假如你是国王,你怎么办呢?”

戈拉回答说:“既然制定这样细致的法律,连拿一两千卢比高薪厚禄的人都解释不清楚,那么我就用政府的钱为原告和被告双方聘请律师。如果把取得公证判决的费用全部加在可怜的臣民身上,那么就不要为自己的法律制度骄傲,就不要骂莫卧儿或帕坦人统治者不高明。”

萨德高利说:“你说得对。可是,只要那种美好的日子没有到来,只要你没有当上国王,而你今天是文明法庭里的一个犯人,那么要么只有自己掏钱,要么找律师朋友帮忙,不然的话,你绝对要倒霉的。”

戈拉固执地说:“我不想做任何努力,听天由命,落个什么下场,就是什么下场吧,希望我的下场跟我国那些穷苦大众的下场一样。”

维纳耶恳求戈拉不要这样,可是戈拉根本不听。他问维纳耶

道："你怎么突然到这儿来了？"

维纳耶微微涨红了脸。如果戈拉今天不是在监狱里，维纳耶也许会以略带反抗的口吻，说明自己到这儿来的原因。可是，今天他不能说。"我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是说你的事……"

"我现在是衙门里的客人，"戈拉打断维纳耶的话说，"政府自己会招待我，你们谁也不必操心。"

维纳耶明白，要戈拉改变决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放弃了说服他请律师的想法，改口说："你吃不了这儿的饭，我安排人从外面给你送来吧。"

"维纳耶，你干嘛要白费精力呢？"戈拉不耐烦地说，"外面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在监狱里，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一点也不想多要。"

维纳耶没有办法，回住地去了。苏查丽达在靠路边的一间卧室里，关着门开着窗户等维纳耶回来。此时此刻，她决不能跟其他人作伴，或者听别人说话。

苏查丽达看见维纳耶脸上带着一副忧虑烦恼的神色，朝别墅走来，马上感到不妙，各种担心油然而生。她好不容易使自己平静下来，手里拿一本书，来到客厅里。拉丽妲本来对刺绣毫无兴趣，可是今天悄悄地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正在做刺绣活儿。拉沃雅正在跟苏狄尔玩英文拼字游戏，丽拉坐在一边观看。哈伦先生正在和沃尔达松德丽讨论明天要演出的文艺节目。

维纳耶叙述当天早晨戈拉跟警察发生冲突的详细经过时，苏查丽达听得失了魂似的，拉丽妲气得满脸通红，膝上的针线掉到了地上。

沃尔达松德丽说："维纳耶先生，你别着急，今天傍晚我一定亲自跟县长太太谈谈戈勒摩罕先生的事。"

"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才行。"苏狄尔说。

维纳耶于是把戈拉反对保释和为他请律师的想法跟大家说了

一遍。哈伦先生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无用的骄傲，愚蠢透顶。"

在此之前，不管拉丽妲心里对哈伦先生怀着什么样的感情，但她一直是尊重他的，从来没有跟他争论过。可是现在，她使劲地摇了摇头，大声说道："这完全不是没有意义的，戈勒摩罕先生做得完全对。县长只是一味压制我们，我们要自己保卫自己！为了支付他们的高薪厚禄必须交税不算，难道还要花钱请律师去把无辜的人救出来？与其要这样的公道，不如坐牢更好。"

哈伦一直把拉丽妲当作一个小孩子，他从来没有料到拉丽妲也有自己的观点。今天听到她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哈伦真有点慌了神，于是责备道："你哪里懂这种事情！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背了几本书，既没有主见又没有修养，听他们说了几句不负责任的疯话，你的脑袋也搞糊涂啦！"

接着，他便讲述了昨天傍晚戈拉跟县长见面的情况和县长事后发表的意见。维纳耶在此以前还不知道戈希布尔村的事情，听哈伦说了以后，他越发担心。他现在明白了，县长是不会轻易放过戈拉的。

哈伦说这件事的影响完全与戈拉的初衷相反。他把见到戈拉的事一直瞒到现在，这种卑鄙的做法深深地刺伤了苏查丽达的心。他的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对戈拉的忌恨。在戈拉落难的时候，他这样做使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了。苏查丽达直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这时候她心里真想反驳哈伦，可是她抑制住自己的心情，打开书，用颤抖的手翻起来。拉丽妲忍不住了，傲骨铮铮地说："无论哈伦先生的意见跟县长多么一致，但是戈希布尔村的事却说明戈勒摩罕伟大高尚。"

第二十九章

今天，副省长大人要来，所以县长10点半准时来到法庭，希望早点审理完今天的案子。

萨德高利先生在为那些学生辩护的同时，也竭力想帮自己朋友的忙。根据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在这里服罪更为有利，于是就以他的委托人还是孩子，年幼无知好强斗胜为由，代表他们请求宽恕。县长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罪行，判了他们笞刑，分别打了他们五到二十五鞭。戈拉没有辩护律师。他在为自己辩护时，竭力说明警察残暴无理，但县长严厉斥责他，不许他辩护。县长以防碍警察执行公务的罪名，判他一个月的监禁，而且还说这是从轻发落，是因为对他特别仁慈。

苏狄尔和维纳耶都出庭旁听，维纳耶连戈拉的脸都不敢看一眼。他急匆匆地离开了法庭，好像完全透不过气来了。苏狄尔劝他一同回住地去洗澡吃饭，可是他假装没有听见，穿过法庭的院子后便在路旁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他对苏狄尔说："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苏狄尔只好一个人先走了。

维纳耶一点都不知道他在那儿坐了多久。太阳已经偏西了，一辆马车来到他跟前停下，维纳耶才抬起头来看去。苏狄尔和苏查丽达下车朝他走来的时候，他这才连忙站起来。苏查丽达走到他身边，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说："维纳耶先生，走吧！"

维纳耶突然发现，他已经成了让路人感到奇怪的人，这才赶紧

跟他们上了马车。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他们谁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回到别墅以后，维纳耶发现那儿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拉丽妲坚持晚上决不去县长家；沃尔达松德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哈伦先生呢，为拉丽妲这样的小姑娘荒唐的反抗态度气得快发疯了，他总是在那儿唠叨，说现在这些男女青年不知为什么那么暴躁，谁都不肯循规蹈矩。他认为这是允许他们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谈些不伦不类的话的报应。

维纳耶一来，拉丽妲就说："维纳耶先生，请你原谅我，我过去很对不起你，那时候你所说的我一点都不明白。因为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才把事情误解到不分黑白的程度。巴努先生说，县长在印度的这种统治是上天的旨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去唤醒衷心地诅咒这种统治的良知也是天意。"

哈伦先生气急败坏地说："拉丽妲，你……"

拉丽妲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哈伦，站起来说："住嘴，我没有跟您说话。维纳耶先生，请您不要听任何人的话，今天无论如何不能演出。"

沃尔达松德丽赶紧打断拉丽妲的话说："拉丽妲，你真是个怪孩子！难道你今天不让维纳耶先生洗澡吃饭了吗？已经1点半了，这也不知道？你看，他的脸色多疲倦、多苍白啊！"

维纳耶说："在这儿，我们是这个县长的客人，我现在决不能在这儿洗澡用餐。"

沃尔达松德丽劝了维纳耶半天，甚至求他不要这样。但是，几个女儿都不说话。她于是气呼呼地说："你们都怎么啦？苏查丽达，你劝劝维纳耶先生吧。我们答应过人家，他们请了那么多人来，我们决不能失言呀！不然，他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以后就再没有脸见他们了呀！"

苏查丽达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离那儿不远有一条河。维纳耶离开别墅去到附近的码头。大

约两个小时以后有一只轮船开往加尔各答,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到达。

哈伦先生愤怒了,一个劲地谴责维纳耶和戈拉。苏查丽达听不下去,急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关上房门。过了一会儿,拉丽妲也推开门进来了。她看见苏查丽达躺在床上,两手捂着脸。

拉丽妲从里面插上门,走到苏查丽达旁边坐下,用手指头轻轻地梳理着她的头发。过了很久,苏查丽达才平静下来。拉丽妲用力地把她蒙住脸的手拉开,对着她的耳朵说:"姐姐,走,我们离开这儿回加尔各答去,今天反正不能去县长家。"

过了好久,苏查丽达也没有回答。拉丽妲又重复了好几遍,她才从床上坐起来说:"那怎么行呢,好妹妹?我是一点都不想来,可是父亲既然派我来了,没有遂他的心意,怎么能回去呢?"

"可是,父亲一点都不知道这一切呀,"拉丽妲说,"他要是知道,绝不会叫我们留在这儿的。"

"这我怎么知道呢,妹妹?"苏查丽达说。

"姐姐,你还能去吗?"拉丽妲说,"到底怎么能去县长家呢?再说,去了还要化装,还要站在舞台上朗诵诗哩!就是把我舌头咬出血,我也念不出一个字来!"

"这我知道,妹妹!"苏查丽达说,"可是,哪怕是下地狱,也是忍受啊。现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今天这个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拉丽妲看到苏查丽达这样逆来顺受,生气地站起来离开了房间。她走到母亲那儿,对她说:"妈,您不走吗?"

"你没发疯吧?"沃尔达松德丽说,"我们要晚上9点以后才去哩!"

"我说的是回加尔各答。"拉丽妲说。

"你们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沃尔达松德丽说。

"苏狄尔,你也不走吗?"拉丽妲又对苏狄尔说。

戈拉被判下狱;使苏狄尔感到很不好受,可是又舍不得放弃在

一群高贵的洋大人面前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他含含糊糊地嘟囔了几句,可以理解为他有些犹豫,但他还要留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瞎嚷嚷这么久了,不能再不休息了。”沃尔达松德丽说,“人人都必须去睡觉。5点半以前,谁也不能起床。要不然,到了晚上就没有精神,见不得人了。”

说完以后,她便强迫大家到卧室去躺在床上。其他的人都睡着了,苏查丽达和拉丽妲始终无法睡觉,直挺挺地坐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

轮船的汽笛一次又一次呜呜地叫着,催促旅客们赶紧上船。

轮船就要起航了,水手们正要收起跳板,这时候站在甲板上的维纳耶看见一个上层社会的女子急匆匆地向船边跑来。维纳耶从这女人的服装身材看,觉得像是拉丽妲,可是他猛然间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等拉丽妲走近了,已经不容他还有任何怀疑。他一时间又觉得拉丽妲或许是来劝他回去的,可是继而又想,她是反对接受县长的邀请的呀。拉丽妲终于上了船。水手们收好了跳板,疑心重重的维纳耶这才从上层甲板上赶下来接她。拉丽妲说:“带我到上层甲板上去吧。”

维纳耶惶惑不安地说:“可就要开船了呀!”

“我知道。”拉丽妲说完,没有等维纳耶回答,便从对面的楼梯走了上去。

轮船鸣着汽笛驶离了码头。

维纳耶让拉丽妲坐在头等舱甲板上的安乐椅里,自己站在那儿默默地用探寻的目光望着她的脸。

“我要回加尔各答去,”拉丽妲说,“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他们怎么说呢?”维纳耶问道。

“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拉丽妲说,“我留了一张字条就来了。他们看见就知道了。”

拉丽妲这种任性的举动,把维纳耶吓坏了。他吞吞吐吐地说:

"可是……"

拉丽妲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已经开船了,现在还说'可是'有什么用。难道我是女孩,就得忍受一切,逆来顺受,一点不能反抗?我可不能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有公道不公道的问题,女人做事也要看可能不可能。今天应邀去演出,比让我自杀还要难上千百倍。"

维纳耶明白了,该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现在去担心这样做的结果是好是坏,只是自找苦吃,没有任何好处。

过了一会儿,拉丽妲又说:"你看,我以前对你的朋友戈勒摩罕先生太不公道了。不知为什么,我当初一见到他,一听到他说的话,心里就跟他作对。他总是振振有词,过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你好像总是随声附和。我见了这种情况就憋气。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见到什么事或什么做法过分了,就一点也不能容忍。不过,戈勒摩罕先生不只强制别人,也强制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拉丽妲之所以要不停地这样说下去,不只是因为她在后悔过去冤枉了戈拉,实际上是顾虑不断地在她心里抬起头来,担心一时冲动之下做的这件事对不对。她心里开始在犹豫,觉得这事可能做错了。她事先没有想到在船上这样单独跟维纳耶坐在一起非常不合适。可是表现出为难情绪,反而会使事情越发显得丢脸,所以她就不顾一切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维纳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一方面想到戈拉所受的痛苦和侮辱,另一方面为自己到这个县长家里来表演享受而后悔,现在又面临着与拉丽妲在一起的窘境。这一切使他哑口无言了。

倘若在以前,维纳耶心里对拉丽妲的这种莽撞的举动一定非常反感,可是今天不是这样。不仅如此,他心里对拉丽妲的这种行为既感到惊讶,又对她的勇气产生了钦佩的感情,同时还有一种愉快感,因为在他们这一伙人里面,只有他和拉丽妲在为戈拉所蒙受的侮辱报仇——虽然是一般的报仇。维纳耶本人倒不会遭受什么

了不起的灾难，可是拉丽妲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肯定要吃尽苦头。可是，拉丽妲呀，我维纳耶还一直把她当作戈拉的反对派哩！维纳耶越想，越钦佩拉丽妲这种不顾后果的莽撞行为，越佩服她这种对不公道极其憎恨的心情。他甚至想不出说点什么来表达这种敬佩之情了。

维纳耶心里现在觉得，拉丽妲过去指责他没有勇气，说他只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是完全正确的。不管在哪方面，他一直都不敢置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褒贬于不顾，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信念。过去，他害怕使戈拉难受，唯恐戈拉认为他胆小，曾经怎样时常放弃自己的主见，反而绞尽脑汁找理论根据欺骗自己，说明自己的意见与戈拉一致！今天，他自己暗自承认了这一点，终于发现拉丽妲在独立思考这一点上，比自己要强得多。他现在想起以前时常暗暗责备她，觉得挺不好意思，甚至还想请她原谅。可是他想不出怎样说才好。在维纳耶眼里，拉丽妲美丽的女人形象由于她内在的力量而显得异常伟大。这使维纳耶觉得结识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妇女，真算这一生没有虚度。他今天在这诱人的力量面前，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傲慢心理，同时克服了全部的卑微之感。

第三十章

到达加尔各答之后，维纳耶首先送拉丽妲回家去。

在他们同乘一条船之前，维纳耶委实摸不清自己心里对拉丽妲究竟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到底怎样才能跟这个野性难驯的姑娘和好？这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成了维纳耶天天思考的问题。苏查丽达首先像金星一样在维纳耶人生的地平线上升起，射出了女性纯洁温柔的光辉。他曾经感到，这颗星星带来的不寻常的愉悦，使他的天性发展得完美了。然而，后来别的星星也升起来了。他记不清了，那一颗给他带来灿烂星斗的第一颗星星，到底什么时候慢慢地落下地平线消失了。

从叛逆的拉丽妲上船的那一刻起，维纳耶就想到："拉丽妲和我已经肩并肩地站到一起反对整个社会了。"维纳耶绝对忘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拉丽妲在他困难的时候，离开其他所有的人，和他走到一起来了。不管她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用心，对于拉丽妲来说，维纳耶今天已不是许多人中的一个分子——他是单独跟拉丽妲在一起，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亲人全部远在别处，只有他在她身边。这种亲近的感觉，使他心神激荡，仿佛充满雷电的云层在打闪前的震动似的。

拉丽妲回头等舱睡觉去了，但维纳耶并没有回自己的床上去睡觉，而是脱掉鞋，在外面的甲板上静悄悄地走来走去。其实，在轮船上拉丽妲是不可能碰到任何危险的。可是，维纳耶感到，这突然出现的责任带给他的欢乐，使他舍不得放弃这不必要的守夜机会。

黑夜无比深沉，没有一丝乌云的天空，布满了闪烁的星斗。岸边成排的大树，宛如无声的高墙，静静地站在那里支撑着头上的天空。下面，湍急的河水在宽阔的河里，静静地向前奔流。拉丽妲就躺在它们之间，睡得正香。这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拉丽妲把美好而安稳的睡眠托付给维纳耶保卫了；维纳耶就像保护无价之宝一样，承担起了保卫她睡眠的重任。

尽管父母姐妹都不在身边，拉丽妲仍然能让自己漂亮的身体躺在这陌生的床上，无忧无虑地酣睡。她的胸脯正随着睡眠的呼吸诗一般的节奏一起一伏。她的发辫梳理得很好，没有一绺散发。她的一双手充满了女性心底的善良温柔，看上去是那样柔软，懒洋洋地搁在床单上。她那一双像花一样柔嫩的脚，宛如节日音乐刚奏完了尾声一样，一动不动地放在床上——这就是维纳耶的想象中展现出的一幅完整的睡眠图。

拉丽妲隐没在黑夜里，被星光灿烂的天空包围着——她美丽苗条的、静静地躺着休息的身躯，像藏在贝壳里的珍珠似的。维纳耶觉得保障这完美的休息，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享受。“我醒着，我醒着呐！”这句话像从维纳耶满怀深情的内心发出的胜利的号角声一样，与那守望无限的宇宙的、永远不眠的新郎星无声的叮嘱融合到了一起。

在黑半月的这个夜晚，另外一件事也在接连不断地袭击着维纳耶的心：戈拉今天晚上被关在牢里。迄今为止，维纳耶跟戈拉一直是同甘共苦的。这还是第一次例外。对于戈拉这样的人来说，牢狱之苦算不得什么，这一点维纳耶是知道的。但是，在戈拉一生的这个重大事件中，维纳耶从始至终都没有跟他在一起，而且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这，使他心里感到很不安。这一对朋友人生的道路从这儿分开了，待到重新会合的时候，这次分离所造成的裂痕能填补上吗？这不是意味着他们人生这种珍贵的没有破裂的友谊从此结束了吗？

所以，在这个黑夜里，维纳耶一方面感到一种满足，另一方面又感到一种空虚，他好像站在创造与毁灭的交叉点上，呆呆地凝望茫茫的黑夜。

如果维纳耶真是碰巧没有与戈拉在这次旅行中同行，如果真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戈拉入狱以后维纳耶才未能分担他的痛苦，才不会损害他们的友谊。但是，戈拉出门去旅行，维纳耶却演戏去了，这不是偶然的事。维纳耶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上了一条与从前的友谊不同的道路，因此过了这么久之后才出现了这种表面上的分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要维纳耶一心一意地跟戈拉走一条完全相同的道路，现在对维纳耶来说已经不现实了。戈拉和维纳耶长期的友情，或许因这样分道扬镳而结束。这种担心使维纳耶感到不寒而栗。他觉得，戈拉一定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多么坚强的戈拉！他的意志多么坚强！他会置人生中的一切关系于不顾，以自己的意愿为最高目标，在胜利的旅途上前进——造物主赋予了戈拉如此伟大的天性。

出租马车在帕勒席先生家门口停下。维纳耶看到拉丽妲下车的时候脚在发抖。进门的时候，她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自己坚强起来。拉丽妲一时冲动所做的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罪过，这在她自己心中还完全没数。她很清楚地知道，她父亲决不会责备她的。可是，她最害怕的是他的缄默。

维纳耶不知道在拉丽妲这样局促不安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想试探一下，如果他仍旧陪着她，她会不会更加难堪。于是，他吞吞吐吐地问道："我还是回去了吧？"

"不，不，跟我一起去见父亲。"拉丽妲立即回答说。

维纳耶听到拉丽妲这样急切的口吻，暗自感到高兴。把拉丽妲送到家，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的一生跟拉丽妲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维纳耶注意到了这一点，便特别坚定地站到拉丽妲一边去维护她。想到拉丽妲对他的这种依赖性，仿

佛有一股电流迅速地流遍了他的全身。他觉得，拉丽妲好像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右手。他跟拉丽妲的这种关系唤醒了他的男子汉气概。他想到，倘若帕勒席先生因为拉丽妲不合时宜的任性而生气，训斥拉丽妲，那么他维纳耶就要尽可能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毫不迟疑地接受一切责备，像护身盔甲一样保护她，使她不受责备。

然而，维纳耶并没有真正理解拉丽妲的心情。拉丽妲不让他离开，不是要他做挡住责备的护身符。事实上，拉丽妲是什么都瞒不住的。拉丽妲在想，她要把她做的一切都告诉她父亲，让他自己了解分析；她会完全接受她父亲作出的判决。

从清晨起，拉丽妲心里就在生维纳耶的气。她也很清楚，她这样生气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可是说也奇怪，知道不合情理，非但没有减轻她心里的怨气，反而越来越厉害。

在船上的时候，她的心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她从孩提时代起，只要是生气或者任性的时候，总会做出些让人想不到的傻事。但是，这一次的事却是很认真的。在这一件违反禁令的事情中，维纳耶跟她牵连到了一起，这一方面使她感到难堪，另一方面又使她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这种愉快的感觉好像因做了一件违禁的事而更加强烈。

今天，她这样依靠一个外人，跟他如此亲近，没有任何家人成为他们之间的屏障。这无疑是值得担忧的局面。可是，维纳耶天生举止文雅审慎，所以又给这种局面罩上了一层有节制的值得尊敬的纱幔。拉丽妲在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下，真正看到了维纳耶纯洁的天性，不免感到非常愉快。这个人简直不像原先在家里跟她们一起逗乐玩耍、与她们一起有说有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甚至跟仆人也那么亲近的维纳耶。在这里，他可以借口照顾她，很容易地跑到她身边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小心翼翼地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结果反而更加拉近了拉丽妲的心。

由于种种原因，拉丽妲昨天晚上在舱房里，躺在床上辗转反

侧，并没有睡好。最后，她仿佛觉得黑夜已经过去，天就要亮了，于是轻轻地打开舱门，朝外面望去。黎明就要到来了，可是那露水重重的黑暗，却仍旧笼罩着河流的上空和河岸上成行的树木。一阵凉风徐徐吹来，在河面上激起了涟漪，发出了悦耳的水声。下层的机房里，传来了船工们开始工作的声音。

拉丽妲走出舱房，看见维纳耶坐在门旁边一把滕椅里，裹着厚披肩睡着了。她一想到他准是守护了她一夜——离她这么近，却又那么远！她的心不禁怦怦地跳得飞快。拉丽妲提起发抖的双脚，回到舱房，站在门口，凝视着在昏暗、朦胧、陌生的冬季河景中独自睡着的维纳耶。天上的群星好像在悄悄地保护着维纳耶的睡眠。拉丽妲心里立即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纯洁的甜蜜之感，热泪禁不住从两眼滚滚流下。连拉丽妲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犹如她向她父亲学会崇拜的上帝，今天降临了，而且用他的右手触摸着拉丽妲向她祝福似的。在这神圣的时刻，那渐渐出现的曙光和行将离去的黑暗，在幽静的丛林覆盖着的沉睡的河岸上神秘地相会，一片奇妙的透人心脾的七弦琴声，仿佛在星光闪闪的宇宙回响。

维纳耶的手，在睡梦中突然动了一下。拉丽妲赶紧关上舱门，躺到床上。她的手脚好像都已冰凉冰凉的了，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黑暗逐渐消失，轮船又起锚开航了。拉丽妲洗漱完毕，走出船舱，扶着栏杆站在甲板上。轮船起航的汽笛声惊醒了维纳耶，他已做好准备，站在那儿遥望着东方，等待黎明的第一道霞光。拉丽妲一走出来，他便局促地打算退回自己的舱房去。这时，拉丽妲向他打招呼说："维纳耶先生！"

拉丽妲一面说着，走到他身边，接着说道："您昨晚可能没睡好吧？"

"不，睡得挺好。"维纳耶说。

说过这两句话以后，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别的话说了。

挂满露珠的芦苇后面，初升的太阳射来了金色的霞光。他们俩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黎明；黎明的曙光从未这样使他们激动过。他们第一次发现，天空并不是空虚的，它默默地满怀着神秘的惊喜之情，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每天清晨展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他们俩内心的意识深深地被激励了，甚至感到自己的身体接触到了整个宇宙的无限伟大的意识。因此，他们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轮船到了加尔各答，维纳耶在码头上租了一辆马车，让拉丽妲坐在里面，自己坐在马车夫旁边。谁能说清，在这大白天马车驶过加尔各答的街道时，拉丽妲的心情为什么突然反常，变得不高兴了呢？在这困难的时候，维纳耶竟然跟她同船；拉丽妲自己居然这样跟维纳耶走到了一起；现在维纳耶又像监护人一样用马车送她回家，这一切事情都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使她感到苦恼。由于偶然的原因，维纳耶得到了保护她的权力。她觉得这简直是不能忍受的。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昨天晚上的音乐，为什么到了今日白天的舞台上就停止在这刺耳的音符上了呢？

因此，来到家门口的时候，维纳耶说："我还是回去了吧？"这一来，拉丽妲更加生气了。她想："维纳耶先生认为，我怕带他一起去见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她一点也不犹豫，她要以明确的态度证明这一点，要把一切都告诉父亲。所以她不让维纳耶到了家门口又溜走，好像她真是一个罪犯似的。

她希望把自己跟维纳耶的关系弄得像以前一样清楚；她不愿意让昨天晚上的幻象和犹豫在他们之间继续存在，她不愿意让维纳耶小看自己。

第三十一章

萨迪席一见到维纳耶和拉丽妲，就赶紧跑来站在他们两人之间。他一手拉着一个，说："大姐呢，她为什么没有回来？"

维纳耶摸摸口袋，东张张，西望望。"大姐呢！"他大声说，"哎呀，真是的，她上哪儿去了呢？天哪，她给丢啦！"

"哼，别胡扯！"他推了维纳耶一把。"告诉我，拉丽妲姐姐！"

"姐姐明天回来。"拉丽妲边说边朝帕勒席先生的房间走去。

萨迪席用力拉着拉丽妲和维纳耶边走边说："走吧，去看看我们家谁来了。"

拉丽妲要把手抽出来，说："不管谁来了，现在你不要打扰我啦！我要去见父亲。"

"父亲出去了，"萨迪席说，"要很久才回来。"

听了这句话，维纳耶和拉丽妲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得到了一个缓和的机会。拉丽妲于是问道："谁来啦？"

"我才不告诉你呢，"萨迪席说，"维纳耶先生，您试试，看能不能猜到是谁来了？您猜不到，您肯定猜不到，绝对猜不到！"

维纳耶开始提出一些完全不可能的、无关系的名字，什么西拉朱多拉、纳瓦布[1]，什么克里希那王公，甚至还提到了南达古马尔[2]。萨迪席不断地尖叫着反驳，而且举出确凿的证据，说这样的

① 纳瓦布是穆斯林统治时期的省督，西拉朱多拉(1733—1757)是孟加拉的省督，曾反抗英国统治，收复加尔各答，1757年被害。

② 南达古马尔是西拉朱多拉手下的一个将领，1775年被害。

客人绝对不可能来的。维纳耶只好认输，说："是啊，我忘了。西拉朱多拉到你们家来很不方便。好吧，先让你姐姐去看看，如果有必要再来叫我，我马上就来。"

"不，你们俩都得一起去。"萨迪席说。

"到哪个房间里去呀？"拉丽妲问道。

"三楼上。"萨迪席回答说。

在三楼平台的一角有一个小房间，南面有防风雨和遮阳光的斜房檐。他们俩跟在萨迪席后面，走到那儿一看，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那里，戴着眼镜，正在看格里迪瓦斯[1] 改写的孟加拉文本《罗摩衍那》。她的眼镜架子有一条腿断了，用绳子顶替的，挂在耳朵上。她的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左右。她的头发前面已经慢慢有些脱落，可是气色很好，白白的面孔依然像熟透了的果子，没有一丝皱纹。在她的两道眉毛之间，有一道永不消退的印度教纹印。她没有穿戴任何装饰品，全身都是寡妇打扮。

她一看见拉丽妲，马上摘下眼镜，放下手中的书，以热情的目光盯着她。紧接着，她又看见跟在她后面的维纳耶，于是立即把纱丽边拉来盖在额头上，站起来，准备退进房里去。萨迪席赶紧跑过去缠住她说："姨娘，你干嘛要跑开呀？这是拉丽妲姐姐，这是维纳耶先生。大姐明天才回来。"

对维纳耶先生的这个简短的介绍，看来已经足够了。显然，萨迪席在此以前已经详细地说起过维纳耶。因为萨迪席只有那么几个可说的话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说，而且毫无保留。

拉丽妲不知道萨迪席的这个姨娘究竟是谁，所以只好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维纳耶赶紧向她问好，弯下腰去行触脚礼。拉丽妲看到维纳耶这样做，便赶紧效仿。

姨娘马上拿出一铺席子，铺在地上说："坐吧，好孩子；坐吧，好

① 格里迪瓦斯是约 15 世纪的孟加拉语诗人。

姑娘。”

维纳耶和拉丽妲坐下以后，她又坐回自己的座位上，萨迪席挨着她坐着。她用右手搂萨迪席，说道：“你们不认识我。我是萨迪席的姨母，萨迪席的母亲是我的亲妹妹。”

这几句话本来是很平常的介绍，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可是她的脸色和语调却暗示着某种东西，使人感觉到她有一段被非常痛苦的泪水泡过的生活经历。她说“我是萨迪席的姨母”的时候，她紧紧搂抱着萨迪席。维纳耶虽然不知道她的身世，但立刻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说：“你只当萨迪席的姨娘可不行，要是他这样占有你，我会跟他吵好久的。萨迪席硬要叫我维纳耶先生，不叫我哥哥，这已经很不对了；如果他还要夺去我的姨母，那可绝对不行。”

维纳耶一向不用费多少时间，就能赢得别人欢心的。这个外貌讨人喜欢说话动听的年轻人，转眼之间就在姨母心里得到了跟萨迪席同样的地位。

“孩子，你母亲在哪儿呢？”姨母问道。

“我很久以前就失去了母亲。”维纳耶说，“可是，不能说我现在没有母亲。”

说着说着，他想起了安纳德摩伊的话，感情一冲动，眼睛不禁湿了。

他们很快就十分投机地谈开了，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今天才认识的。萨迪席不时说几句完全不相干的话。拉丽妲一直默不做声地坐着，没有说一句话。

拉丽妲即使很想消除与新认识的人的生疏，也是不容易的，要花很长时间才行。何况，今天她的心情不好。维纳耶这么快就跟素不相识的人谈得如此投机，她也不大喜欢。她拉丽妲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维纳耶不好好想想自己怎样帮助她，反而这样宽心！想到这儿，拉丽妲不禁暗自看不起维纳耶，心里责备起他来。可是，维纳耶如果板着面孔，沮丧地坐着一言不发，不理睬拉丽妲的不满，也是

不行的。如果这样的话，拉丽妲肯定会生气地说："我只有向父亲讨教了；维纳耶像这个样子，好像全部责任都得由他负似的。"事实上，昨天晚上听上去像音乐的声音，今日白天却只能使人感到头疼——觉得全部错了。所以，今天拉丽妲心里每时每刻都在跟维纳耶作对，不管维纳耶怎么做，她都觉得不对。根源究竟在哪儿？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消除病根？这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哎！女人心里的感情本来是她们的命根，我们何必责怪她们的心引导她们所做的事不合常理呢？假如一个女人一开始就有正常的荣誉感，那么她的心也许会指引她的行动美好自然，甚至会把常理当作花环，真心实意地接受它。可是，假如一开始有一点差错，哪怕只有一点点差错，理智也无能为力，无法使她恢复正常；爱恋与厌恶、欢笑与哭泣随时都可能出现，要想弄明白做什么事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徒劳无益的。

另一方面，维纳耶的心情此时此刻也并不很自然。倘若他的心情跟以前完全一样，这时候她肯定会跑去找安纳德摩伊的。除他之外，还有谁会去把戈拉受罚入狱的消息告诉母亲呢？除他之外，还有谁能让母亲得到安慰呢？维纳耶心灵深处的这种痛苦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现在又不可能扔下拉丽妲不管。今天，只有他是反抗这个社会的拉丽妲的保护者。维纳耶想，如果他有责任向帕勒席先生说明拉丽妲的问题，那么他一定要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后才离开。他心里完全认为拉丽妲没有反驳的能力。即使维纳耶心中为戈拉和安纳德摩伊感到多么痛苦，但是，拉丽妲跟他这样亲近使他今天感到非常愉快，使他觉得心旷神怡，好像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光荣，而把他内心的痛苦埋在内心的底层。今天，他甚至不敢看拉丽妲一眼，即使有时无意之中看到拉丽妲的纱丽边，或者看到她放在怀里一动不动的手，也会使他感到兴奋。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帕勒席先生还没有回来。维纳耶想回去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为了抑制住这种心情，他更加专心地跟萨迪席谈

话。最后，拉丽妲气得再也忍不住了，打断维纳耶的话说："你还等什么呀？父亲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你不到戈勒摩罕先生的母亲那儿去一趟吗？"

维纳耶吃了一惊，拉丽妲生气的这种口气他听得太熟了。他看了拉丽妲一眼，马上像断了弦的弓一样笔直地站了起来。真是的，他一直待在这儿干什么呢？他本人并没有自夸，并没有说这里少不得他。他本来在门口就要告辞回去的，是拉丽妲请他留下，他才留下的。可是现在，拉丽妲居然拿这个问题来问他！

拉丽妲看到维纳耶这样紧张地站起来，不由得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发现维纳耶脸上平常的那种微笑，像灯光突然被吹灭了一样，完全消失了。拉丽妲以前从未见过他脸上这样沮丧难受的表情，从来没有看到他的感情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她一发现这一点，良心的责备马上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着她，使她感到非常痛苦。

萨迪席马上跳起来，抓住维纳耶的手摇动着，苦苦哀求道："维纳耶先生，请您坐下吧，现在别走。今天在我们这儿吃了饭再回去。姨娘，你叫维纳耶留下吧！拉丽妲姐姐，你为什么要叫维纳耶先生走呀？"

"不，萨迪席弟弟，"维纳耶说，"今天不行！要是姨母记得我，我改天一定来品尝你们的美味。今天已经太晚了。"

这些话并没有什么不平常的，但是他嗓音哽咽悲伤。这一点就连萨迪席的姨母也听出来了。她不禁略感惊讶，看看维纳耶，又看看拉丽妲，猜想到幕后在演着一幕命运的戏剧。

过了一会儿，拉丽妲找了一个借口，回到自己屋里，像过去许多次一样，痛哭了一场。

第三十二章

维纳耶到安那德摩伊家去的路上，一直又羞又悔，觉得非常苦闷。他多傻啊，他当时干嘛不径直到母亲那儿去呢！他还以为拉丽妲特别需要他呢。老天爷对他惩罚得很对，因为他一到加尔各答并没有撇下其他事务赶紧跑到安纳德摩伊那儿去。所以老天爷借拉丽妲的嘴问他："你不到戈勒摩罕先生的母亲那儿去一趟吗？"难道戈勒摩罕的母亲在拉丽妲的心目中比在维纳耶的心目中更重要吗？拉丽妲只知道她是戈勒摩罕先生的母亲，可是在维纳耶看来，她却是人世间所有母亲的唯一的化身啊！

安纳德摩伊刚刚洗完澡，在地上铺上坐垫静静地坐下，看上去她正在默默地念咒语。维纳耶一走进去，便匍匐在她脚前，叫了一声："母亲！"

安纳德摩伊用双手摩着他低垂的头说："维纳耶！"

还有谁的声音能跟母亲的声音一样呢？这一声呼叫，仿佛同情地抚慰他的整个身心。他竭力控制住眼泪，声音哽咽地说："母亲，我耽搁得太久了。"

"我已经听说了，维纳耶！"安纳德摩伊说。

维纳耶吃了一惊，说道："您已经都听说了？"

戈拉在警察局里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托律师送给她了。他已经估计到一定会被罚入狱。他在信的最后写道：

坐牢丝毫也不会损害您的戈拉，您千万不要难受——您

的痛苦才是对我的惩罚，县长无法给我任何惩罚。母亲，不要只考虑您自己的儿子吧；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母亲的孩子，他们清白无辜，也被关进了监狱；我想跟他们一样待在这难熬的地方，分担一点他们的痛苦。如果这一次能实现这个愿望，那么请您别为我难受。

母亲，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大饥荒的那一年，我有一次把钱包放在临街的房间里的桌子上，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几分钟，回来一看，钱包给人偷走了。钱包里放着我的五十个卢比奖学金，我本来是想积攒些钱，买一只银盆，给您洗脚的。钱被偷走以后，正当我对那个小偷满怀无谓的怒火的时候，天神突然使我恢复了理智。我对自己说："无论哪个受饥挨饿的人拿走了我的钱，我都作为礼物送给他了。"我这样一说，心里无用的怒火就全然消失了。今天，我同样对自己的心说："我是故意去坐牢的。"我心里没有一点痛苦，也不生任何人的气。我是去狱中做客的。在狱中，吃住固然不便，可是这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受到了许多人家的款待，在那些地方也有许多困难，既不符合自己的习惯，也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一个人只要是出于自愿去吃的苦，那种苦就算不得苦了。我是心甘情愿去坐牢的。这并不是谁强迫我到那儿去的，所以请您赞成我的这个决定，不要为我担心。

我们在家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体会不到自由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是一种多么大的特权——有许多人，他们要么是由于自己的罪过，要么是出于无辜，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遭到禁锢或凌辱。迄今为止，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跟他们没有任何接触。现在，我要打上跟他们一样的烙印才出来，决不跟大多数装扮得体体面面的伪君子为伍来保持自己的所谓名誉。

母亲，接触了这广大的世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其实，世

界上那些摆着法官架子，洋洋得意的人，大多数都是很可怜的。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是因为审判官的罪恶才被判入狱的。一桩罪行本来是许多人造成的，可是只有这些倒霉的人受苦。我们不得而知的是，那些在监狱外面名声显赫生活舒适的人，将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抵偿他们的罪行。可是，我诅咒这样的舒适生活，诅咒这样的名声。我要让人给我胸前打上被人指责为作恶的烙印才出来。母亲，为我祝福吧，不要为我流泪！黑天胸前永远都留着苾力瞿[①]踢他的脚印。如果世上的恶人所犯的暴行越残酷，黑天神胸前的这个印记就会越深。既然黑天能把这个印记作为装饰保留下来，那么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您又有什么理由为我感到痛苦呢？

收到这封信以后，安纳德摩伊本来想打发摩希姆去看戈拉，可是摩希姆说他要上班，洋老板绝对不会准他的假。接着他又责怪戈拉不懂事，说他鲁莽。他最后说：“总有一天，我会因为他丢了饭碗的。”

安纳德摩伊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克里希那德雅尔，因为在戈拉的问题上，她对丈夫非常不满。她知道，克里希那德雅尔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把戈拉当做自己的儿子，而且他内心里对戈拉很反感。正如温德亚山脉把南北印度分开一样，戈拉站在中间把他们夫妻俩分开了——一边站着克里希那德雅尔，独自一人小心地保持着很纯洁的印度教传统；另一边站着安纳德摩伊，因为收

① 苾力瞿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仙人，传说曾拜访各大神，到毗湿奴处时，看到毗湿奴正在睡觉，嫌他懒惰，故踢了他一脚，但毗湿奴并不责怪他，反而感谢他，轻轻地抱住他的脚。因黑天是毗湿奴的化身，故作者说是黑天。

养了戈拉这个异教徒儿子，不能跟丈夫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戈拉身世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可是他们俩之间的一切关系好像都断绝了。由于这一切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安纳德摩伊对戈拉的爱完全变成了她个人的珍贵财富。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戈拉在这个家庭中生活得舒服一些。她一直担惊受怕，唯恐有人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的戈拉才弄成这样的；正是因为你的戈拉我们才不得不受到这种诽谤的；你的戈拉让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她知道，她要对戈拉负完全的责任。可是，戈拉性格倔强，是不容易管住的。不管他在哪儿，不让他管闲事都是难以办到的。

如今，她总算在这个敌对的家庭中，小心翼翼地，把她这个幼小而倔强的戈拉养大成人了。她遭受了许多辱骂，但她从未回答；她忍受了许多痛苦，但她从未让人替她分担。

安纳德摩伊遭到摩希姆拒绝以后，一直默默地坐在窗前，望着克里希那德雅尔洗完晨浴，在额头、胸脯和两只胳膊上涂上恒河泥土，喃喃地念着神圣的咒语走回来。他这样净化自己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接近的，连安纳德摩伊也不例外。禁忌，禁忌，彻底的禁忌！最后，安纳德摩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站起来，走进摩希姆的房间。她看见摩希姆正坐在地板上看报，他的仆人正在用油给他擦身子，为他做晨浴前的准备。安纳德摩伊对他说："摩希姆，我想去看看戈拉，你找个人送我去。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坐牢。可是，如果他真是要坐牢，难道我不在判决以前去看看他吗？"

不管摩希姆表面上行为如何，他对戈拉还是有感情的。"这家伙真该死！"他大声叫道，"他这个倒霉的家伙就该去坐牢——到现在他还没有进监狱，真是一件怪事！"可是一说完，他就把自己的心腹下人戈萨尔叫来，让他带上请律师用的钱，立即动身去那个县城。而且他已经决定，只要衙门里上司准假，家里夫人同意，他自己随后就去。

安纳德摩伊知道，摩希姆决不会眼看戈拉出了事而不竭力搭

救的，现在她看到摩希姆已经尽可能设法去帮助戈拉，便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回自己屋里去了。因为她很清楚，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敢置众人的好奇、议论和指责于不顾，把她带到戈拉出事的那个陌生的地方去。她默默地坐在那里，紧紧地抿着嘴唇，眼睛里饱含着悲痛的神情。勒其米娅一看，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安纳德摩伊马上责备她，让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她总是习惯于把一切忧伤都默默地忍在心里。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她都能不动声色；她的心情如何，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维纳耶想不出对安纳德摩伊说什么好；安纳德摩伊也不希望任何人给她什么安慰。她的痛苦是无法消除的，所以她害怕别人跟她谈戈拉的事；她也不愿提起别的话题。于是她对维纳耶说："维纳耶，你好像还没有洗澡，已经太迟了，赶紧洗去吧。"

维纳耶洗完澡坐下吃饭的时候，安纳德摩伊看到他旁边戈拉的位置空着，心里不由得悲伤起来。她想到戈拉今天吃的是监狱里的粗饭，而且没有母亲精心烹调，毫不可口，再加上狱中的种种虐待行为，倍加难以下咽。她委实再也忍受不了，只好借故离开了那里。

第三十三章

帕勒席先生回到家，发现拉丽妲出乎意料地回来了。他马上想到他这个任性的女儿一定是卷进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拉丽妲看见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自己，便说："爸，在那儿实在待不下去，我提前回来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帕勒席先生问道。

"县长把戈勒摩罕先生关到监狱里去了。"拉丽妲回答说。

戈拉先生怎么会搅到这件事里来，或者是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帕勒席先生一听真是摸不着头脑。拉丽妲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以后，他老半天默默无言，想出了神。他突然想到了戈拉的母亲，不觉感到悲伤起来。他暗自想到，把一个人关进监狱，使多少无辜的人悲痛欲绝。如果审判官心里能体会到这一点，就不会那样随随便便监禁别人了。县长判处戈拉徒刑，就像判处一个小偷那样简便。只有完全不顾公道的时候，才可能做出这样残酷的事。无论世上有多少种暴行，但是人欺压人比其他一切残暴行为都要可怕得多。这种行为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联合支持，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当他听说戈拉入狱的经过的时候，这种看法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拉丽妲看到他一言不发，沉思不语，便急切地问道："哎，爸爸，难道这不是很可怕的不公道行为吗？"

帕勒席先生以他一惯的平静的口吻回答说："我不清楚戈勒摩罕到底做了什么过火的事。不过，我敢肯定，即使戈勒摩罕出于他

强烈的责任感，可能做出了超越自己合法权利的事，但是他决不会犯下英国人所说的‘罪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现在的正义感，还没有达到十分明智的程度。轻微的过失和犯罪，现在受到的处罚都是一样的，两者都得在同样的监狱里受同样的苦。这种情况不能怪罪某一个人——这应该由全人类共同犯下的罪过来负责。”

突然间，帕勒席先生撇下这个话题，转而问道：“你是跟谁一起回来的？”

拉丽妲直言不讳，仿佛特别加重语气似的回答说：“跟维纳耶先生一道回来的。”

表面上看起来，拉丽妲似乎很坚强，但是她内心里却感到很软弱。她跟维纳耶一起回来的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轻松地说出来的。这句话说出口时，羞怯感向她袭来，红晕不断浮上她的脸，使她感到更加狼狈。

帕勒席先生对这个任性倔强的女儿，比对其他的孩子更加疼爱。他的这种态度虽然在其他人看来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但他正因为明知这一点，反而更加重视拉丽妲不怕事的实话实说的精神。他知道，拉丽妲的缺点在别人看来是很明显的。所以，尽管她的优点难能可贵，却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此，他格外小心地保护她的这种优点；他不愿意在管束她的刚愎自用的同时，也毁掉她内在的这种高贵品质。

他的另外两个女儿的美丽，是人人见了都会立刻承认的，因为她们皮肤白嫩，五官端正。可是拉丽妲的肤色比她们黑些，而对于她的容貌，人们却看法不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沃尔达松德丽常常对丈夫说自己感到很担心，害怕很难给她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但是，帕勒席先生在她脸上看到的，并不是肤色或者五官的美，而是那种表现在她脸上的灵魂的严肃之美——不只是柔美无瑕的外貌，而是独立不羁的风采，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坚定不移的性

格只有少数有见识的人喜欢，而使多数人厌恶。帕勒席先生觉得，拉丽妲虽然在世上不会讨别人喜欢，却会永远保持纯真。因此，他几乎是带着一片难受的心情关怀她，尽力接近她。他知道别人都不会原谅她，所以自己对她总是比较宽容。

帕勒席先生一听说拉丽妲突然自己一个人跟维纳耶回来了，马上就意识到，在未来的日子里她要为此忍受极大的痛苦——他预见到人们对她的这个轻微的过失，将会给她重得多的惩罚。他正在暗自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拉丽妲突然又说："爸爸，我错了。不过，我现在清楚地懂得了，我们国家的人跟县长之间存在着极不平等的关系，使人感到他的款待并不是体面的事情，而完全是一种恩赐。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难道我还忍受着待在那儿？这样对吗？"

帕勒席先生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他没有试图回答，只是用他的右手，在她头上轻轻地拍了拍，说道："你这个疯子！"

那天下午，帕勒席先生正在门外走来走去，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维纳耶来到他面前向他问好。帕勒席先生一直跟他谈了好久戈拉坐牢的事，可是一点没有提他跟拉丽妲一起乘船回来的事情。最后，眼看天就要黑了，他说："来，维纳耶，进屋去吧！"

"不，不进去了，现在我得回家去了。"维纳耶说。

帕勒席先生没有再挽留。维纳耶飞快地朝二楼上看了一眼，慢慢地走了。

拉丽妲早已在二楼上看见维纳耶了。帕勒席先生独自进屋的时候，她下楼来到他的房间，满以为维纳耶随后就会进来。过了一会儿，维纳耶还没有进来。她坐立不安地整理了一下桌子上的书报，便想离开那里。帕勒席先生叫住她，用爱怜的目光望着她沮丧的面孔，说道："拉丽妲，唱首赞美诗给我听听，好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灯挪了个位置，让灯光不要照到拉丽妲的脸上。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沃尔达松德丽跟其余的人都回来了。

哈伦先生按捺不住自己对拉丽妲的愤怒，连自己的家都没有回去，就跟大家一起来见帕勒席先生了。

沃尔达松德丽气得没有跟拉丽妲说一句话，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直接冲进自己的房间去了。

拉沃雅和丽拉也很生拉丽妲的气，因为拉丽妲和维纳耶走了，节目只好大量削减，弄得残缺不全，使她们丢尽了脸。

至于苏查丽达，她既不像哈伦那样怒气冲冲，也不像沃尔达松德丽那样哭丧着脸，更不像拉沃雅和丽拉那样毫无情绪，只是保持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像机器似的做着自己的动作。今天，她也像自动机器一样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家。

苏狄尔既感到羞愧，又感到后悔，到了帕勒席先生家门口，他再也不肯进门。拉沃雅一再央求，可是他怎么也不肯依从。拉沃雅无可奈何，只好生气地进屋去了。

“这太不像话了！”哈伦先生一走进帕勒席先生的房间，就大声嚷道。

拉丽妲当时也在帕勒席先生屋里，一听到这句话，她就两手扶着父亲的椅背，站在后面，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哈伦先生。

“我听拉丽妲说过了。”帕勒席先生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还争论它有什么好处？”

帕勒席先生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被哈伦认为是非常软弱的

一面，所以他有些傲慢不逊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可是促使事情发生的性格缺点却依然存在，所以讨论一下过去了的事情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是您经常那样放纵她，拉丽妲绝对做不出她所做的这种事。您仔细地听完这次发生的事，就会明白，您这样做对她有多大的危害。"

帕勒席先生觉得自己的椅子后面动了一下，于是赶紧把拉丽妲拉过来，握住她的手，微微笑了笑，然后对哈伦说："巴努先生，到您有了孩子的时候，您就会明白，培养孩子是需要爱心的。"

拉丽妲一只手搂着父亲的脖子，俯身对着他耳朵小声说："爸爸，水快凉了，您赶紧洗澡去吧。"

帕勒席先生暗示哈伦还在场，故意说："过一会儿再去，现在还不算太晚嘛。"

"不要紧，您去吧，爸爸。"拉丽妲娇声娇气地说，"您去洗澡，有我们陪着巴努先生哩！"

帕勒席先生走了以后，拉丽妲拉过一把椅子，安安心心地坐下，盯着哈伦先生的脸，说道："您认为您有权想怎么指责谁就怎么指责谁，是吧？"

苏查丽达很了解拉丽妲。要是在别的时候，看到拉丽妲的这副神情，她心里准会焦急不安的。可是今天，她在窗户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打开手中的书，一言不发地翻着看起来。苏查丽达既有控制住自己的天性，也养成了控制自己的习惯。过去这些日子的种种打击造成的痛苦，在她心里越积越多，使她比以前更加寡言少语。今天，这种紧张的沉默，终于到了忍不住的程度，因此拉丽妲坐下来向哈伦宣泄自己内心的积怨的时候，苏查丽达内心的积郁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发泄的出路。

"您认为，"拉丽妲继续说，"您比我父亲更清楚他对我们的责任吗？难道您就是整个梵社的领袖吗？"

哈伦先生看到拉丽妲这副傲慢的神态，不觉大吃一惊。他正想

严厉地回击拉丽姐一顿，可是拉丽姐还没有等他开口，又接着说："对您那副自高自大的架子，我们已经忍受得够久的了！可是您如果妄想比父亲还伟大，那么这一家子不会有一个人会忍受下去——连佣人也不会忍受的！"

哈伦先生好容易才说出话来："拉丽姐，你……"

拉丽姐打断他的话，语气更加强硬地说："您别打岔！您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今天请您听我说完。如果您不相信，您问苏查丽达姐姐好了。您以为您有多伟大，我们的父亲要比您伟大得多。我讲完了，您有何见教，请讲吧。"

哈伦先生的脸都气青了。他站起来，推开椅子，喊叫道："苏查丽达！"

苏查丽达这才停止看书，抬起头来。

哈伦接着说："你愿意让拉丽姐当着你的面侮辱我吗？"

"她并不是想侮辱您。"苏查丽达轻言细语地说，"拉丽姐只是想说，您应当尊重父亲，我们不知道还有谁像父亲一样值得尊重。"

在这一刹那间，哈伦先生真有点要走的样子。但是，他没有走。他神气十足地坐了下来。他感觉到，他在这个家的威信正在下降，可是他要更加拼命挣扎，要保住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他忘记了，把快要断了的支柱拉得越紧，就会使它断得更快。

拉丽姐看到哈伦先生这样严肃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便站起来，走到苏查丽达身边坐下，跟她和颜悦色地交谈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在她们谈话的时候，萨迪席走进屋来，拉着苏查丽达的手，说："大姐，走吧！"

"去哪儿？"苏查丽达问道。

"走吧，给你看一样东西。"萨迪席说，"拉丽姐姐姐，你还没有告诉她吧？"

"没有。"拉丽姐回答说。

萨迪席跟拉丽妲说过，让拉丽妲不要对苏查丽达说姨母来了的事。拉丽妲答应过他，也没有失信。

可是苏查丽达不能丢下客人不管。于是她说："好吧，话匣子先生，我过一会儿就来，等父亲洗完澡来了再说。"

萨迪席急躁不安了，他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躲开哈伦先生的。因为他非常害怕哈伦先生，所以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哈伦先生呢，除了有时想教训教训他以外，总是不跟他交往。

帕勒席先生洗完澡一回来，萨迪席就把两个姐姐拉跑了。

哈伦说："关于我跟苏查丽达正式订婚的事，我不想再拖延了。我想就在下个星期天举行。"

"我倒是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帕勒席先生说，"如果苏查丽达同意的话，那当然可以。"

"她的意见不是早征求过了吗？"

"那好，随您的意思吧。"

第三十五章

那天，维纳耶离开拉丽妲回到家以后，心里的不安情绪老是像刺似的扎着。他想："我老去帕勒席先生家，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我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总是到他们家去，可能是不对的。也许我有好多次去的不是时候，使他们为难了。我不懂他们梵社的规矩，我也不知道我到他们家去有什么光彩。也许我像傻瓜似的，闯到了一个人不应该去的地方。"

维纳耶这样想着想着，突然心里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拉丽妲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使自己觉得受了侮辱的表情。维纳耶心里对拉丽妲到底有什么感情，这一点他自己到现在也还不清楚，但是现在这已经是不可掩饰的了。他想不出该拿内心深处的这种新的情感怎么办。他该怎样与外界交往？他与外界有什么关系？难道他对拉丽妲来说是耻辱？或者是背叛了帕勒席先生？——这些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惑。他以为拉丽妲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所以生他的气。他想到这一点，感到无地自容。

对维纳耶来说，再去帕勒席先生家已经不可能了，而自己住处的寂寞又像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第二天一早，他去找安纳德摩伊，对她说："母亲，我想在你这儿住几天。"维纳耶心里想，戈拉不在家，他可以安慰安慰安纳德摩伊。安纳德摩伊明白这一点，心里很受感动，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爱抚地用手拍拍他的肩头。

维纳耶刚安顿下来，便一个劲地撒起娇来，有时还装腔作势地跟安纳德摩伊拌嘴，说她对他照顾得不周到。他每时每刻都在不断

地说这道那，想借此来分安纳德摩伊和自己的心，免得去想那些伤心的事。傍晚时分，维纳耶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就固执地缠着安纳德摩伊，让她放下自己手中的家务活，跟他一起到凉台上，铺开席子坐下，听她讲述幼年和娘家的事。她出嫁以前，原是一个梵学家的孙女，是她祖父学校里学生们的宝贝，因为她失去了父亲，大家都很纵容娇惯她，以致使她守寡的母亲总是感到提心吊胆，怕她惹出是非。

“母亲，”维纳耶听她讲完后说，“我真感到奇怪，您有一段时间不是我的母亲。我觉得，您祖父学校里的学生一定常把您当作他们幼小母亲，而供养您祖父的实际上倒是您。”

一天暮色中，维纳耶躺在凉席上，把头枕在安纳德摩伊的脚边。他说：“母亲，我真想把一切知识都还给智慧之神，再回到婴儿时代去，躲在您的怀里——但愿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您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维纳耶的声音里流露出非常沉重而疲倦的情绪，这不仅使安纳德摩伊感到担心，又感到很惊奇。她移到维纳耶头边，轻轻地抚着他的头，沉思了好一会儿，问道：“维僖，帕勒席先生一家都好吗？”

这一问，使维纳耶吃了一惊，禁不住羞红了脸。他想：“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母亲，母亲是能看透我的心的。”他有点犹豫地回答说：“是的，他们都好。”

安纳德摩伊说：“我很想认识认识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以前戈拉心里对她们的印象不好，可是后来她们居然赢得了他的好感，说明她们真是不一般。”

维纳耶激动地说：“我也总是在想，一定要让您认识帕勒席先生的几个女儿，可是又怕戈拉见怪，所以一直不敢说。”

“他的大女儿叫什么名字？”安纳德摩伊问道。

这样一问一答，一个一个地说着。可是轮到拉丽妲的时候，维

纳耶无论如何不愿意说起她，竭力想把话题扯开。安纳德摩伊心里不禁笑了。但是她没有让他绕过去。她说："听说拉丽妲非常聪明？"

"您听谁说的？"维纳耶反问道。

"嘿，不是听你说的吗？"安纳德摩伊说。

以前有一段时间，维纳耶心里对拉丽妲无拘无束。在那些毫无恋情的日子里，他曾对安纳德摩伊非常热烈地赞美过拉丽妲的聪明灵敏，现在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安纳德摩伊像一个老练的船长一样，绕过重重暗礁，很巧妙地把关于拉丽妲的话题引向前进。到后来，她几乎把拉丽妲和维纳耶交往的全部重要情况都搞清楚了。维纳耶这一次甚至讲到了戈拉突然被捕入狱，拉丽妲也感到非常悲痛，所以独自跟他乘船回来了。他讲着讲着，越发兴奋起来，开初那种沉重的压抑感和疲倦的痕迹全部消失了。认识拉丽妲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这样述说她的事情，他觉得是一种极大的福气。

最后仆人来叫吃晚饭，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维纳耶这才像大梦初醒一样，发现自己把心里的事全部告诉安纳德摩伊了。安纳德摩伊这样真心实意、毫不诧异地倾听这一切，使维纳耶始终没有一点羞愧的感觉。

迄今为止，维纳耶还没有隐瞒过母亲任何事情——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事，他都一直告诉她的。可是，认识帕勒席先生一家以后，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踌躇心理。这对他内心的健康是不利的。今天，他既然把心里的事告诉了洞察一切的安纳德摩伊，他的心情也就非常轻松愉快了。如果他不把生活中的这一段经历全部告诉他的母亲安纳德摩伊，那么，他的纯洁就一定会受到损害——维纳耶的心里就一定会留下污点。

那天夜里，安纳德摩伊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想了好久好久。戈拉一生中的谜越来越难解了，也许在帕勒席先生家里能找到一个答案。因此她决定，不管如何，一定要见见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

第三十六章

摩希姆和他那一家的人，已经认定谢茜·穆姬和维纳耶的婚事没有问题了。谢茜·穆姬现在绝对不到维纳耶面前来。至于谢茜·穆姬的母亲拉克希米摩妮，维纳耶几乎见不到她。这并不是因为她天生害羞，怕见外人，而是生性诡秘，不愿把心里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房门总是关着的，除了丈夫之外，她家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严格的管束，被严密地封锁着；就连她的丈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在妻子管束下，他的活动完全是循规蹈矩的，他的自由很有限。因为她有非常严谨地管理她那块小天地的习惯，所以那块天地完全在她的控制之下。外面的人固然难以进去，里面的人出来也非易事。甚至连戈拉，也是不能到拉克希米摩妮那宫殿中去的。拉克希米摩妮这个王国的制度从未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不仅这儿制定法律的人是她，而且从低级法院到高级法院执法的都是她拉克希米摩妮——行政长官是她，司法官还是她，最后判决权也在她手上。摩希姆在与外面的亲友们的交往中，向来被认为是意志坚强的人，可是，在拉克希米摩妮的管区之内，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哪怕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是如此。

拉克希米摩妮躲在她自己房里，早已把维纳耶看清楚了，而且也喜欢他。摩希姆看到维纳耶和戈拉从小就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或许由于太了解的缘故，他从来没有把维纳耶作为谢茜·穆姬的新郎来观察。当拉克希米摩妮提醒他的时候，他不禁对夫人的英明更加佩服。拉克希米摩妮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她的女儿嫁给维纳

耶。她已经一再告诫丈夫,说这桩婚事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维纳耶决不会向他们要什么嫁妆。

维纳耶虽然搬到他们家来住几天了,摩希姆反倒不能跟维纳耶提起婚姻的事,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他觉得戈拉遭到了不幸,维纳耶的心情非常沮丧。

可是到了星期天,摩希姆的老婆终于忍不住了。她把摩希姆从午睡中叫起来,将他赶到维纳耶那儿去了。维纳耶正在给安纳德摩伊念般吉姆[①] 创办的《孟加拉之镜》杂志最近一期上的一篇文章,摩希姆走进来,慢慢地坐下,手里拿着槟榔盒。

他先递给维纳耶一个槟榔包,对戈拉任性放纵和无知的行为抱怨了一通,然后就数他还有多少天才能获释,数着数着,他好像突然想起 11 月已经过了一半了。说到这儿,他觉得可以自然地引上正题了。

"维纳耶,听我说,"摩希姆说,"你说你们家 11 月禁止举行婚礼,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在历书中规定的种种规矩和禁忌之外,你再加上一部家庭的禁忌黄历,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传宗接代呢?"

安纳德摩伊看到维纳耶非常尴尬,便替他解围说:"维纳耶从谢茜·穆姬还是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所以他心里不大情愿娶她,因此拿 11 月作借口来推辞的。"

"既然不情愿,开头就应该说呀!"摩希姆说。

"一个人要弄清自己的心思是要费些时间的。"安纳德摩伊说,"可是,摩希姆,又不缺新郎官,世上多的是嘛。等戈拉回来,他认识许多好小伙子,他一定能从他们中物色一个的。"

"哼!"摩希姆抱怨了一声,脸都拉长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母亲,如果不是您从中作梗,维纳耶是不会反对的。"

---

① 般吉姆(1838—1894),印度孟加拉语小说家。

维纳耶着急了，正想说些什么。可是安纳德摩伊阻止住他，说道："那么好吧，摩希姆，实话告诉你，我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鼓动维纳耶。维纳耶还年轻，可能会一时冲动，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就把事情答应下来，但是今后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安纳德摩伊掩护了维纳耶，把摩希姆的怒气全引到了自己身上。维纳耶明白了这一点，为自己的懦弱感到很不好意思。他正要明确地说明自己不同意这桩婚事的时候，摩希姆已经站起来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心里还在唠叨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继母绝对不如自己的生母好。"

安纳德摩伊知道摩希姆会这样想。作为继母，她明白在人世这个法庭上永远都会被排在被告的行列里。但是，她不习惯按照别人的看法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至于别人会说什么，会怎么想，她是不管的。自从她把戈拉抱在自己怀里那一天起，她就跟社会的传统和习俗决裂了，而且从那时开始，她就经常做一些这样招来人们谴责的事。她在一生中瞒住了一件事情的真相，这一直使她感到痛苦，而正是人们的谴责使她多少减轻了一点这种痛苦。当人们指责她是基督教徒的时候，她就会把戈拉搂在怀里说："上帝知道，说我是基督教徒对我并不是什么侮辱。"

这样，她慢慢地习以为常，我行我素，不顾社交圈子里的清规戒律了。所以，无论摩希姆是在暗地里或者公开叫她继母，指责她，她都不会去理会，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维倜，你有好多天没有到帕勒席先生家里去了呀！"安纳德摩伊说。

"哪有很多天呀？"维纳耶回答说。

安纳德摩伊说："从乘船回来以后，第二天就没有去了。"

其实这并没有多少天，但是维纳耶心里明白，在这以前，他到帕勒席先生家去得很多，甚至安纳德摩伊都难得见到他。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确有很久没有去帕勒席先生家了——这无疑是人们会

注意到的事。

维纳耶从自己的围裤脚边抽出一根线，揪来揪去，一直没有做声了。

正在这时候，仆人进来通报说："母亲，有女客人来了。"

维纳耶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他们还没有猜出来是谁来了，是从哪儿来的，苏查丽达和拉丽妲已经进屋了。维纳耶已经无法退出去，只好狼狈地站在那里。

两个姑娘给安纳德摩伊行了触脚礼。拉丽妲没有特别注意维纳耶。苏查丽达向维纳耶问好说："你好吗？"然后又转向安纳德摩伊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从帕勒席先生家来的。"

安纳德摩伊慈祥地让她们坐下。她说："好姑娘，用不着介绍了。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不过我觉得你们就像自己家的人一样。"

交谈已经开始。苏查丽达竭力想把默默地坐在一边的维纳耶拉来参加谈话，便温情地说："你有好多天没有到我们家去了。"

维纳耶看了拉丽妲一眼，然后说："我担心老去会打扰你们，会失去你们的感情的，所以才没有去。"

苏查丽达微微一笑，说："你大概不明白，感情总是盼望有人打扰的。"

"这一点他完全明白，"安纳德摩伊说，"怎么跟你们说呢，他整天跟我要这样要那样，让我忙个不停。"她一面说着，一面以慈祥的目光看着维纳耶。

"老天爷就是要我来考验他赋予您的耐性的。"维纳耶回答说。

苏查丽达轻轻地推了拉丽妲一下，问道："听见了吗，拉丽妲？兴许我们过去也受过考验，大概我们没有及格吧？"

安纳德摩伊看见拉丽妲没有答理，于是笑着说："现在你们的维倔是在考验自己的耐性。你们不知道，在他看来你们是多么重要。每天傍晚，除了你们就没有别的话题了。只要一说到帕勒席先生的名字，他就心花怒放，高兴得不得了。"

安纳德摩伊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望着拉丽妲。拉丽妲虽然勉强地抬起头来，但是她的脸却禁不住羞得通红。

“你们肯定猜不到，他为了给帕勒席先生辩护，不知道跟多少人争论过。”安纳德摩伊接着说，“他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都说他是梵社的信徒了，甚至在考虑革除他的教籍。维偌，别那么害怕，害怕没有用。孩子，我说的是实话。再说，这又没有什么可耻的。你们说是吧，姑娘？”

安纳德摩伊说完，一转眼看拉丽妲，她就赶紧把头低下了。苏查丽达于是回答说：“维纳耶先生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我们是知道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他宽宏大量。”

“我可不同意这一点。”安纳德摩伊说，“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我的戈拉。我甚至还发现，他跟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合不来。可是，他认识你们没有几天，结果连我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了。我还想，我要为他跟你们争吵呢！不过现在看来，我也要跟维纳耶一样了——在你们面前，谁都得甘拜下风，因为你们太可爱了。”说到这里，安纳德摩伊摸摸拉丽妲和苏查丽达的下巴，然后又吻吻自己的指头。

苏查丽达看到维纳耶那副很不自在的样子，表示同情地说：“维纳耶先生，父亲也来了，在外面客厅里跟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生说话呢。”

维纳耶于是马上起身出去了。他走了以后，安纳德摩伊开始跟她们讲戈拉和维纳耶之间不寻常的友谊。她很快就发现，两个姑娘都听得津津有味。安纳德摩伊把自己一生的母爱全部给了这两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两个孩子更让她心疼的了。她的确像少女捏湿婆神像来表示崇拜一样，亲手塑造了他们俩；他们两个的确得到了她全部的爱。她的这两个神的故事，由她亲口讲出来，听着是那样甜蜜，那样生动，以致苏查丽达和拉丽妲两人都觉得百听不厌。苏查丽达和拉丽妲本来对戈拉和维纳耶就很崇拜，但

是透过安纳德摩伊这样的母亲慈爱的光环，她们俩对他们好像又有了新的特殊的了解。

拉丽妲因为认识了安纳德摩伊，对县长更加愤恨了。安纳德摩伊听到拉丽妲亲口说出憎恨县长的话，而且那么激烈，便说："姑娘，戈拉现在关在牢里，这使我有多么难过，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可是我不生县长的气。我了解戈拉。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去做，而且会置任何人为的法律于不顾。戈拉尽到了戈拉的职责。官方也要尽他们的责任，就要把他送进监狱。所以没有必要怪罪他们。该受苦的一定会受苦。好姑娘，你要是看了我戈拉的信，你就明白他为什么不怕痛苦，为什么不白白地生谁的气。做什么事会带来什么后果，他是早就想过了才去做的。"

说完以后，她从匣子里拿出小心地收好的那封戈拉写的长信，递给苏查丽达。她说："好闺女，大声念吧，我也想再听一遍。"

念完信以后，她们三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安纳德摩伊擦了擦眼睛，揩去了几滴眼泪。她的这些眼泪不仅包含着母亲心中的痛苦，而且也包含着幸福和自豪。她的戈拉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不是胆小鬼，他没有去乞求县长宽恕。他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甘情愿去受铁窗之苦。他没有为此去跟任何人争辩，他毫不畏缩地忍受着牢狱生活的一切痛苦，安纳德摩伊也同样忍受得了的。

拉丽妲诧异地凝视着安纳德摩伊的脸。梵社家庭的思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印在她的心上。她知道，那些被称为正统印度教家庭的女人是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她一向都不大尊敬她们。沃尔达松德丽从女儿们小时候起，只要想重重地谴责她们的过错，就说只有正统印度教家庭的孩子才会做出这样的过错。拉丽妲听了这样的话，总是羞愧难当地低下头。今天，听到安纳德摩伊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心里一再感到很惊讶。安纳德摩伊的话这么沉着有力，这么条理分明，这么令人惊奇。拉丽妲一时感情冲动起来，觉得自己与安纳德摩伊比起来太渺小了。她心里很激动，所以既不敢看维

纳耶的脸，也不敢跟他说话。可是，安纳德摩伊慈祥、沉静、怜悯的面部表情，使她激动不安的内心平静下来，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又变得单纯自然了。拉丽妲对安纳德摩伊说："今天看到了您，才明白戈拉先生的力量是从何处得来的。"

"那你就理解错了。"安纳德摩伊说，"戈拉如果像一个平平常常的孩子，我又能从哪儿获得力量呢？我又怎么能忍受得了他的这种痛苦呢？"

第三十七章

要想弄清楚拉丽妲今天为什么这样激动，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过去几天的情况。

过去几天，拉丽妲早上一起床，心里首先想到的是，维纳耶今天不会来。可是，她的心一整天都在盼望维纳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每时每刻她都觉得维纳耶可能来了，可能他没上楼，而在下面客厅里跟父亲谈话。她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老是从这个房间穿到那个房间，不知要穿多少次。最后，一天过去了，她躺下睡觉的时候，简直不知怎样排遣自己千头万绪的心思。她真有点忍不住要流泪，心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又生气。可是生谁的气呢？她不知道，或许是生自己的气。她三番五次地想："这是怎么啦？这样怎么行呢？实在找不到一条出路，这样能拖多久呢？"

拉丽妲知道维纳耶是正统印度教徒，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维纳耶结婚。可是，她就是一点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多丢人呀——真是难受死了！她知道维纳耶喜欢她，知道他没有变心。正因为如此，她更加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所以，当她焦急不安地等待维纳耶来的同时，又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真的来了。这样挣扎了几天，今天再也忍不住了。她想："维纳耶没有来，才使我难受得这个样子，那么去见他一面，也许就会好的。"

因此，一大早，她便把萨迪席拉到自己房间里，对他说："你准是跟维纳耶先生吵架了吧？"萨迪席这些天跟姨母在一起，差不多把自己的朋友忘掉了。

萨迪席大声嚷着反驳了这种指责。拉丽妲于是又说："这么说，他真是你的好朋友啰！你什么时候都在叫：'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可是他看都不来看你一眼。"

"你知道什么，他不理我？"萨迪席叫道，"这决不可能！"这个家庭里的最小成员萨迪席，常常是凭着大声嚷叫来维持他的体面的。今天，他为了证明这一点，当时就跑到维纳耶家去了。他回来以后说："他不在家，所以没有来。"

"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有来了？"拉丽妲问道。

"没几天呀。"萨迪席回答说。

拉丽妲这才去找苏查丽达，对她说："姐姐，我们应该到戈勒摩罕先生家去看看他母亲。"

"可是我们不认识她呀。"苏查丽达回答说。

"嘿，戈勒摩罕先生的父亲不是爸爸童年时代的朋友吗？"拉丽妲说。

苏查丽达也想起来了，说："是呀，你说得对。"

苏查丽达的热情起来了，说："亲爱的好妹妹，你去问问父亲吧。"

"不，我不能去问，"拉丽妲回答说，"你去问吧！"

最后，还是苏查丽达去跟帕勒席先生谈了这个问题。帕勒席先生说："当然可以，我们早就应该去看的。"

大家说好吃了早饭以后去。可是谁知刚决定下来，拉丽妲又变卦了。又是犹豫又怕伤面子的心理冒出来，把她拉了回去。于是，她去跟苏查丽达说："姐姐，你陪父亲去吧，我不去了。"

"这是什么事儿？"苏查丽达说，"你不去，我怎么一个人陪父亲去？好妹妹，乖小姐，去吧，别闹啦！"

好说歹说，拉丽妲才同意去了。可是，这不是输给维纳耶了吗？维纳耶居然随随便便就不来了，而她今天反而跑去追他。投降的耻辱使她非常生气。她心里竭力否认，她是因为抱着去那儿能见到维

纳耶的心情，才那样急于要去安纳德摩伊家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才不正眼看维纳耶一眼，维纳耶向她问好以后她也不答理，连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至于维纳耶，他想，拉丽妲是因为看透了他内心的秘密，所以才这样冷落他，拒绝他。拉丽妲会爱上他吗?他还没有这样的自信，不敢妄想。

维纳耶回来，站在门边，怯生生地说："帕勒席先生想回去了，叫我来告诉你们。"维纳耶躲在门后，不敢让拉丽妲看见他。

"这怎么行呢!"安纳德摩伊说，"不请他们用点茶点，怎么能让他们走呢？等不了多大一会儿了。维纳耶，你进来坐，我去看看就来。你干嘛站在外面，进屋里坐呀!"

维纳耶走进来，找了一个离拉丽妲较远的地方，背对着拉丽妲坐下。可是，拉丽妲这时对维纳耶已经恢复了常态，不再有先前的那种局促情绪，很自然地说："维纳耶先生，今天早晨，萨迪席到你家去过，他想看看你是不是丢下他这个朋友不理了。"

维纳耶仿佛突然听到天上传来了福音，大吃一惊。他以为自己的吃惊可能给人看破了，感到很不好意思，连他的巧于应对的才能也完全发挥不出来，因此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我这些天一直不在家。"他勉强回答说。

可是，拉丽妲这寥寥数语，已经使维纳耶感到莫大的快乐。那像一场令人窒息的梦魇似的遮盖着他整个天地的疑虑，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了。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他心里对自己喊道，"拉丽妲并没有生气。拉丽妲并没有疑心。"

他们之间的隔阂，不知不觉地很快就消除了。苏查丽达笑着说："维纳耶先生起先要么把我们当成了长着尖牙利齿、长爪子、头上生角的怪物，要么以为我们是全副武装来进攻他的，或者是……"

“世上不发牢骚的人，不讲话的人，大凡都被认为有罪。”维纳耶说，“不过，姐姐，我可没有料到你会说这样的话。你自己躲得远远的，现在你又说别人生分。”

维纳耶今天这是第一次叫苏查丽达“姐姐”，这使苏查丽达觉得非常动听，感到甜甜的。她觉得从初次见面起，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现在似乎有了具体而又合意的形式了。

帕勒席先生带着两个女儿告辞回家的时候，天差不多快黑了。随后，维纳耶对安纳德摩伊说：“母亲，今天我什么事也不让您做了。走，我们上楼去吧。”

维纳耶简直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把安纳德摩伊拉到顶层平台上，自己亲手铺好席子，让她坐下。“维纳耶，你说吧，到底有什么事？”

“我没有什么说的，”维纳耶说，“我想请您说说。”

维纳耶急得什么似的，想知道安纳德摩伊对帕勒席先生的两个女儿有什么看法。

“嗨，这就怪了，”安纳德摩伊说，“你就是为这个把我叫上来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正经事要跟我说呢。”

“我不把您拉上来，”维纳耶说，“您到哪儿去看这样瑰丽的日落景色呢？”

不错，11月的太阳，正落在加尔各答的屋顶上，可是景色并不特别美丽。烟色云层中射出的余辉已经暗淡失色，情调多少有点凄凉。然而，今天傍晚，虽然是这种朦胧的日落的暗淡景色，可是在维纳耶看来，却是那样色彩斑斓。他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他周围，把他抱在怀里。

“这两个姑娘都很讨人喜欢。”安纳德摩伊说。

维纳耶没有让她的话停留在这里，他不时地稍稍接个话头，竭力使谈话继续下去。这样，他们谈到了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许多情况。其实，有些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在那11月的与世

隔绝的渐浓的暮色中，维纳耶津津有味的态度和安纳德摩伊满腔的热情结合到一起，虽然谈论的是些极小的家庭生活的往事，但每一个细节都似乎带上了非常丰富的重要的含义。

安纳德摩伊蓦然长叹一声，说道："如果戈拉能娶上苏查丽达，我就心满意足了。"

维纳耶一听跳了起来，说道："母亲，我也常常这样想，苏查丽达绝对是配得上戈拉的好伴侣。"

"不过，这能成吗？"安纳德摩伊说。

"怎么能不成？"维纳耶说，"我觉得，戈拉并不是不喜欢苏查丽达。"

戈拉的心已经给什么迷人的力量吸引住了，这一点安纳德摩伊不是没有注意到。从维纳耶偶尔无意说出的几句话里，她已经猜到这种吸引力就是苏查丽达。安纳德摩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苏查丽达愿意嫁到一个正统印度教徒家庭来吗？"

"问题是，"维纳耶说，"戈拉肯不肯跟一个梵社社员家结亲？您是不是同意？"

"我完全同意。"安纳德摩伊说。

"您同意？"维纳耶又问道。

"维儞，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安纳德摩伊说，"婚姻是心与心相结合的问题——要是心联接在一起了，那么举行婚礼时念什么经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样，只要老天爷赞成就行了。"

维纳耶感到压在心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落地了，他非常激动地说："母亲，听到您亲口说出这样的话，真叫我感到惊讶。您怎么会有这样开明的思想的？"

"当然是从戈拉那儿得来的啰。"安纳德摩伊说。

"可是，戈拉的说法正好跟您的相反呀？"维纳耶说。

"他嘴里说什么，有什么关系？"安纳德摩伊说，"反正我这些道理完全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人本身是多么真实，而那些让人拉帮结

派互相争斗的东西又是多么不真实啊——这个道理是上帝把戈拉赐予我的那一天，就告诉我了的。孩子，梵社社员和正统的印度教徒有什么区别呢？人的心是没有教派之分的——老天爷在人的心里使人团结，他也来到人的心里，跟人融合到一起。难道可以置上帝于不顾而把团结人的重任交给教义和礼仪吗？”

“母亲，我觉得您的话真是金玉良言。”维纳耶一面说，一面弯下腰去向她行触脚礼。“今天过得太有意义了。”

第三十八章

苏查丽达的姨母哈里摩赫妮来了以后，帕勒席先生家的气氛与以前相比就很不平静了。在叙述这一点以前，还是先简单述说一下哈里摩赫妮向苏查丽达做的自我介绍吧。

“我比你母亲大两岁，我们在娘家得到的宠爱是说也说不完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小孩，叔叔伯伯非常疼爱我们，几乎总是抱着我们，不让我们落地。

“我八岁的时候，就嫁到了帕尔萨的名门望族罗易·觉特利家里。他们既是大家族，又是巨富人家。可是我天生命薄。结婚的时候，我父亲跟我公公为嫁妆的事发生了一些争执。婆家的人不肯宽恕我娘家的过失。他们一家人都说：‘我们家的小伙子另外娶一个姑娘，看看他们的丫头会落个什么下场。’我父亲看到我的苦境，便发誓以后不再把女儿嫁给巨富人家，所以你母亲才嫁到了穷人家里。

“我婆家是大家庭。我八九岁的时候就被迫做饭洗碗。一家五六十口人，让大家吃完以后，我有时只吃点米饭度日，有时又只靠吃点豆充饥；有时候中午两点吃午饭，有时候甚至到傍晚才吃得上午饭。一吃完午饭又得下厨房，晚上要十一二点才吃得上晚饭。睡觉连一个固定的地方都没有，闺房里哪儿有空位就在哪儿睡一夜；有时候没有空位，就只能放几把凳子睡在上面。

“婆家对我的轻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的丈夫。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理我。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女儿曼诺拉玛出世了。因为生的是女儿，我在婆家的处境更糟了。在这种遭受屈辱和冷落的环境里，我的小女儿对我才是唯一的安慰和莫大的幸福。曼诺拉玛没有得到她父亲和其他人的一点爱，所以她成了我的宝贝，我更加疼爱她。

“三年以后，我又生了一个男孩，处境才有所改善。这时候，我才配算做女主人。我嫁到丈夫家以前婆婆就不在人世了，生了曼诺拉玛两年后，公公也去世了。他辞世以后，我丈夫跟他的几个弟弟因为分家产打起官司来。最后，打官司去掉了许多家产，几弟兄才分了家。

“到了曼诺拉玛该出嫁的时候，我生怕她嫁得太远了以后见不到她，便把她嫁到离帕尔萨十五六公里远的西姆拉村。女婿是一个长得很标致的年轻人，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真是一个美男子。他家里也还富裕，不愁吃不愁穿的。

“在我厄运最后到来之前，老天爷倒是让我尝到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滋味。在这一段时间，丈夫对我也很尊重，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总是事先跟我商量。可是，我命中注定享受不了这种幸福。邻近一带突然流行起霍乱来，四天之内，我丈夫和儿子就被夺去了生命。老天爷让我活下来，就是要我告诉世人：连想都不敢想象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人都能忍受下去。

“我渐渐地看透了我的女婿。谁能想到那花一样漂亮的外表里，竟会藏着一颗毒蛇般的心！我女儿没有告诉我，他因为交了些坏朋友，已经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他经常跑来找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骗我的钱。在这个世界上，我又不需要为谁攒钱，所以每当他来花言巧语地向我要钱的时候，我倒觉得高兴。后来有时候，我女儿不让我给他钱，并且常常警告我说：‘你这样给他钱花，会让他养成坏毛病的。他钱一到手，就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我想，曼诺拉玛禁止我给她丈夫钱，也许是怕他这样向我要钱会损害她婆家人

的脸面。

“可是，我哪里想到，我背着女儿给她丈夫的钱他是拿去喝酒呢！我女儿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她跑来哭着把她丈夫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痛苦之极，捶胸顿足。我当时有多绝望，真是难以形容。你想想看，我女婿的胡作非为，原来是受到我一个小叔子的怂恿，是效法他的榜样。

“到我停止给他钱的时候，他怀疑是我女儿暗中作梗，于是他就撕破脸皮，公然蛮干起来。他开始残酷地虐待曼诺拉玛，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她。为了避免他再这样做，我只好又背着女儿给钱。我知道，这样做是在把他送进地狱。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实在不忍心让曼诺拉玛遭受那无法忍受的折磨。

“最后有一天——那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2月底的事情。那一年天热得比以往早。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正在聊天，说院子里的芒果树都已经开满了花。突然一架轿子抬到我们门口停下，曼诺拉玛从轿子里走出来，笑着走到我面前向我行触脚礼。

“‘告诉我，曼努①，你们有什么事吗？’我吃惊地问道。

“她依然带着微笑，回答说：‘怎么，难道没有什么事就不能来看望母亲吗？’

“我亲家母还不是那样坏，她带来信说：‘曼诺拉玛有喜了，我看她最好回娘家跟你住在一起，等她生下孩子再说。’我当然信以为真。我哪能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女婿还打她呢。我亲家母是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才把儿媳妇打发到我这儿来住的。曼努和她婆婆，原来是合计着把我蒙在鼓里的。她来以后，每逢我想亲手替她在身上抹油、帮她洗洗澡的时候，她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实际上，她是不愿让我看到她丈夫打她的伤痕。

---

① 曼努是对曼诺拉玛的昵称。

“我女婿有时候跑来，非要把曼诺拉玛接回去，因为她住在我这儿，他就不好死乞白赖地来向我要钱。可是，渐渐地，他连这点顾忌也没有了，竟然当着曼诺拉玛的面缠着我要钱。曼诺拉玛便坚决地说：‘一点钱也不要给他！’可是，我的心太软了，我担心他迁怒于我的女儿，更加虐待她，所以还是给他。

“有一天，曼诺拉玛对我说：‘母亲，我来替你管钱。’说完以后，她就把我的钥匙箱子管起来了。我女婿再也无法从我这儿弄到钱。曼诺拉玛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女婿对我说：‘我要把媳妇儿接回去。’我对曼诺拉玛说：‘孩子，给他点钱，把他打发走吧，不然的话，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可是我的曼诺拉玛一方面是那样温柔，另一方面又是那样坚强。她说：‘不行，绝对不能给钱。’

“一天，我女婿眼睛都气红了，跑来说：‘我明天下午四五点钟派人抬轿子来接她。告诉你，如果不让我媳妇儿回去，就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天，快到傍晚的时候，轿子果然来了。我对曼诺拉玛说：‘孩子，事到如今，再不回去恐怕不好，我下个星期再打发人去接你回来。’

“‘不，今天算了吧，’曼诺拉玛说，‘今天我不想回去，让他们过两天再来接吧。’

“我说：‘好女儿，要是我把轿子打发回去，你那蛮不讲理的丈夫会放过吗？算了，曼努，你今天回去吧！’

“曼努说：‘不，母亲，我今天不回去。我公公到加尔各答去了，他要 3 月中旬才回来，那时候我才回去。’

“‘不行，好女儿，回去吧！’我又说。

“于是，她收拾东西去了。

“我赶紧做饭款待她婆家的佣人和轿夫，忙得不可开交，跑来跑去，竟找不到时间去给曼诺拉玛打扮打扮，陪她坐坐，或者给她做点她爱吃的东西。曼诺拉玛上轿的时候，一面向我行触脚礼，一

面说：'母亲，那么我就走了。'

"我当时怎么知道她那一去竟是永别呢？她不想回去，是我逼她回去的呀！这使我的心火烧火燎似的难受——这是我这一生永远治不好的伤痛。

"那天夜里，曼诺拉玛流产死了。在告知我这个消息以前，他们就急急忙忙背着我火葬了。

"孩子，你不明白，也没有必要去弄懂，那是一件怎么说怎么做都挽不回的伤心事，是一件无法想通的伤心事，是一件即使哭一辈子也洗不掉的伤心事。而且，尽管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苦难仍然没有了结。我的丈夫和儿子死了以后，小叔子们就盯着我的财产了。他们知道，我死了以后，我的财产都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等不及了。不过，这又怪谁呢？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真是活在这世上就是一种罪过。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怎么能容得下我这样一个虽然没有需求却碍着他们享受的人呢？

"曼诺拉玛在世的时候，不管小叔子们怎么说，我都不受他们的骗。只要有必要，我就为保护我的财产所有权而斗争。只要我活着，我就坚决为曼诺拉玛积攒钱财。我的小叔子们无法容忍我为曼诺拉玛攒钱，他们觉得，好像我在借他们的钱似的。我丈夫有一个可靠的老管家，叫尼尔刚德，他是维护我的。我有时候想图个相安无事，提出拿些东西分给他们，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我倒要看看，谁敢拿走属于我们的一分钱。'就是在为这种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我的女儿死了。女儿死后第二天，我的一个小叔子就来劝我，让我放弃一切财产去修苦行，他说：'大嫂，老天爷让你成了这个样子，分明是不让你过世俗生活，你应该到哪个圣地去虔心修行，以尽天年，我们一定安排好你的生活。'

"我派人去把我们家族的祭司请来，对他说：'师父，请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从这无法忍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呢？我坐卧不安，好像给四周的烈火包围了，无论朝哪一面躲都躲不掉，看不到一条

能逃脱这种痛苦的道路。'

"祭司把我带到我们的家庙里，指着黑天神像对我说：'这黑天大神便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的一切。你好好侍奉他，崇拜他，你的一切痛苦都会消除的。'

"于是，我整天都呆在神庙里，竭力把我的整个心灵都献给大神，可是，大神不接受我，我又怎么能把自己献出去呢？而他又怎么会接受呢？

"我把尼尔刚德叫来，对他说：'尼努[①] 大哥，我决定把我的财产所有权转让给小叔子们，让他们每月给我一小笔生活费。'

"尼尔刚德说：'这绝对不行。您是一个女人，您别管这些事。'

"我说：'我往后还要财产干什么呢？'

"尼尔刚德说：'话不能这样说。那是我们的权利，干嘛要放弃呢？这种糊涂打算，千万别去想。'

"尼尔刚德看不到比权利更重要的东西，这使我感到非常为难。财产在我看来犹如毒药，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尼尔刚德这样一个可靠的人，我怎么能伤他的心呢？是他在这样痛苦的时候努力维护着我的权利呀！

"最后有一天，我终于瞒着尼尔刚德在一份文书上签了字。文书上写的什么，我也没有认真看，也不十分懂。我想，签字有什么关系，我既然不打算保住什么东西，也就不怕受谁的骗了。这一切，原来不都是我公公的吗？他的儿子们要，就让他们拿去吧。

"文书注册登记完了以后，我把尼尔刚德叫来，对他说：'尼努大哥，别生气，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让出去了，我再也不要什么了。'

"尼尔刚德吓了一跳，叫道：'什么，您干了些什么！'

"当尼尔刚德看了文书副本，看到我的确放弃了我的一切权

---

① 尼努是尼尔刚德的简称。

利，他气极了。我丈夫去世以后，保住我的权利成了他终生的唯一目标，他把全部的智慧、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护我的权利了。他觉得为我的权利东奔西跑，请律师，打官司，寻找法律依据，是他的幸福。他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料理他自己家里的事的时间都没有。他要拼命保住的这种权利，让一个愚蠢的女人一笔抹掉的时候，尼尔刚德怎么可能平静下来呢！

“他忍无可忍地说：‘好吧，我现在跟这儿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该走了！’

“到头来，尼努大哥居然会这样生气地离我而去。我在婆家最后的命运就注定这样苦吗？我把他叫来，求了他半天，希望他理解我。我后来对他说：‘大哥，别生我的气了。我还存了些钱，这五百卢比给你，以后你儿子娶媳妇的时候，用这点钱给你儿媳妇买点首饰，连同我的祝福一起给她。’

“尼尔刚德说：‘我不要钱了。我们的财产都丢了，这五百卢比不会使我感到愉快，算了吧。’说完以后，我丈夫最后一个真诚的朋友就离开了我。

“我从此住在家庙里。可是小叔子还说：‘你去朝圣吧。’

“我说：‘我婆家的居住地就是我的圣地；我们家神的殿堂，就是我安身的地方。’

“可是，哪怕我占据着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都无法容忍了。后来，他们把东西都搬到我们家来了，哪间房用来干什么都安排好了。最后，他们对我说：‘我们不反对你把神像带走。’

“我还是不理他们，所以他们又说：‘你在这儿怎么维持你的费用呢？’

“我说：‘怎么了？你们确定的给我的生活费就够了嘛。’

“他们说：‘什么？没有生活费的问题呀！’

“闹到最后，在我结婚三十四年以后的一天，我带着神像离开了婆家。我去找尼努大哥才知道，他在此以前就到沃林达文修行去

了。

“我跟我们村的朝圣者一起到贝拿勒斯去朝圣，可是我负罪的心灵，在那里依然得不到安宁。我每天都叫着神说：‘我的神啊，我的丈夫，我的儿子女儿，他们都那样真实，请你让我感觉到你，也那样真实吧！’可是，他哪能听我的请求哩！我的心总是无法平静，我的整个身心都在不停地哭泣。哎，天哪！人生是多么残酷无情啊！

“我八岁的时候到婆家，从那时起我一天也没有回过娘家。你母亲结婚的时候，我想尽办法，希望回去参加婚礼，可是没有办到。你们出生和你们的母亲去世的事都是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的。老天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把你们这两个失去亲娘的孩子，抱在我的怀里。

“朝拜圣地以后，幻觉依然蒙着我的心灵，想得到某种东西的心愿还在牵挂着，渴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于是我开始寻找你们。我听说你们的父亲抛弃了正统的印度教，不跟原来那些信仰正统印度教的人来往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的母亲是我的亲妹妹啊！

“在贝拿勒斯遇到一位绅士，他告诉我你们住在这儿，所以就来了。听说帕勒席先生不信我们的神，可是一看他的脸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很喜欢他的。我知道，要讨神的欢心，光靠祈祷可不够。我一定要找出帕勒席先生使神满心欢喜的道理。

“不管怎么说，我的好孩子，我离开尘世独居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等神发了慈悲，要我撒手归天……可是，眼前要我离开你们，我实在不忍心。”

第三十九章

沃尔达松德丽不在家的时候，帕勒席先生让哈里摩赫妮在家里住下，而且安排她住在屋顶那间单独的房间里，在那里她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行动。

沃尔达松德丽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家里出现了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怒不可遏。她以十分尖刻的口气对帕勒席先生说："我容忍不下去！"

帕勒席先生说："我们这么多人你都容忍得了，就容不下这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

沃尔达松德丽认为帕勒席先生丝毫不懂人情世故。她觉得他根本不去想世上什么事会带来什么好处，什么事会带来什么坏处，而只会莫名其妙地做出什么事情来。然后呢，无论你生气也罢，发火也罢，哭泣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像一尊石头雕像。这样的男人，连吵架都没法跟他吵，哪个女人能跟他过得下去呢？

苏查丽达的年纪跟曼诺拉玛差不多。哈里摩赫妮觉得，苏查丽达看起来跟曼诺拉玛非常相像，性格也差不多——都是那样沉静而又那样坚强。有时候，哈里摩赫妮突然看到苏查丽达的背影，会大吃一惊，就像看到了曼诺拉玛似的。有时傍晚时分，她一个人坐在暗处悄悄地流泪。这时如果苏查丽达来了，她就闭上眼睛，双手把她拉过来，搂在怀里，喃喃地说："哎，我好像搂着她一样。她不愿意走，是我逼她走的。难道我这一辈子为这事受到的惩罚不能有个完吗？也许该受到的惩罚已经受到了——现在她又回来了，回到这

儿来了，像以前那样笑着回来了。我的女儿，我的宝贝，我的一切！”

这样说完以后，她就用手抚摸苏查丽达的脸，亲她的脸，同时泪流满面，像泪人似的。苏查丽达也总是两眼泪汪汪的，用手搂着姨母的脖子，说：“姨母，我也没有享受到多久母亲的爱，我那失去的母亲今天又回来了。当我许多次伤心得无力求告天神，当我的整个心灵都快枯萎的时候，我是怎样呼唤我的母亲啊。如今，我的母亲听到了我的呼声回来了！”

哈里摩赫妮却说：“孩子，别这样，别这样说。听到你这样说，我都高兴得害怕了。噢，神啊，可别再把我的快活夺走了，我的神呐！我决心不再产生那种幻觉，我要把心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可是我办不到。我太软弱了，怜悯怜悯我吧，不要再打击我！不，拉达拉妮，你走，你走吧！别搂住我，别搂住！我的黑天，我的生命之主啊！我的牧童[①] 啊，我的宝贝！你又要让我遭受什么灾难啊！”

苏查丽达说：“姨母，您不能强行把我哄走，我决不离开您——我要这样一直呆在您身边。”说完以后，她把头埋在哈里摩赫妮怀里，像婴儿睡着了似的静静地坐着。

没过两天，苏查丽达跟她姨母之间，产生了至亲的感情，这种感情之深是不能以时间去衡量的。

沃尔达松德丽对此感到很生气，她说：“瞧瞧那丫头！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照顾爱护过她似的！我倒想问问，这么多年她姨母一直在哪儿呀？我们千辛万苦把她从小养大，可是现在一见到她姨母，就好像不认识我们了。我老跟他说，你们都说苏查丽达好，可你们只看到表面现象，外表看上去是挺厚道，但是谁也摸不透她的心。我们为她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全都白干了。”

沃尔达松德丽认为帕勒席先生理解不了她的苦处，而且她也

---

① 有的神话中说，黑天作为毗湿奴的化身，下凡投生于一个牧民家，故小时为牧童。

明白,如果她对哈里摩赫妮表示厌恶,就会被帕勒席先生看不起。所以,她更加生气,更加恼怒。她决心不管帕勒席先生怎么说,一定要证明大多数有见地的人是站在她这一边的。因此,她便尽力扩大自己的阵营,拿哈里摩赫妮的问题,去跟梵社里上上下下的人讨论。她向他们诉说哈里摩赫妮的正统印度教迷信、她对黑天偶像的崇拜,对家里的孩子们的极坏影响。她对这一切的抱怨简直没完没了。

沃尔达松德丽不仅向外人谈论她的不满,而且在家里从各方面弄得哈里摩赫妮不舒服。原先给哈里摩赫妮打饮用水的那个高等种姓的仆人,在应该提水送去的时候,总是被她叫去做别的事。如果有人跟她说起,她就说:“嘿,怎么啦,拉姆丁不是在那儿吗?”拉姆丁是低等种姓,她知道哈里摩赫妮不用他提的水。如果有人指出这一点,她又会说:“她要是这么讲究,那干嘛到我们梵社人家来住呢? 在我们这儿,讲究种姓制度是不行的。我是绝对容忍不了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她的责任感就异常强烈起来了。她说,梵社对社会问题越来越不关心,所以梵社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了。只要能够办到的话,她就不会这样放任下去,决不这样放任下去。如果别人误解她,她也认了;如果家里的人反对她,她也只能自己忍受。说到最后,她还会提醒大家:人世间那些做过大事业的伟人,没有一个没有忍受别人的指责和反对的。

可是,哈里摩赫妮却没有屈服于生活中的各种不方便,而且她好像决心要达到苦行的最高峰。她存心刻苦修行,每天自愿尝到各种新的艰辛,似乎是要保持表面的苦难与内心里遭受到的痛苦协调。她仿佛有一种狂热,想要迎接痛苦,把不幸据为已有,进而战胜不幸。

哈里摩赫妮发现烧饭的水有麻烦,于是干脆不烧饭,只是吃点敬过神的水果和牛奶度日。这使苏查丽达感到非常痛苦。可是,她姨母劝她说:“好孩子,这对我来说很好! 我本来就应该这样的。这

使我得到的是快乐，而并不是什么痛苦。”

“姨母，”苏查丽达说：“如果我不吃低等种姓的人给我的食物，不喝低等种姓的人给我的水，您让我服侍您吗？”

“这是干嘛呀，孩子？”哈里摩赫妮说，“你应该按照你所信仰的宗教行事，而不应该因为我去走另外一条道路。我找到了你，你在我身边，我每天都能看到你，这就够幸福的了。帕勒席先生是你的师父，一直跟你父亲一样，你要按照他的教导办事，这样神才会保佑你。”

哈里摩赫妮毫不介意地忍受着沃尔达松德丽的刁难，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一样。帕勒席先生去看她的时候，问她说：“你怎么样，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吧？”她总是回答说：“挺好，我过得很幸福。”

可是，沃尔达松德丽的刁难使苏查丽达一直感到苦恼。但她又不是爱发牢骚的女孩，在帕勒席先生面前，她决不说一句沃尔达松德丽的不是。她也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注意不流露出一点对这些做法的不满。结果，她却越来越接近姨母，尽管姨母一再反对，但她在饮食方面还是完全跟哈里摩赫妮一样了。到后来，哈里摩赫妮看到苏查丽达很难受，便又开始做饭了。苏查丽达对她说：“姨母，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可是，我要自己给您提水，我一定要自己给您提水。”

“好孩子，你可千万别生气，”哈里摩赫妮说，“可是，我必须拿那点水去敬神的。”

“姨母，难道您的神也遵守种姓制度吗？”苏查丽达说，“难道他也有教派吗？其他教派的人提的水也会影响到他吗？”

最后，哈里摩赫妮也只好自己承认被苏查丽达的忠诚征服了，完全接受苏查丽达的服侍。萨迪席受到姐姐的影响，也坚持要跟姨母一起吃饭。他们三个人结合到一起，在帕勒席先生家的一个角落里，另外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在这两个“家庭”之间，拉丽妲一个人仿佛成了一座桥梁。沃尔达松德丽的一个女儿接近那个角落，可是她没有勇气禁止拉丽妲到那儿去。

第四十章

沃尔达松德丽于是经常请一些梵社的女友到家里来，有时全都聚集到屋顶平台上，坐在哈里摩赫妮的门前。哈里摩赫妮天性纯朴，遇到这种情况，就尽力款待她们。可是，她们却毫不掩饰对她的轻视，沃尔达松德丽甚至当着她的面尖刻地指责正统印度教徒的社会传统习性，而她的朋友们则专门以哈里摩赫妮为目标随声附和。

苏查丽达与姨母待在一起，不仅默默地忍受着这些攻击，而且坚定地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她站在姨母一边。沃尔达松德丽请客人们吃茶点的时候，有人请苏查丽达一起吃。她于是说："谢谢，我不吃。"

"怎么回事？你不跟我们一起吃东西？"

"是的，不想吃。"

沃尔达松德丽便挖苦说："你们也许不知道吧，苏查丽达现在变成了不起的正统印度教徒了！她现在不吃我们接触过的东西。"

哈里摩赫妮一听便慌了，说："拉达拉妮，好孩子，你去呀，你去吃吧，乖孩子！"

苏查丽达因为她的缘故，在自己同路人中弄得名声这么不好，委实使她这个做姨母的受不了。可是，苏查丽达却坚定不移。一天，一个梵社的姑娘由于好奇，正想穿着鞋进哈里摩赫妮的房间去，苏查丽达立刻拦住她，说："别进这间屋！"

"为什么？"

“屋里有我姨母的神。”

“供着神！那你每天都拜神啰？”

“是的，姑娘，我每天都拜神。”哈里摩赫妮赶紧回答说。

“您相信偶像？”

“像我这样苦命的人哪有信仰呢？如果有信仰，那我早就解脱了。”

那天，拉丽妲正好也在场，满脸气得绯红，对那个提问的女孩问道：“你相信你崇拜的上帝吗？”

“嗨，怎么不相信哩！”

拉丽妲猛然摇了摇头，说：“你根本就不相信。可怜的是，连不相信都不知道！”

哈里摩赫妮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让苏查丽达在思想行为上脱离她那个教派的人，可是她彻底失败了。

过去，哈伦先生和沃尔达松德丽内心里本来一直格格不入，可是现在因为发生了这些事，他们完全走到一起来了。沃尔达松德丽说：“无论别人怎么看，但如果说还有人在竭力使梵社的理想保持纯洁的话，那就只有巴努先生了。”哈伦先生则向所有的人说：“沃尔达松德丽忠心耿耿地从各方面维护梵社的名声，使它不受玷污，是梵社主妇中的一个光辉榜样。”他这样赞扬沃尔达松德丽，当然隐含着对帕勒席先生的挖苦。

有一天，哈伦先生当着帕勒席先生的面对苏查丽达说：“我听说你近来开始吃祭神的供品了？”

苏查丽达一听脸红到了耳根，可是她竭力装出没有听见这句话的样子，把桌子上的笔插到笔筒里。帕勒席先生以同情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转向哈伦先生，对他说：“巴努先生，我们吃的不都是上帝的供品吗？”

哈伦先生说：“可是苏查丽达在力图抛弃我们的上帝呀！”

“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帕勒席先生说，“那么拿这件事去折

磨她又有什么好处呢？”

“难道不应该把一个给洪水冲走的人拉上岸来吗？”哈伦先生问道。

“大家合伙儿往他头上扔石头，这恐怕不能说是设法把他救上岸来。”帕勒席先生回答说，“巴努先生，您放心好了，我从苏查丽达小时候起就看着她长大的，如果她落水了，我会比您更早发现的，而且我也不会漠不关心。”

“苏查丽达在这儿呢，您问问她自己吧。”哈伦先生说，“我听说，她不吃任何其他人碰过的东西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苏查丽达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玩弄笔筒，这时才放下笔筒说：“父亲知道我不吃别人碰过的东西，他容忍了我的这种行为，这就足够了。您觉得这使您讨厌，就骂我好了，随您怎样说都行，可是凭什么去折磨父亲？他原谅了您多少次，您知道吗？这就是您的报答吗？”

哈伦先生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他想：“苏查丽达现在也学会反击了！”

帕勒席先生天性喜欢平静，他不喜欢多谈自己或别人。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接受梵社的任何显要的职位，他不愿意公开露面，而喜欢恬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哈伦先生把帕勒席先生的这种倾向归咎于对梵社的事业没有热情，因此常常责备帕勒席先生。帕勒席先生却只回答说：“上帝创造了两种人，一种是爱动的，一种是不爱动的。我是完全属于后面一类。上帝会让我这样的人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要是不安于位，急于去做那种不可能的事，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早已成定局。现在硬要把我拖着拽着往前走，是徒劳无益的。”

哈伦先生自诩他有极大的感染力，能使凉了的心热起来。他认为他天生有能力使迷途的人走上正道，能使堕落的人慢慢地痛改前非。他自信他的良好愿望有无可抗拒的力量，没有一个人不被他

这种力量所感动。他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梵社社员在个人道德品质方面的好转，主要应该归功于他。他毫不怀疑，他的无形的影响在暗暗地发挥作用。迄今为止，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称赞苏查丽达，他便露出一副扬扬自得的神色，仿佛是赞扬他似的。他一直希望，用自己的教导、榜样和交往的影响，塑造苏查丽达的性格；盼望苏查丽达的一生成为他最光辉的成就，以便向人们证明他不同凡响的影响力。

虽然苏查丽达现在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可悲的地步，哈伦先生的自负之心还是没有受到一点挫折，因为他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帕勒席先生头上了。人们几乎一直在赞扬帕勒席先生，但是哈伦先生从来没有附和过一句。这说明他多么富有远见卓识啊！他还满心希望人们不久就会发现这一点。

即使哈伦先生这样的人什么都能原谅，但也不能原谅他竭力想教之以方的人自作主张、独行其事。要他不作一番斗争就轻易放掉到手的猎物，那是不可能的。他越是发现他的教诲无效，就越是固执，非要无休止地进攻不可。正如一架上紧了弦又没放完的留声机不会停下一样，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哪怕他对那些不愿听他的话的人唠叨一千遍，他也不愿认输。

这，常常使苏查丽达感到非常难受，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帕勒席先生。帕勒席先生已经成了整个梵社议论的对象——用什么法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另一方面，苏查丽达的姨母一天天更加意识到，她越发委曲求全，越发躲得紧，就越发成为这一家的祸根。姨母因此所受到的侮辱和折磨，使苏查丽达一天比一天更加苦恼。苏查丽达委实想不出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更糟糕的是，沃尔达松德丽已经开始给帕勒席先生施加压力，要他赶紧把苏查丽达嫁出去。她说："苏查丽达现在已经随心所欲了，我们不能再对她负责了。如果现在还不让她结婚，我就带着女儿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因为苏查丽达这种坏榜样对女儿的影响

很坏。你瞧吧，今后你一定会为此后悔的。拉丽妲以前不像这样，现在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的话都不听了。那天她干的事，把我羞死了。这都该怪谁呢？难道你以为不该怪苏查丽达吗？你一直很喜爱苏查丽达，甚至超过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说过半句。不过我明白地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帕勒席先生也不安起来，不过并不是因为苏查丽达，而是因为家庭的纠纷。沃尔达松德丽决心要干的事，她是要干到底的，不会留一点退路。帕勒席先生知道，沃尔达松德丽越发现她的努力徒劳无益，她就越会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他觉得，如果苏查丽达的婚礼能尽快举行，也许会使苏查丽达目前这种烦躁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所以，他回答沃尔达松德丽说：“假如巴努先生能说服苏查丽达，那么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沃尔达松德丽说：“求她同意还得求多少次呀？你怎么老是这样！干嘛还要这样拍她的马屁。我问你，巴努先生这样的女婿，她还上哪儿去找呀？即使你生气，我也得说，苏查丽达的确配不上巴努先生！”

“苏查丽达心里对巴努先生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我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帕勒席先生说，“所以，只要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明确表态，我一点也不愿加以干涉。”

“啊，你不了解！”沃尔达松德丽回答说，“这一点你终于承认了？要了解这个丫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她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沃尔达松德丽说完以后，马上派人去叫哈伦先生。

第四十一章

这一天报上发表了批评梵社目前这种惨状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明显地攻击帕勒席先生一家，以至虽未提及任何人的名字，但完全明白抨击的是谁。从这篇文章的写作风格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苏查丽达粗略地瞟了一眼，马上把报纸撕成了碎片。她真是气极了，一个劲地撕着报纸，恨不得把那张报纸撕成原子似的小碎片。

正好这时候哈伦先生来了，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在苏查丽达对面。苏查丽达甚至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依然在一个劲地撕报纸。哈伦先生说："苏查丽达，今天有一件严肃的事要跟你谈，你必须认真地听我的话。"

苏查丽达依然不停地撕报纸。用手已经无法撕了以后，她又拿出剪刀来剪。恰好这时候拉丽妲进屋来了。

"拉丽妲，我要跟苏查丽达说点事。"哈伦先生说。

拉丽妲正想走出去的时候，苏查丽达拉住了她的衣襟。拉丽妲说："巴努先生要跟你说事儿哩。"

苏查丽达什么也没说，只是拉着她的衣襟不放。拉丽妲于是在她旁边坐下。

哈伦先生是任何障碍也挡不住的，他没有拐弯抹角，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我觉得咱们的婚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跟帕勒席先生谈过了，他说，只要你同意就行了。我决定在这个星期天到下个星期天……"

苏查丽达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便说道："不行。"

哈伦先生听到苏查丽达非常简单但又明白而坚决的"不行"二字，不禁吃了一惊。在他看来，苏查丽达一直是很听话的，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用一个"不行"就把他的建议枪毙在襁褓之中了。他于是冷淡地问道："不行！不行是什么意思？你还想拖下去？"

"不是。"苏查丽达回答道。

哈伦先生又故作惊讶地问道："那么……"

"我不同意结婚！"苏查丽达低下头回答说。

哈伦先生惶惑不安似的问道："不同意，这是什么意思？"

"巴努先生，难道你今天把孟加拉语都忘记了吗？"

哈伦先生狠狠地瞪了拉丽妲一眼，示意她不要吱声。然后，他说："承认我把自己的母语忘了倒不算太难，可是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话，而现在要承认理解错了就太难了。"

拉丽妲说："认识一个人是要时间的，这话也许适用于您。"

"我的言论、意见或者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秘密——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有留下让别人理解错误的理由。苏查丽达，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哈伦先生说。

拉丽妲正要回击他的时候，苏查丽达阻止住了，她说："您说得对，我不怪您。"

"如果不怪我，"哈伦先生说，"那么对我为什么要这样不公道呢？"

"如果您认为这是不公道，那就算我不公道吧。可是……"

正在这时候，外面有人叫道："姐姐，你在屋里吗？"

苏查丽达赶紧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回答说："请进，维纳耶先生，进来吧。"

"你忘了，姐姐，维纳耶先生没有来，只是维纳耶来了。"维纳耶一面说，一面走了进来。一进门看见哈伦先生坐在那儿，发现他满脸不高兴，便说："我这么久没有来了，所以生气了是吧？"

哈伦先生竭力附和他开玩笑，说道："这当然是让人生气的事啰。不过，今天您来得有点不是时候，我在跟苏查丽达谈点重要的事情。"

维纳耶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说："看看，我什么时候来才算是时候呢？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就没有勇气来了。"维纳耶说罢，转身就往外走。

"维纳耶先生，别走。"苏查丽达说，"我们的事谈完了。你请坐。"

维纳耶明白，他的到来把苏查丽达从一个特殊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他高高兴兴地在椅子里坐下，说："我这个人是决不会讲客气的。叫我坐我就肯定坐下，天性如此。所以，我请姐姐跟我说这样的话一定要想好了，不然就会陷入困境。"

哈伦先生一言不发地坐着，仿佛暴风到来之前的死一般的沉寂。他的沉默仿佛在说："好吧，我坐着静候，但我要说的话非说完不可！"

拉丽妲听到外面传来维纳耶的声音，她心里似乎就激动不安了。她想尽最大的努力保持自己自然正常的心情，可是她办不到。维纳耶进来以后，拉丽妲未能像认识的朋友一样自然地跟他说一句话。她该看哪儿，手该怎么办，这好像都成了问题。她一度曾想站起来离开那里，可是苏查丽达拉着她不放。

维纳耶一个劲地跟苏查丽达说话，可是今天像他这样能说会道的人也难以启齿和拉丽妲谈什么话了。似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加倍地跟苏查丽达没完没了地说，甚至一点也不中断他的话。

但是，拉丽妲和维纳耶这种新出现的局促状态没有瞒过哈伦先生。拉丽妲近来对他那么厉害，可今天在维纳耶面前却如此拘束。看到此情此景，他不禁感到妒火中烧。"帕勒席先生让女儿们与梵社以外的人自由来往，把自己的家庭引上了多么错误的道路。"想到这儿，他心里燃起仇恨的火焰。他在心里暗暗诅咒："总有

一天，帕勒席先生要后悔莫及的。"

这样过了好久，苏查丽达发现哈伦先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对维纳耶说："你有好多天没有见到姨母了，她还常常问到你，你不去看看她？"

维纳耶从椅子里站起来，说："别诬蔑我把去看姨母的事给忘了！"

苏查丽达带着维纳耶到姨母那儿去了以后，拉丽妲对哈伦说："巴努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我做吧？"

"没有，"哈伦先生说，"不过，好像你有其他什么重要事情吧，你可以去办你的事。"

拉丽妲明白他暗示的是什么，于是马上抬起头毫不含糊地捅穿他的暗示说："维纳耶先生过了好多天今天才来，我要去跟他聊聊。如果您想看看您自己写的文章的话……噢，不过，没有了，我看见姐姐把那张报纸撕碎扔掉了。如果您能容忍别人的文章，那么您可以看这些东西。"说完以后，她拿了些屋角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的戈拉写的文章放在哈伦面前，然后快步走出来了。

哈里摩赫妮见到维纳耶，高兴极了。这不仅是因为她喜欢这个标致的年轻人，而且是因为这一家的其他人到她这儿来，好像把她看着另一类人似的。他们都是加尔各答人，人人的英语和孟加拉语都比她写得好说得好似的；他们对她的疏远蔑视，给她带来的打击使她非常难受。她好像从维纳耶这儿得到了一种依托。维纳耶也是加尔各答人，他学习也是名列前茅的，然而维纳耶不仅敬重她，而且亲近她，这使她的自尊心得到了一种满足。所以，虽然她对维纳耶了解不多，但觉得维纳耶是自己人一样。她开始感觉到维纳耶是她的护身符，会保护她不受其他人蛮横无礼的伤害。在这个家里，其他人好像都觉得她刺眼，而维纳耶仿佛会庇护她，拯救她。

维纳耶刚刚到哈里摩赫妮那儿，拉丽妲就顽强地到她从不去的楼顶房间里来了。因为她受到了哈伦先生嘲笑的伤害，所以抛弃

了一切顾忌。她不仅到这儿来了，而且一来就跟维纳耶聊起来。他们谈得非常开心，甚至他们的笑声间或传到楼下，经过独自一人坐在楼下房间里的哈伦先生的耳朵，刺穿了他的心。他实在坐不下去，所以去找沃尔达松德丽，竭力在交谈中表示自己的愤怒。当沃尔达松德丽听说苏查丽达表示不同意和哈伦先生的婚事时，再也沉不住气了。她说："哈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做正人君子是不行的。她曾一再表示同意，而且整个梵社都在等待这个婚礼，今天她一摇头就吹了！不行，不能让她这样。我告诉您，您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我倒要看看，她到底要干什么！"

在这方面，哈伦先生是不需要别人鼓动的。他早就决心坚定满有把握地暗自发誓："校长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失去苏查丽达对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不允许梵社的威信受到影响。"

维纳耶想跟哈里摩赫妮建立牢固的亲情关系，坚持要在她那儿吃些东西。哈里摩赫妮匆匆忙忙用一个小碟子装了点浸湿了的三角豆、炒米、黄油、一支香蕉和白糖，用青铜杯倒了一杯奶，给维纳耶吃。维纳耶笑着说："我以为不适时宜地说饿了，要东西吃，会使姨母感到为难哩，谁知我自己弄了个作茧自缚。"

说完以后，维纳耶刚刚开始大大方方地吃，沃尔达松德丽便来了。维纳耶低着头，向她打招呼说："我在下面待了好久，没有见到您。"

沃尔达松德丽没有答理他，看着苏查丽达说："你可好，坐在这儿。我早就猜到了，这儿在聚会哩。玩得痛快吧！可是，可怜的巴努早就在那儿等着你，好像他就是你的花匠似的。从小把你们抚养成人，从来没有看到谁这么干过。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我们家里从来不会发生的事，现在都发生了——哪有脸去见人啊！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教你们的，几天时间全都付之东流了！多不公道呀！"

哈里摩赫妮慌忙站起来，对苏查丽达说："我不知道下面有人

等你，这太不应该了。孩子，你去吧，快去！我犯了大罪了。”

拉丽妲当即就想说哈里摩赫妮一点也没有错。可是苏查丽达悄悄地抓住她的手，捏了捏，暗示她不要说话。然后，她一句话也没回答，便下楼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维纳耶已经赢得了沃尔达松德丽的喜欢。沃尔达松德丽并不怀疑维纳耶在她们家的影响下，将来会加入梵社。她就像在亲手培养维纳耶似的，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在有机会的时候，她还一再向别人提起此事。可是，今天她看到维纳耶竟然钻到敌人的阵营里来了，况且发现自己的亲生女儿拉丽妲在跟维纳耶同流合污，她更加感到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于是，她冲着拉丽妲冷冰冰而生硬地问道：“拉丽妲，你在这里有事儿吗？”

“是呀，”拉丽妲回答说，“维纳耶先生来了，所以……”

“维纳耶先生到了谁那儿，谁招待他。”沃尔达松德丽说，“你跟我下去，有事儿。”

拉丽妲心里猜想，哈伦先生肯定在母亲面前提到了维纳耶和她，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在她看来，哈伦先生根本没有权利说的。想到这儿，她的心硬起来了，因此有点过分无礼地说道：“维纳耶先生好多天没来了，想跟他聊一会儿再下来。”

沃尔达松德丽从拉丽妲说话的口气听出来了，她肯定不会走的。她害怕万一在哈里摩赫妮面前输了，所以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跟维纳耶说一句话，便独自下楼去了。

拉丽妲当着母亲的面表示出了跟维纳耶说话的热情，可是沃尔达松德丽走了以后，她的热情一点也表现不出来。三个人都有点难为情。过了一会儿，拉丽妲站起来走了。她回到自己屋里，便把门关上了。

哈里摩赫妮在这个家里处境如何，维纳耶已经很清楚了。在闲谈之中，他还了解到了哈里摩赫妮过去的经历。到最后，哈里摩赫妮说：“孩子，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不应该活在人世上。如果能

到什么圣地去，专心侍奉天神，对我来说才是适当的归宿。我多少还剩点钱，还能过几天；如果钱用完了还不死，我可以去帮人家做家务活度过余生。我去贝拿勒斯看过，不少人都是这样过的。可是，我是有罪的，所以我未能那样做。我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切痛苦都包围着我，甚至不能让我静下心来向神祈祷。我真怕我会变成疯子。正如一个落水的人得到一块木板就有望了一样，拉达拉妮和萨迪席成了我的命根子。一想到离开他们，我就怕得要命。所以，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一种恐惧感，总觉得会失去他们。不然，我失去一切之后，怎么会在这短暂的时光里这么爱他们哩！孩子，跟你说这些，我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自从找到他们俩之后，我就能静下心来拜神了。如果离开了他们，我的神只不过就是石头罢了。”

说着说着，哈里摩赫妮用衣襟擦了擦眼睛。

第四十二章

苏查丽达来到楼下房间里，站在哈伦先生对面，说："您还要说什么，说吧。"

"你坐吧！"哈伦先生说。

苏查丽达依然没有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你对我不公道，苏查丽达！"哈伦先生说。

苏查丽达针锋相对："您对我也不公道！"

"我怎么对你不公道，"哈伦先生说，"我向你发过誓，我现在……"

"难道公道不公道只凭誓言吗？"苏查丽达打断他的话说，"您想强调以前的诺言，以此来压迫我吗？难道您想用这一个事实来掩盖您的一千种虚伪吗？就算我重复了一百次那个错误，难道您还要我继续错下去吗？今天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因此我收回以前说的话——不收回才是不公道的。"

哈伦先生绝对想不到苏查丽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苏查丽达一改先前天生的温顺和寡言少语的习惯，其原因完全在于哈伦自己，可是他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再说，他也没有一点虚心态度。哈伦想开罪于苏查丽达的新伙伴，因此问道："你犯了什么错误？"

"干嘛问我这个？"苏查丽达反问道，"以前我同意，现在我不同意了，难道这还不行吗？"

"我们有责任向梵社讲清楚，"哈伦先生说，"在梵社社员面前

你怎么说,我又怎么讲?”

“我什么也不会说。”苏查丽达回答道,“您要说的话您说去。您可以说苏查丽达年幼无知,说话不算数。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

“这件事怎么能这样就完了?”哈伦先生说,“帕勒席先生……”

正好说到这儿,帕勒席先生进来了。“什么事,巴努先生?说我什么呢?”帕勒席先生问道。

苏查丽达转身就往外走,哈伦先生叫住她,说:“苏查丽达,你别走,当着帕勒席先生的面把话说清楚。”

苏查丽达又转回来站在那儿。哈伦先生说:“帕勒席先生,已经说好这么久了,可是今天苏查丽达说不同意和我结婚了。她拿这么大这么严肃的事,开了这么久的玩笑,这对吗?对这种可耻的事,您没有责任吗?”

帕勒席先生抚摸着苏查丽达的头,亲切地说:“好孩子,你没必要待在这儿,你走吧。”

这短短的一句话,在一刹那之间使苏查丽达感动得热泪盈眶。她马上走了出去。

“苏查丽达因为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心里的感情,以前答应了这件婚事。”帕勒席先生说,“很长时间以来,我心里一直怀疑这一点,所以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同意您要请梵社的人,当着他们的面举行订婚仪式的请求。”

“苏查丽达以前是懂得自己心情,因此才同意的;而现在才是没有想好就说不同意的。您不相信是这样吗?”哈伦先生说。

“这也有可能,”帕勒席先生说,“但是,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是不能结婚的。”

“您不能好好引导她吗?”哈伦先生说。

“您肯定知道,我是尽可能不错误地引导她的。”帕勒席先生回答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苏查丽达决不会变成这样。”哈伦先生说，“您家里目前发生的这些不正常的事，都是您管教不严的结果。这话我只能跟您直说了。”

帕勒席先生笑了笑，说：“您说的这话倒对。我不对我家的一切负责，那谁来负责呢？”

“我告诉您，您得为此后悔的！”哈伦先生说。

“巴努先生，忏悔是上帝的慈悲！我害怕罪过，不怕忏悔。”帕勒席先生说。

这时候，苏查丽达走进屋来拉着帕勒席先生的手说：“父亲，祈祷的时候到了。”

“巴努先生，您再坐一会儿好吗？”帕勒席先生说。

“不了！”哈伦先生说完便悻悻地走了。

第四十三章

苏查丽达的内心和外部环境同时发生冲突，使她感到害怕了。她心里对戈拉的感情，在戈拉还没走的那些日子不知不觉已经很深了；戈拉入狱以来她的这种感觉越发明显，总是萦绕在她心头，无法排除。她想不出办法来控制这种感情，也不知道结局将会怎样。她不能对任何人诉说此事，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她没有闲暇独自一人坐下来，去消化这深沉的痛苦，因为哈伦先生正在筹划把梵社的人动员起来，聚集到她家门口来围攻。甚至有迹象表明，他将在报上大肆渲染。除了这一切之外，苏查丽达姨母的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苏查丽达觉得，她的一生现在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已经不能再沿着非常熟悉的老路无忧无虑地走下去了。

在这困难的时刻，只有帕勒席先生是她唯一的靠山。可是，她没有请他提出任何建议或忠告，因为有许多话她不能跟帕勒席先生讲，还有些可耻堕落的话不配让帕勒席先生像父母一样默默地接受。

因为天冷，帕勒席先生傍晚不到外面的小花园去祷告了。他们的别墅里有一间小西房，门开着，对着门放了一个坐垫，帕勒席先生坐在上面祷告。帕勒席先生满头银发，夕阳的余辉正好映在他银发覆盖下的安详的脸上。这时，苏查丽达轻轻地走来，默默地与帕勒席先生一起祈祷。近来，帕勒席先生祈祷以后，总是看到他这个女儿——他的女弟子，静静地坐在他旁边，虔心祈祷，脸上表现出难以言表的恬静神情，于是，他便默默地在心里为她祝福。

平静是帕勒席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所以他的心永远向往最真实最幸福的平静。对于他来说人世从来没有困难。这样一来，他在自己心里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在观念和行为方面都不用任何方式强求任何一个人。对吉祥的依赖和对社会保持冷静，对他来说都是无比自然的。他是如此冷静，哪怕有教派情绪的人斥责他，甚至这种斥责伤害到他，他都可以接受，而且平静自然毫不动怒。他常常暗自重复一句话："我的一切都从上帝那儿获取，而不从其他人那儿获取一点东西。"

苏查丽达为了感受到帕勒席先生人生的这种严肃深沉的平静心态，经常寻找种种理由到他身边去。在这无知的小小年纪时代，一方面由于反抗的心情，另一方面由于逆境所致，有时她难免感到彷徨。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再三暗自对自己说："如果我能依附在父亲脚上，在地上坐一会儿，我的心就会平静下来的！"

苏查丽达想：她要调动全部的心力，用坚定不移的冷静，忍受一切创伤，最后一切不利因素都会自行消亡。可是未能如愿，她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陌生的道路。

沃尔达松德丽发现，生气和斥责都不能动摇苏查丽达的决心，而且没有赢得帕勒席先生支持的希望，因此对哈里摩赫妮的怒火便更大了。哈里摩赫妮住在她家里，已经开始使她坐卧不安，无法忍受。

在她父亲逝世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沃尔达松德丽也邀请了维纳耶。祈祷活动将在傍晚举行。那天下午，她正在装饰祈祷的房间，苏查丽达和其他两个女儿也在帮她的忙。

恰好这时候，她看见维纳耶从旁边的楼梯上到哈里摩赫妮那儿去。当心情沉重的时候，一件小小的事也会让人受不了。维纳耶直接朝楼上走去，顿时使她忍受不住了。她当即扔下手中的活儿，跑到哈里摩赫妮那儿去了。

她到那儿一看，维纳耶坐在席子上，像亲人一样跟哈里摩赫妮

聊得津津有味。“你愿在我们这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会给你安排好的，可是我告诉你，你的那个偶像不能放在这儿。”沃尔达松德丽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道。

哈里摩赫妮以前一直在农村，她以为梵社社员是基督教徒的一派。所以，对于她哈里摩赫妮来说，要来跟他们打交道自然是需要考虑的。可是，他们这些人跟她哈里摩赫妮来往也有顾虑，这是她这些天才慢慢体会到的。她正在着急应该怎么办。在这种时候，她听到沃尔达松德丽说出这样的话来，终于完全明白了：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了，必须作出决定。以前，她想在加尔各答什么地方租房子住，这样可以经常见到苏查丽达和萨迪席。可是，她那点钱在加尔各答怎么够用呢？

沃尔达松德丽这样像旋风似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使维纳耶感到很难为情，只好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哈里摩赫妮打破沉默说：“我想到圣地去，你们谁能送我去吗，孩子？”

“当然可以，”维纳耶回答道，“不过，怎么也要准备三四天时间。这样吧，姨母，出发之前您先到我母亲那儿去住几天。”

“孩子，我这个包袱太重了，”哈里摩赫妮说，“不知道造物主给我头上压上了什么包袱，弄得谁都负担不起我。我的婆家负担不起我，那时候我就应该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孩子，我的心里太空虚了。为了填补我空虚的心，我东奔西走，但我的苦命却缠着我不放。现在算了吧，孩子，没有必要再到别人家去住了——我还是去投靠担负全世界重任的神吧——虽然这是我现在还受不了的。”哈里摩赫妮一面说，一面揩眼泪。

“姨母，不能这样！”维纳耶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与我母亲相比。一个人能把自己一生的一切献给神，他就不会为负担别人感到痛苦，正如我母亲，还有您看到的帕勒席先生，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什么也不听您说，我会安排您朝圣，然后我也会去看您的圣地。”

“那么您先向她通报一下吧。”哈里摩赫妮说。

“我们一到，母亲就知道了——这才是可靠的消息。”维纳耶说。

“那么明天早上去吧。”哈里摩赫妮说。

“不，今天晚上就去。”维纳耶说。

天快黑了。苏查丽达来叫维纳耶：“维纳耶先生，母亲让我来叫您，祈祷的时间到了。”

维纳耶说：“我要跟姨母说话，今天不能去。”

事实上，维纳耶今天无论如何不愿接受沃尔达松德丽的邀请，因为他觉得这一切可能是一个骗局。

“维纳耶，你去吧，孩子，”哈里摩赫妮惊慌地说，“以后再跟我聊吧。你先去办你的事，以后再来。”

维纳耶觉得，他如果不去参加纪念活动，会使这一家已经出现的风波更加厉害。所以，他去参加祈祷活动去了，不过，他的心完全不在那里。

祈祷完了以后还有晚宴，可是维纳耶却对沃尔达松德丽说：“我现在还不饿。”

“饿有什么过失？”沃尔达松德丽说，“你是刚刚在上面吃饱了喝足了才下来的吧。”

维纳耶笑了笑，答道：“是的，嘴馋的人就是这样，见了眼前的不愿放过，结果就失去后来的。”说完，他就往外走。

“是不是想到上面去呀？”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维纳耶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嗯”字便出门去了。苏查丽达正好在门口，他小声地对她说：“姐姐，到姨母那儿来一趟，有要紧事跟你说。”

拉丽妲正在招待客人，她一走到哈伦先生面前，哈伦便无缘无故地对她说：“维纳耶先生不在这儿，他到上面去了。”

拉丽妲听了这句话，在那儿站住，抬起头来看着他，毫无顾忌

地说："我知道。他不见我不会走的。我把这里的活儿干完了就上去。"

哈伦先生一点未能使拉丽妲感到尴尬，这使他内心里更加嫉妒。维纳耶突然对苏查丽达说了点什么，苏查丽达就马上跟在后面上去了。这，哈伦也看见了。今天，他几次想找苏查丽达说话，可是失败了，而且有两次是被苏查丽达明确地拒绝的，这使他在参加纪念活动的人面前出了丑，因此他心里更加不安。

苏查丽达上去一看，哈里摩赫妮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好像立即要走似的。苏查丽达急了，问道："姨母，这是干嘛？"

哈里摩赫妮连回答这个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了，只是流着泪说："萨迪席在哪儿，赶快把他叫来吧，孩子！"

苏查丽达望着维纳耶的脸，维纳耶说："姨母住在这里，大家都感到不方便，所以我带她到母亲那里去住。"

"我想先去他母亲家，然后到圣地去。"哈里摩赫妮说，"像我这样的人，住在谁家都是不对的。再说，别人又凭什么要把我长期留在自己家里呢？"

苏查丽达自己这几天也在想这事。她早就感觉到，住在这个家庭对她姨母是侮辱。所以，她未能作出任何回答，一声不响地走到姨母身边坐下。天早就黑了，但屋里却没有点灯。加尔各答冬季的上空，烟雾缭绕，星星时隐时现，昏暗地闪烁着。房间里一点光也没有，看不见都有谁在流泪。

"姨母！"楼梯上传来了尖叫声。

"什么，孩子？快来呀，好孩子！"哈里摩赫妮慌忙站起来说。

"姨母，今天晚上哪儿也不能去。"苏查丽达说，"一切都明天早上再说。不告诉父亲怎么能走呢？这样过分了。"

维纳耶见哈里摩赫妮受了沃尔达松德丽的侮辱，情急之下没想到这一点，只觉得哈里摩赫妮在这儿一夜也住不下去了。他想马上把哈里摩赫妮从这里接走。维纳耶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那就是沃尔达松德丽认为哈里摩赫妮没有别的任何依靠,所以才忍气吞声住在她家的。他要证明并非如此。现在听到苏查丽达这样说,他才注意到,哈里摩赫妮住在这个家,不只是与沃尔达松德丽有关系,或者说主要不是与她有关系。把侮辱了人的人当作老大,而忘却宽宏大量地给予帮助、把自己作为亲人的人,这是不对的。

"这话有理,"维纳耶说,"不跟帕勒席先生说无论如何不能走。"

"知道吗,姨母?"萨迪席一来就说,"俄国人要进攻印度了。这多有意思啊。"

"你站在哪一边呢?"维纳耶问道。

"我? 我站在俄国人一边。"萨迪席回答道。

"那么俄国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维纳耶说。

萨迪席这样在姨母这儿聊起来以后,苏查丽达便轻手轻脚地离开他们,下楼去了。

第四十四章

苏查丽达知道，帕勒席先生睡觉以前，总是要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一会儿。有好几次，苏查丽达这种时候去到他那儿，请他念给自己听。

这一天，帕勒席先生独自坐在书房里，打开灯，在看爱默生[①]的著作。苏查丽达轻轻地拿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帕勒席先生放下书，看了她一眼。苏查丽达的决心又没有了——她没有勇气说家里的任何事。"父亲，念给我听听吧。"她说。

帕勒席先生念给她听了以后又给她解释，10点钟才念完。这时候，苏查丽达又不想让帕勒席先生心里在睡觉以前留下一点忧愁，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就慢慢地往外走。

"拉达！"帕勒席先生慈父般地叫道。

苏查丽达回到帕勒席先生旁边。帕勒席先生说："你是来说你姨母的事的吧？"

帕勒席先生已经知道了她的心事，使她暗暗吃了一惊，答道："是的，父亲，不过今天就算了，明天上午再说吧。"

"你坐吧。"帕勒席先生说。

苏查丽达坐下以后，帕勒席先生说："我一直在想，你姨母住在我们家很难受。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会使拉沃雅的母亲的信仰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当我发现这使她感

---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诗人，散文家。

到难受的时候，再把你姨母留在这儿她就会憋得喘不过气来。”

“姨母打算离开我们家了。”苏查丽达说。

“我知道她会走的。”帕勒席先生说，“你们俩是她唯一的亲人，你们不能让她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离开，这我也明白。所以，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帕勒席先生知道她姨母所受的痛苦，而且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是苏查丽达完全没有料到的。她唯恐帕勒席先生知道了会苦恼，因此这一段时间一直很注意，在帕勒席先生面前从不流露一点。听帕勒席先生说了以后，她大为惊讶，不觉就眼泪汪汪的了。

“我已经为你姨母找好了房子。”帕勒席先生说。

“可是她……”苏查丽达说。

“她交不起房租，对吧？”帕勒席先生打断她的话说，“可是，为什么要她给房租呢？房租你给嘛。”

苏查丽达更加感到迷惑不解了。“你们在加尔各答有两栋房子，你不知道吧？”帕勒席先生说，“一栋是你的，一栋是萨迪席的。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交给我些钱，我后来加上利息在加尔各答买了两栋房子。到现在一直有房租收入，都存在银行里了。你那一栋房子的房客几天前退了房，你姨母住在那儿不会有任何难处。”

“她能单独住在那儿吗？”苏查丽达问道。

“她有你们姐弟俩，她怎么会一个人住呢？”帕勒席先生答道。

“我今天来就是想说姨母的事，”苏查丽达说，“姨母准备要走了。我想，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所以，我才来向您请教的，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帕勒席先生说：“你的房子就在挨着我们家的这个胡同里，只隔着两三座房子，站在我们房子的平台上就能看见。你们住在那儿不会不安全——我会经常注意到的。”

压在苏查丽达心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落地了。可是，“怎么能撇下父亲走呢？”这个问题又缠住她不放。然而，她清楚地意识到，

她必须走。

苏查丽达怀着急躁不安的心情，坐在帕勒席先生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帕勒席先生好像陷入了沉思，默默无言地坐着。苏查丽达是他的弟子，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朋友——她跟他的生活，甚至跟他对上帝的崇拜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苏查丽达不声不响地来跟他一起祈祷时，似乎他的祈祷就获得了特别圆满的成功。他每天都用慈祥的爱来塑造苏查丽达的人生，仿佛这样使他自己的人生也发生了特殊的变化。苏查丽达这样虔诚、平静、温顺地来到他身边，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到他身边来过。正如鲜花仰望着天空一样，苏查丽达的整个天性都是向着他的。一个人这样全心全意地接近另一人，他的献身精神自然而然地便会增强——他的心灵便会像饱含水分的低垂的雨云一样，因为自己的充实渴望奉献。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好机会，能与每天把自己真诚优秀的品质传给相应心灵的良机相比。苏查丽达给了帕勒席先生这种良机，所以他与苏查丽达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天，中断他跟苏查丽达表面上的关系的时间已经到了——用自己生命的甘汁浇灌出的果子完全成熟了，现在必须让它落地。帕勒席先生为此将把他内心的痛苦献给他心中的主宰。最近这些天来，帕勒席先生发现苏查丽达已经有了独立生活的要求，她对人生的旅程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应该走上征途，从她的欢乐与悲伤中，从她所经受的打击和所进行的反击中去取得新的经验了。

“去吧，我的孩子，”他在心里说，“你自己去旅行吧。你决不能永远依靠我的指引和关怀，神将要让你从我这儿飞出去，让你经受各式各样的经历，走向最好的终点——愿你的一生在他的荫庇下富有意义。”帕勒席先生就这样把他用全部心血从小抚养成人的苏查丽达作为神圣的礼物，献给了神。

帕勒席先生没有和沃尔达松德丽怄气，也没有对自己的家庭产生反感。他明白，洪水沿着狭窄的河床猛冲下来的时候，它就会

汹涌澎湃；这时只有任凭它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奔流，别无他法。他已经看出来了，最近他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围绕着苏查丽达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已经把家里的生活传统和习惯打乱了。不能把她继续关在这儿，要把她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去，让她去寻找符合她天性的与外界和谐的关系，才能得到和平。因此，他一直在静静地做准备，以便很好地实现和平，建立和谐的关系。

他们俩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时钟敲响 11 点的时候，帕勒席先生站起来，拉着苏查丽达的手，带到二楼凉台上。这时，群星已经摆脱了云彩的纠缠，在空中闪烁着。帕勒席先生让苏查丽达站在身边，在寂静的黑夜里祈祷：消除世上的一切虚伪，让真理用它纯洁的光辉把我们的生活道路照亮吧。

第四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哈里摩赫妮向帕勒席先生辞行的时候，像对一位长者那样行触脚礼。他急忙后退两步，很难为情地说："您这是干嘛呀？"

哈里摩赫妮眼睛里含着泪水，说："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与来世都无法报答。像我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您为我安排得这样周全——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别人就是想为我做好事也是做不到的。可是我发现，神对您施恩，所以您连我这样不幸的人都能拯救。"

帕勒席先生感到很尴尬。他说："我可什么也没有做，这一切都是拉达拉妮……"

哈里摩赫妮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这我知道，可是拉达拉妮本人就是您的——她所做的当然就是您做的。她母亲死后不久，父亲也死了。我以为这孩子命太苦了——可我怎么会知道神愿在她不幸中赐福给她呢？我到处流浪，最后到了这儿，见到了您。我这才明白，神也怜悯我这样的人。"

"姨母，母亲接您来了。"维纳耶说着走进来了。

"她在哪儿？"苏查丽达连忙站起来问道。

"她在楼下您母亲那儿坐着。"维纳耶回答说。

苏查丽达立刻跑下楼去了。

"我先走一步，先去替您收拾收拾新家就来。"帕勒席先生对哈里摩赫妮说。

帕勒席先生走了以后，维纳耶惊讶地说："姨母，我怎么不知道

您自己有房子呀?”

“我也不知道呀,孩子!”哈里摩赫妮说,“只有帕勒席先生一个人知道,那是我们拉达拉妮的房子。”

维纳耶听了之后说:“我以为维纳耶在世上还能为别人做一点事呢,可是现在又不行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未能为母亲做点什么事,倒是她经常照顾我,为我做这做那。看来,对姨母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反而只有接受姨母关照了。依我看,我是命中注定只有接受,而不给予的。”

过了不大一会儿,安纳德摩伊跟拉丽妲和苏查丽达一起来了。哈里摩赫妮说:“天神发慈悲的时候,也是很慷慨大方的——姐姐,您今天也成了我的亲人了。”她一边说,一边拉住安纳德摩伊的手,让她跟自己一起坐在席子上。

“姐姐,”哈里摩赫妮接着说,“维纳耶除了您,再也不谈别的什么。”

“他从小就是这个毛病,”安纳德摩伊说,“他一旦抓住了什么,就决不松手。我敢肯定,很快就要抓到他的姨母了。”

“这一点都不错,”维纳耶兴奋地说,“我告诉您,您得有个准备。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姨母,长这么大了才找到姨母,而且是自己找到的,现在可要把以前的不足补回来。”

安纳德摩伊看着拉丽妲,意味深长地笑着说:“我们维纳耶缺什么东西,他就有本事找到什么,找到以后他就会真心实意地去爱护它。我很清楚,他把你们当作梦想不到的珍宝一样看待。他认识了你们,我有多高兴啊!实在是找不到言词来形容了。维纳耶的心在你们这儿,对他有好处。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他也不回避。”

拉丽妲虽然很想回答几句,可她心慌意乱,脸也红了,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苏查丽达只好替她解围说:“维纳耶先生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长处,因此有权得到朋友们真挚的友谊。这主要还得归功于他自己。”

“母亲，”维纳耶插进来说，“别人未必觉得您的维纳耶那么有趣，值得您把他作为这么大的话题反复讲来讲去。我常常想把这事跟您说清楚，可是我的虚荣心作怪，不让我这样做。现在我觉得不能不说这不好听的话了。算了，别说维纳耶了，谈点别的吧。”

恰好这时候，萨迪席抱着那条小狗蹦蹦跳跳地来了。哈里摩赫妮一见吓了一跳，赶紧后退两步，说：“萨迪席，好孩子，把狗带走。听话，好宝贝！”

“姨母，”萨迪席说，“它不会捣乱的——它不会到您的房间去！只要您跟它友好，轻轻拍拍它，它就一点都不会叫的。”

哈里摩赫妮又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别，孩子，别这样，把它带走吧。”

安纳德摩伊于是连人带狗把萨迪席拉到自己身边，把狗搂在怀里，问道：“你就是萨迪席吧，是我们维纳耶的朋友，是吗？”

萨迪席被称为维纳耶的朋友是完全对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的。”然后便瞪大眼睛，望着安纳德摩伊。

“我是维纳耶的母亲。”安纳德摩伊自我介绍说。

小狗崽开始咬着安纳德摩伊的手镯玩，显得活泼可爱。

“话匣子，给母亲行礼。”苏查丽达对她弟弟说。

萨迪席好不容易忸忸怩怩地行了个礼。

这时候，沃尔达松德丽来了。她连看也没有看哈里摩赫妮一眼，便对安纳德摩伊说：“您愿意在我们这儿用点点心吗？”

“我对饮食没有忌讳，”安纳德摩伊说，“我也不在乎可接触不可接触。不过，今天算了吧，等戈拉回来了，我再来吃。”

戈拉不在家的时候，安纳德摩伊不愿做任何使戈拉不高兴的事。

沃尔达松德丽转向维纳耶，看着他说：“噢，维纳耶先生，你也在这儿呢，我说嘛，你怎么会不来哩！”

“您以为我来了不告诉您就会走吗？”维纳耶马上回答说。

“昨天请了你，可是你溜走了。”沃尔达松德丽说，“今天没有请你，你能来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吗？”

“这我更喜欢，”维纳耶回答，“小费总比工资受欢迎嘛！”

哈里摩赫妮不由得大吃一惊——维纳耶经常在这一家吃东西，安纳德摩伊在饮食方面也不忌讳。她感到这样不好。

沃尔达松德丽走了以后，哈里摩赫妮壮着胆子问道：“姐姐，您男人他……”

“我丈夫是坚定的印度教徒。”安纳德摩伊说。

哈里摩赫妮更加迷惑不解，不说话了。安纳德摩伊猜到她心里在想什么，便解释说：“大妹子，当我认为社会是最重要的，我就一直尊重社会的规矩。可是有一天，天神以这样一种方式降临到我家里，以致不允许我再顾忌社会的看法。既然神自己来夺去了我的种姓，那么我还怕什么呢！”

哈里摩赫妮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又问道：“那么，您男人呢？”

“我丈夫很不高兴。”安纳德摩伊说。

“您的孩子们呢？”哈里摩赫妮问道。

“孩子们也不高兴。”安纳德摩伊回答说，“可是，我干嘛要讨好他们呢？大妹子，这件事谁都理解不了，只有无所不知的神才明白。”安纳德摩伊说着说着，双手合十，向神致敬。

哈里摩赫妮心里想：“也许是一个基督教女传教士把她引诱到基督教那里去了。”因此心里感到很害怕。

第四十六章

苏查丽达听说她的房子就在帕勒席先生家附近，今后还可以经常得到帕勒席先生的关照，固然感到是很大的慰藉，但是，当她的新家收拾布置完了，就要搬过去的时候，她心里仍不免感到一阵阵难受。问题不是住得近不近，而是要与这么多年完全生活在一起的人分离。想到这儿，苏查丽达觉得她的一部分好像就要死亡了。苏查丽达在这个家庭里所处的地位，她在这个家庭的作用，甚至她与仆人们的关系，想到这一切，苏查丽达心里更加激动不安。

苏查丽达也有自己的财产，今天她就要分离出去，依靠自己的财产独立生活。沃尔达松德丽听说以后一再表示：这样很好，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责任，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可以放心了。可是，她心里又产生了埋怨苏查丽达的情绪——苏查丽达今天分离出去靠自己的命运生活，仿佛成了一种罪过。要不是她，苏查丽达什么依靠都没有。以前这样想的时候，她觉得苏查丽达就是她家的灾难，自己真是太可怜了。可是，突然得知她可以解放了，不用再对苏查丽达负责了，她却一点也不感到高兴。苏查丽达没有必要再依靠她了，苏查丽达可以为此感到自豪了，可以觉得没必要跟着她转了。出于这种想法，在她的心目中苏查丽达早就成了罪犯。以前她什么家务活都叫苏查丽达干，现在一点都不叫了，对她表现出不自然的自尊。

分别之前，苏查丽达心里不悦，总想帮沃尔达松德丽多干点家务事，找种种借口围着她转来转去的。可是，沃尔达松德丽暗示别

让苏查丽达觉得不尊重她，因而不让她接近自己。这么多年来，苏查丽达一直叫她母亲，在她身边长大；现在苏查丽达要分别了，她却表现出相反的心态，这是使苏查丽达感到最难受的事。

拉沃雅、拉丽妲和丽拉一刻也不愿离开苏查丽达。虽然她们表面上非常热情地帮苏查丽达布置新居，但也只是为了掩盖她们的眼泪。

这些年来，苏查丽达总是找各种借口，每天都给帕勒席先生做一些这样那样的小事，给他插插花瓶，整理整理写字台上的书，晾晾衣服被褥，烧好洗澡水跑来提醒他。她觉得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现在她要丢开这些小事走了，虽然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任何人都能做，甚至没有人做也没有关系，但情况毕竟会有变化，因此两个人心里都觉得很难受。

最近，苏查丽达到帕勒席先生屋里来，即使做的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对帕勒席先生来说都显得特别重要，他心里都觉得感慨万千。另一方面，苏查丽达想，这些事从今以后要由别人来做了，不觉感到难过，眼睛里总会泪水汪汪的。

苏查丽达吃过午饭要迁往新居的那一天，帕勒席先生去他单独的祈祷屋做早祷，发现在他的座位前面已经摆上鲜花，苏查丽达站在一角等待他了。拉沃雅、丽拉等也提出要一起做祈祷，但拉丽妲没有让她们来。拉丽妲明白，苏查丽达一定很希望自己一个人跟帕勒席先生一起祈祷，而且特别需要得到他的祝福。拉丽妲不愿意别人去打破那种宁静气氛，破坏他们思想感情的亲切交流。

祈祷结束以后，苏查丽达终于忍不住流泪了。“孩子，”帕勒席先生深情地说，“不要回头朝后看，不要犹豫，要勇敢地往前走。不管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不管等待着你的是什么样的命运，都要顽强地去迎接它，竭尽全力地从中选择好的一面，愉快地前进。把自己整个儿托付给神，只从他那儿得到帮助。这样，即使你出了差错，迷了路，或者受到了损失，你也会找到至善的道路前进。如果你想把

自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托付在别的什么地方，那么一切都难办了。愿神保佑你不再需要我们的微薄帮助。”

他们走出祈祷室，发现哈伦先生坐在客厅里等他们。苏查丽达下决心今天不生任何人的气，便温柔地向哈伦先生打了个招呼。哈伦先生便马上在椅子上挺直身子，一本正经地说：“苏查丽达，你后退了，你今天从你信奉了那么久的真理面前后退，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可悲的日子。”

苏查丽达没有答理他，但她心里平静和谐的音乐被这不协调的音调扰乱了。

“谁在前进，谁在后退，这只有无所不知的神知道，”帕勒席先生说，“我们只是从外面来考虑问题，常常是瞎操心。”

“那么，您是说您从不为将来的事担心，也从不为过去的事悔恨？”哈伦先生问道。

帕勒席先生回答说：“巴努先生，我从不为什么想象的事担心。至于是不是发生过后悔的事情，那只有后悔的时候才能知道。”

“您的女儿拉丽妲独自一人跟维纳耶乘船回来，也是想象的吗？”哈伦先生追问道。

苏查丽达的脸都气红了。“巴努先生，您的心好像很激动，”帕勒席先生依然心平气和地说，“所以，现在跟您讨论这个问题，对您似乎不公平。”

哈伦先生脖子往后一仰，回答说：“我在激动的时候从不讨论问题，我对我说的话完全是负责任的。因此，您不用担心。我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跟您说这些，而是代表梵社说话，不说才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不能沉默。除非您瞎了，否则您就会看见，自从发生了拉丽妲独自跟维纳耶回来这件事，您一家就要脱离梵社漂走了。这件事不但会叫您后悔，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损梵社的声誉。”

帕勒席先生说：“要是您想指责一番，这种表面的看法倒也可以，不过要想判断是非，就必须深入地去看问题。您不要因为发生

了一件事,就断定某个人有罪。”

“可是,事情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哈伦先生说,“您家里出了毛病,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您跟那些不同教派的人亲近,把他们当作亲人引到家里来。可是,他们想让您的家庭离开您自己的教派。难道您看不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您家拉开正道多远了吗?”

“我看问题的方法恐怕跟您的不一致。”帕勒席先生冷淡地说。

“也许不一致,”哈伦先生说,“不过,我想请苏查丽达为证人,让她说说真相,告诉我们维纳耶与拉丽妲是否只是泛泛之交。难道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内心吗?别走,苏查丽达,你不能走——你必须回答。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无论它有多严重,这也不关您的事!”苏查丽达厉声回答。

“如果不关我的事,”哈伦先生说,“我不仅不会去想它,更不会去谈它了。你们可以不为梵社考虑,但只要你们还是梵社的人,那么梵社就不能不考虑你们的问题。”

拉丽妲突然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大声说:“如果梵社选您为判官,那么我就不如退出!”

哈伦从椅子里站起来说:“拉丽妲,你来了,这正好。本来就应该当面谈论对你的指控。”

苏查丽达这一次真的生气了,她脸上火辣辣的,眼睛冒火似的嚷道:“哈伦先生,您在您自己家里开庭去吧!我们决不接受您这种擅自闯到别人家里侮辱人的做法。走,拉丽妲,你出去。”

拉丽妲一动不动。“不,姐姐,”她说,“我才不逃走呢。巴努先生要说什么,我倒想听听。您要说什么,说吧,请您都说出来吧!”

哈伦先生不知所措,不吭声了。

帕勒席先生插进来说:“拉丽妲,好女儿,今天苏查丽达就要离开我们家了。我今天不允许吵架。哈伦先生,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在今天这种日子,务必请您原谅。”

哈伦先生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坐在那儿不再说话了。但苏查

丽达愈是要和他断绝关系，他就愈加固执地要把她紧紧拴住。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死心，还相信他有非凡的道德力量，以为他一定能胜利。但是，他现在非常不安，害怕苏查丽达跟她那位信奉正统印度教的姨母迁到新居去以后，他就不好追到那儿去了。所以，他今天带着所有磨好了的致命的武器来到这儿，决心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地蛮干到底，非要达到目的，逼他们作出决定不可。他本来以为他射出那无比锋利的道德之箭，对方就会低头。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对方也会打消顾虑，更没想到拉丽妲和苏查丽达会突然从自己的剑鞘中抽出宝剑参加战斗。结果，事与愿违，机会也丧失了。不过，哈伦先生是不会认输的。他暗自说道：真理必胜——就是说哈伦必胜。当然，胜利不是能随便赢得的——必须进行斗争。于是，他决心重整旗鼓，投入战斗。

这时，苏查丽达已经到她姨母那儿去了。"姨母，今天我要跟他们一起吃饭，请您不要在意。"苏查丽达对她姨母说。

哈里摩赫妮没有说什么。她原来以为苏查丽达已经完全属于她的了。苏查丽达现在有了自己的财产，已经完全独立，马上就要自己当家作主了。哈里摩赫妮觉得她现在可以放心，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了。所以，当苏查丽达不顾纯洁性，提出跟他们一道用餐时，她感到不高兴，一声不响。

苏查丽达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于是说："姨母，您一定要相信，您的神会为这件事高兴的。我心灵的主宰叫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不听他的话，他会不高兴的。我怕您生气，但更怕他生气。"

从前，哈里摩赫妮一直遭受沃尔达松德丽的侮辱的时候，苏查丽达按照她的生活习惯生活，分担她受到的侮辱；现在她们就要从那种受辱的处境中解救出来，苏查丽达在生活习惯方面完全可以不受束缚了。哈里摩赫妮没有理解这一点，她完全不理解苏查丽达的心情——也许她根本不能理解。

虽然哈里摩赫妮没有明确禁止苏查丽达这样做，但她心里很

生气。她想:“我简直不能想象,这孩子对不洁净的食物怎么这样感兴趣,而且她还是出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的呀!”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过,好闺女,听我一句话,你想怎么做都行,可是不要喝那个挑水工挑来的水。”

“为什么,姨妈?”苏查丽达笑着问道,“他不就是那个每天给您挤牛奶送牛奶的拉姆丁吗?”

哈里摩赫妮惊讶地睁大眼睛,说道:“你说话也没边儿了!牛奶和水怎么能相比呢?”

“好吧,姨妈,”苏查丽达笑了笑,说:“我今天不喝拉姆丁碰过的水。不过,我告诉您,如果您禁止萨迪席的话,他就偏要那样做。”

“噢,萨迪席又另当别论了。”哈里摩赫妮说。

哈里摩赫妮认为,男人破坏了清规戒律是必须宽恕的。

第四十七章

哈伦先生已经披挂上阵了。

拉丽妲和维纳耶一起乘船回来差不多半个月了。开初有几个人听说了这件事,后来慢慢传到了更多人的耳朵里,可是最近两天,这件事就像火烧干草一样飞快地传播开了。

哈伦先生跟许多人讲,为了维护符合梵社宗教道德的家庭生活,制止这类不正当的行为是他们的责任。一般说来,这种事办起来并不需要费多大功夫的。因为"真理"和"责任"号召我们谴责和惩罚别人的罪过时,我们总是乐于从命的。当哈伦先生在梵社宣布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并呼吁履行严肃的职责时,梵社大部分重要成员都满怀热情,不容推辞地和哈伦先生一起执行这个令人厌恶的任务。梵社的台柱们甚至不惜自己花钱雇车,挨家挨户地去告诫人们:现在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如果不追究,梵社的前途将是很黑暗的。

与此同时,到处都添枝加叶地传播着这样的消息:苏查丽达已经改信正统印度教了,投靠到一个信奉正统印度教的姨母家里,整天念经苦修,供奉祭品,崇拜偶像,行各式各样的祭祀活动。

这些天来,拉丽妲的心里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每天晚上,她上床睡觉之前,都发誓说:"我决不认输。"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又坐在床上重复自己的誓言:"不管怎样,我永不投降。"可是,她的整个心灵还是照旧被维纳耶占据着。如果她听见维纳耶在楼下说话,她的心就紧张得狂跳起来。如果维纳耶有两三天没有来,

她就会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感到受不了。于是，她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激励萨迪席到维纳耶家去看看。萨迪席回来以后，她设法让萨迪席告诉她维纳耶在干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拉丽妲越是控制不住这种热恋的心情，就越是为她可能会失败而感到烦恼不安。甚至有时候还生她父亲的气，怨他没有阻止她们跟维纳耶和戈拉来往。

可是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宁可牺牲也决不投降。她心里有时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想象怎样度过她的一生。她从书本上读到许多从事慈善事业的欧洲女人的光辉榜样，她甚至想模仿她们，觉得毕生从事慈善事业也未始不可。

一天，她去找帕勒席先生，对他说："父亲，我能不能到一所女子学校去教书？"

帕勒席先生看着她的脸，从她忧郁的眼神可以看出她在恳求他帮助解除心中的饥渴。于是，他温和地说："为什么不能呢，好女儿？可是，哪儿有这样的女子学校呢？"

那时候，的确没有什么女子学校。仅有一两所女子小学，但是没有上层社会的妇女任过教。"那么连一所合适的学校都没有吗？"拉丽妲失望地问道。

"我没有听说哪儿有。"帕勒席先生回答说。

"那么，爸爸，我们能不能创办一所呢？"拉丽妲问道。

"那要花很多钱，"帕勒席先生说，"还需要很多人帮忙。"

拉丽妲一向认为困难的只是怎样下决心做好事，但她没有想到要做一件好事还要遇到许多困难。她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便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剩下帕勒席先生一个人，坐在那儿思考他亲爱的女儿心里到底有什么痛苦。他突然想起哈伦先生那天说到维纳耶的时候，所说的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问道："难道我真的判断错了吗？"如果事情发生在任何别的女儿身上，他倒不会这样特别担心。可是，拉丽妲对生活似乎特别

认真，她做事决不会半途而废，她的欢乐与忧愁也不会半假半真。

拉丽妲怎么能天天都忍受着这无用的忧伤过日子呢？她看不到任何美好的结局和幸福。但凭着她的天性，她不会这样无所作为地任其自然发展下去。

那天下午，拉丽妲到苏查丽达家里去了。苏查丽达家里布置得非常简单，卧室的地上铺了一条土地毯，一边铺着苏查丽达睡的褥子，另一边铺着哈里摩赫妮睡的褥子。哈里摩赫妮不睡床上①，所以苏查丽达跟她一起在同一间屋里搭地铺睡觉。墙上挂着帕勒席先生的画像。旁边一间小一点的房间里放着萨迪席的床，另一面靠墙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练习本、墨水瓶和钢笔。萨迪席上学去了，家里非常安静。

哈里摩赫妮吃过午饭，躺在自己的席子上正准备午睡。苏查丽达披散着头发，坐在地毯上，怀里抱着一个枕头，低着头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她面前还放着几本书。

苏查丽达看到拉丽妲来了，慌里慌张地把书合起来，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但又觉得这样很不好，于是又打开了，翻到刚才看到的那一页，放在那儿，这几本书都是戈拉的。

哈里摩赫妮赶紧坐起来，大声地说："请进，姑娘，请进！我知道苏查丽达离开你们家以后的心情，她很想见到你。她心里难受的时候，就拿出这些书来看。我刚才躺在这儿还在想，要是你们有一个人来玩玩，该多好啊。正好这时候，你来了。好姑娘，你一定会长命百岁。"

拉丽妲在苏查丽达旁边一坐下，就把心里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她说："苏查丽达姐姐，在我们这个街区办一所女子学校，你看怎么样？"

---

① 印度教寡妇处境极悲惨，不能穿带花带色的衣服，甚至不能睡床上，故哈里摩赫妮不睡床。

"啊，听她说的，"哈里摩赫妮吓了一跳，大声说，"你们能办学校？"

"可是，"苏查丽达说，"你说说，怎么办？谁愿意帮助我们？你跟父亲谈过了吗？"

拉丽妲说："我们俩可以教，拉沃雅姐姐也许会同意教课。"

"不只是教课的问题，"苏查丽达说，"怎样管理学校，必须制定些什么规章制度，要解决校舍问题，要招收学生，要筹集办学经费。这些事情我们两个姑娘家怎么办得了呢？"

"姐姐，话不能这样说！"拉丽妲说，"难道只因为我们生来是女孩子，就只能一辈子灰心失望，围着四壁转吗？我们这一辈子就不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事吗？"

拉丽妲的话里所隐含的痛苦，在苏查丽达心里引起了共鸣。她没有马上回答，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

"附近一带有不少女孩子，"拉丽妲说，"如果我们不收学费，白教她们，她们的父母一定会高兴的。能招到几个学生就招几个学生，可以用你这房子做教室，就在这儿教她们，这又需要多少费用呢？"

哈里摩赫妮一听说有许多附近一带陌生的女孩子到这座房子里来读书，就急得不得了。她一心想避开别人，专心致志地念经拜神，生怕别人破坏了她的这种隐居似的生活，于是公开反对这样做。

"姨母，别害怕，"苏查丽达说，"如果能够招到学生，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房间里上课，我们不让她们到楼上您的房间来打扰您。好吧，拉丽妲，要是能招到学生，我愿意和你一起教她们。"

"好，那就试试看吧！"拉丽妲说。

哈里摩赫妮一再抱怨说："姑娘，你们什么事都像基督教徒一样怎么行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教养的人家的姑娘到学校里去教书的。"

帕勒席先生家的姑娘们经常站在房间凉台上和街坊家的女孩子们聊天。这样结识之后也有一个害处:邻居家的孩子们感到惊讶,经常说,帕勒席先生家的姑娘年龄已经不小了,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拉丽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总是不愿意参加这些屋顶交谈。

相反,拉沃雅却是这种屋顶聚会的最热心的成员,因为她对邻居家的家务事非常感兴趣。到了下午,她就拿着梳子,到屋顶平台上一面梳头,一面参加这种露天聚会,而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新闻就在她和她的朋友之间凭借着空气,传来传去。

因此,拉丽妲把招生工作交给了拉沃雅。拉沃雅在平台上宣布了这个建议之后,不少姑娘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这个消息使拉丽妲很高兴,于是积极打扫、擦洗并装饰苏查丽达楼下的房间,把它收拾好做教室。

可是,教室一直是空的,没有学生来上课。邻居的家长们认为这是以教书为借口,想把他们的女儿骗到梵社社员人家去,所以十分生气。除此以外,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女儿认识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而且经常跟她们聊天,所以他们认为有责任阻止自己的女儿跟帕勒席先生的女儿说话。他们找到了禁止女儿到屋顶平台上去的借口。不仅如此,她们还得听许多指责她们的梵社朋友的话。现在,可怜的拉沃雅下午拿着梳子走上平台一看,年轻姑娘一个都没有,而是些年纪大的女人,她跟她们谁都说不上话。

但是拉丽妲并没有灰心,她说:“梵社有那么多穷的女孩子上不起贝顿学校,如果我们负责教她们,那就是帮了她们点忙,对她们有好处。”

她不但自己去找这样的女孩子,而且让苏狄尔帮忙。

帕勒席先生的女儿博学多才,这是远近闻名的。事实上,传闻已经远远超过了真实情况。因此,不少家长听说这几个姑娘准备免费教课时,都高兴极了。

开始的三四天时间，拉丽妲的学校就招到五六个学生，顺利地开学了。她忙着和帕勒席先生讨论学校的校规和各种安排，忙得没有一点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她甚至和拉沃雅争论年终考试以后应该给学生发什么奖品——拉丽妲喜欢的书拉沃雅不喜欢；拉沃雅喜欢的书，拉丽妲又觉得不好。应该由谁来主持考试，也成了她们争论的问题。

拉沃雅虽然一点不喜欢哈伦先生，但她很迷信哈伦先生博学的名气。她一点都不怀疑，如果聘请哈伦先生给学校做点事，无论是考试、教课或者其他什么事，都会给学校增添不少光彩。但是拉丽妲拒绝考虑，她不容许哈伦先生插手她们学校的任何事情。

但是开学没几天，她们的学生就开始减少，到后来竟空无一人。拉丽妲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一听到脚步声就站起来，以为学生来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这样等到中午过后，她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拉丽妲于是到离她们学校最近的一家去找学生。学生哭丧着脸说："妈妈不许我去。"学生的母亲说不方便，但她不明说有什么不方便。拉丽妲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姑娘，只要看出别人有一点不情愿说，她都不会强人所难寻根问底。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拉丽妲说。

然后，她又去另外一家，听到了明确的答复。"苏查丽达已经成了正统印度教徒，"她们脱口而出地说，"她奉行种姓制度，在家里供奉偶像。"

"如果是因为这一点，那么可以在我们自己家上课。"拉丽妲说。

可是，这样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拉丽妲心里明白，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她没有再到其他人家去问，回家便让人把苏狄尔叫来了。"苏狄尔，请你实话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巴努先生坚决反对你们办的这所学校。"苏狄尔回答说。

"为什么?"拉丽妲追问道,"是因为姐姐家供奉偶像吗?"

"不只是因为这个。"苏狄尔回答。

拉丽妲不耐烦地问道:"那么,另外还有什么,你都说出来嘛!"

"哎,说来话长呀。"苏狄尔说。

"也有我的罪过吗?"拉丽妲问道。

苏狄尔不言语了。拉丽妲的脸气红了,大声地说:"这是对我那次乘船回来的惩罚!就算我做错了事,难道在我们梵社里,就不允许做些好事来弥补吗?难道就要禁止我在梵社里做任何有益的工作吗?你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高我们梵社的道德水平,是吗?"

苏狄尔想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说,"他们还担心维纳耶先生以后也会慢慢参加到办学的工作里来。"

拉丽妲一听,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地说:"害怕?要是能这样,我们就走运了。他们有多少人的才学能跟维纳耶先生比呀?"

苏狄尔见拉丽妲如此生气,心慌意乱,小心翼翼地说:"是的,你说的不错。不过,维纳耶先生……"

"他不是梵社的成员,对吧!"拉丽妲打断他的话说,"所以梵社要惩罚他,不让我接近他。这样的梵社,我不能为它感到骄傲!"

学生们不来上课,苏查丽达马上就明白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她一声不响地离开教室,到楼上去,帮萨迪席复习功课,因为他很快就要考试了。

拉丽妲跟苏狄尔谈完以后,到楼上去找苏查丽达,对她说:"你听见了吗?"

"没听见,不过,我都明白了。"苏查丽达笑了笑,回答说。

"难道我们就得一声不响地忍受这一切吗?"拉丽妲问道。

苏查丽达拉着拉丽妲的手,说:"忍受并不丢脸。你没有看见父亲怎样忍受一切的吗?"

"可是,苏查丽达姐姐,"拉丽妲说,"我总是觉得,要是容忍作恶,就等于鼓励作恶。对待邪恶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与它作斗争。"

“那么你说，你想怎么办呢？”苏查丽达问道。

“这我还没有想过，”拉丽妲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可是，总得采取点行动才行。那些对我们这样的姑娘家采取这样卑鄙的行为的人，无论他自以为非常了不起，其实不过是胆小鬼。我决不会在他们手下认输——决不！无论他们想干什么，我都不在乎。”她一面说着，一边使劲地跺了一下脚。

苏查丽达没有作声，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过了一会儿，她说：“亲爱的拉丽妲，你去跟父亲说说看。”

“我这就去找他。”拉丽达站起来说。

拉丽妲刚回到家门口，看见维纳耶垂头丧气地从屋里出来。维纳耶看到拉丽妲回来了，吃了一惊，站着犹豫了一会儿，似乎在盘算要不要跟拉丽妲说几句话。可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连头都没抬，向她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拉丽妲觉得好像别人用烧红的利箭刺穿了她的心似的。她快步走进家门，径直走到她母亲的房间。沃尔达松德丽坐在桌子前面，拿着一本厚厚的账簿，正在一心一意地算账。

沃尔达松德丽一看拉丽妲的脸色，立刻警觉起来。她马上低下头看她的账目，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仿佛对不上账，全家就要完蛋了似的。

拉丽妲拉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沃尔达松德丽依然没有抬起头来。拉丽妲终于忍不住，喊道：“妈！”

“等等，孩子，”沃尔达松德丽不耐烦地说，“你没看见我在……”说完，她的头低得更厉害了。

“我不会打扰您多久，”拉丽妲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维纳耶先生来过了？”

沃尔达松德丽的眼睛还是盯着账簿没有离开，说：“来过。”

“您跟他说什么了？”拉丽妲问道。

“说的话可长了。”

“谈到我了没有?”

沃尔达松德丽看到逃避不过去了，便放下笔，抬起头说:“谈到了，我看到事情越闹越大了。梵社的人到处都在谈论这件事，说难听的话，所以有必要警告他一下。”

拉丽妲羞得满脸通红，头脑里嗡嗡作响。“爸爸禁止维纳耶先生到我们家来了吗?”拉丽妲问道。

“难道他会操这分儿心吗?”沃尔达松德丽回答，“要是他肯操心，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巴努先生能到这儿来吗?”拉丽妲问道。

沃尔达松德丽惊讶地说:“看你说的，巴努先生为什么不能来?”

“那么，为什么维纳耶先生不能来呢?”

沃尔达松德丽又把账簿拉过来，说:“拉丽妲，我吵不过你！你走，现在不要打扰我，我有很多事要做。”

拉丽妲中午的时候到苏查丽达家去上课，沃尔达松德丽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把维纳耶叫来，直言不讳地训了他一顿。她原来想拉丽妲永远不会知道。如今突然被发现了，使她陷入了困境。她明白，这件事不可能平平静静地过去的了，而且很难解决。不过，她把怒火全部集中到她那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身上去了。跟这样的傻瓜生活在一起，对一个女人来说多么痛苦啊！

拉丽妲满腔怒火地离开了那儿。她来到楼下，看见帕勒席先生在写信。拉丽妲走到他身边，开门见山地问道:“爸爸，维纳耶先生不配跟我们交往吗?”

一听到这句问话，帕勒席先生全都明白了。梵社里最近因他家的事掀起的风波，帕勒席先生不是不知道，而且他也很忧虑。如果他觉得拉丽妲心里对维纳耶没有感情，那么外面的人说什么他都不会在意。可是，如果拉丽妲的确爱维纳耶，那么，他又该怎么办呢？他这些天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是他家放弃正统印度教，加入梵社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因此，一方面，恐惧和不幸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折磨着他的心灵；另一方面，他的心也警惕起来，告诫自己：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他应该像以前加入梵社时只相信唯一的真神，把真理置于社会舆论和个人得失之上，渡过难关实现美好的理想一样，去迎接考验，采取同样的态度。

因此，在回答拉丽妲的问题时，帕勒席先生说："我认为维纳耶的确是个好人。他人很聪明，又有学问，品德也很高尚。"

拉丽妲沉默了一会儿，说："戈勒摩罕的母亲这几天来看过我们两次，所以我想和苏查丽达姐姐去回拜她，您说行吗？"

帕勒席先生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他很清楚，在这种议论纷纷的时候，这样来来往往，会给诽谤者增加口实。可是，他心里想：如果没有目前这些事，我是不能禁止的。最后，他说："那好吧，你们俩去吧。要是我没有事，我也会跟你们一起去。"

第四十八章

维纳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像一个客人和朋友一样在帕勒席先生家随便来往走动，竟会在他们的教派里引起这么大一场风波。他刚与帕勒席先生家交往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局促。由于不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活动，所以总是小心谨慎。但是，当他慢慢地不那么拘谨了，他也就忘了去注意什么地方会有危险，会遇到灾难。今天突然听说，因为他的行为举止竟在梵社给拉丽妲带来了流言蜚语，犹如晴天霹雳，顿时被炸懵了似的。让他感到特别苦恼的是，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对拉丽妲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朋友界限；双方教派的风习如此不同，他认为在眼前这种情况下，这简直是一种罪过。他曾经反复想到过，他作为帕勒席先生家一个可信赖的朋友，却不能站在正确的位置——在有一方面他是虚伪的，他内心有愧，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感情对这一家人明确地讲出来。

就在这种心境之中，一天，他收到沃尔达松德丽的一张便条，请他在中午的时候专门去见她一次。维纳耶去那儿以后，她问道："维纳耶先生，你是正统印度教徒，对不对？"维纳耶承认以后，她又问道："你不打算放弃正统印度教，是不是？"维纳耶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又说："那么，你为什么……"对这个没有问完的问题，维纳耶未能作出任何回答，只是低着头坐着，坐了好久。他觉得他想很好地隐瞒的心事，甚至不愿让太阳、月亮和空气知道的心事，现在被人识破了。他心里不由自主地想开了："不知道帕勒席先生会怎么看这件事。拉丽妲又会怎么想呢？苏查丽达会认为我是

个什么人呢?”不知是由于哪一位天使的疏忽大意,他得以在这个天堂待上一阵,而今天,他就得羞愧地低着头,被从这儿永远赶出去了。

后来,他一出帕勒席先生家的门,就看见了拉丽妲,于是他想:“在这最后永别的时刻,应该向她供认自己的重大罪过,从此一刀两断。”可是,他又想不出适当的措辞,所以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向她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不算太久之前的一天,维纳耶先生到了帕勒席先生家的前面——那时还不认识帕勒席先生一家;现在他又站在那里——又成为一个局外人了。可是,这里面有多大的区别啊!为什么他今天感到在这外面如此孤独?而以前在他的生活里好像并不缺少什么,他有戈拉和安纳德摩伊。而现在,他们依然还在,但他感到他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不论从哪一方面都得不到一点依靠。他在这个繁忙的城市拥挤的大街上看到的,到处都是暗淡朦胧的、毁灭的阴影,威胁着他的生命。他看到这广阔荒芜的空虚,觉得惊诧不已。他一再问那冷酷无情、一声不响的苍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

维纳耶回头一看,是萨迪席。维纳耶把他搂在怀里,激动地说:“啊,什么事,我的小弟弟,我的朋友?”维纳耶嗓音哽咽,因为在他跟帕勒席先生家关系亲密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这个小男孩为发展这种关系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您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萨迪席问道,“明天,拉沃雅姐姐和拉丽妲姐姐要来我们家,姨母让我来请您也去。”

维纳耶明白,姨母什么都还没有听说。“萨迪席先生,请代我向姨姆问好,不过请告诉她,我去不了。”

萨迪席拉着维纳耶的手,恳切地说:“为什么来不了?您一定得来,您不来我无论如何不会放过您。”

萨迪席这样恳求他来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学校里,老师叫他写一篇作文,题目是《爱护动物》。满分是五十分,他得了四十二分,所以他很想让维纳耶看看。他知道维纳耶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认定像维纳耶这样欣赏能力强的人一定能认识到他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如果维纳耶认为他的文章十分精彩,那么,那个没有欣赏能力的丽拉胆敢对他的天才表示不敬,他就可以嗤之以鼻了。事实上,是他劝姨母邀请维纳耶的,因为他希望维纳耶对他的这篇文章发表评论的时候,他的姐姐们也在场。

听到维纳耶说无论如何不能来,萨迪席马上变得垂头丧气了。

维纳耶于是用胳膊搂住萨迪席的脖子说:“萨迪席先生,到我们家去吧。”

萨迪席的文章就在他衣兜儿里揣着,所以他不能拒绝维纳耶的邀请。于是,这位希望成名的小男孩不顾考试已经临近,不惜浪费不少宝贵的时间,到维纳耶家里去了。

维纳耶好像决不能让这个孩子离开似的。他不但仔细倾听了他的文章,而且违反正确的批评原则,一味对他的文章大加赞扬。另外,他还打发人去市场买来糖果、点心,不停地请萨迪席吃。

然后,他把萨迪席送到家门口,非常慌张地说:“好了,萨迪席,我得回去了。”

可是萨迪席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拉进屋去,说:“不行,您一定得到我们家去。”

然而,今天他缠了半天却没有成功。

维纳耶恍恍惚惚,像在做梦似的来到安纳德摩伊家,可是没到她屋里去,而是到屋顶戈拉睡的那间无人的房间去了。在这个房间里,他度过了童年时代多少充满友情的幸福的日日夜夜。在这儿有过多么愉快的谈话,下过多少奇怪的决心,讨论过多少严肃的问题。在这儿,发生过多少次友好的争吵,吵完了反而更加亲热。维纳耶想忘却现在,回到童年的境界——但是这些新交的朋友挡住

了去路——不让他回到那时去。以前，维纳耶一直不清楚他生活的中心什么时候已经转移，生活的方向什么时候已经改变，现在他一切都明白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所以感到很害怕。

屋顶平台上晾着衣服。下午四五点钟，太阳晒不到了的时候，安纳德摩伊上来收衣服，发现维纳耶在戈拉的房间里，不由得大吃一惊。她快步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说："怎么了，维纳耶？你脸色苍白，出什么事了？"

维纳耶坐起来说："母亲，我当初常去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戈拉常常生气；我当时觉得他生气不对，太过分了，可事实上不是他不对，而是我太傻了。"

安纳德摩伊笑了笑，说："我倒不是说你绝顶聪明，可是我看不出在这件事情上你蠢在哪儿。"

"母亲，"维纳耶回答说，"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考虑我们之间的宗教习俗完全不同。我想的只是从他们的友谊、行为和榜样里，我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和教益。因为这个缘故，我很想接近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

"我现在听了你说的话，"安纳德摩伊说，"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

"母亲，您不知道，"维纳耶说，"我已经在他们的梵社里给他们捅了一个大娄子——人们议论纷纷，说难听的话，我已经不能再到他们……"

"我觉得戈拉常常反复讲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安纳德摩伊说，"他说，最坏的是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而骨子里却有问题。他们的梵社里出了乱子，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后悔。这样会有好处的。只要你问心无愧就行了。"

维纳耶心里感到不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行为是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拉丽妲是梵社的，不可能跟她结婚，所以，维纳耶觉得爱她就是在暗中犯下了罪。他一想到现在已经到

了为这莫大的罪过忏悔的时候了，就感到十分痛苦。

“母亲，”他突然感情冲动地说，“如果当初和谢茜·穆姬的婚事办了就好了。我应该被一条结实的锁链绑在我该在的地方——我应该被捆得紧紧的，一点动弹不得才好。”

“那就是说，”安纳德摩伊说，“你不是要谢茜·穆姬做你的媳妇，而是要她做你的锁链——谢茜·穆姬的命有多苦啊！”

正在这个时候，仆人来通报，说帕勒席先生家的两个姑娘来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维纳耶的心马上飞快地跳起来。他以为她们是来向安纳德摩伊告状，要安纳德摩伊警告他。他突然站起来说：“母亲，我走了。”

安纳德摩伊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维纳耶，不要走，到楼下去坐一会儿！”

维纳耶下楼的时候，不断地对自己说：“她们这样做实在是多余的。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了，就算了。现在我宁可死，也不会再到她们家去了。对罪过的惩罚，一旦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即使把罪犯烧成了灰烬，也是不肯熄灭的。”

维纳耶正要走进楼下戈拉常待的那个房间，便遇到下班回来的摩希姆，他已经解开纽扣，让越来越大的肚子得到更多的自由。“嗨，这不是维纳耶吗？你来了，这太好啦，我正要找你呢！”他一面说，一面拉住维纳耶的手。摩希姆把维纳耶拉进戈拉的那间屋里，让他在椅子里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下来。他从衣袋里取出槟榔盒，马上递给维纳耶一个槟榔包。

“拿烟来！”他大声地喊道，接着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正经事来。“那件事情你怎么决定的？现在该……”摩希姆问道。

他马上看出来了，维纳耶的态度不像以前，他温和多了，当然也没有显示出多大热情，但是没有设法推掉的意思。所以，摩希姆提出要把日子定下来。这时，维纳耶说：“等戈拉回来再说吧。”

摩希姆觉得这可以放心了，于是说：“那只不过还有几天嘛，当

然可以。吃点茶点怎么样,维纳耶? 你的脸色今天很不好,身体没问题吧?”

维纳耶摆脱了吃茶点的危险,摩希姆到内宅满足肚子的需求去了。维纳耶从戈拉的书桌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阅起来。接着,他又放下书,在屋里踱来踱去。

这时候,仆人来对他说:“母亲在叫呢!”

“她叫谁?”维纳耶问道。

“请您。”仆人回答说。

“她们全都在上面吗?”维纳耶问。

“是的。”仆人回答。

维纳耶就像赴考场似的,上楼去了。他走到门口又犹豫起来,苏查丽达马上用往常那种真诚友好的语调向他招呼:“请进,维纳耶先生。”

维纳耶听到她这样的语调,就像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财富似的。

维纳耶走进房间,苏查丽达和拉丽妲一看他那模样,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意料不到的沉重打击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那一向开朗愉快带着微笑的面孔已经遭到了极大的伤害,仿佛郁郁葱葱的庄稼被蝗虫扫荡一样。拉丽妲看到他这副模样,不免感到痛心可怜,同时也感到激动欣慰。

要是在别的日子,拉丽妲不会马上开口跟维纳耶说话。可是今天,维纳耶一进屋,拉丽妲便开口说道:“维纳耶先生,我们要跟你商量点事。”

这一句话就像突然洒下的一阵春雨,使维纳耶又惊又喜。顷刻之间,他那苍白忧郁的脸就变得容光焕发了。

“我们几姊妹,”拉丽妲接着说,“想创办一所很小的女子学校。”

“创办女子学校,”维纳耶激动地说,“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梦想

啦!”

“这件事你一定得帮我们的忙。”拉丽妲说。

“凡是我能做到的,”维纳耶说,“我都会尽力去做。告诉我吧,要我做什么?”

“我们是梵社的成员,”拉丽妲说,“正统印度教的信徒不相信我们。因此,在这方面,要请你帮帮忙。”

“你尽管放心,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好了。”维纳耶兴奋地说。

“我知道,”安纳德摩伊说,“这事他准能办好。用语言的魔力把人们争取过来,这是他的特长,谁都没有他这么大的本事。”

拉丽妲又说:“你得告诉我们怎样订校规,怎样管理学校,上几节课,时间怎样划分,应该教些什么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

虽然做这些事对维纳耶来说并不难,可是他却感到很为难。沃尔达松德丽已经明确地禁止他和她们来往,梵社的人已在对她说三道四,难道这些拉丽妲一点都不知道吗?如果他答应拉丽妲的这些请求,那么这样做对不对?对拉丽妲有没有害处?这些问题使他感到伤脑筋。另一方面,拉丽妲想做善事,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怎么能够不尽心尽力地去满足她的请求呢?

苏查丽达听了拉丽妲的话,也觉得十分诧异。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拉丽妲会突然向维纳耶提出这样的请求。维纳耶和她的事,已经弄得够复杂的了,如今又要加上这个新问题。这一切拉丽妲明明知道,是故意要这样干的。苏查丽达看到这一点,害怕起来。她明白,拉丽妲心里燃起了反抗的火焰。可是,把维纳耶进一步卷进去,这样做合适吗?苏查丽达忧心忡忡地说:“这事儿得先跟父亲商量商量,可别让维纳耶先生觉得他已被任命为女子学校的学督了!”

维纳耶明白,苏查丽达想巧妙地取消这个建议。于是,他心里更加不安了。显而易见,苏查丽达知道家里遇到了什么麻烦,拉丽妲肯定也是知道的。那么,拉丽妲为什么……他真是一点都不明白

了。

“这是一定要跟爸爸商量的。”拉丽妲说，“现在知道维纳耶先生愿意帮忙，我要跟他说的。他决不会不同意。我们也还要请他跟我们一起办学的。”

然后，她又转向安纳德摩伊，对她说：“还有您，我们也不会放过的。”

安纳德摩伊笑着说：“我可以帮你们打扫教室，除此以外，我还能干什么呢？”

“母亲，这就足够了！”维纳耶说，“这样，我们的学校绝对会一尘不染了。”

苏查丽达和拉丽妲走了以后，维纳耶到伊顿公园散步去了。摩希姆这时去找安纳德摩伊说：“依我看，维纳耶已经很愿意了。所以要赶快办事，越快越好。不然，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改变主意呢？”

“这是怎么回事？”安纳德摩伊说，“维纳耶什么时候又愿意了？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呀。”

“他今天跟我说的这事，他说等戈拉一回来就确定日子。”摩希姆回答说。

安纳德摩伊摇了摇头说：“摩希姆，我敢肯定，你完全是误会了。”

“不管我有多傻，”摩希姆说，“我的年纪已经不小，可以听懂简单明白的话了。这一点，您就相信我吧。”

“孩子，”安纳德摩伊说，“我知道你会生我的气。不过，我看出来了，这样会遇到很大麻烦的。”

摩希姆板起面孔说：“如果您找麻烦，就会有麻烦的。”

“摩希姆，”安纳德摩伊平心静气地说，“无论你们说我什么，我都可以忍受，可是，我不能支持只会引起麻烦的事。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大家好。”

摩希姆粗暴地说："什么对我们好，什么不好，只要您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您就不会听到什么怨言了。这样做也许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可是，您先让谢茜·穆姬结婚，然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好不好？"

安纳德摩伊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摩希姆从口袋里取出槟榔盒子，拿出一个槟榔包放到嘴里，嚼着走了出去。

第四十九章

拉丽妲去找帕勒席先生，对他说："因为我们是梵社成员，正统印度教徒的姑娘们都不愿意来跟我们学习。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能找一个正统印度教徒来帮忙，对工作一定会大有好处。爸，您觉得怎么样？"

"你能从正统印度教徒中找到谁呢？"帕勒席先生问道。

拉丽妲是鼓足勇气来见他的，可是她还是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提出维纳耶来，而是绕着弯子说："怎么，难道一个人都找不到吗？例如维纳耶先生，或者……"

"或者"这个词完全是多余的——简直是一种浪费，所以这句话始终没有说完。

"维纳耶！维纳耶怎么会愿意呢？"帕勒席先生惊讶地说。

这句话伤了拉丽妲的自尊心。维纳耶先生会不愿意！拉丽妲心里很清楚，说服维纳耶先生对她拉丽妲来说不是不可能的。

"嘿，他也许会同意的呢。"拉丽妲说。

帕勒席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从各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之后，就决不会同意来帮忙的。"

拉丽妲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不好意思地把系在纱丽上的钥匙弄得丁当响。

帕勒席先生看到陷入困境的女儿的脸，不免心里十分痛苦，但又想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过了一会儿，拉丽妲慢慢抬起头来，说："那么，爸，我们的学校无论如何办不成了，是吗？"

“现在看起来会有许多困难，”帕勒席先生说，“如果要试一试，那么肯定会引起许多非议。”

到头来还得让哈伦先生取胜，自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对拉丽妲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如果不是由她父亲，而是由别人来下这道退却的命令，她是绝对不会服从的。她不怕刻薄的议论，但是这不公平的事她怎么忍受得了？她慢慢站起来，离开帕勒席先生的房间，回自己屋里去了。一进屋，看到桌子上有一封她的信。从笔迹看来，她知道这是她童年时代的朋友谢尔芭拉写的。谢尔芭拉已经结婚，跟她丈夫一起住在班基布尔。

她在信中写到：“我听到许多关于你们家的传闻，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很多天来，我一直想写信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找到时间。可是，前天我收到一个人（我不想提起他的名字）的信，他在信中所说的关于你的事真把我吓坏了。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可能吗？可是，又很难不相信他所写的内容。听说你有可能跟一个正统印度教徒结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等等，等等。

拉丽妲气得肺都要炸了，一刻也坐不住了，马上提笔写回信。信中说：

“你竟写信来问我这消息是真是假，这委实让我感到惊讶。梵社的人写信告诉你的事，你都得写信来证实一下！难道这样不相信我？再说，你听说我可能跟一个年轻的正统印度教徒结婚，把你吓坏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梵社里也有这样的正人君子，只要一想到要跟他们这样的人结婚，我就会不寒而栗；同时，我认识这样一两个年轻的正统印度教徒，无论梵社的哪个姑娘要和他们这样的人结婚，都会是光彩的事。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别的话想跟你说了。”

帕勒席先生呢，那天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长时间地坐在那儿静静地沉思，最后迈着缓慢的步子到苏查丽达那里去了。苏查丽达看到帕勒席先生忧愁的脸，心里觉得一阵难受。她知道帕勒席先生

忧虑的是什么,她自己这几天也一直为这件事忧愁不安。

帕勒席先生和苏查丽达走进另一个房间,坐下来说:“孩子,到了考虑拉丽妲的问题的时候了。”

苏查丽达温情脉脉地望着帕勒席先生说:“父亲,我知道。”

“我并没有把我们梵社里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放在心里,”帕勒席先生说,“我拿不准的是……唔,拉丽妲她……”

苏查丽达看到帕勒席先生有些犹豫,但想尽量把他的意思说出来:“拉丽妲一直都把心里话告诉我的,可是最近这些天,我发现她不像以前那样什么话都说了。我明白……”

“拉丽妲心里好像产生了一种她自己也不想承认的感情,”帕勒席先生打断她的话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对她有好处——你认为我让维纳耶跟我们家自由来往对她有害处吗?”

“父亲,您知道维纳耶先生没有什么过错,”苏查丽达说,“他品德高尚,像他这样品德高尚的男人并不多见。”

帕勒席先生好像又发现了新的真理,他说:“你说得对,拉达,对极了!我们应该注意考虑他是不是品德高尚——神也是这样做的。维纳耶是一个好人,我们结识他没有错,为此我还一再感谢上帝呢!”

帕勒席先生感觉到自己好像从罗网里解脱出来了,心情舒畅了。他从来没有对神做过不正当的事情。他把神用来衡量人的天平作为永恒的宗教的天平。他从来不把自己教派制造的砝码掺杂进去。想到这儿,他又感到问心无愧了。他觉得奇怪的是,这么多天他都没有弄明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使自己感到苦恼。他抚摩着苏查丽达的头,说:“好女儿,你今天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

苏查丽达立即弯下腰去向他行触脚礼,说:“不,不,父亲,您这是说的什么呀!”

“教派主义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人就是人这样一个简单明白的真理。”帕勒席先生说,“人——无论是梵社的信徒还是正统的印度

教徒——都把由社会造成的这种差别看得比普遍真理更重要，为此争吵不休。我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个漩涡里转不出来。”

稍微停了一会儿，帕勒席先生又接着说：“拉丽妲不肯放弃创办女子学校的决心。她想请维纳耶帮忙，看我同意不同意。”

“父亲，先别同意，过几天再说吧。”苏查丽达急忙说。

帕勒席先生不同意请维纳耶来帮忙之后，拉丽妲的那副痛苦的面孔，又浮现在帕勒席先生面前，使他那充满慈爱的心感到十分痛苦。他知道，他这个聪明倔强的女儿受到教派的迫害，倒不会十分难过，但不许她去反抗这种迫害，尤其是她父亲不让她去反抗，使她感到难受得多，所以，他很想改变这种态度。他说：“拉达，为什么还要等等再说呢？”

“不然的话，母亲会很生气的。”苏查丽达说。

帕勒席先生想了想，觉得她说的对。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萨迪席就进来了。他一来就悄悄地对着苏查丽达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苏查丽达回答说：“不行，话匣子老弟，现在不行，明天再看。”

萨迪席沮丧地说：“明天我要上学。”

帕勒席先生慈祥地笑着问道：“什么事，萨迪席，要什么？”

“他写了一……”苏查丽达说。

萨迪席慌了，急忙用手捂住苏查丽达的嘴，说：“别，别说，别说！”

“如果是一个秘密，苏查丽达怎么会说呢！”帕勒席先生说。

“不是这样，父亲，他巴不得这个秘密让您听到呢！”苏查丽达说。

“才不呢，才不呢！”萨迪席一边大声叫着，一边跑出去了。

原来，他的文章受到了维纳耶的赞扬，他想让苏查丽达看。帕勒席先生在场的时候，他提出这件事，他的用心苏查丽达是很清楚的。但是可怜的萨迪席没有想到，他心里的秘密想法在这个世界上竟这么容易地被人识破了。

第五十章

四天以后，哈伦先生手里拿着一封信来找沃尔达松德丽。现在他对帕勒席先生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哈伦先生把信交给沃尔达松德丽，然后说："我一开始就在尽力提醒您当心。可是我这样做，您还不高兴。现在您看看这封信，就可以知道事情已经悄悄地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沃尔达松德丽看完拉丽妲写给谢尔芭拉的信，说："您说，我怎么能预料到这种事呢！我连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我告诉您，这可不能怪罪我。您与大家串通一气，吹捧苏查丽达，说什么整个梵社里没有一个姑娘能跟她相比，吹得她晕头转向。现在，请您来管管您这位理想的梵社姑娘吧！维纳耶和戈勒摩罕是我丈夫带到家里来的。虽然我尽力引导维纳耶改从我们的教派，他已接近我们多了，但是谁知道又出现了一个'姨妈'，在我们家里崇拜起偶像来。维纳耶也给她宠坏了，见到我就跑。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根子全在您那个苏查丽达身上。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早就知道，不过没说罢了。我始终把她作为亲生女儿来抚养，生怕别人以为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现在却得到这样的报答！您给我看这封信有什么用？现在您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哈伦先生宽宏大量地表示他很遗憾，并且明确坦率地承认有一个时期他误解了沃尔达松德丽。最后，他们把帕勒席先生叫来了。

"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吧！"沃尔达松德丽说着，把信扔到帕勒

席先生面前的桌子上。帕勒席先生仔细地把信看了两三遍，然后抬起头来说："唔，这又怎么样！"

"这又怎么样！"沃尔达松德丽愤怒地说，"你还想要怎么样？难道还不够吗？你允许他们崇拜偶像，允许他们遵守种姓制度，允许他们坚持不可接触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允许他们胡作非为。现在就差一点把女儿嫁给正统印度教人家了！然后，你就可以忏悔，回到正统印度教去了……可是我告诉你……"

帕勒席先生微微一笑，说："你什么也不必说，至少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认定拉丽妲肯定要嫁到正统印度教家庭呢？从这封信里面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

沃尔达松德丽说："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才能使你睁开眼睛。要是一开始你不这样麻木不仁的话，现在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难道信里还能写出比这更明白的话吗？"

"我想我们应该叫拉丽妲来，"哈伦先生说，"问问她自己这封信是什么意思。要是您俩允许，我可以问问她。"

正好这时候，拉丽妲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来说："爸爸，您看看这个！现在我们梵社里竟有人写起这样的匿名信来了！"

帕勒席先生看了交给他的信。写信人认为拉丽妲和维纳耶的婚姻已经私下决定了，因此信中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辱骂和教训之词。除此之外，信中还说维纳耶存心不良，说他过不了几天就会抛弃他这个信奉梵教的老婆，另娶正统印度教家的闺女为妻。

帕勒席先生看完以后，哈伦先生把信拿过来看了，说："拉丽妲，你看了这封信生气了？你不想想，要是你自己没有错，别人会写出这样的信来吗？你说说，你自己怎么能亲自写出这样的信呢？"

拉丽妲一听，感到有些惊讶，但马上明白过来了。她问道："原来是你跟谢尔芭拉写信议论我，是不是？"

哈伦先生不做正面回答，而是说："谢尔芭拉想到自己对梵社的责任，所以只好把你的信寄给我了。"

"梵社现在要说什么,你全倒出来吧!"拉丽妲坚定地站得直挺挺地说。

"梵社里对你和维纳耶先生的这些议论,"哈伦先生说,"我是完全不相信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听到你亲口明确加以否认。"

拉丽妲气得两眼直冒火星,用颤抖的手扶着椅子靠背说:"怎么,完全不相信?"

帕勒席先生抚摩着拉丽妲的背说:"拉丽妲,你现在太激动了,现在别谈这个问题,以后再跟我谈吧。"

"帕勒席先生,请您不要设法把这个问题掩盖过去。"哈伦先生说。

"爸爸设法掩盖过去?"拉丽妲怒气冲冲地说,"爸爸不像你这样的人害怕真理——他认为真理比梵社更伟大!我明白地告诉你,我看不出跟维纳耶结婚有什么不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可是,他决定正式加入梵社了吗?"哈伦先生说。

"什么也没有定,"拉丽妲说,"他为什么一定得加入梵社呢?"

沃尔达松德丽一直没有说话,她真心希望哈伦先生今天能够大获全胜,希望帕勒席先生承认错误,表示后悔。可是现在她忍不住了,她说:"拉丽妲,你疯了吗? 你在说什么呀?"

"没有,妈,"拉丽妲说,"我没有疯,我说的不是疯话,是经过考虑的。我不能容忍别人把我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起来——我要冲破哈伦先生的这个梵社的束缚,我要争取得到自由。"

"你把放纵叫做自由?"哈伦先生问道。

"不,"拉丽妲说,"我认为自由就是从恶劣的攻击、谎言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我既然没有做坏事,没有违反教规,梵社凭什么来干涉我,来妨碍我?"

"您听听,帕勒席先生!"哈伦先生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转过身来对帕勒席先生说,"我早就知道最后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我一直尽力警告您,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你听着，巴努先生！”拉丽妲说，“我也必须给你一个警告——不要狂妄到去教训在各方面都比你伟大的人！”说完这句话，拉丽妲就走出去了。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沃尔达松德丽说，“现在，你该想想应该怎么办了吧！”

“一定要尽自己的责任，”帕勒席先生说，“还能怎么办？可是这样急急忙忙，就弄不清楚什么是我们的责任。请原谅，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五十一章

苏查丽达听了这些情况，觉得拉丽妲把事情弄糟了。她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用一只手搂着拉丽妲的脖子说："可是，好妹妹，我真有点害怕了。"

"怕什么？"拉丽妲问道。

"这件事在梵社已经传遍了，"苏查丽达说，"到处议论纷纷。万一最后维纳耶先生又不同意呢？"

拉丽妲低下头，可是满有把握地说："他肯定同意。"

"你是知道的，"苏查丽达说，"巴努先生已经使母亲相信维纳耶决不会离开正统印度教来同意这门亲事。拉丽妲，你怎么没有想想这些，就对哈伦先生说了这样的话呢？"

"我现在也不为我说了那些话感到后悔。"拉丽妲说，"哈伦先生以为，他和他的梵社那一伙人已经设好了包围圈，像赶一头野兽一样把我赶到无底的海边，然后就可以在那儿把我抓住。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怕跳进大海，而非常害怕落入被他那群猎犬包围着的兽圈里。"

"咱们去跟父亲商量商量好吗？"苏查丽达说。

"父亲绝不会支持猎手们，"拉丽妲说，"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捆住我们。即使有时候我们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致，他也一点都不生气。他从来没有以梵社的名义来限制我们说话的自由。母亲为这事不知生过多少次气。可是父亲有一种担心，那就是怕我们自己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是这样把我们教

养大的，你想想，他会到最后又把我们交给巴努先生这样的典狱长吗？”

“好吧，”苏查丽达说，“就算父亲不反对，那么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你们如果谁都不帮忙，那我就自己……”拉丽妲说。

“不，不是那意思，”苏查丽达急忙说，“好妹妹，你什么都不需要做，我来想办法。”

苏查丽达正准备到帕勒席先生那儿去的时候，帕勒席先生来了。

帕勒席先生本来每天傍晚这个时候都在自己花园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沉思默想——仿佛是在黄昏纯净的幽暗中把工作了一天脑子里留下的紧张情绪抹去，培养宁静的心情，为晚上的安眠作好准备。可是今天傍晚，他放弃单独做晚祷的悠闲宁静，满面忧愁地来到苏查丽达面前的时候，苏查丽达那颗慈爱的心感到隐隐作痛，就如母亲看到自己本该快快乐乐地在那儿玩的孩子痛苦地病倒了，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躺着似的。

“拉达，我想你都听说了吧？”帕勒席先生问道。

“是的，父亲，”苏查丽达说，“我都听说了。不过，您干嘛要这样发愁呢？”

“别的我倒一点不担心，”帕勒席先生说，“我担心的只是拉丽妲经不经受得起她自己掀起的这场风波。在冲动的时候，一种盲目的好胜心往往会抬起头来，蒙蔽住我们的头脑。可是，当结果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忍受这些行动的后果的力量却会消失。拉丽妲是否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虑，决定最好走哪一条路了呢？”

“我敢肯定，”苏查丽达说，“无论梵社给她多大的打击，她都不可能屈服。”

“我想知道得很清楚的是，”帕勒席先生说，“拉丽妲是不是一时气愤才表现出这种反抗精神的？”

“不是，父亲，”苏查丽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会听她的。这是她内心深处认真地想了很久的事，在她突然受到打击的时候，说出来了。对拉丽妲这样的姑娘，不管怎么说，现在要阻止她是没有好处的。父亲，维纳耶是多好的一个人呀！”

“那好，可是维纳耶会同意加入梵社吗？”帕勒席先生又问道。

“这个我还说不准。”苏查丽达说，“好吧，父亲，我去找找戈勒摩罕的母亲好吗？”

“我也在想这件事，如果你能去一趟，那就好了。”帕勒席先生说。

第五十二章

维纳耶每天早上都要从安纳德摩伊家回自己家去转一趟。这一天早晨，他一进屋，就看见一封信。写信的人没有署名。信中说，维纳耶跟拉丽妲结婚绝对得不到幸福；他对拉丽妲也是一颗灾星。除此之外，还给了维纳耶许多劝告。信的最后说：如果维纳耶不顾这一切，非要坚持与拉丽妲结婚，那么就请他再好好想一想另一个问题——拉丽妲的肺不好，大夫甚至担心是肺结核。

维纳耶收到这样一封信，大为惊慌，不知所措。维纳耶做梦也想象不到，竟然有人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由于他们的社会习俗不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结婚，这是众所周知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一直认为他心里对拉丽妲的爱是一种罪过。不过，既然有人给他写这样的信，那就是说梵社里一定早已议论纷纷了。这使拉丽妲在梵社的人们面前受到了多大的侮辱呀！想到这一点，维纳耶感到心痛如焚。梵社的人公开地把他的名字跟拉丽妲的名字挂在嘴边，他觉得不但很难为情，甚至很羞耻。他只能一个劲地胡思乱想：拉丽妲现在一定责备自己不该和他往来，诅咒他们见面的那些日子，拉丽妲现在绝对不愿再看他一眼了。

哎，人心多么矛盾啊！尽管维纳耶这样悔恨，这样严厉地责备自己，但是他的内心里依然荡漾着一种深沉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愉快，使他不肯接受别人的侮辱，自己也不感到羞愧。为了抑制心里的这种喜悦心情，维纳耶便在阳台上快步地走来走去。可是在早晨的阳光下，一种如醉如痴的情绪笼罩着他的心头，连过路小贩的叫

卖声都在他心里唤起深深的不安。梵社的那些人谴责的怒潮就像一股洪水，把拉丽妲冲到他心里的避难所来了。他无法把从梵社冲出来漂到他这儿的拉丽妲的形象从眼前赶走，他的心只能喊出这两句话："拉丽妲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过去，他的心从来没有勇气这样无法抑制地喊出这两句话，可是今天，听到外面传来的对他心中的愿望如此强烈的回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维纳耶正在自己的阳台上这样激动不安地走来走去，突然看见哈伦先生朝他家这边走来。他立刻明白了，哈伦先生是来找他的；他也清楚地看出来了，这封匿名信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维纳耶没有表现出往常那样的热情，他请哈伦先生坐下之后，自己一言不发，坐着等哈伦说话。

"维纳耶先生，你是正统印度教徒，对吧？"哈伦先生终于忍不住了，他问道。

"当然，我当然是正统印度教徒。"维纳耶回答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千万不要见怪。"哈伦先生又说，"我们不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往往会盲目地做出一些事情，这会给人世带来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什么信徒，问我们的行为会产生些什么后果，问我们该走多远才不会出错，那么即使不喜欢这些问题，也应当把那人当作朋友。"

维纳耶勉强笑了笑，说："你讲这么长的开场白，完全是无用的。不管别人提出多么使人不愉快的问题，我都不会生气，也不会动武。我天性如此。你尽管放心，想问什么，就放心大胆地问好了。"

"我不想说你存心不良，"哈伦先生说，"故意干坏事。不过，虽然不是故意做的错事，其结果也是有害的。我想，这个道理不说你也是明白的。"

"没有必要说就算了，"维纳耶厌烦地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既然是信仰正统印度教，"哈伦先生说，"而且不可能放弃正统印度教，那么你这样随随便便地在帕勒席先生家出出入入，让

别人说他女儿们的闲话，这样对吗？”

“你听我说，巴努先生，”维纳耶沉默了片刻，严肃地说，“至于世人利用什么事件来编造什么谣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这些人的品德。要是你们梵社的人采用这种方式来议论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弄得流言四起，这与其说是他们的耻辱，不如说是你们梵社的耻辱。”

“我倒想问问，”哈伦先生说，“让一个女孩离开母亲的保护，独自跟一个别的男人乘船游逛，难道她那个教派的人就没有权利来过问吗？”

“如果你把一件纯粹外在的事和内在的过失混在一起，”维纳耶说，“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离开正统印度教，加入梵社呢？好了，巴努先生，依我看，根本没有必要争论这些问题。我自己会很好地考虑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该怎么办。在这方面，你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

“我不想跟你多说，”哈伦先生说，“最后，我只想告诉你，你现在不能再到那儿去，否则你就太不道德了。你们到帕勒席先生家去，惹起的只是麻烦。你不知道，你们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哈伦先生走了以后，维纳耶感到心里像针扎一样疼。单纯而又心胸宽广的帕勒席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俩到自己家里做客。他维纳耶也许无意之中在这个梵社社员家里越过了礼仪界限，但他一天也没有失去帕勒席先生的爱。在这个家庭里，维纳耶的本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跟他们认识以后，维纳耶好像感觉到了自己与前不同的特殊的存在。在这个家庭里，他得到了这么大的尊重、关怀、幸福和愉快。难道他要给人家永远留下一个像针扎一样的痛苦的回忆吗？他使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名誉遭到玷污，他给拉丽妲未来的整个生活带来了如此大的污点！这样的过失还能补救吗？哎，天哪！教派这个东西给通往真理的道路上

设置了多大的障碍呀！拉丽妲和维纳耶的结合本来没有真正的障碍。神——他们俩内心深处的神——知道，维纳耶会心甘情愿为拉丽妲的幸福和愉快献出自己的一生。正是这个神用爱情把维纳耶吸引到拉丽妲身边去的——他那永恒的旨意并不阻止他们结合。那么，难道哈伦先生这样的人崇拜的梵社的那个神是另外一个神吗？难道他不是人的心灵的主宰吗？莫非有一条禁令，露出锋利的牙齿，尽力在阻止他们结合，而且只听从教派，不听人类心灵主宰的旨令？那么，这禁令本身不是罪过吗？不过，或许这禁令对拉丽妲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呀！还有，也许拉丽妲对维纳耶……真是疑虑重重，答案难寻啊！

第五十三章

哈伦先生到维纳耶家去找他的时候，阿维纳希找到安纳德摩伊，对她说："拉丽妲与维纳耶的婚事已经说定了。"

"这消息绝对是不真实的。"安纳德摩伊说。

"为什么是不真实的？"阿维纳希说，"对维纳耶来说，这不可能吗？"

"这我不知道。不过，这么重要的事，维纳耶决不会瞒着我。"安纳德摩伊说。

可是阿维纳希一再坚持说，这消息是听梵社的人说的，是百分之百可靠的。他还说他早就知道维纳耶最后会落到这样可悲的下场，甚至他提醒过戈拉注意这一点。他跟安纳德摩伊说完以后，便兴致勃勃地到楼下去告诉了摩希姆。

这一天早上维纳耶回来的时候，安纳德摩伊看见他满面愁容。她马上明白了：他心里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她让他吃过早饭，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坐下。"维纳耶，你怎么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母亲，您看看这封信吧。"维纳耶说。

安纳德摩伊看完信以后，维纳耶说："今天早上哈伦先生到我家来过，狠狠地骂了我一通。"

"为什么？"安纳德摩伊问道。

"他说因为我的行为，他们梵社里到处都在流传着关于帕勒席先生的女儿们的流言蜚语。"维纳耶回答说。

“人们都说你已经决定要娶拉丽妲了，”安纳德摩伊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如果有什么办法把婚事办成，倒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维纳耶说，“可是，连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梵社里却散布这种谣言，这太不道德了！特别是针对拉丽妲造这种谣，实在太卑鄙了！”

“如果你多少有一点男子汉气概，”安纳德摩伊说，“你就可以把拉丽妲从卑鄙的魔爪中救出来。”

“母亲，怎么救呀？”维纳耶问。

“什么怎么救！跟拉丽妲结婚就把她救出来了，怎么救！”安纳德摩伊说。

“母亲，您说什么？”维纳耶说，“不知道您把您的维纳耶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啦！您以为只要维纳耶说一声‘我要娶她’，别人就没有话说了，世上就风平浪静了吗？您以为别人都看我的脸色行事，我点一下头就行了吗？”

“我看你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无用的问题，”安纳德摩伊说，“你只要做你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你至少可以说‘我愿意娶她’吧。”

“我说这么荒唐的话对拉丽妲不是更可耻的吗？”维纳耶说。

“你为什么说这是荒唐的呢？”安纳德摩伊说，“既然外面在谈论你们要结婚，那当然认为这件婚事不是荒唐的。我跟你说，你没必要担心这担心那的。”

“可是，母亲，总得替戈拉想想吧。”维纳耶说。

“不，孩子，”安纳德摩伊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没有必要和戈拉联系起来考虑。我知道他会生气，我不希望他生你的气，可是你怎么办？如果你喜欢拉丽妲，你怎么能忍心看着她在梵社永远抬不起头来呢？”

不过，这话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自从戈拉入狱以后，维纳耶对他的爱更加强烈了，他怎么能给他如此大的打击呢？再

说，还有他的传统习惯呀！在理性上反抗社会是很容易的，可是见诸行动就会处处碰壁。一方面有未知的恐惧，另一方面要对抗生疏的事物，这些都会无缘无故地使一个人停滞不前。

“母亲，我愈了解您，就愈感到吃惊。”维纳耶说，“您的心灵为何这样清白，好像您从不在陆地上行走——难道神赐给您翅膀了吗？似乎什么障碍都挡不住您。”

“神没有给我留下一点障碍，”安纳德摩伊说，“他把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

“可是，母亲，”维纳耶说，“无论我嘴上怎么说，我的心却总是跟不上。虽然我受到不少教育，读了不少书，也能言善辩，但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

他刚好说到这里，摩希姆进来了。他极其粗俗地问起他和拉丽妲的关系，侮辱得维纳耶几乎难以忍受。维纳耶呢，他竭力抑制住自己，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摩希姆非常刻薄地说了一通侮辱他们双方的话，最后离开的时候说：“为了让你维纳耶上圈套，为了把你给毁了，帕勒席先生总是厚颜无耻地在家里举行各种活动。你太幼稚，所以上了他们的当。他们要是能让戈拉上圈套，就算他们本事。戈拉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维纳耶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垂头丧气默然无言地坐着。“维纳耶，你知道你现在的责任是什么吗？”安纳德摩伊亲切地问道。

维纳耶抬起头，朝安纳德摩伊望了望。安纳德摩伊于是又说：“你应该到帕勒席先生那儿去一趟，跟他谈一谈，问题就全清楚了。”

第五十四章

苏查丽达突然看到安纳德摩伊来了，不禁惊讶地说："我正准备到您那儿去哩！"

"你正要去，我倒是不知道，"安纳德摩伊笑了笑说，"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我也是为同一件事来的。我一听说那个消息，就坐不住了，觉得非要来不可。"

苏查丽达听说安纳德摩伊已经知道了，感到更加诧异。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安纳德摩伊又接着说："好闺女，我一直把维纳耶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正是因为维纳耶，我在还不认识你们全家的时候，就一直从内心里祝福你们。现在听说你们遇到了麻烦，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可是，不知为什么，一听说这事我就心慌意乱，所以赶快跑来找你。孩子，维纳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吧？"

"一点儿也没有。"苏查丽达说，"正在议论纷纷的这事儿，责任全在拉丽妲，都是她惹出来的。拉丽妲跟谁都没说一声，突然就跑去乘船，这是维纳耶先生根本想象不到的。可是别人竟然把这件事说成他们事先早已悄悄地商量好了的。拉丽妲又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她决不出来辟谣，也不向别人说明事实真相，更不会出来反驳或解释。"

"不过，"安纳德摩伊说，"我们总得想点什么办法才行呀！自从维纳耶听到这些谣言以后，心里一直非常不安，他觉得一切过错都在自己身上。"

苏查丽达脸上微微一红,低下头问道:“哦,你看怎么办呢,维纳耶先生……”

安纳德摩伊看到苏查丽达犹豫为难的样子,便打断她的话说:“孩子,你相信我,我可以肯定,为了拉丽姐,不管我叫维纳耶怎么办,他都会心甘情愿去做的。我是看着维纳耶从小长大的,知道他一旦献出了自己,就会毫无保留。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担心他的心会把他带到无法挽回的境地。”

苏查丽达感到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她说:“您用不着担心拉丽姐会不会同意,我很了解她。不过,维纳耶先生愿意脱离正统印度教吗?”

“如果必要的话,”安纳德摩伊说,“毫无疑问,他会这样做的。不过,干嘛要脱离原来的宗教呢?有这个必要吗?”

“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母亲!”苏查丽达说,“难道维纳耶先生可以娶一个梵社的姑娘,而自己还信正统印度教吗?”

“如果他愿意,那么你们有什么不赞成的呢?”安纳德摩伊说。

苏查丽达感到为难了,她不解地说:“我一点也看不出这怎么行得通!”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办的事,孩子,”安纳德摩伊说,“你看我们家,我就不遵守别人的规矩,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是基督教徒。在举行特别的宗教仪式的时候,我主动躲到一边去。你听了以后也许觉得好笑,戈拉在我屋里连水也不肯喝的。可是为了这点事,我有什么必要说这不是我的家,这教派不是我的教派呢?我自己决不能说这样的话。我依然留在那个家里,留在那个教派里,人们爱怎么指责就怎么指责,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好了——我并没有感觉到这样有什么不方便。如果有时候障碍大到无法克服,我就走上神给我指引的道路。不过,我永远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如果别人不承认,那就随他去吧。”

苏查丽达还是感到茫然,她说:“不过,您听我说,梵社的见

解……如果维纳耶先生……”

“他的见解不是与梵社的见解也差不多吗?”安纳德摩伊说,“梵社的见解也不是与其他人的截然不同。他常常把你们的报刊上刊登的文章念给我听,我看不出梵社的见解有什么太离奇的。”

正好此时,拉丽妲叫着“苏查丽达姐姐”走进屋来,看见安纳德摩伊在那儿,羞得脸上通红。她从苏查丽达的面部表情看出她们一直在谈她的事。如果有什么办法能从这儿逃出去就好了。可是哪能找到这样快就离开的借口呢!

“来,拉丽妲,来呀,好姑娘!”安纳德摩伊高兴地说。然后,她抓住拉丽妲的手,让她挨着自己坐下,好像拉丽妲已经成了她的宝贝似的。

安纳德摩伊接着刚才的话头对苏查丽达说:“把坏的与好的协调到一起是最困难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样过日子是酸甜苦辣都有的——并非总是只有忧伤,实际上也有欢乐。既然这都是可能的,那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因为见解不完全一致,两个人就不能结合在一起呢?难道两个人的真正结合,只是一个见解问题吗?”

苏查丽达依然低着头坐着,没有回答。于是,安纳德摩伊又说:“难道你们梵社也不让两个愿意结合到一起的人结合吗?神让两个人的心结合到了一起,你们梵社还要把他们人分两地吗?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教派忽略人们见解上的细小不同,允许他们根据那些重要的相同看法结合在一起吗? 难道人就是这样永远跟他们的神闹别扭吗?难道名为教派的这种东西,只是为这个目的才创立的吗?”

安纳德摩伊这样真诚热情地发表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仅仅是为了消除维纳耶跟拉丽妲结婚的阻力呢? 她看出苏查丽达对这个问题有顾虑,便一心一意要消除她的这种顾虑。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吗?如果苏查丽达像这样恪守这种习惯,那怎么

行呢？如果维纳耶不加入梵社就不能跟拉丽妲结婚，如果这种原则保持不变，那么前些天非常焦心的时候，支持着安纳德摩伊的那个希望就会破灭了。在来这儿以前，维纳耶还问过她："母亲，我必须加入梵社吗？我一定得信奉梵社的教义吗？"

"不，不用！"安纳德摩伊当时回答他说，"依我看，一点也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他们向我施加压力呢？"维纳耶又问。

安纳德摩伊沉默了好久，回答说："不，这个问题不是施加压力就可以解决的。"

可是，苏查丽达没有同意安纳德摩伊的看法，因为她一直默默地坐在那儿没有回答。安纳德摩伊明白她心里还没有同意。安纳德摩伊心想："我是因为爱戈拉，才冲破我们宗教的一切传统习惯的。如此说来，苏查丽达的心还没有被戈拉吸引住吗？如果被吸引住了，那就不会把这样一件小事看得这样严重的呀。"

安纳德摩伊想到这些，心情不免感到有点沮丧。还有两三天，戈拉就可以出狱了。近来她心里一直在想：戈拉出狱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幸福的天地。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把戈拉束缚住，不然的话，谁也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可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就能把戈拉拴住的。另一方面，让他和一个正统印度教人家的姑娘结婚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她谢绝了那么多为适龄少女做媒的人提亲。戈拉总是说："我不结婚。"安纳德摩伊作为母亲，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的这种说法。这使大家感到非常惊奇。这一回，她看到戈拉有点变化，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因此，苏查丽达无声的反对，使她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她也不是那种轻易就放弃自己主张的人，她在心里说道："好吧，我们走着瞧。"

第五十五章

“维纳耶，我不希望你急于把拉丽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就做出什么傻事。”帕勒席先生说，“我们梵社的这种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他们为这点事吵吵嚷嚷，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维纳耶是下定决心尽他对拉丽妲的责任才来的，而且信心十足。他知道，这样的婚姻会带来宗教上的麻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戈拉会十分生气。但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他把这些不愉快的想法都抛到脑后去了。在这种时候，帕勒席先生突然让他完全不要考虑责任问题，维纳耶当然不愿意答应。

“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全家对我的厚爱，”维纳耶说，“一想到我在您家引起的不快，尽管只有一点点，尽管只有一两天，我也受不了。”

“维纳耶，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帕勒席先生说，“你对我们的尊重，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可是为了尽这种尊重的责任，你愿意娶我的女儿，这对我女儿来说就不是尊重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灾难还没有大到需要接受你的牺牲的程度。”

好了，维纳耶不用觉得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了，可是他的心并不是像离开笼子、自由飞向天空的小鸟一样，迫切希望沿着毫无障碍的自由之路飞翔的。出于责任感，他早就建造了一道自我克制之墙，现在尽管认为这墙没有必要，把它推倒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从前他到这儿来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总觉得像一个

罪犯似的犹豫退缩，而现在他却把这儿当做了家，甚至难以把他从这儿赶走了。责任感把他拉到这里，现在又对他说："老兄，已经没有必要往前走了，回去吧。"可是他的心却说："你觉得没有必要，你就回去吧，我可是留在这儿不走啦！"

帕勒席先生没有给维纳耶留下一点余地，因此维纳耶说："您决不要以为我是为了尽自己的职责而甘愿受苦；如果您同意我跟拉丽妲的婚事，那么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就没有更幸运的事了。我担心的只是，万一……"

喜欢讲真话的帕勒席先生毫无顾忌地说："你一点也不用担心，我听苏查丽达说，拉丽妲是倾心于你的。"

维纳耶心里流过一股愉快的暖流。苏查丽达已经知道了拉丽妲内心的奥秘！她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知道的？或许她是由他们俩之间的表情或猜测看出来的吧。想到这里，他的心不禁感到一阵强烈而又神秘的喜悦。

"如果您认为我配得上她，"维纳耶说，"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

"你等一会儿，我到上面去一下就来。"帕勒席先生说。

他到楼上去征求沃尔达松德丽的意见。沃尔达松德丽说："维纳耶必须加入梵社。"

"这还用得着说吗？"帕勒席先生说。

"还是事先说定了好，"沃尔达松德丽说，"你把维纳耶叫上来吧。"

维纳耶上去以后，沃尔达松德丽说："那么，现在就得把举行加入梵社的日期定下来。"

"有必要一定得正式加入梵社吗？"维纳耶说。

"有什么必要？"沃尔达松德丽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不然，你怎么能娶一个梵社人家的姑娘呢？"

维纳耶没有马上回答，低着头默默地坐着。帕勒席先生听说他

想娶他的女儿,以为他自然会加入梵社的。

“我尊重梵社的教义,”维纳耶想了一会儿说,“迄今为止,我的行为举止也没有违反梵社的教义,难道非正式加入梵社不可吗?”

“既然见解相同,那么入社又有什么害处呢?”沃尔达松德丽说。

“可我决不能说我不是正统印度教徒。”维纳耶解释说。

“那么你就不应该来求婚。难道你只是为了同情我们,才想对我们做一件好事,同意跟我女儿结婚的吗?”沃尔达松德丽不高兴地说。

这对维纳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他的这种说法,对他们来说的确像是一种侮辱。

前一年,通过了公民婚姻法。当时,他和戈拉都在报上发表文章,猛烈地抨击这个法律。现在要他承认这个法律,按照这个法律结婚,宣布他不是正统印度教徒,对他来说太困难了。

帕勒席先生未能接受维纳耶的提议。维纳耶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向他们俩告别说:“请您原谅我的过错,我不会再错下去了。”

维纳耶说完便走出了房间。他走到楼梯口,发现拉丽妲一个人坐在阳台角上一张小桌子边写信。拉丽妲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朝他脸上看了一眼。她这一瞬间的眼神,使维纳耶心里感到一阵悲伤。维纳耶与拉丽妲又不是新相识的,她过去也经常抬起头来看他脸上,可是今天她的眼神里不知含有一种什么不可思议的秘密。原先只有苏查丽达知道的拉丽妲内心的秘密,今天却像一朵饱含雨水的乌云,从她那黑色睫毛的阴影下,满怀忧愁地悄悄透露给维纳耶。维纳耶回报的目光,在她的心里引起一阵悲痛。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两手合十向拉丽妲告别,然后便匆匆下楼走了。

第五十六章

戈拉从牢房里一出来，就看见帕勒席先生和维纳耶在大门外面等他。

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戈拉离开亲属和朋友出去徒步旅行的时间还不止一个月，可是在监狱里关了一个月，出来看见维纳耶和帕勒席先生，他觉得好像又在熟悉的老朋友圈子里再生了似的。在朝阳的光辉下，他看见帕勒席先生平静温和的脸上流露出慈爱的神情，不由得怀着一种虔诚欢乐的心情，弯下腰去向他行从未行过的触脚礼。帕勒席先生也第一次拥抱了这个朋友。

紧接着，戈拉握着维纳耶的手，笑着说："维纳耶，从上小学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在一起受教育，可是我现在走到你前面了，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另一种教育。"

维纳耶笑不出来，更无心和他说笑话。他觉得他的朋友经历了监狱的艰苦生活之后，似乎变得比朋友更加伟大了。因此，他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乎尊敬和庄重的沉默。戈拉于是问道："母亲怎么样？"

"挺好的。"维纳耶回答。

"朋友，走吧，"帕勒席先生说，"马车等着呢。"

他们三个正要上马车的时候，阿维纳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的后面还跟着一群学生。

一看见阿维纳希，戈拉就赶忙上车。但是阿维纳希更快，跑到他面前挡住了去路。"请等一会儿，戈勒摩罕先生。"他说这一句话

的时候，学生们开始唱了起来：

悲伤的黑夜已经过去，
　　黎明已经来临。
奴役的镣铐已被砸碎，
　　黎明已经来临。

戈拉的脸气得通红，雷鸣般地大声喝道："别唱了！"

学生们吓了一跳，不唱了。"阿维纳希，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阿维纳希没有回答，而是从披肩下取出用香蕉叶仔细包起来的大茉莉花环。同时，一个男孩尖着嗓子像上足了弦的留声机似的诵读恭贺戈拉出狱的贺信。

戈拉使劲地把阿维纳希的花环推到一边，压低嗓音气愤地说："看样子，你的戏已经出台了，你是不是已经准备了一个月，把我装扮成你们这台戏的一个角色，今天在这路边演出是吧？"

阿维纳希几天以前就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想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这样的闹剧还很少见。阿维纳希甚至没有和维纳耶商量，也没有让他参加，因为他想大出风头，想把这次不同寻常的表演带来的荣誉全部归功于他一个人。他已经为报纸写好文章，打算回去以后立即把细节填上就给报馆送去。

"您这样说可不对，"阿维纳希听到戈拉的指责，沮丧地反驳说，"过去这一个月，您被关于监狱里受苦，我们在外面一直为您分担痛苦，我们的皮肉时时刻刻都在受着炙心的烈火的煎熬。"

"阿维纳希，这就是你的错了！"戈拉说，"只要你仔细观察观察，你就可以看出火并没有烧到你的皮肉，你的皮肉并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烧伤，你的心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阿维纳希不是那种可以轻易被别人说服的人。他坚持说："政

府官员侮辱了您。可是今天，您作为我们整个印度的代表，我们要把这个光荣的花环……”

“够啦！真让人受不了！”戈拉一面把阿维纳希和他的追随者推开，一边说，“帕勒席先生，请上车吧。”

帕勒席先生上车坐下，终于松了一口气。戈拉和维纳耶也立刻跟着上了车。

戈拉乘轮船到加尔各答。第二天清晨一回到家门口，他就看见门外聚集了一大群人，等着欢迎他。戈拉好容易才脱身出来，进屋来到安纳德摩伊身边。她今天很早就洗过澡，做好准备，在家里等他。戈拉走过去，向她行触脚礼的时候，安纳德摩伊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眼睛里滚出来掉在地上。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强忍着没有流泪，可是今天再也忍不住了。

克里希那德雅尔洗完恒河澡回来以后，戈拉去见他，但只是从远处向他行了个礼，而没有触摸他的脚。克里希那德雅尔小心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坐下之后，戈拉说：“爸爸，我想赎罪。”

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在监狱里，我没有别的任何痛苦，”戈拉说，“只是感到我被玷污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总是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必须赎罪。”

“不用，不用，”克里希那德雅尔不安地说，“你不应该想这么多。我也不会同意的。”

“那好吧，我去征求婆罗门祭司们的意见。”戈拉说。

“没有必要去征求任何婆罗门祭司的意见，”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完全不必赎罪。”

像克里希那德雅尔这样崇奉传统习俗和种姓制度的人，都不喜欢戈拉受到任何教规的约束——不仅不喜欢，而且站出来坚决反对。戈拉始终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安纳德摩伊今天安排维纳耶跟戈拉一起用餐，可是戈拉却说：“妈，您让维纳耶离我远点儿坐。”

安纳德摩伊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维纳耶犯了什么罪吗?”

“维纳耶没有犯罪,”戈拉回答说,“而是我犯了罪,我被玷污了。”

“被玷污了就被玷污了吧,”安纳德摩伊说,“维纳耶可不那么相信圣洁不圣洁的。”

“维纳耶不相信,可我相信呀。”戈拉回答说。

吃完饭以后,戈拉和维纳耶这一对朋友到顶楼那间无人的房间里坐下,可是谁也找不到一个可说的话题。维纳耶简直不敢想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月最关心的事提出来对戈拉讲。戈拉心里很想知道帕勒席先生一家人的情况,可是他想维纳耶会先说话,所以一直等着,没有开口。是的,他向帕勒席先生问起过他们一家的情况,但那只是出于礼貌的问候。他并不满足于只想知道他们一家都很好,他想知道详细得多的情况。

这时候,摩希姆进来了。他上楼走累了,气喘吁吁地坐下,过了一会儿才说道:“维纳耶,等了戈拉这么久,现在他已经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可以把日期定下来了吧?戈拉,你的意见如何?我说的是什么你明白吗?”

戈拉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笑什么?”摩希姆问道,“你是不是在想大家还没忘记那件事呢!有啥办法呢?女儿不是梦幻——我看得很清楚,她是实实在在的人——是容不得忘记的,这没有什么好笑的。戈拉,不管怎样,现在应该决定了。”

“这件事该由谁来决定,他自己不是也在这儿吗?”戈拉说。

“噢,见鬼去吧!”摩希姆说,“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的人,你能指望他作出什么决定哩!现在你回来了,这副担子就得完全交给你了。”

维纳耶今天一本正经一声不响地坐着,甚至不愿意说一句符合他性格的玩笑话来推脱。

戈拉明白，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我可以接受送请柬的任务，也可以接受订购分发糖果的使命，可是承担不了确定维纳耶娶你千金的重担。我自己对那位指引人世间这一切到底怎么办的大神并不十分了解，我一向都只是对他敬而远之。"

"你不要以为你离他远远的，他也会离你远远的。"摩希姆说，"说不定他什么时候突然前来拜访，让你大吃一惊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为你考虑的，可是他为维纳耶安排得委实是一团糟。不过我告诉你，你不要把这一切都交给大神，自己一点不负责任，不然会后悔的。"

"这本来不是我的责任，"戈拉说，"我宁愿为不去管它而后悔，却不愿为管它而后悔。因为管了这事必然会更加悔恨，这才是我真正不愿意的。"

"你要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婆罗门子弟失去种姓、荣誉、社会地位以及一切而无动于衷吗？"摩希姆说，"你废寝忘食努力让全国的人都做好印度教徒，而你最好的朋友却置种姓于不顾，与梵社人家结亲，你还有什么脸面出去见人呢？维纳耶，你也许在生我的气，不过反正有许多人要背着你向戈拉说这些的——事实上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这样做了。我不过是在当着你的面这样做，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传闻是假的，说明了就没事了；如果是真的，那就应该仔细想想。"

摩希姆说完走了，可是维纳耶还是不说话，戈拉这才问道："维纳耶，这是怎么回事？"

"只说一下这几条消息，"维纳耶说，"很难把事情讲清楚，所以我想等有时间了，一五一十地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你听。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按照我们的希望发展的。事情起先似乎都像伺机捕捉猎物的老虎，蹑手蹑脚隐蔽着前进，最后一下猛扑过来，掐住你的咽喉。消息起先也像一团闷住的火，后来突然燃烧起来，变为熊熊大火，无法把它扑灭。所以我有时候想，一个人要想获得解

脱，唯一的办法就是绝对静止不动。”

“你一个人绝对静止不动，怎么就能获得解脱呢？”戈拉说，“只要全世界的人没有绝对静止不动，他们怎么会容许你静止不动呢？你静止不动，其实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全世界的人都在动，而你如果不动的话，那么你就会受骗。所以，你必须注意的是，事情不要在你不留心的情况下发生——以免别的一切都在前进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作好准备。”

“你说的对，我总是没作好准备。”维纳耶说，“这一次我还是没有准备。我一点都没有预料到哪一方面会发生什么问题。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对它负责。这件事起初不发生当然好，但现在不能因为不令人愉快就说它没有发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发表我的看法呢？”戈拉说。

维纳耶站起来说：“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我与拉丽妲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不跟她结婚，她这一生将永远忍受梵社无理的侮辱和谴责。”

“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请你说明白一些。”戈拉说。

“说起来话长。”维纳耶说，“我会慢慢地全都告诉你的，现在，请你相信我说的好了。”

“好吧，我相信。”戈拉说，“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说一点。如果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拉丽妲不得不忍受梵社的侮辱，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可是，我能够防止这事的发生。”维纳耶不同意地说。

“你能防止这事的发生，那当然很好。”戈拉说，“可是强打精神这样说是不行的。在必要的时候，偷盗、杀人都是人能做到的，可是，这真正是他能做的事吗？你愿意和拉丽妲结婚，履行你对拉丽妲的义务。可是，这是你最大的义务吗？难道对教派就没有义务吗？”

维纳耶正是考虑到对教派的责任，才没有同意按梵社的规定结婚。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一点，而是热烈地争辩说："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永远不会与你的看法一致。我不是因为被某一个人所吸引，就说些反对教派的话，我是说宗教是超越人和教派两者之上的东西——必须按照宗教行事。正如拯救人不是我的最高责任一样，拯救教派也不是我的最高责任，我的最高责任是拯救唯一的宗教。"

"你拯救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教派，而是唯一的宗教，我不能承认这样的所谓宗教。"戈拉说。

维纳耶生气了，他说："可是我认为，宗教不是建立在个人和教派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个人和教派依赖于宗教。如果把教派一时想要的东西称为宗教，那么教派本身就要遭难了。假如教派妨碍了我合乎道义的自由，那么，克服这种不合理的障碍，才是尽了对教派的责任。跟拉丽妲结婚倘若不是不公道的，而是合适的，那么因为教派的反对而后退对我来说才是不道德的。"

"难道公道不公道只系于你个人一身吗？"戈拉反驳说，"你跟她结婚，会把你未来的子女置于何种境地，你就不想想这个问题吗？"

"假如一味这样考虑问题，那么人类就只能听任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的事永远存在下去。"维纳耶说，"那么，你为什么要去责备那个一直忍受老爷官员凌辱和打骂的可怜的小职员呢？他也要考虑自己子女的问题嘛！"

在与戈拉的争论中，维纳耶的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在不久以前，一想到退出正统印度教的可能性，他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关于这个问题，他以前甚至从来未敢在思想上斗争过。如果不是跟戈拉争论起来，维纳耶的心理就会沿着以前长期养成的习惯，朝着与现在相反的方向发展。可是，争论愈深入，他的倾向性受到责任感的支持，就愈加明显了。

他跟戈拉的争论已经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戈拉往往不是靠讲道理来战胜对方,而是用狂热的语言和洪钟般的嗓音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大概只有很少的人像他这样。今天,他还是想那样粉碎维纳耶的每一个论点,但是他这一次却遇到了障碍。以前,只要戈拉和维纳耶的观点不同,维纳耶总是认输。可是今天,两方面都是真正的人在较量,戈拉再也不能用他那唇枪舌剑抵挡住对方的唇枪舌剑了,因为今天他的唇枪舌剑一刺到那充满痛苦的人的心便会掉到地上。

最后,戈拉说:"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争论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去理解。你为了娶一个梵社的姑娘,竟要和自己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分开,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不能——这就是你跟我的区别,并非在聪明才智方面有什么不同。我之所爱并非你之所爱。你要用刀子割开那儿使自己得到自由,你当然不会有一点疼痛,可是那儿正是我的心脏所在之处。我要我的印度——不管你怎样挑剔她,怎样辱骂她,我都要她,比我自己或者比其他任何人,我都更需要她。我不愿意做一点点会使我离开她的事,即使是离开一根头发那么一点空隙也不行。"

维纳耶正要回答的时候,戈拉又接着说:"不,维纳耶,你跟我争论毫无用处!全世界都已舍弃印度,对它百般辱骂,我却希望能够和她——这个种姓制度盛行、极端迷信、崇拜偶像的印度——一起受辱!你如果要和她分开,那么也必须和我分手。"

戈拉说完,马上站起来从房间里走了出去,在外面平台上踱起步来。维纳耶依然默默地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仆人上来告诉戈拉,说有不少人在下面等着要见他。戈拉找到了逃走的机会,松了一口气,赶紧下楼去了。

他走出大门一看,阿维纳希也跟那一群人在一起。戈拉明白,阿维纳希生气了,不过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他已经开始用更加夸

张的口气赞美戈拉昨天拒绝接受花环的那一件事。他说:“我对戈勒摩罕先生的敬仰大大地增加了。直到昨天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可是昨天我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昨天我们去向他致敬,可是他以目前很少有人采取的态度,公开拒绝接受!难道这是可以小看的事吗?”

一方面戈拉本来是个急性人,加上阿维纳希这样激动的讲话,使他感到狼狈不堪。于是,他生气地说:“听我说,阿维纳希,你是在用你的那种崇拜侮辱人——你想在公开场合把我打扮成一个演员,让我演戏,你以为我连拒绝这样做的廉耻心都没有了吗?你还把它说成伟大人物的标志!难道你们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戏子的舞台吗?你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在为赢得几句赞扬到处巡回演出,没有一个人脚踏实地工作,是这样吗?你们想跟我一起干也行,想跟我争吵也可以,但是我求你们不要这样吹捧我。”

可是,这一番话使阿维纳希对戈拉更加崇拜了,他眉飞色舞地转过身去望着那些听众,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戈拉的讲话这方面来,让大家体会其中了不起的精神。他说:“请为我们祝福吧,但愿我们这些印度的子孙也能像您一样毫无私心地维护印度的荣誉,心甘情愿地为此献出自己的一生。”

阿维纳希说完这句话,便弯下腰伸出手去摸戈拉的脚,但戈拉马上不耐烦地后退了几步。

“戈勒摩罕先生!”阿维纳希说,“您拒绝接受我们的任何敬意,可是请您务必给我们这点面子:我们已经商量过了,请您过两天参加我们为您举行的宴会,请您一定不要推辞。”

“我赎罪之前决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戈拉回答说。

“赎罪!”阿维纳希眼睛放光,大声地说,“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戈勒摩罕先生从来不会忽视任何印度教的教规的。”

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太好了,赎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来,赎罪之后举行宴会。我们还要邀请全国著名的大祭司们参

加，让他们都知道戈勒摩罕先生坚持要赎罪，并以此证明印度教今天还是很活跃。”

于是，又出现了赎罪仪式在何时何地举行的问题。戈拉说：“在我们家里举行有些不方便。”然后，一个崇拜者建议在他家恒河岸边的花园里举行。同时，大家还决定办这件事的经费由全体成员分担。

在告别的时候，阿维纳希像发表演说似的挥舞着手对大家说：“或许戈勒摩罕先生会生气，但是，今天我心里太激动了，所以我不能不说。以前，天神们为拯救《吠陀》下凡到我们这神圣的祖国；今天，我们又有了这一位下凡的天神来拯救我们正统印度教。在这个地球上，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有六个季节。天神们经常下凡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今后还会有天神下凡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真幸运啊！弟兄们，让我们高呼‘戈勒摩罕万岁！’”

大家受到能言善辩的阿维纳希的鼓舞，一齐大声欢呼：“戈勒摩罕万岁！”戈勒摩罕却伤心地逃走了。

在戈拉出狱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他心里感到非常忧愁。在坐牢期间，他曾一再梦想出狱以后要以新的热情去为祖国工作。可是今天，他只是反复地问自己：“哎呀，我的祖国在哪儿？难道她只有对我个人是真实的？就拿我的那位老朋友来说吧，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们谈到过多少人生的理想！可是今天，只是为了和一个姑娘结婚，他竟能在转眼之间毫无情义地割断与他的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再看看人们都认为是追随我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不知跟他们讲了多少次，可是至今他们还认为我是天神下凡，是来拯救印度教的，还认为我是《吠陀》经典的具体化的偶像！难道他们的心目中就没有印度吗？哎，六个季节，只有印度有六个季节！可是，倘若六个季节只产生像阿维纳希这样的人物，那么少两三个季节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仆人来通报，说他妈妈叫他。戈拉一听突然吃了一惊，不

禁暗自重复道："妈妈在叫我！"他仿佛听出这句话有了新的含义。他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有我的母亲，她在叫我呢。她会让我跟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她自己与任何人都不疏远的；我将看到，我的那些亲人都坐在她的身边。我在狱中的时候，妈妈也呼唤我，我在那里也能看见她的；出了监狱，她也在呼唤我，我看她去了。"他一面喃喃地说着，一面抬起头，朝冬日中午寒冷的天空望去。突然之间，他觉得维纳耶和阿维纳希与他矛盾的声音变低了。在这中午的阳光里，印度仿佛向他伸出了双臂，在他面前展现出河流、海洋、山脉、城市和印度人民；从无限的空间放射出的灿烂的光辉，仿佛照耀得整个印度金光闪闪。戈拉心情激荡，眼睛明亮闪光，沮丧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他又高高兴兴地准备好为印度工作了，虽然这工作无穷无尽，其成果遥遥无期；虽然他不能亲眼目睹在冥想中见到的伟大印度，但他却丝毫不感到懊丧。他反复在心里对自己说："母亲在呼唤我，让我到她那儿——一切食物的赐予者、维护宇宙的天神那儿去。她虽然在时间上相隔无限遥远，但时时刻刻又都在身边；她虽然超越了死亡，但又存在于生命之中——她那光辉灿烂的未来，照亮了我这残缺、悲惨的现在。我到她那儿去——母亲在那极其遥远但又近在咫尺的地方呼唤我。"戈拉沉浸在这一片欢乐之中，仿佛又发现维纳耶和阿维纳希也在自己身边——似乎他们并没有跟他分开——那一点点细小的分歧，仿佛已经烟消云散，与无限伟大的性格协调一致了。

戈拉走进安纳德摩伊房间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幸福愉快的光彩。他的视线好像看到一尊超过其他所有东西的巨大偶像。进入房间的一瞬间，他甚至没有认出坐在他母亲旁边的是谁。

苏查丽达站起来向他问好。"哎呀，你来啦！请坐，请坐。"戈拉急忙说。

当戈拉说"哎呀，你来啦！"的时候，他的口气仿佛在说苏查丽达的到来不是一件普通的拜访，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戈拉在很久以前的那一天跟苏查丽达交谈之后，便躲开她旅行去了。这一段时间，他忙于工作，徒步长途旅行，历尽千辛万苦，多多少少还能真把她忘怀。可是被关进监狱以后，苏查丽达的身影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从眼前赶走。从前有一个时期，戈拉心里没有想到印度还有女人这一事实，可是现在，因为苏查丽达的缘故，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真理。这样一个伟大而古老的事实突然全部呈现在他眼前，使他整个强劲的心灵都颤抖起来，仿佛突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似的。他在狱中的时候，每当想起外面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心中充满痛苦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并非只是工作的场所，也并非只是男人的天地——在他冥想中出现的，还有监狱外面美丽世界的那两个主要女神。月亮和星星的光辉专门照到她们的脸上，蔚蓝的天空作为柔和的背景围绕着她们——一张是他生来就熟悉的母亲的面貌，另一张是他新认识的美丽温柔的脸庞。

在那枯燥无味令人窒息的监狱中，这张脸浮现在戈拉的眼前时，他不可能对它产生反感。这种冥想的无限快活在监狱中也会给他带来强烈的自由感。监狱的严酷管制对他来说仿佛成了虚幻的不真实的梦。他那颗跳动的心发出的电波穿过监狱的墙，与蓝天融为一体，在闪动的花朵和树叶上嬉戏，在忙忙碌碌的工地消遣游玩。

戈拉心里想，没有理由害怕自己幻想出来的偶像。所以在这一个月里，他任凭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奔驰。他觉得，没有理由去惧怕真实的东西。

他一走出监狱，看见帕勒席先生的时候，立即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这样高兴，并非只是看见了帕勒席先生，而且是由于这么多天一直在他心里幻想的那个形象，与看见帕勒席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些，戈拉当时是没有认识到的。但后来他慢慢地明白了一点什么。在轮船快到达加尔各答时，他明显地感觉到，帕勒席先生

的美德，对他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的。

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戈拉现在又下定了决心，他说："我决不认输。"坐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到远方去，不让任何细小的东西来束缚住自己的心。

他和维纳耶的争论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发生的。如果戈拉自己心里没有这种矛盾冲突，久别之后与朋友第一次见面时，争论是不可能这样激烈的。戈拉想借助这样的争论，使自己光荣的目标明确清晰，所以争论的时候言辞才那样激烈——他需要那样激烈。他激烈粗暴的言语激起维纳耶的心灵给予同样的还击。维纳耶心里只想驳倒戈拉的论点，认为他的论点是愚蠢的，偏执的，因此他的整个心灵都起来反对戈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果戈拉不是在打击自己，是决不会这样沉重地打击他的。

戈拉跟维纳耶争论以后，坚定地认为："离开战场是不行的。如果我为担心自己的生命而不顾维纳耶的话，那么维纳耶肯定不会得救了。"

第五十七章

刚才戈拉的心完全情绪化了。他并没有把苏查丽达看成一个特殊的人，而是把她看成了一个概念——印度的妇女以苏查丽达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她是为了用自己的善行、美丽和仁爱让印度变得更加可爱圣洁才降生的。戈拉觉得坐在他母亲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勒克希米[①]的化身——她把婴儿抚养成人，她服侍病人、安慰受难者；即使是最卑贱的人，她也会热爱尊重；在我们这些最卑贱的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她也不会抛弃我们，不会鄙视我们；她虽然有资格受到我们尊重，却把自己特别的爱献给我们中最无能的人；她的纤手灵巧美丽，但却甘愿为我们做一切；她无限的耐心和充满宽容的爱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朽的礼物。他看到她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他心想，我们忽视了这位勒克希米，把她推到后面去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吗？他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她是坐在印度的胸膛上、坐在生命的百瓣莲花上的偶像，我们都是她的仆人。祖国的灾难就是对她的侮辱——我们对那侮辱无动于衷，所以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男子汉感到耻辱。

戈拉对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惊讶。他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只要他没有看到印度妇女的作用，他对印度的看法就多么不全面。只要他把印度妇女看做朦胧虚幻的，他对祖国尽忠的责任感就有多大缺陷！他对此的看法似乎只有力量而没有生命力，仿佛只有肌肉

---

① 勒克希米又译吉祥天女，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妻子，财富女神。

而没有神经。戈拉在这刹那之间恍然大悟:我们越排斥妇女,越轻视妇女,我们男子汉就越软弱。

因此,戈拉对苏查丽达说“你来了”的时候,他的话不只是出于一种礼貌,它还包含着他新近发现的生活的奇妙和欢乐。

监狱生活在他身上还留下了一些痕迹。他比以前瘦多了。因为监狱的伙食很难吃,他那一个月实际上几乎等于绝食。他洁白的皮肤失去了以前的光泽,似乎显得有些脏。因为头发剪得短了,所以颧骨显得更加突出。

看到戈拉的身体清瘦了许多。苏查丽达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痛苦和忧虑;同时,对他也更加敬仰,很想弯下腰去触摸他的脚。在她看来,戈拉就像纯洁的火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是没有烟,也不见燃料。一种掺杂着同情和敬仰的激情在她心中激荡,使她说不出一句话来。

“如果我有女儿,我会有多幸福啊。”安纳德摩伊说,“戈拉,我现在才明白这一点。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苏查丽达给了我多大安慰,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以前不认识她,可是我现在懂了,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世上许多伟大美好的东西——悲伤里也有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神能给我们多大的安慰,所以才感到悲伤。好姑娘,你也许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不能不当着你的面说,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你给了我多大的安慰,使我得到了多大的幸福啊!”

戈拉以感激的目光看了羞答答的苏查丽达脸上一眼。然后,他转向安纳德摩伊说:“妈妈,在您悲伤的日子里,她来分担你的悲伤;现在,在您这个快活的日子里,她又来增加你的欢乐——只有心胸宽广的无私的朋友才有这种胸怀。”

“姐姐,”维纳耶看到苏查丽达十分尴尬,便大声说,“小偷给人抓住了,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惩罚。今天你落入他们手里,只好自食其果了。现在你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我倒是认识你很久了,可是我

从来没揭露过你的秘密，总是守口如瓶，没说过一句话，虽然我心里一直很清楚，不管什么事，总是瞒不了多久的。”

“你当然没有说过一句话啰！”安纳德摩伊说，“好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自从认识你们那一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唱赞歌，好像他总是夸奖不完似的。”

“你听听，姐姐！”维纳耶说，“我又善于发现别人的美德，又不会忘恩负义。现在人证物证，一应俱全。”

“这句话倒是赞扬你自己的美德哟。”苏查丽达说。

“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自卖自夸的。”维纳耶说，“要是你想知道我的优点，你去找母亲吧。听她说了，你准会大吃一惊的。如果母亲愿意为我写传记，我情愿很快就离开人世。”

“你们听听这孩子说的！”安纳德摩伊说。

“维纳耶，”戈拉说，“你父亲给你起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

“看来他们并没有希望我有其他优点，”维纳耶说，“所以只强调了‘谦恭’① 这个优点，不然就要成为大笑话了。”

最初的尴尬局面这样被打破了。

苏查丽达临走的时候，对维纳耶说：“你就不到我们家去看看吗？”

苏查丽达请维纳耶去她家做客，但没有勇气邀请戈拉。戈拉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心中觉得有点难受。维纳耶很容易和所有的人相处，可是戈拉却不能这样。不过，以前他从来没有在意，今天生平第一次为此感到遗憾，而且他承认这的确是他性格中的缺点。

---

① 维纳耶有“顺从”、“礼貌”、“谦恭”等意。

第五十八章

维纳耶知道苏查丽达叫他去是要跟他谈他和拉丽妲的婚事。虽然他自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但事情并不会就这样了结；只要他还活着，任何一方都不会解脱出来。到现在为止，维纳耶最忧愁的是这件事对戈拉带来的打击。想到戈拉，他不仅想到他个人，因为戈拉不仅代表他这个人，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以及他所依赖的生活的支柱代表了一切。维纳耶已经习惯于跟随戈拉前进，而且这也给了他很大的快乐。跟戈拉发生任何冲突，都像跟他自己发生冲突一样。

不过，这种打击已经发生，最初的尴尬局面已经打破。因为他跟戈拉明明白白地谈过一次他与拉丽妲的关系，所以他已经获得了一些力量。在用刀子把脓疮割开之前，病人往往吓得要死，怕得要命，但是刀子一下去，病人虽然会感到疼痛，却比想象的好受一点；想象中非常可怕的事，事实上并没那么严重。

在此之前，维纳耶在心里也不敢争辩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寻找理由的大门打开了，因此开始在心里盘算怎样回答戈拉。凡是他认为戈拉可能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他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反驳。如果面对面争论这个问题，到了激动的时候，结论也就会出现了。但是，他已经看出戈拉不愿意把问题争论到底。这使维纳耶心里很生气，他想："戈拉不明白，也不想听人解释，他只想强辞夺理，只想压制别人！压制别人怎么能让人服气呢？"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不管怎样，真理在我这一边。"他说到"真理"这两个字时，就像要把它们

贴到心上似的。要和戈拉辩论，就得掌握有力的一面。所以，维纳耶反复劝告自己，“真理”这两个字是他最重要的支柱。甚至这使他对自己开始怀着很大的敬意，因为他把真理作为自己的支柱。正因为如此，他去苏查丽达家的时候，便开始昂首挺胸地走路了。至于感到这样自信，是因为他倾向真理，还是因为倾向于别的什么，他当时就顾不上去想它了。

维纳耶到达的时候，哈里摩赫妮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维纳耶站在厨房门口，对她说，请她准备一顿适合婆罗门子弟的午餐，然后便上楼去了。

苏查丽达正在做针线活，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着，连眼睛都没有抬，就提出了她想说的问题：“我问你，维纳耶先生，既然内心里没有任何障碍，难道还必须顾虑那些完全来自外部的障碍吗？”

维纳耶和戈拉争论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观点；现在他和苏查丽达争论，却采取完全相反的观点。现在谁也猜不出他和戈拉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姐姐，”维纳耶说，“你们也不是不顾外部的障碍嘛！”

“这是有理由的，维纳耶先生。”苏查丽达说，“我们的障碍不仅是外部的，我们梵社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而正统印度教完全受到社会的层层束缚。所以，如果拉丽妲离开梵社回到正统印度教，她自己必然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可是你放弃正统印度教，对你却没有多大的损害。”

接着，维纳耶争辩说，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把它和任何社会集团联系起来。

正在这时候，萨迪席拿着一封信和一份报纸走了进来。一看见维纳耶，他心里高兴极了，巴不得想尽办法把星期五变成星期天。转眼间，萨迪席和维纳耶十分热烈地谈起来了。苏查丽达则开始看拉丽妲让萨迪席带来的信和报纸。

这张梵社的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有一个显赫的梵社社员家

庭，本来要和一个正统印度教家庭结亲，只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正统印度教徒不愿意，这桩婚事才告吹了。接着便以这件事大作文章，说与那个年轻的正统印度教徒的坚定信念比较起来，那个梵社社员的弱点就太大了，实在可悲可叹。

苏查丽达心想："不管怎样，维纳耶必须跟拉丽妲结婚。"可是，这不能靠与维纳耶讨论来解决问题。于是，苏查丽达写了个便条叫拉丽妲来，但没有提维纳耶在她这儿的事。

因为没有任何日历任何行星会通融，会把星期五变成星期天，所以萨迪席不得不准备去上学。苏查丽达说想去洗澡，让维纳耶稍微坐一会儿，便站起来走了。

争论的狂热劲儿冷却下来以后，维纳耶自己一个人坐在苏查丽达的房间里，他那颗年轻的男人心又觉醒了。这时大约 9 点多钟，胡同里的行人寥寥无几，寂静无声，只有苏查丽达写字台上的小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房间里的情趣开始逐渐影响维纳耶的心灵，里头每一件家具都仿佛争先恐后地跟维纳耶说话似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的每一件小东西、绣花椅套、铺在椅子下面的鹿皮、挂在墙上的两三张画像、放在小书架上的一排红色精装书籍，它们好像全都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魅力。在这间屋子里，仿佛聚集了一种美好神迷的东西。那天中午，两个女友在这间孤寂的屋子里密谈的情景，现在还像一个美丽害羞的精灵藏在屋里。维纳耶竭力想象她们交谈时两人所坐的位置和神态。他那天听帕勒席先生说过："我听苏查丽达说，拉丽妲对你没有反感。"这句话化为种种情景和各种幻影浮现在他眼前。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像一曲非常可怜忧郁的音乐在他心中回响。因为维纳耶既不是诗人，又不是画家，所以他不能把他心中这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直接再现出来。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不能平静。他觉得，他总该做点什么，但又没有办法去做。他感到好像有一幅帷幕挂在眼前，把他和离他很近的东西隔开，使人觉得远离千山万水似的，他恨不得站

起来把帷幕拉开,但他却无能为力。

哈里摩赫妮这时走进来问他要不要吃点点心。维纳耶说:“不想吃。”

于是,哈里摩赫妮便坐了下来。

哈里摩赫妮住在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维纳耶对于她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自从她和苏查丽达搬到自己家单独过以后,她就不喜欢他们这些人来访了。她认为苏查丽达近来的行为举止完全不符合她的标准,其原因就是跟他们这些人的交往影响了她。她虽然知道维纳耶不是梵社社员,但她已经非常清楚,维纳耶对正统印度教的习惯并不严格遵守。所以,她现在不那么热情地邀请这位婆罗门子弟来享受她敬神的祭品了。

今天,她在谈话过程中问维纳耶:“好吧,孩子,你是婆罗门的儿子,可是你为什么从不做晚祈祷呢?”

“姨母,”维纳耶回答说,“我白天黑夜要不停地学习,把晚祈祷的经文都忘了。”

“帕勒席先生也很有学问,”哈里摩赫妮说,“可是他崇奉自己的宗教,每天早晚都要用某种仪式做祈祷呀。”

“可是姨母,”维纳耶回答说,“他不是只背几句祷词就祈祷的。要是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那样,我就像他那样做。”

“那么在你还不能像他那样以前,你为什么不能像你祖先那样做呢?”哈里摩赫妮严肃地说,“把自己弄得不伦不类,这样好吗?人总得有自己的宗教嘛。信奉的既不是罗摩也不是恒河,这样怎么行呢,孩子!”

正在这时候,拉丽妲走进来了。看见维纳耶坐在那儿,不禁吃了一惊,于是她对哈里摩赫妮说:“姐姐呢?”

“拉达拉妮洗澡去了。”哈里摩赫妮说。

拉丽妲似无必要地解释说:“姐姐叫我来的。”

“那么你坐一会儿吧,她马上就来了。”哈里摩赫妮说。

哈里摩赫妮对拉丽妲也有些反感。她现在想让苏查丽达脱离她以前的整个社交圈子,完全受她自己一个人的控制。帕勒席先生其他两个女儿到苏查丽达这儿来得少,只有拉丽妲自己经常到这儿来跟苏查丽达聊天。这让哈里摩赫妮很不高兴。因此,她常常设法打断她们俩的谈话,叫苏查丽达去做什么家务事,或者抱怨说苏查丽达的学习不像以前那样不受干扰了。可是,当苏查丽达专心学习的时候,哈里摩赫妮却又说女孩子学习那么多没有用,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她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完全控制住苏查丽达。可是,她想尽办法也管不住苏查丽达。于是,她要么责怪苏查丽达的朋友,要么责怪她学习。

哈里摩赫妮并不愿意陪着拉丽妲和维纳耶坐在那儿,可是她生他们的气,所以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已经看出来了,维纳耶和拉丽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因此,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你们的教规如何,都不能让你们在我家这样厚颜无耻地私会,都不能让这种基督徒的行为在这里继续下去。"

拉丽妲心里也有一种对立情绪。昨天,苏查丽达去找安纳德摩伊的时候,拉丽妲本来决心一起去的,可是最终没有去。她对戈拉是很崇拜的,但同时又对他怀有强烈的敌意。她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心中的这种想法:戈拉在各方面对她都很不友好。由于这种原因,甚至从戈拉出狱那一天起,她对维纳耶的态度也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几天以前,她还为她对维纳耶有很大的魅力而感到自豪。可是,当她一想到维纳耶肯定摆脱不了戈拉的影响,便又产生了与维纳耶作对的念头。

另一方面,维纳耶看到拉丽妲一来,便感到坐立不安了。维纳耶一直对拉丽妲捉摸不透。自从社会上传出他们俩可能结婚的流言以后,他一见到拉丽妲,心里就会像指南针遇到雷阵雨一样摇摆不定。

拉丽妲呢,她看见维纳耶坐在那里,立刻对苏查丽达生起气

来。她明白苏查丽达正在为使不情愿的维纳耶回心转意而东奔西走，今天苏查丽达把她叫来就是要打破僵局。因此，她对哈里摩赫妮说："请您告诉姐姐，我现在不能等她，我以后再来。"

拉丽妲说完这句话，看也没有看维纳耶一眼，就快步走了出去。哈里摩赫妮也认为没有必要陪着维纳耶坐在那里，站起来去干家务事了。

维纳耶对拉丽妲脸上这种怒气冲冲的表情并不陌生，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罢了。以前拉丽妲动不动就用利箭伤他。维纳耶原以为那些倒霉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不用再担心了。可是今天，他又看见她从自己的武器库里拿出这些武器，而且没有一点锈迹。恼怒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像维纳耶这样的人，要让他忍受敌视就难了。他记得有一天拉丽妲曾把他比喻成围绕戈拉转的卫星，一点都看不起他。现在他犹豫不决，拉丽妲也许认为他是胆小鬼。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拉丽妲竟然把他因责任感而产生的犹豫不决当作胆小怕事，而且不给他解释的机会。这简直使他无法忍受。剥夺他分辩的权利，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惩罚，因为他知道自己很擅长辞令，能够把话说得娓娓动听，具有把赞同某一方的观点说得头头是道、言之成理的非凡才能。可是，拉丽妲每一次跟他冲突，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今天也是这样。

维纳耶心里感到急躁不安，便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张报纸来看，突然看见有一个地方用铅笔画了记号。读了这一段之后马上明白了，他和拉丽妲是这条消息的主人公，是这一段后面的伦理道德评论的对象。他终于完全清楚拉丽妲每天要受到梵社那些人多大的侮辱。拉丽妲这样倔强的姑娘，看到他不但没有设法把她从这样的羞辱中解脱出来，反而把时间浪费在寻找周密的论点争论教派原则的琐碎问题上，因此很看不起他。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想起了拉丽妲敢于蔑视整个教派的极大勇气，他想自己和这个有强烈自尊心的姑娘比较起来，真是太惭愧了。

苏查丽达洗完澡，安排萨迪席吃过饭，让他去上学之后，发现维纳耶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因此，她没有再提刚才的事。

维纳耶坐下来吃饭以前，没有按照正统印度教的净化规矩洗脸洗手漱口。

所以，哈里摩赫妮说："哎，孩子，既然你对我们正统印度教的什么都不信，那么你加入梵社又有什么坏处呢？"

维纳耶闷闷不乐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认为正统印度教只不过是些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不能接触什么等毫无意义的清规戒律，那么我也许会成为梵社社员，或者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什么的。不过，我现在对正统印度教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维纳耶离开苏查丽达家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极不平静，仿佛他到处碰壁，落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一方面，他已经难以从戈拉那儿找回自己以前的地位；另一方面，拉丽妲也在把他往远处推，甚至他跟哈里摩赫妮的亲密关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破裂了。以前有一段时间，沃尔达松德丽对他颇为喜爱。帕勒席先生现在依然喜欢他，可是，他却给他们家带来了这样大的麻烦，以致他失去了在他们家的一席之地。维纳耶一直渴望得到他所爱的人的爱与信任，而且他有能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维纳耶还是以前的那个维纳耶，今天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爱的道路呢？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离开了苏查丽达的家，现在到哪儿去呢？他想去想来，得不出答案。以前，他会不假思索地朝戈拉家走去，可是，现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到那儿去了。即使去的话，在戈拉面前他也只好不说话。但是，他又忍受不了这样的沉默。另外，对他来说，去帕勒席先生家的道路也不通了。

"我怎么会落到这么不自然的处境呢？到底是为什么呢？"维纳耶低着头想着慢慢地朝前走去。他来到海杜阿湖边，在一棵树下坐了下来。迄今为止，他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不管是大

是小，都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商量解决，可是今天这条路不通了，今天他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

维纳耶并不缺乏自我解剖的能力，对于他来说，把一切都归罪于外界，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并非易事。他自己坐在那儿，认为责任在他自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有所得而无所失的好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想得到一样东西，就要牺牲另一样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能狠狠心放弃某种东西，那么他就会落到与我同样的下场——他就会失去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坚定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那些既想走这条路、又不想离开那条路的人，那些不愿失去任何东西的人——这种不幸的人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像野狗一样徘徊彷徨。"

确诊是困难的，可是确诊以后治疗也并非易事。维纳耶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但缺乏行动的能力，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一直依靠比自己意志坚强的朋友。到最后陷入了困境，他今天突然认识到他虽然意志不坚强，但他总还能做点事情，何况到了关键时刻也只能依靠自己。

太阳已经偏西，渐渐晒到他坐的阴凉处了。他站起身来，重新上路。没走几步，就听到萨迪席的叫声："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不一会儿，萨迪席便跑来拉住了他的手。萨迪席已经放学，正好路过那儿回家去。

萨迪席说："走，维纳耶先生，跟我一起到我家去。"

"这怎么行呢，萨迪席先生？"维纳耶回答说。

"为什么不行？"萨迪席反问道。

"我去得这样勤，"维纳耶说，"你们家的人不厌烦吗？"

萨迪席认为这个理由根本不值得一驳，所以只是说："不会的，跟我走吧。"

萨迪席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维纳耶跟他们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只是喜欢他。维纳耶想到这一点，心里感到很激动。

在帕勒席先生为他建造的这个天堂中的欢乐，现在只有在这个孩子身上能找到了。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日子，他的心里也没有升起疑团，梵社的攻击未能破坏他们的友谊。维纳耶搂着他的脖子说："走吧，老兄，我送你到家门口。"

维纳耶搂着萨迪席，仿佛触摸到一种甜蜜的东西——苏查丽达和拉丽妲从小关怀萨迪席的那种柔情。

一路上，萨迪席不停地说一些不相干的话。维纳耶听了觉得非常舒服。跟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一起，使他暂时忘却了复杂的生活问题。

去苏查丽达家，先要经过帕勒席先生家门前，正好从路上就可以看见帕勒席先生家楼下的客厅。来到那个房间前面，维纳耶不由自主地朝那儿看了一眼。他看见帕勒席先生坐在写字台前面，但看不出帕勒席先生是不是在说话。不过拉丽妲背对大街，坐在帕勒席先生椅子旁边的藤条凳子上，就像一个听话的学生似的。

从苏查丽达家回来以后，拉丽妲感到烦躁不安，觉得心中的痛苦无法忍受，但又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只好默默地来到帕勒席先生那儿，坐在他旁边。帕勒席先生深沉宁静，急性子的拉丽妲为了克制自己烦躁不安的情绪，常常到他那儿去，静静地坐在他身边。帕勒席先生则问她："怎么啦，拉丽妲？"拉丽妲就回答说："没什么，爸爸。您这间屋里很冷呀。"

今天，拉丽妲是怀着受伤害的心情来的，这一点帕勒席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了。因为他自己心里也隐隐作痛，因此他慢慢地提出一些话题，以便减轻人生中悲欢离合的压力。

维纳耶看到父女俩谈知心话的这幅情景，呆住了，好像根本没听见萨迪席在说什么。萨迪席在向他提出一个极其深奥的战术问题，他说如果捕捉许多老虎来训练成能打仗的队伍，作战时让老虎在前面打头阵，这样能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到现在为止，他们俩之间的问答一直是顺利进行的，从未中断过，现在突然听不到回

答，他便抬起头来看了维纳耶的脸一眼。然后，他又顺着维纳耶的视线望去，看见拉丽妲在帕勒席先生屋子里，于是大声叫道："拉丽妲姐姐，你看，我在路上碰到维纳耶先生，把他抓来了。"

维纳耶一听，臊得满脸通红。拉丽妲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帕勒席先生也转过头来看着街上。维纳耶颇感进退维谷，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向萨迪席告别之后走进了帕勒席先生家。

他走进帕勒席先生屋里，发现拉丽妲已经离开了。他想他们肯定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强盗，闯进他们家，扰乱了他们家的安宁，于是羞羞怯怯地坐了下来。

寒暄几句之后，维纳耶说道："因为我并不虔诚地遵守正统印度教的教规，事实上每天都在违反教规，所以我想，我应该正式加入梵社，我希望您能为我举行入教仪式。"

在十五分钟以前，这个愿望和决心还没有清楚地在维纳耶心中形成。帕勒席先生乍一听见，诧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片刻才说："你从各方面都把这个问题考虑好了吗？"

"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多少可以考虑的东西，"维纳耶回答说，"我想只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是非常简单明确的问题。按照我所受到的教育，我决不能心悦诚服地承认某些教规和习惯就是最好的宗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实际生活中处处自相矛盾；在跟虔诚的正统印度教徒的交往中，使他们觉得受到了伤害。毫无疑问，我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纠正这样的错误。不然的话，我就无法保持我的自尊心。"

对帕勒席先生作这样长的解释，是完全不必要的。维纳耶是要用这些话来加强他自己的决心。他想到自己现在是站在是与非的战场上，而且站在是的一边，非要取得胜利不可，因此感到无比自豪。他必须保持男子汉的荣誉。

"在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跟梵社没有分歧吗？"帕勒席先生问道。

维纳耶沉默了一会儿说:"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想我有宗教信仰,而且经常为宗教信仰跟别人争论,可是现在完全明白了,在我的一生中,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并不成熟。因为认识了您,我才明白这一点。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宗教需要。真正的宗教还没有在心中生根,所以直到现在,我只是靠自己的想象力和巧妙的论点解释社会上流行的宗教,这实际上是在培养自己的推理能力。我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如果我能说明哪一种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我就说它是真正的宗教,并且全力以赴地去证明它。它越难证明,证明之后我就感到越骄傲。我今天还说不清楚我会不会有一个完全真实而自然的宗教信仰,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生活在有利的环境里,如果有榜样可以效法,我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至少不会把我内心不喜欢的东西当作胜利的旗帜去宣扬,也不会为此感到悔恨遗憾。"

在跟帕勒席先生说话时,维纳耶把适合自己目前环境的道理都讲出来了。他讲得那么激动,好像经过许多天的反复思考,终于得出了这个成熟的结论似的。

可是,帕勒席先生仍然劝他再好好考虑几天。维纳耶以为帕勒席先生仍然怀疑他会动摇,因此更加固执,反复强调他的决心非常坚决,一点也不可能动摇。双方当时都没有提及他和拉丽妲的婚事。

这时,沃尔达松德丽假装做什么家务事似的走进来,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维纳耶一样,办完事就准备往外走。维纳耶觉得帕勒席先生一定会叫她留下来,把维纳耶带来的最新消息告诉她。可是帕勒席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实际上,他认为告诉她的时间还没有到,他现在还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沃尔达松德丽对维纳耶如此生气和蔑视,使维纳耶实在忍受不了。他站起来向准备往外走的沃尔达松德丽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今天是来告诉您,我决心正式加入梵社。我知道我不配,但我相信您能把我培养成合格的梵社社员

的。”

沃尔达松德丽一听这话，大吃一惊，慢慢转过身来，从门口回到屋里坐下，以探询的目光朝帕勒席先生望去。

“维纳耶请求正式加入梵社。”帕勒席先生说。

沃尔达松德丽听到他这样说，心里像征服者一样感到得意。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很满足，因为她内心里原来很希望这一次好好地教训帕勒席先生一顿的。她曾经一再自信地预言，她的丈夫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所以当她看到帕勒席先生对梵社的人掀起的风波无动于衷的时候，她心里简直忍受不住了。现在这个问题就要圆满地解决了，她当然不会感到非常高兴。她十分严肃地说：“如果早几天提出加入梵社，我们就用不着伤那么多心，受那么多侮辱了。”

“现在说的不是我们的烦恼和所受的侮辱，”帕勒席先生说，“现在说的是维纳耶希望加入梵社的事。”

“只是入社？”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老天爷知道，您的痛苦和羞辱也是我的痛苦和羞辱。”维纳耶说。

“你听我说，维纳耶，”帕勒席先生说，“你不要把你愿意入社跟别人联系到一起。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你不要以为我们遇到了什么麻烦，就主动承担什么重大的责任。”

“这当然是对的，”沃尔达松德丽说，“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使我们都陷入罗网以后，他就袖手旁观是不对的。”

“如果不袖手旁观，”帕勒席先生说，“而是感情用事，问题就会越弄越复杂。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做点什么才是履行职责，最大的责任往往是什么都不做。”

沃尔达松德丽气呼呼地说：“可能吧！我是傻瓜，什么都不懂。是怎么决定的，告诉我就行了。我要走了，我有好多事要做呢。”

“后天是星期天，我想后天举行入社仪式。我希望帕勒席先

生……"维纳耶说。

"不行,"帕勒席先生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能为你主持我们家的人希望得到好处的入社仪式。你必须向梵社提出申请。"

维纳耶的心一下又凉了,因为他还没有按规定向梵社正式提出申请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向那个把他和拉丽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作文章的梵社提出申请。他哪有脸写申请呢?他的申请要是在梵社的报纸上登出来,他怎么能抬得起头呢?戈拉会见到这封申请书,安纳德摩伊也会看见。况且报上不会刊登全文说明来历,只会说维纳耶突然迫不及待地要加入梵社。这并非全部真相,除非读者能见到与此有关的事实,维纳耶是无法遮羞的。

看到维纳耶不说话,沃尔达松德丽又担心了,她说:"他又不认识梵社的其他人,一切都必须由我们来安排。我马上派人去把巴努先生叫来。没有多少时间了,后天就是星期天。"

正在这时候,苏狄尔经过门外到楼上去。沃尔达松德丽叫住他说:"苏狄尔,维纳耶后天要举行入社仪式。"

苏狄尔高兴极了,因为他打心眼里崇拜维纳耶,听说维纳耶要加入梵社,感到非常激动。维纳耶的英文写得这样好,他这样聪明,又这样有才华。苏狄尔觉得他不加入梵社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像维纳耶这样的人绝对不能不加入梵社。他的这种看法得到了证实,感到非常骄傲。他说:"后天就是星期天,怎么来得及呢?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的。"

苏狄尔希望把维纳耶入社作为一个典范,当众宣布。

"不,不!"沃尔达松德丽说,"到星期天都会安排好的。苏狄尔,你赶快去把巴努先生叫来。"

苏狄尔想通过这个例子,向所有的人证明梵社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想到这里,他非常兴奋。他是一个可怜虫,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维纳耶自己心里争辩的时候,觉得很不重要的小事,一旦公之

于众，却使他颇为不安。

沃尔达松德丽让人去叫巴努先生，维纳耶便站起身要走。沃尔达松德丽说："等一会儿吧，巴努先生马上就来了，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不，我必须走了，请您原谅。"维纳耶说。

他想，无论如何得离开那个环境，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冷静地把这件事从各方面好好想一想。

维纳耶一站起来，帕勒席先生也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说："维纳耶，决不要操之过急，要冷静地把整个事情仔细想想，没有彻底摸透自己的心，就不要决定这么重要的生活问题。"

沃尔达松德丽心里非常生丈夫的气。她说："有的人不认真考虑就动手办事，惹出麻烦来了，自己也感到为难，于是说：'坐下来想想吧。'你们可以悠闲地坐着想，可是我们都没法儿活了。"

苏狄尔跟维纳耶一起离开客厅来到街上。正如一个人在盛宴开始之前馋涎欲滴，急着想尝一尝一样，苏狄尔急于带着维纳耶去见朋友，向他们宣布这个消息，立即庆祝一番。维纳耶看到苏狄尔这么高兴，心里更加觉得忧郁。苏狄尔建议说："维纳耶先生，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巴努先生。"维纳耶假装没有听见，稍一使劲把手抽出来逃走了。

走了一段路之后，维纳耶看见阿维纳希带着自己那一伙人，朝什么地方飞跑而去。一看见维纳耶，阿维纳希就说："嘿，维纳耶！你在这儿，太好啦！走，跟我们一起去！"

"去哪儿？"维纳耶问道。

"去收拾卡西布尔的花园，为戈勒摩罕赎罪作准备。"阿维纳希说。

"不行，"维纳耶说，"我现在没有时间。"

"这是什么话？"阿维纳希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你明白吗？如果不重要，戈勒摩罕会提出来吗？我们印度教社会必须在现

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戈勒摩罕先生的赎罪肯定会震动全国人的心！我们要邀请各地著名的婆罗门祭司参加。这一定会给整个印度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人们会明白我们还活着，会明白传统印度教不会灭亡。”

维纳耶好容易才摆脱阿维纳希的纠缠，继续走自己的路。

第五十九章

沃尔达松德丽叫来哈伦先生，对他详细地说了一遍。哈伦先生严肃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有责任先跟拉丽妲谈一次。"

拉丽妲来之后，哈伦先生非常严肃地说："拉丽妲，你看，在你的一生中，一个责任十分重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一方面是你的宗教，另一方面是你的爱好，你必须自己选择走哪一条道路。"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盯着拉丽妲的脸，看她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觉得在他这充满正义光芒的视线面前，懦弱会发抖，虚假的东西会化为灰烬——他认为他这强烈锐利的精神目光是梵社的无价之宝。

拉丽妲一言不发，不动声色。

哈伦先生于是又接着说："也许你听说了，维纳耶先生考虑到你的处境，或许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终于决定加入我们梵社了。"

这倒是一条新闻！拉丽妲听到以后虽然没有把她内心的反应表现出来，但她的眼睛发亮了。不过，她仍然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地坐着。

"帕勒席先生对维纳耶被迫转弯一定很高兴。"哈伦先生继续说，"可是，这到底值不值得高兴，要由你来确定。因此，我今天以梵社的名义请求你把疯狂的欲望抛到一边，只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问问你自己的心，究竟有没有真正值得高兴的理由？"

拉丽妲依然不说话。哈伦先生认为他的话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更加狂热地说："举行入教仪式！举行入教仪式是一生中

多么神圣的时刻，这还要我说吗?！要玷污这样的仪式！难道为了贪图个人幸福、方便或爱情，我们就可以把梵社引到邪路上去吗？就能把虚假的骗子恭恭敬敬地请到梵社里来吗？你说呀，拉丽妲，你愿意让梵社这样可悲的历史与你的一生联系在一起吗？”

拉丽妲仍然一句话不说，紧紧地抓着椅子扶手默默地坐着。哈伦先生于是又接着说：“懦弱假借爱情的力量向人发起疯狂的进攻，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当然，我也知道该怎样宽恕人的软弱。可是，你说，拉丽妲，这种软弱不仅有害于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损害到成百上千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了，难道还能够宽恕吗？难道神赋予了我们原谅的权力吗？”

拉丽妲离开椅子，站起来说道：“不，巴努先生，用不着，您用不着原谅！所有的人对您的攻击都习以为常了，您的原谅兴许会使我们受不了的。”拉丽妲说完，便走了出去。

哈伦先生的这一席话弄得沃尔达松德丽心神不安。不管怎样她都不想失去维纳耶。因此，她求了哈伦先生半天，但都是白费。最后只好气呼呼地撇下哈伦先生离开了那儿。她感到为难的是，她既没有得到帕勒席先生的支持，也没有赢得哈伦先生的支持。这是她绝对没有想到的。她对哈伦先生的看法又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维纳耶对举行加入梵社仪式这个问题还模糊不清的时候，就在热烈激动地讲述自己的决心。但是，知道需要写申请、而且要跟哈伦先生商量以后，由于害怕公开的宣传，他又产生了畏缩心理。他想不出应该去找谁商量——到安纳德摩伊那儿去也不行。他在路上转悠了半天，累得不行了，才回到自己家里，上楼走进卧室，躺在床上。

天已黑了。仆人点着灯送到黑暗的卧室。维纳耶正要让他把灯拿走，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了叫他的声音：“维纳耶先生！维纳耶先生！”

听到萨迪席的叫声，维纳耶又有了精神，仿佛在沙漠中遇到了

泉水。这种时候，除了萨迪席以外，谁都不可能使他感到愉快。他的疲倦感顿时一扫而光。“来呀，萨迪席！”他这样叫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鞋都没穿就跑下楼来了。可是他一看，在台阶外面的小院子里等他的不只是萨迪席，还有沃尔达松德丽。又是那个问题，又得挣扎一番！维纳耶心惊肉跳地把萨迪席和沃尔达松德丽带到楼上。

“萨迪席，你出去，到外面凉台上去坐一会儿。”沃尔达松德丽对萨迪席说。

萨迪席被这样无情地赶出去，使维纳耶感到痛苦。为了让萨迪席好受一点，维纳耶给他找了几本画报，点上灯，让他坐在隔壁房间。

“维纳耶，”沃尔达松德丽说，“梵社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所以这样办吧，你写一封信，我明天直接去交给教长。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后天举行你的入教仪式。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维纳耶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他只写了一封信交给沃尔达松德丽——他只需要走上一条不能倒退不能犹豫的道路。

临走的时候，沃尔达松德丽又提到了他和拉丽妲的婚事。

沃尔达松德丽走了以后，维纳耶心里感到非常厌烦，甚至想起拉丽妲也觉得反感。他以为沃尔达松德丽之所以这样匆忙，不顾脸面，一定是受到了拉丽妲影响。随着自信心的减弱，对别人的信任感也降低了。

回到家以后，沃尔达松德丽心里以为今天一定会让拉丽妲感到高兴。她完全相信拉丽妲爱上了维纳耶。她觉得正因为如此，梵社里才会对他们的婚事议论纷纷。关于这件事，她认为谁都有错，只有她一点没错。过去几天，她几乎不跟拉丽妲说话。现在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她以为告诉拉丽妲这是她的功劳，她们就可以讲和了。拉丽妲的父亲把什么都弄糟了，拉丽妲自己也未能把维纳耶拉过来。在没有巴努先生帮助的情况下，她沃尔达松德丽一个人

解决了这个难题。是的，是的！五个男人没有办到的事，她一个女人办成了。

可是到家之后，沃尔达松德丽听说拉丽妲不大舒服，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她暗自笑道："我马上就可以治好她的病。"

她手拿一盏灯，走进拉丽妲的卧室，看见拉丽妲并没有睡，只是侧着身子，靠在枕头上。

拉丽妲马上坐起来，说："妈，您到哪儿去了？"

她的语调很刺耳，因为她已经听说母亲跟萨迪席到维纳耶那儿去了。

"到维纳耶那儿去了。"沃尔达松德丽回答。

"去干什么？"

哼，去干什么！沃尔达松德丽生气地想，拉丽妲只会把我当成敌人，忘恩负义的东西！

"去干什么，你看吧！"她一面说，一面把维纳耶的信送到了拉丽妲的眼睛前面。拉丽妲看完信，羞得满脸通红。沃尔达松德丽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便添油加醋地说这封信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让维纳耶写出来的，她肯定别人是办不成这件事的。

拉丽妲用两只手捂住脸，躺在床上。沃尔达松德丽以为她不好意思流露出激动的心情，便走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沃尔达松德丽作好去梵社总部的准备后一看，信已经被谁撕成了碎片。

第六十章

一天傍晚时分，苏查丽达正准备到帕勒席先生那儿去，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先生来访。"

"哪位先生？是维纳耶吗？"

"不是，"仆人回答说，"是一位皮肤很白身材高大的先生。"

苏查丽达吃了一惊，说："你把客人带到楼上去吧。"

那天，苏查丽达根本没注意穿的什么衣服，也没注意是怎么配套的。这时候她才想到去穿衣镜前面照照。一看之下，她一点都不喜欢这一身穿着。可是，已经来不及换衣服了。她用颤抖的手整理整理衣边，拢了拢头发，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走进了客厅。她已经忘记了书桌上放着戈拉的著作。戈拉正好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那几本书不知羞耻地躺在戈拉眼前，现在既不能把它们拿走，也不能把它们盖上。

"姨母早就想见到你，我去告诉她您来了。"苏查丽达说完就退出来了——她不敢单独跟戈拉说话。

过了一会儿，苏查丽达和哈里摩赫妮一起来了。

以前，哈里摩赫妮一直听维纳耶谈论戈拉的见解、信仰以及对宗教的虔诚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下午，有时候她竟然让苏查丽达念戈拉的文章给她听。虽然她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但是她还是大体明白戈拉是严格遵守经典和信仰习惯的教徒，而且在跟不遵守信仰习惯的现象作斗争。对于一个受过英语教育的现代青年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惊讶让

人钦佩的了！当她在梵社社员家庭初次见到维纳耶的时候，她也很喜欢他。可是后来渐渐地熟悉了，特别是后来在自己家里发现维纳耶不遵守传统习俗，便开始讨厌他了。她以前对他过于信赖，所以现在对他就更加反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她很想早日见到戈拉。

哈里摩赫妮看了戈拉一眼，不觉大吃一惊。是的，这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呢！仿佛亮得像祭火！俨然是下凡的湿婆大神！她心里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当戈拉弯腰向她行礼时，她已不好意思接受了。

"孩子，你的事我已经听说很多了。"哈里摩赫妮说，"你才是戈拉，真正的戈拉[①]！有颂诗唱道：

有一位天神，
用甘露和檀香，
创造了雪白的，
熠熠放光的戈拉。

今天我总算亲眼看见了。我不明白，谁胆敢把你送进监狱呢！"

"如果像您这样的人做县长，那么监狱里就只有关老鼠和蝙蝠啰！"戈拉笑着说。

"不，孩子，"哈里摩赫妮说，"世界上小偷和赌徒多的是嘛。难道县长没有长眼睛吗？你不是什么普通人，你是神一样的人。只要看看你的脸就知道了嘛！难道有监狱，就一定得把监狱塞满吗？哎，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县长审理案子的时候，担心从人的脸上看到神的光辉，"戈拉说，"所以他只盯着法律条文。要不然他判那么多人鞭挞、监禁、流放甚至绞刑，他还睡得着觉，吃得下饭吗？"

---

① 意指"白皮肤的"、"白种人"。

“我有空闲的时候，就让拉达拉妮念你的书给我听。”哈里摩赫妮说，“但我一直盼着亲自听到你讲话。我是一个愚蠢不幸的女人，是一个苦命人。有些事我也弄不明白，也不能对所有的事都专心去干。可是孩子，我相信我能向你学到一些东西。”

戈拉没有谦虚地反驳她，只是沉默不语。

“孩子，你得吃点东西再走，”哈里摩赫妮说，“我已经有好久没有请婆罗门吃东西了。今天我请你吃茶点。但是我们说好了，改天我要请你吃一顿像样的饭，你一定得来。”

说毕，哈里摩赫妮便安排茶点去了。剩下苏查丽达自己一个人，她又感到有点紧张了。

“维纳耶到你这儿来过？”戈拉突然问道。

“是的。”苏查丽达回答。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戈拉说，“当然，我知道他为什么来的。”

说到这儿，戈拉停了下来。苏查丽达也没有说话。

“你们想让维纳耶按照你们梵社的规矩结婚，这样做好吗？”戈拉又继续问道。

这句话虽然微微地刺了苏查丽达一下，但她羞怯犹豫的心情全都消失了。她抬起头来，看着戈拉的脸说：“难道你希望我承认按梵社的规矩结婚不好吗？”

“你肯定知道，”戈拉回答说，“我不希望你做任何无聊的小事。我期待于你的远远超过普通的教派信徒。有些人为增加本教派的信徒，像承包商一样地拼命苦干，但是我完全可以肯定你不属于那个阶层的人。我盼望你正确认识你自己，不要相信其他几个人的话，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自己心里必须明白，你不仅仅是某一个特殊教派的成员。”

苏查丽达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辩论上来了。她说：“那么，你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教派吗？”

“我是印度教徒，”戈拉说，“印度教徒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印度教徒是一个民族，而且是很大的一个民族。它的民族性是不能用任何专用术语来解释的。正如它不像海洋有波浪一样，正统印度教徒也没有教派。”

“如果正统印度教徒没有教派，”苏查丽达说，“那么教派主义为什么这么严重？”

“如果一个人挨打，”戈拉说，“他为什么要自卫呢？这是因为他是活的，对吧？石头就能默默地忍受各种打击。”

苏查丽达说：“如果我认为它是真正的宗教，正统印度教徒却认为它是对自己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告诉你，”戈拉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的责任就是要给称为印度教徒的庞大民族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你就应该想一想，你本身有没有错误或盲目性？你是不是从各个方面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由于习惯和惰性，教派的人把自己的仪式当作唯一正确的信仰，准备造成这样大的骚乱是不对的。老鼠在船底打洞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方便和癖好，而看不到在这样大的船底啃一个小洞得到的好处与给大家带来的巨大损失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你也必须想一想你只是在为自己的教派考虑呢，还是在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你明白全人类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的性格多种多样，他们的爱好各不相同，他们的需要无穷无尽。所有的人并不是站在同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同一个地点——有的站在山前，有的站在海边，有的面对莽莽森林。但是，谁都没有时间站着不动，人人都必须前进。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执行自家教派的规矩吗？你想闭上眼睛，想象所有的人完全一样，降生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加入梵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和那些侵略别人的民族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想打败所有其他的民族，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认为这才对世界有好处；他们仗着自己强大有力，拒不承认其他民族的特

色对世界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这一时刻，苏查丽达忘却了自己是在和戈拉辩论，忘记了自己的论点，她的心被戈拉那庄严的声音里的令人倾倒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她完全忘记了戈拉是在争论某一个问题，而只注意到戈拉在说话这一点事实。

“印度的两亿人并不是你们梵社创造出来的。”戈拉继续说道，“对于这两万万人来说，什么道路才合适——什么信仰，怎样的风俗，才能满足他们的饥渴，才能使他们强盛？难道你们想把决定如此重大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把这么辽阔的印度变成一块平坦的大地吗？你们做这种办不成的事遇到的障碍越大，就越是对全国发脾气，就越是不敬重她；你们愈想给那些人带来好处，办不成就愈加憎恨他们，把他们视为异己。然而，你们却还以为自己是在膜拜那位创造了不同的人类并且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不同的神①。如果你们真正崇拜他，那么你们为什么看不清他的法则呢？为什么一味地以为自己的才智和教派了不起，而不接受他的旨意呢？”

苏查丽达只是默默地听着，无意进行反驳。戈拉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由得怜悯起来。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小声说：“也许你觉得我的话很不中听。不过，请你不要把我当作对立派的人，因而对我产生反感。我如果把你当作敌对教派的人，我就一句话也不会说。你天生胸怀宽广，宽宏大量，我看到它被束缚在一个教派的小天地里，感到很痛心。”

苏查丽达的脸上泛起红晕，难为情地说：“不，不，你不要管我，只管讲你的。我是在注意领会你的意思。”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戈拉说，“只是希望你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质朴心灵去观察印度，热爱印度。如果你只把印度人看作非梵社成员，就会产生偏见，就会轻视他们，那么就只会误解他们，而

① 指梵天，因梵社奉梵天为唯一真神，故作者在此这样说。

且不会站到能够全面了解他们的角度去观察他们。神创造了不同行动、不同信仰、不同习性的人。但是他们的本质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属于我们自己、属于我们印度的东西。只要我们以正确的真心实意的目光去观察她，就可以透过一切细小的不完整的现象，看到一种令人惊讶的伟大的东西。从这种东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长期的成绩，从灰烬中仍然可以看到长时期的祭火还在燃烧，而且毫无疑问，那股祭火总有一天会超越你那微不足道的地点和时间的界限，在全世界点起熊熊烈火。如果认为印度人过去一切伟大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虚构的，即使是一时的胡思乱想，也是对真理的不尊重，也只不过是无神论的表现罢了。"

苏查丽达一直低着头听他讲，现在抬起头来问道："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戈拉回答说，"我只想再补充一点：你必须清楚地看到，印度教像母亲一样，一直尽量把有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信仰的人抱在怀里。换句话说，世界上只有正统印度教把人看成人，不把他看成哪一个教派的成员。印度教不仅尊敬聪明人，也尊敬愚笨的人；不但尊重某一种学识，而且尊重各种各样的学识。基督教徒不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他们说，一方面是基督教，另一方面是永久的毁灭，在它们之间没有多样性。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基督教徒的教育，所以我们已经对正统印度教的多样性感到羞耻了。我们看不到正统印度教正是通过这样的多样性去实现统一性的。如果我们不能冲破这种基督教学说的罗网，我们就不能了解真正的正统印度教。"

苏查丽达不仅在听戈拉的讲话，而且仿佛直接看见了他的思想。戈拉的眼光看到的遥远未来的情景，似乎通过他的话语呈现在苏查丽达眼前。苏查丽达忘却了羞怯，忘记了她自己，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戈拉充满思想热情的、容光焕发的脸。她从这张脸上看到了

这样一种力量，犹如瑜珈神力，将在这个世界上把宏图大志变为现实。苏查丽达听到过自己梵社的不少聪明博学的人讨论哲学问题，可是戈拉的话不仅是评论，而且简直是创造。他的话有这样直接的威力，一下子同时把整个心灵和身体都控制住了。苏查丽达那天仿佛看到的是带着雷电霹雳的因陀罗[1]，当他说的那些话以深沉有力的音调撞击她的耳膜时，她的心颤抖了——强烈的电流仿佛时时流遍她的全身。苏查丽达未能明确判断她的见解和戈拉的见解有多少相同，有多少不同。

正在这时，萨迪席进来了。他怕戈拉，所以躲着他走到姐姐身边，小声说："巴努先生来了。"

苏查丽达吃了一惊，好像有人打了她一下似的。她想，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够摆脱巴努先生，她就可以得到安宁。她觉得戈拉可能没有听见萨迪席的话，于是立即站起来，轻轻地走出屋子，径直走到楼下，来到哈伦先生面前。她说："请原谅，今天我不能跟您说话。"

"为什么不能?"哈伦先生问道。

苏查丽达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明天早上您到父亲那儿去吧，我到那儿来见您。"

"今天也许你家里有客人吧?"哈伦先生说。

"今天我不方便，"苏查丽达避开他的问话说，"今天请您同情同情我，请您务必原谅。"

"不过，"哈伦明说了，"我在街上就听到了戈勒摩罕的声音，是他在这儿?"

苏查丽达无法再回避，红着脸说："不错，他在这儿。"

"这太好了，"哈伦先生说，"我也有话跟他说。你如果有别的

---

① 因陀罗是印度教神名，被认为是神王。但后来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占了统治地位，他只享有神王之名，地位却不高。

事，我可以先和他说话。"说完以后，没有等苏查丽达同意，他就上楼了。走进客厅以后，苏查丽达连看也没有看哈伦先生一眼，直接对戈拉说："姨妈给你准备吃的去了，我去看看。"说完，她便快步离开了屋子。哈伦先生摆出一幅严肃的面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看起来好像瘦了点。"哈伦先生说。

"是的，"戈拉回答说，"为了减肥，治疗几天了。"

哈伦先生说："是这样，那么一定受了不少苦吧。"他的声音稍微软了点儿。

戈拉回答说："并不比原来料想的多。"

"我要跟你说说维纳耶先生的事。"哈伦先生说，"你可能听说了，他打算下个星期天举行加入梵社的仪式。"

"没有，我没有听说。"戈拉说。

"你赞成吗？"哈伦先生问道。

"维纳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戈拉回答说。

"你认为维纳耶加入梵社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吗？"哈伦先生又问道。

"他既然愿意加入，"戈拉回答说，"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多余的了。"

"当我们对某种东西非常爱的时候，"哈伦先生说，"我们是顾不上考虑信仰什么的。你是懂得人性的嘛。"

"不，我不想谈论人性，那是没有用的。"戈拉说。

"我的见解和教派与你的不同，"哈伦先生说，"不过，我是尊重你的。我清楚地知道，无论你的信仰是真是假，没有任何诱惑能使你动摇，但是……"

戈拉打断他的话说："倘若你为我保留的一点点敬意维纳耶都得不到，那么对他来说的确是极大的损失！世界上当然有好坏之分，可是如果你想单凭自己的爱好来确定各种事物的价值——你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别想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你的评价。"

"好吧,"哈伦先生说,"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也没多大关系。可是,我问你,维纳耶试图与帕勒席先生家结亲你也不阻止吗?"

戈拉的脸气得通红。他说:"哈伦先生,关于维纳耶的这些事我能跟你谈吗?你总是在谈论人性问题,你应该明白,维纳耶是我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朋友。"

"因为这个问题与梵社有关,"哈伦先生说,"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话题。不然的话……"

"可是我跟梵社毫不相干,"戈拉不耐烦地说,"你操心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苏查丽达走进屋来。哈伦先生对她说:"苏查丽达,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说。"

哈伦先生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说。他故意这样说,不过是想让戈拉明白他和苏查丽达的关系非同一般。苏查丽达没有答理他。戈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一点站起来离开让哈伦先生单独和苏查丽达说话的意思。

"苏查丽达,到隔壁房间去一下,"哈伦先生以更硬的口气说,"我要跟你谈一件事。"

苏查丽达仍旧没有回答他。她看着戈拉问道:"你母亲身体好吗?"

"她从来没有不好的时候。"戈拉回答说。

"不错,我亲眼看见过,"苏查丽达说,"保持健康,对她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戈拉想起来了,他在监狱里的时候,苏查丽达去看过他母亲。

这时候,哈伦先生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打开看了看内封上的作者署名,随便地翻着看起来。

苏查丽达的脸红了。戈拉知道这是他写的书,不禁暗暗好笑。

"戈勒摩罕先生,这些文章可能是你少年时代写的吧?"哈伦先生问道。

“我现在还是少年呢！”戈拉笑着说，“有些人的少年时代很快就结束了，有些人的少年时代却拖得很长。”

苏查丽达站起来说：“戈勒摩罕先生，你的茶点现在一定准备好了，请你到那个房间去好吗？因为巴努先生在这儿，她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肯定在那边等你呢。”

最后这句话，苏查丽达是专门说给哈伦先生听的。她已经忍得太多了，不能不回敬他一句。

戈拉站起来了。哈伦先生还是不认输，他说：“我在这儿等你。”

“白等有什么用，今天很难挤出时间了。”苏查丽达说。

可是，哈伦先生依然坐着不动。苏查丽达和戈拉走出了那个房间。

看到戈拉在这里，又看到苏查丽达对戈拉的态度，哈伦先生心里本能地警觉起来，准备战斗。难道苏查丽达会从梵社堕落到这个地步？难道没有人保护她？不管怎样，一定要阻止。哈伦先生拿过一张纸，开始给苏查丽达写信。他是一个有些坚定信念的人。他坚信：他借真理斥责别人的时候，他那些闪光的句子是决不会无效的。警句并非一切，人是有心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人的心。

吃完茶点，戈拉和哈里摩赫妮交谈了很久。戈拉准备走了。他去客厅拿手杖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苏查丽达的书桌上点着一盏灯。哈伦先生已经走了，但是桌子上放着一封给苏查丽达的信，戈拉一进屋就看见了。

一看到桌子上的信，戈拉的心突然难受极了。毫无疑问，信是哈伦先生写的。戈拉知道哈伦先生对苏查丽达拥有些特权，但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觉得他的特权受到了挑战。今天萨迪席小声地告诉苏查丽达哈伦先生来了，苏查丽达吃了一惊，匆匆地下楼去，很快又一起上来了。当时戈拉便觉得不大正常。后来，苏查丽达把哈伦先生一个人扔在客厅里，陪戈拉吃茶点去了。这时候，戈拉觉得她这样做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关系很好，这也是可以的。戈拉这

样想，因此认为那是很亲密的表现。但现在看到这封信，觉得又受到了打击。信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外面只写一个名字，把内容全藏在里面，因此可以无缘无故地使人焦急不安。

“我明天再来。”戈拉看了苏查丽达一眼说。

“好吧。”苏查丽达垂下眼睛说。

告别的时候，戈拉忽然停下来说：“印度的太阳系里有你的位置——你是属于我们祖国的——决不能让彗星把你带到真空里去。我一定要让你坚定地站在正确的位置才罢休。有人一直在劝你，说你如果站到那儿，你的真理和宗教就会抛弃你。但我明确地告诉你，你的真理、你的宗教，不是你或者几个人的见解或言论，因为它与周围无数的生命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你很想把它从森林里搬来种到花盆里，那也是不行的——如果你想使它光辉灿烂、生机勃勃，如果你想使它充分发挥作用，你就必须坐在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在世人的心目中为你安排好的位置上。你决不能说：‘他们跟我毫不相干，我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你的真理、你的宗教信念、你的力量，都会像幻影一样消失。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神把你送到哪儿，如果你的见解想把你从那儿拉走，都是决不会成功的。好了，我明天再来。”

说完这番话，戈拉便走了。他走了好久，屋子里的空气好像还在震荡，苏查丽达仿佛像一座雕像，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六十一章

“您听我说，母亲，”维纳耶对安纳德摩伊说，“我跟您说实话，每当我对偶像顶礼膜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觉得很难为情。我一直隐瞒着这种感受，而且违心地写出好文章支持偶像崇拜。可是跟您说真心话，我膜拜偶像的时候，我的心灵并不赞成。”

“你的头脑这么简单！”安纳德摩伊说，“大事情你不明白，只去考虑细节问题，所以你心里的苦恼总是无法消除。”

“您说得对，”维纳耶说，“我只注意分析细节问题，所以即使是我不相信的东西，也能用详细的分析去证明它可信。只要方便，我不仅哄骗我自己，也哄骗别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替教派辩护，而不是在为宗教辩护。”

“一个人对宗教缺乏真正的兴趣，就会成为这个样子。”安纳德摩伊说，“因为这时候，宗教就会像家族、荣誉、金钱一样，成为人们引以为骄傲的东西。”

“是的，”维纳耶说，“这时候我们不想它是宗教，而想的是我们的宗教，在为我们的宗教而斗争。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这样干的。不过，我并不是完全在骗自己。虽然我不相信，但是我为信仰而吹嘘。所以，我差不多一直感到很内疚。”

“你以为我以前不明白吗？”安纳德摩伊说，“你们总是喜欢夸大其辞，说的话比普通人夸大许多，单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你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所以要用这许多东西去把它填满。如果你的信仰很简单，就用不着这样做了。”

“所以我才来问您，我对不信的东西表示信对吗？”维纳耶问道。

“你呀，这还用得着问吗？”安纳德摩伊反问道。

“母亲，”维纳耶说，“明天我要举行加入梵社的仪式。”

安纳德摩伊吃了一惊，问道：“这是为什么，维纳耶？有什么必要举行仪式？”

“有什么必要，这不是在向你解释吗？”维纳耶说。

“你的信仰使你不能在我们正统印度教社会里待下去吗？”安纳德摩伊问。

维纳耶说：“待下去不是欺骗吗？”

“你就没有勇气诚实地待在正统印度教社会里吗？”安纳德摩伊说，“如果教派的人折磨你，你就不能忍下去吗？”

“母亲，”维纳耶说，“如果我不按正统印度教的见解行事的话……”

“在正统印度教中流行着三十三亿五千万种见解，你为什么不能按你的见解行事呢？”

“可是母亲，”维纳耶说，“如果我们教派的人说我不是正统印度教徒，那么我就坚持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吗？”

“我们教派的人说我是基督教徒，”安纳德摩伊说，“我从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觉得，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逃到别的地方去躲起来是不对的。”

维纳耶正要回答，安纳德摩伊没给他机会，接着说：“维纳耶，我不许你再争辩，这不是争论的问题。你什么也瞒不住我。我看出来了，你是想与我争论，设法忘掉你自己；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你不要骗自己。”

“可是，母亲，”维纳耶低着头说，“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答应明天正式加入梵社。”

“这绝对不行，”安纳德摩伊说，“如果跟帕勒席先生说清楚，他肯定不会勉强你的。”

“帕勒席先生对这件事并不热心，”维纳耶说，“他不参与入社仪式活动。”

“那么你就不必考虑了。”安纳德摩伊说。

“不行，母亲，”维纳耶说，“现在已经说好了，我不能收回了，绝对不行。”

“告诉戈拉了吗？”安纳德摩伊问道。

“还没有见到他呢。”维纳耶回答。

“怎么，戈拉现在不在家里？”安纳德摩伊问道。

“不在家，”维纳耶说，“听说到苏查丽达家去了。”

安纳德摩伊惊讶地说：“昨天才去过呀！”

“今天也去了。”维纳耶说。

他们正说着话，院子里传来了轿夫的声音。维纳耶以为是安纳德摩伊家族的女亲戚来了，马上从那儿走出去了。

来宾是拉丽妲。她走进屋便向安纳德摩伊行礼。今天安纳德摩伊万万没有想到拉丽妲会来。她吃了一惊。一看拉丽妲的脸色，她马上明白了。因为维纳耶加入梵社的事使她感到十分尴尬，所以她才来的。

安纳德摩伊想巧妙地引出这个话题，于是说：“姑娘，你来得太好了。维纳耶刚才还在这儿跟我说明天加入你们梵社的事。”

“他干嘛要加入梵社，”拉丽妲说，“有什么必要加入梵社？”

“没有必要吗，姑娘？”安纳德摩伊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拉丽妲说。

安纳德摩伊不明白拉丽妲是什么意思，只好沉默不语，以探寻的目光望着她的脸。

拉丽妲低下头，看着地上说：“他这样突然申请加入梵社，是丢脸的事，他为什么要承受这种耻辱呢？”

“为什么？难道拉丽妲不知道？难道这对拉丽妲不是高兴的事？”安纳德摩伊不解地思忖。然后，她说：“维纳耶说入社仪式定在明天，他已经说出口，不能再收回了。”

拉丽妲眼睛一亮，看着安纳德摩伊说：“对这种事情恪守诺言毫无意义，只要有必要改变，就一定得改变。”

“好闺女，”安纳德摩伊说，“在我面前，用不着害羞，我要把什么都告诉你。我刚才一直在劝维纳耶，我觉得不管他的宗教信仰如何，离开他的教派都是不合适的，而且没有这个必要。无论他嘴上怎么说，可是依我看，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姑娘，他心里的想法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定是觉得不离自己的教派就不能跟你们家结亲。不要害羞，姑娘，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这样？”

拉丽妲抬起头，望着安纳德摩伊的脸说：“母亲，我什么都不瞒您。我向您保证，我完全不同意这些想法。我认真严肃地想过，我以为一个人为了跟别人结合，根本没有必要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教派断绝一切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就不可能存在友谊，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教派周围筑起高墙，把一个教派的人全部圈在一个院子里。”

安纳德摩伊高兴得容光焕发，她说：“啊！听你这样说，我太高兴了。你说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样。人们在性格、品德、相貌方面有所不同，不会妨碍他们的结合，那么见解、信仰又怎么会妨碍呢？好闺女，你把我救了。我为维纳耶担心死了。我知道，他把他的心全交给你们了。如果他跟你们的关系受到损害，他是绝对受不了的。因此，只有老天爷知道，阻止他加入梵社我有多难受呀！他的命运太好了，这么严重的困境，他这样容易就摆脱了。这决不是什么小事情。好吧，问你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和帕勒席先生谈过吗？”

拉丽妲难为情地回答说：“没有，没谈过。不过，我知道，他对一切都会理解的。”

“如果他不能理解，”安纳德摩伊说，“你的聪明、毅力又是从哪

儿学来的呢?闺女,我把维纳耶叫来吧。你跟他面对面亲口说更好。对了,趁这个机会,我告诉你,维纳耶我是看到他从小长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你为他受多少苦,他决不会让你白受的。我常常想,哪个姑娘要是得到维纳耶,那就太幸运了。以前有人来提过好几次亲了,可我一个都没有看上。他的福气真不小!"

安纳德摩伊说罢,在拉丽妲脸上吻了一下,便出去叫维纳耶。维纳耶来了之后,她说去给拉丽妲准备茶点,留下女仆勒其米娅陪伴他们,自己便出去了。

今天,无论是拉丽妲还是维纳耶都没有时间再犹豫了。难题同时出现在他们这一对年轻人生活的道路上,为了向难题挑战,他们的关系更融洽,感情更深厚了。冲动的情绪迷雾并没有造成有色围幔将他们隔开。虽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怀着温柔严肃的感情默默地相对而坐,但他们都毫不畏缩地承认,他们的心已经结合到一起,他们的人生道路像恒河和朱木拿河一样在一个神圣的地方汇合了。教派并没有把他们召唤到一起,种族也没有使他们结合到一起,把他们结合到一起的是并非人为的力量。想到这一点,他们都觉得他们俩的结合是一种宗教的结合。这种宗教如此深刻、博大、纯洁而又质朴,以致任何世俗的琐事都难不倒它,任何一个长老会的婆罗门祭司也反不了它。拉丽妲脸上神采飞扬,眼睛清澈明亮。她对维纳耶说:"你为了娶我就贬低自己屈身受辱,甘愿去做让人看不起自己的事,这样的耻辱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希望你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你也要保持自己的荣誉,"维纳耶说,"一定不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如果爱情不允许彼此之间有所差别,那么为什么世界上处处有差别呢?"

他们俩谈了大约二十分钟,中心思想是忘掉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徒或者梵社社员,记住他们是两个人。这种思想,像一股不摇曳的火焰,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

第六十二章

帕勒席先生做完祈祷，心情平静地坐在他房间前面的阳台上。

这时太阳刚刚下山，维纳耶和拉丽妲一起来到那里看他，向他行礼，并弯下腰去触摸他的脚。

帕勒席先生看见他们两个这样来看他，感到有点诧异。因为那儿没有椅子给他们坐，帕勒席先生说："走吧，到屋里去坐。""不，您别起来。"维纳耶说完便在原地坐了下来。拉丽妲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帕勒席先生脚边，坐下了。

"我们俩一起来请您为我们祝福，"维纳耶说，"您的祝福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入教仪式。"

帕勒席先生吃惊地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

"我不愿意向用教规束缚人的教派起誓，"维纳耶说，"您的祝福才是唯一的入教仪式，它能使我们两个人真正和睦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俩的心已经虔诚地奉献在您的脚下，神将通过您的手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赐给我们。"

帕勒席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维纳耶，那么你不再加入梵社了？"

"是的。"维纳耶回答。

"你愿意留在正统印度教社会？"帕勒席先生又问道。

"对。"维纳耶说。

帕勒席先生转过脸去，看着拉丽妲，拉丽妲明白他心里的意思，于是说："爸爸，我还是信我的宗教，永远如此。我可能会遇到不

便，甚至可能会遇到苦恼的事，但是我决不相信，和不同信仰、不同习惯的人分手才符合我们宗教的精神。”

拉丽妲看到她父亲还是不说话，又继续说：“以前我认为只有梵社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梵社以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离开梵社似乎就离开了整个真实世界。可是最近这种想法完全变了。”

帕勒席先生略带忧郁地笑了笑。拉丽妲接着说：“爸爸，我跟您讲不清楚为什么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梵社中，我见过许多人，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的宗教见解是一致的，但是我跟他们合不来。可是，要我仅仅因为梵社就对他们另眼相看，把他们看成自己人，而疏远世界上的其他人，我总觉得不合适。”

帕勒席先生轻轻地拍着这个有叛逆性格的女儿的背，说：“一个人因为个人的原因而很激动的时候，能够正确地思考问题吗？从祖先到后代，人类世代相传。为了维护这种连续性和传统，就需要有社会，这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对你未来家族的遥远前途负责的是你的社会，这个问题不应该考虑吗？”

“我们有正统印度教社会呀。”维纳耶说。

“如果正统印度教社会不对你们负责——不接受你们呢？”帕勒席先生进一步问道。

维纳耶想起了安纳德摩伊的话，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迫使它接受，正统印度教社会已经容纳了许多新的种族，它可以成为一切种族的社会。”

“一件事往往说起来是一回事，”帕勒席先生说，“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不然谁会离开自己以前的社会呢？如果一个社会想用外在的风俗习惯，把人的宗教意识束缚起来，囚禁在一个地方，那么一个人一旦加入这个社会，就必须终身成为这个社会的木偶。”

“如果正统印度教社会已经这样狭隘，”维纳耶说，“我们就必须担负起把它解救出来的责任。为了增加空气和光线，如果只扩大窗户和门就行了，干嘛要把一座房子全部拆掉呢？”

“爸爸,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拉丽妲插进来说,“我自己无意承担起提高某个教派的责任。可是四面八方的虐待压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不管有什么理由,我都觉得既要乖乖地忍受、又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是不对的。我不明白这对不对,但我做不到这一点。”

“再等一等不好吗?现在你的心情很不平静。”帕勒席先生说。

“我不反对再等一等,”拉丽妲说,“可是我知道得很清楚,谎言和不公道的事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很担心,我怕我忍受不了的时候会做出让您也痛苦的事。爸,您别以为我没有考虑过。我经过反复认真地思考,我明白我的生活习惯和所受的教育,可能会使我在梵社以外的地方感到不习惯和痛苦,可是我心里毫不动摇,反而觉得愉快,觉得有了力量。爸爸,我只怕我做出使您痛苦的事。”拉丽妲说完,便用手轻轻地摸起帕勒席先生的脚来。

帕勒席先生笑了笑,说:“女儿,如果我只依靠自己的才智办事,结果与我的意愿和见解相反的时候,我会感到很难受。不过,现在你们心里很激动,我不能肯定这完全没有好处。我也曾背叛社会,离开家庭,那时我一点没有想过会不会遇到麻烦。当前社会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反击,这可以理解为神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但是我怎么知道神想把这个社会打乱重新组合成什么样子呢?他不管什么梵社,不管什么传统印度教社会,他注重的只是人。”

说完这一番话,帕勒席先生闭上眼睛,默默地思考,好像在冥想着寻找答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看,维纳耶,我们国家的社会是完全被宗教信仰束缚着的,我们所有的社会礼仪都是与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根本无法进入这个社会的,他们没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拉丽妲不大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因为她不了解别的社会的风俗有什么差别。她以为两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大体上差不多。她感

到她们一家人跟维纳耶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认为两个教派之间的差别也许只有这么大。她不知道，对于她来说，按照正统印度教的婚俗习惯结婚会有很大的困难。

“您指的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要崇拜夏尔格拉姆[①]这件事吧？”维纳耶说。

“是的！”帕勒席先生看了拉丽妲一眼说，“拉丽妲，你能接受吗？”

维纳耶也转过去看着她的脸，发现拉丽妲的整个心灵都畏缩了。

拉丽妲内心的冲动，把她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十分危险的地方。看见她这样，维纳耶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他想宁可自己把一切打击都揽过来，也要把她救出来。看到这样一个高尚的人失败归来，真让人无法忍受，正如看到一个迫切希望胜利的人被致命的毒箭射中一样。他不仅要使她成为胜利者，而且要保护她。

拉丽妲低着头坐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去看着维纳耶，可怜巴巴地说：“你真的相信夏尔格拉姆吗？”

“不，我不相信！”维纳耶马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夏尔格拉姆对我来说不是神，对我来说，它只是一种社会象征。”

“你心里只承认它是一种象征，表面上却必须承认它是神吗？”拉丽妲问道。

“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不会供夏尔格拉姆的。”维纳耶看了帕勒席先生一眼说。

帕勒席先生离开椅子，站起来说：“维纳耶，你们没有很好地把整个事情想清楚。事情不只是你跟谁的爱情问题，婚姻不只是个人的私事，也是社会的事情，忘掉了这一点怎么行呢？你们再考虑几

① 位于甘达克河岸上的一个村庄，为毗湿奴派圣地，故又特指甘达克河中的圆形石头，被作为毗湿奴的象征来崇拜。

天，看看再说，现在不要草率决定。”

说完以后，帕勒席先生到外面花园里去了，独自在那里走来走去。

拉丽妲站起来也想走，但又回过头来对维纳耶说：“如果我们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对，我怎么也想不通，只是因为它不完全符合某一个教派的规定，我们就必须羞愧地低下头退回去。社会对虚假的行为可以容忍，而对真心诚意的事反而不能容忍吗？”

维纳耶走近拉丽妲，对她说：“我不怕任何教派。如果我们俩团结一致，托庇在真理下面，还能从哪儿找到一个比这更强大的教派呢？”

这时候，沃尔达松德丽像旋风似的冲到那儿，大声说：“维纳耶，听说你又不入社了？”

维纳耶回答说：“我要请一位合适的师傅指引我，不要教派引导我。”

“你搞这一套阴谋诡计是什么意思？”沃尔达松德丽说，“你搞这个骗局要干什么？你假装要入社，欺骗了我，也欺骗了整个梵社。这两天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你说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想，这给拉丽妲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您那个梵社的人也不是都同意维纳耶先生加入梵社嘛，”拉丽妲替维纳耶解围说，“您没有看报纸呀？报上不是说举行这样的入社仪式没有什么必要吗？”

“不入社怎么能结婚呢？”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怎么不能？”拉丽妲反问道。

“以正统印度教的方式举行婚礼吗？”沃尔达松德丽问道。

“这也是可以的，”维纳耶回答说，“一切对我们的婚姻有妨碍的仪式，我全部取消。”

沃尔达松德丽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哽咽地说：“维纳耶，你走吧，你离开这儿！你今后永远不要再来我们家！”

第六十三章

苏查丽达知道这一天戈拉肯定会来。从清早起，她的心就怦怦地跳个不停。她心里既盼望戈拉来，但又有点害怕，因为戈拉正在引导她走向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处处都与从小在她心里扎了根的生活风俗与习惯发生冲突，这些矛盾使她坐立不安。

比如说，前一天戈拉在她姨妈屋里膜拜神像的时候，苏查丽达觉得自己心里仿佛被针扎似的。她对自己说："戈拉膜拜神像又有什么关系？他有这样的信仰又有什么要紧？"可是，她还是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每当她看到戈拉的所作所为有的地方与自己的宗教信仰发生根本性的冲突时，苏查丽达的心就害怕得发抖。造物主从此不给她安宁了吗？！

为了给以新观念自豪的苏查丽达树立一个好榜样，哈里摩赫妮今天把戈拉带到她供奉神像的屋子里去了。今天戈拉也拜了神像。他下楼来到客厅时，苏查丽达问他："你相信这个神像吗？"

戈拉用一种不太自然的坚定口气说："是的，当然相信！"

苏查丽达听到他这样回答，低下头坐着，一声不响了。戈拉看到她那温顺的、沉默不语的痛苦样子，不由得感到有点伤心。于是，他马上改口说："听我说，我跟你说真话吧，我也说不准我相信不相信偶像，但我相信我国的信仰。这么多世纪以来形成的遍布全国的拜神仪式，我觉得是值得崇拜的。我决不能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以仇视的目光看待它。"

苏查丽达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戈拉的脸。戈拉接着说:"我知道,你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在一个教派里过了这么多年,你已经没有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清楚这一切事情的能力了。你在你姨妈的房间里看见神像的时候,它在你眼里只是一块石头,而我看见的是你姨妈那颗虔诚仁慈的心。这样一来,我怎么能生气或蔑视呢?你怎么能认为她心里的神只是一块石头呢?"

苏查丽达说:"只是相信就够了吗?难道不需要考虑相信什么吗?"

"你的意思是说,"戈拉激动地说,"你认为把有限的物体当作神来崇拜是荒谬的。可是,难道只能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确定有限与否吗?你想想,当你想起经书上关于神的某一句话,你心里产生了崇拜的感情,你是用写那句话的那张纸的面积和那句话的字数来确定它有多重要的吗?思想的无限性比空间的无限性重要得多!在你姨妈眼里,这个小神像实际上比点缀着日月星辰的广阔天空大得多。你把体积的无限当作无限,所以你必须闭着眼睛去想象无限。至于能不能有所收获,我不知道。但是,心灵的无限伟大,睁开眼睛也可以在偶像这样小的东西身上看到。如果看不到的话,你姨母已失去了人世的全部幸福,怎么还会这样紧紧地抓住这个神像不放呢?如果这只不过是骗人的游戏,她心里那么大的虚空怎能用这样一块小小的石头填满呢?若是没有无限的感情,人们心里的空虚是填不满的。"

要驳倒这些微妙的论点,是苏查丽达力所不及的;但是,她不可能承认这些论点是对的。所以,一种不可言状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一阵阵掠过她的心头。

在与对立面辩论的时候,戈拉对他的对手从不表示一点同情,而且在这种时候,他更像一头猛兽,对他们采取凶狠残酷的态度。可是,今天苏查丽达一声不响地承认失败了,他的心不知为什么不安起来。他尽可能以温和的语调说:"我不想说什么反对你们的宗

教观念的看法。我的意思只是说，你斥之为偶像的神灵，只凭眼睛是理解不了的。只有那些心灵从他那里得到安宁、感情从他那里得到满足、生活从他那儿得到帮助的人才能知道这个神像有灵性的还是无灵性的，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国的任何一个敬神者都不崇拜有限之物。在有限中忘却并超越有限——这才是他们敬神的乐趣之所在。"

"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拜神呀！"苏查丽达说。

"那些不虔诚的信徒崇拜什么对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戈拉说，"梵社中的那些假信徒干了些什么？他们的全部信仰都消失在无底的虚空之中，不，比虚空更可怕——因为教派精神是他们的神，妄自尊大是他们的祭司。难道你们梵社里从来没有人崇拜这种嗜血的神吗？"

苏查丽达没有直接回答戈拉的问题，而是问道："你说的对宗教的这些看法，是你自己的经验之谈吗？"

"换句话说，"戈拉笑了笑回答说，"你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真有过需要神的感觉，是吧？不，我的心思恐怕不在那方面。"

这对苏查丽达来说并不是高兴的事，但她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知道戈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资格发表权威的见解，多少使她感到放心一点。

"在宗教方面，我没有资格去教导任何人，"戈拉说，"不过，我不能容忍你们嘲笑我国人民的信仰。你们喊着我国的人民说：'你们是傻瓜，你们是偶像崇拜者。'可我却想把他们叫到面前，对他们说：'不，你们不是傻瓜，你们不是偶像崇拜者，你们是聪明人，你们是虔诚的信徒。'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信仰，唤醒我国人民的心灵，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教义的伟大之处，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深奥哲理，使他们对自己拥有的财富感到自豪。我不愿意让他们低声下气，不希望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真理一无所知，更不愿意他们看不起自己。这就是我的决心。今天我到你这儿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

从我见到你以后，一个崭新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一直在想，整个印度不会只在男人面前露出她的全貌的。只有在妇女面前也露出她的面貌的时候，她的形象才会完整。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和你一起，用同你一样的目光，同时看到祖国的全貌。我作为男人，可以为印度付出艰辛，可以为印度献出生命，可是除你之外，还有谁能点上灯迎接她呢？如果你远远地离开她，印度的贡献就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哎，印度在哪儿？苏查丽达离她多么遥远呀！这个印度的崇拜者，这个感情丰富的苦行僧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为什么要推开所有的人跑到她身边来呢？他为什么要抛弃所有的人，单单召唤她一个人呢？他排除了一切障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你不行，我是来接你的；如果你依然被排除在外，那么祭祀就无法完成。”眼泪莫名其妙地从苏查丽达的眼睛里滚落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自己也不明白。

戈拉朝苏查丽达的脸上望去，觉得她那一双眼睛好像沾上几滴忧郁的露珠的荷花，忘我地面对着戈拉的脸微笑。苏查丽达垂下了泪汪汪的眼睛，避开了戈拉的目光。

看到苏查丽达毫无羞怯的、泪水洗过的、信任的眼睛，戈拉的天性发抖了，好像地震时大理石建成的宫殿摇晃似的。戈拉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朝窗外望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在那条狭长的小巷与大街相联处的黑玉般的上空，几颗星星已经露出了小脸。这一片天空，这几颗星星，不知今天把戈拉从世间的一切坚强的决心中，从十分熟悉的每天的工作中带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去了！这一片天空，这几颗星星，不知无情地审视过多少王朝的兴衰，看见过多少世纪的奋斗和祈祷。然而，今天一颗心在无底的深渊呼唤另一颗心——在这万籁俱寂的宇宙里，这无言的渴望，仿佛感动了它们，在那遥远的地方颤抖。在这一瞬间，繁忙的加尔各答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熙熙攘攘的行人，在戈拉眼里似乎都成了幻影，好像都不

是实实在在的——他仿佛一点听不见城市的喧嚣声。他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心，那里面也像天空一样静止、黑暗、无声；可是，有两只单纯仁慈满含泪水的眼睛从遥远的过去凝视着无穷的未来。

戈拉突然听到哈里摩赫妮的喊声："先生，去吃点东西吧。"他不禁吃了一惊。

"今天不吃了，"他急忙说，"今天请您原谅，我得走了。"戈拉说完，没有等她回答，便匆匆下楼走了。

哈里摩赫妮诧异地看着苏查丽达，可是苏查丽达也站起来离开了房间。哈里摩赫妮摇了摇头，心里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过了一会儿，帕勒席先生来了。他看到苏查丽达不在屋里，便到哈里摩赫妮那里去问她："拉达拉妮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哈里摩赫妮不高兴地说，"刚才她还在客厅里和戈勒摩罕先生说话，这会儿好像在屋顶平台上似的。"

帕勒席先生惊讶地说："这么冷的天，又这么晚了，她待在屋顶平台上！"

"让她去乘乘凉吧！"哈里摩赫妮说，"现在的女孩子，冻一冻没有坏处。"

哈里摩赫妮的心情不好，有点生气，所以吃饭的时候没有叫苏查丽达。苏查丽达呢，她也把时间给忘了。

苏查丽达突然看到帕勒席先生自己到房顶上来了，感到很不好意思。她说："父亲，走，下去吧，您会着凉的。"

走进房间以后，在灯光下，苏查丽达看到帕勒席先生焦急不安的样子，不禁大吃一惊。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这位失去了父亲的姑娘的父亲。可是今天，苏查丽达似乎正在割断跟他的一切联系，被人拉走了。她觉得决不能原谅自己。帕勒席先生疲倦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以后，苏查丽达为了不让他看见忍不住的眼泪，站在他的后面，用手指慢慢梳理他灰白的头发。

"维纳耶拒绝入社了。"帕勒席先生说。

苏查丽达没有回答。帕勒席先生接着说："我本来对他提出入社的事就很怀疑，所以这并不使我感到很难过。可是，听拉丽妲的意思，维纳耶不入社，她也觉得不会妨碍她跟维纳耶结婚。"

"不行，父亲，"苏查丽达忽然大声说，"这决不行！绝对不行！"

苏查丽达平日说话的时候，从不这样无端激动。今天听到她的语调突然显得这样急躁，帕勒席先生暗暗吃了一惊，问道："怎么不行呀？"

苏查丽达说："维纳耶如果不加入梵社，婚礼按照什么仪式举行呢？"

"按正统印度教仪式举行。"帕勒席先生回答说。

"不，不行！"苏查丽达使劲地摇了摇头，激动地说，"这几天，这一切都怎么了？这样的主意连想都不能想。如果这样的话，在拉丽妲的婚礼上还得拜神像！我决不能赞成。"

苏查丽达的心被戈拉吸引住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今天一听到要按照正统印度教仪式结婚，才表现得这样急躁。其实，她反对的内在含义是，她要坚决和帕勒席先生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她想说："我永远不离开您，我现在仍是梵社的一员，依然坚信梵社的观念，我决不会背离您的教导。"

"维纳耶同意结婚的时候不拜夏尔格拉姆。"帕勒席先生说。

苏查丽达从帕勒席先生后面走过来，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你觉得怎么样？"帕勒席先生问道。

苏查丽达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样的话，拉丽妲就得离开我们梵社了。"

"这个问题逼得我想了好久。"帕勒席先生说，"当一个人跟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考虑哪一方对，二是考虑哪一方强。毫无疑问，社会是强者，所以叛逆者就得受苦。拉丽妲一再对我说，她不但宁愿受苦，而且还觉得快乐。如果真是

这样，我看不出她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我又怎么能阻拦呢？”

“可是，父亲，”苏查丽达说，“这怎么成呢？”

“我知道，”帕勒席先生说，“这会遇到麻烦的。但是，如果维纳耶和拉丽妲结婚没有什么过错，是合适的，我就没有义务去尊重社会设置的障碍。一个人为了尊重社会就变得心胸狭窄，畏缩不前，是不对的；与此相反，社会应该为尊重人而变得更加开明。因此，我不能说那些甘愿受苦的人不好。”

“父亲！”苏查丽达说，“这件事将来吃苦最多的还是您呀！”

“这根本用不着担心的。”帕勒席先生说。

“父亲，您已经同意了？”苏查丽达问道。

“不，现在还没有同意。”帕勒席先生说，“可是，恐怕只能同意。拉丽妲要走这条路，除了我，还有谁为她祝福；除了神，谁还会帮助她？”

帕勒席先生走了以后，苏查丽达呆呆地坐了好久。她知道帕勒席先生多喜欢拉丽妲；她完全明白，拉丽妲离开熟悉的道路走进这样一个茫茫无知的世界，他多不放心。可是，他这么大年纪了，竟然无所畏惧地支持这样的叛逆行为！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力量，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多大的力量呀！

要是在别的时候，苏查丽达了解到帕勒席先生的这种性格，不会觉得惊讶，因为她从小就了解他。可是今天，刚刚没多大一会儿，她的心灵经受了戈拉的冲击，她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人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至于戈拉，他的意志是多么坚强啊！他一旦全力运用他的意志的时候，他会多么无情地把别人打倒在地呀！无论是谁，只要想和戈拉建立某种关系，就只能向他的意志低头。苏查丽达今天已经低头了，甚至以屈从为乐，她觉得由于牺牲了自己，好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然而现在，当帕勒席先生离开她那明亮的房间，低着头心事重重地走到黑暗中去的时候，她禁不住拿他和充满青春激情的戈拉相比，结果好像要把她的心作为鲜花真诚地奉

献在帕勒席先生脚下。她把两手放在胸前,像画中人似的,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坐了好久。

第六十四章

从清晨起，戈拉的房间里就激烈地争论起来了，首先是摩希姆，他抽着水烟来到戈拉屋里，进门便问："最终维纳耶还是挣断锁链溜走了，这是怎么回事？"

戈拉猛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疑惑不解地看着他。

"你还瞒着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朋友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已经到处都传开了。你看吧！"摩希姆一面说着，递给戈拉一张孟加拉语报纸。

这张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评论维纳耶准备当天晚上举行加入梵社仪式的事。作者不惜笔墨地写了许多非常难听的话，指责某一个梵社的知名人士，生怕女儿嫁不出去，趁戈拉坐牢的机会，偷偷地引诱这个意志薄弱的青年，让他脱离正统印度教，去跟这个梵社社员家结亲。

戈拉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摩希姆开始也不相信，接着便对维纳耶如此骗人表示十分惊讶。他说，维纳耶明确表示同意娶谢茜·穆姬以后，他又推三推四，那时候就应该明白他已经开始堕落了。

第二个来的是阿维纳希，他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便说："戈勒摩罕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维纳耶先生最后竟……"

阿维纳希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他在斥责维纳耶的时候委实感到太高兴了，连假装替维纳耶担心都顾不上了。可是，戈拉一伙的重要成员都来了，他只好中断自己的话。

他们全部聚齐之后，马上就维纳耶的行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多数人一致认为：发生这件事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实际行动中，维纳耶一直表现出软弱和犹豫不决的弱点，事实上，维纳耶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成为他们的一员。其他的人说，维纳耶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摆在和戈勒摩罕平起平坐的地位，他们对他这种做法简直无法忍受。大家出于对戈拉的崇拜和拘谨，总是与戈勒摩罕保持适当的距离，而维纳耶却死乞白赖地跟他套近乎，好像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和戈拉完全相同似的。因为戈拉喜欢他，所以对他这种狂妄自大能够容忍。现在发生这种事，正是这种狂妄自大造成的可悲恶果。

他们说："我们没有维纳耶先生那样有学问，也没有他那样聪明，可是兄弟，我们至少是遵循一个原则：决不口是心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说我们蠢也罢，说我们笨也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

戈拉对他们这些议论都没理会，他一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

过了很久以后，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走了。这时候，戈拉看见维纳耶来了，但是没进他屋里来，从旁边的楼梯直接到上面去了。戈拉赶快跑出来，叫道："维纳耶！"

维纳耶转身下来，走进屋里之后，戈拉说："维纳耶，我是不是无意中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好像要断绝跟我的关系似的？"

维纳耶早就料到了：今天肯定要跟戈拉吵一架。他事先已经下定了决心。可是现在看到戈拉那沮丧的样子，听到他那感伤的语调，维纳耶原先那股坚强的决心，刹那间就烟消云散了。他说："戈拉兄弟，请你不要误会我。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许多变化，必须抛弃不少东西，可是友情是不能须臾放弃的。"

戈拉沉默了一会儿，说："维纳耶，你已经加入梵社了吗？"

"没有，戈拉，"维纳耶说，"没有加入，也不会加入，不过我不愿意过多地强调这一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戈拉问道。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维纳耶说,“加入梵社还是不加入梵社,我认为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那么我问你,”戈拉说,“你心里的感觉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

戈拉的说话方式,又使维纳耶恼火,下决心战斗了。他说:“以前听说有人要加入梵社的时候,心里非常生气,很希望他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以为,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论点都可以争论。可是在理智问题上,以愤怒来惩罚别人,的确是野蛮的。”

“你看到正统印度教徒要加入梵社不感到愤怒,”戈拉说,“可是,你看到梵社社员赎罪后再回到正统印度教,就会满腔怒火,这就是你发生的唯一变化。”

“你说的这是气话,没有经过考虑。”维纳耶说。

“我是尊重你才这样说的。”戈拉说,“这样做是对的,换了我也会这样。如果我们信一种宗教或者放弃一种宗教,就像变色龙那样,换换皮肤的颜色就行,那倒没什么关系。可是宗教信仰是心灵的事,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如果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如果不给任何惩罚,那么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一个人接受或者改变一种宗教观念的时候,为什么要冥思苦想呢?一个人是否能够真诚地接受一种真理,这是必须经过一番考验,必须接受惩罚的。真理的交易不是娱乐活动。既不想出高价又想得到宝石,这样的好事是没有的。”

这样一来,争论就好比脱缰的野马,随心所欲地展开了。唇枪舌箭,互不相让,撞击得火星直冒。

舌战进行了很久以后,维纳耶站起来说:“戈拉,你我的天性中有一个基本的差别。直到现在以前,一直被掩盖住了,即使有时冒出头来,我自己马上就把它压下去了。因为我知道,你一旦与别人发生分歧,你是不知道和解的。你会突然拿起利剑去向别人进攻。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为了维护我们的友谊，我几乎一直在压制我的天性。现在我认为，这样没有好处，也不会有好处。”

“那好，你明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戈拉说。

“今天，我独立自主了！”维纳耶说，“我再也不承认社会这个魔鬼有权每天用活人做祭品去讨好它了。不管怎样，我不会再让社会用它的禁令套住我的脖子——无论是死是活，我都不管它了。”

“你要像《摩诃婆罗多》里的那个婆罗门小孩[①] 一样跑出来用稻草杀死魔鬼布迦苏尔吗？”戈拉嘲讽地问道。

“能不能用我的稻草杀死布迦苏尔，”维纳耶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决不承认它有权把我活活吃掉——不，我决不允许它开始嚼我！”

“你现在用寓言来打比方，”戈拉说，“你的意思难以理解了。”

“对于你来说，理解并不难，”维纳耶说，“但要你接受就难了。人的本性是独立的，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可是我们的社会竟然在饮食、接触、就座等问题上都把人束缚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少。可是，因为你自己专横，你也愿意承认社会的专横。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些问题上，我现在决不向任何人的独断专横屈服。只有社会维护我的正当权利，我才承认它的权利。它如果不把我当成人，要我成为机器零件，我就不会把鲜花和檀香献给它，我只会把它当作铁，把它拿来制造机器。”

“换句话简单地说，“戈拉说，“你要加入梵社了？”

“不！”维纳耶回答。

“和拉丽姐结婚吗？”戈拉问。

“是的！”维纳耶说。

---

① 指黑天。黑天还是牧童时，曾被魔鬼布迦苏尔吞下肚去。但因黑天威力无比，布迦苏尔只好将他吐出。黑天毫毛未伤，后杀死了布迦苏尔。

“按正统印度教仪式?”戈拉问。

“对!”维纳耶回答。

“帕勒席先生同意吗?”戈拉问。

“这是他的信。”维纳耶说。

戈拉仔细看了两遍帕勒席先生的信。在信的末尾,帕勒席先生写道:

我不想谈我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好事,甚至不想谈这件事对你们两个人是否有好处。你们知道我的宗教信念是什么,你们也知道我属于什么教派。拉丽妲从小受的什么教育,是在什么风俗习惯中长大的,这些你们都清楚。你们知道这一切,想过这些问题,然后再选择的这条道路,因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想过,也不要以为想不出结论才放弃了舵轮。凡是我能考虑到的,我都想过了,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宗教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挠你们结合,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没有必要被迫屈服于教派的反对。关于这件事,我只想说一点:你们既然违背教派的限制,你们就必须比教派伟大。你们的爱情和共同生活,不仅应该是一种毁灭力量的象征,还应该具有创造性和坚定信念。在这方面,只有一时的冲动是不行的。今后,你们必须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不然的话,你们就会堕落下去。因为教派现在不会像帮助其他普通人那样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在其他普通人的前面,那就只会落在他们后面。至于你们将来是否幸福,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忧虑,我就有权挡住你们前进的道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英勇顽强的人,经过自己的生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才能使社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可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只能维持现状,不能使社会进步。所以,我不能

因为自己的忧虑和胆小就挡住你们的路。愿神保佑你们越过一切障碍,照你们认为对的去做吧。神不会把他创造的人束缚得死死的,他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发生变化,从而使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你们作为他派出的唤醒人类的使者,已经点燃了生活的火炬,正在沿着那条艰难的道路前进。他是世人的向导,会永远给你们指引前进的道路。我决不能命令你们必须永远走我的老路。在你们这个年龄,我也曾解开拴在码头的缆绳,让船从码头漂出去,迎接狂风暴雨,谁的禁令都没有听过。直到现在,我也从未后悔过,即使有过后悔的事,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人总会犯错误,受挫折,也会有苦恼,但决不会停滞不前。凡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坚决去做,甚至为它献身。这样神圣的社会之河的圣水就是因为永不停滞地滚滚向前才得以保持洁净。当然,河岸有时也会被冲垮,造成短时间的损失。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由于害怕,就修筑堤坝,永远堵死这一股水,那就等于招致停滞、腐烂和死亡。因此,我才把你们交给神。他的强大力量正带着你们以惊人的速度冲破社会的清规戒律,离开安逸舒适的环境。我虔诚地向他顶礼膜拜,祈求他保佑你们把生活中可能受的全部诽谤、辱骂、悔恨和与亲人离别的痛苦化为力量。是他召唤你们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愿他把你们带到目的地。

戈拉看完信以后沉默不语。于是,维纳耶又说:“帕勒席先生从他的观点出发,已经同意了。因此,戈拉,你从你这一方面考虑,也必须同意。”

“帕勒席先生当然可以同意,”戈拉说,“因为他就在那股冲垮堤岸的激流之中。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这股洪流是保护堤岸使它免于被冲毁的。在我们这个堤岸上,我说不清楚过去千百年来留下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在我们这儿,起作用的是自然法则。

我们用石头来加固我们的堤岸——不管你因此而谴责我们,或者要干什么,随你的便。这是我们神圣古老的寓所,我们不希望洪水每年带来一层新的淤泥,也不想看到成群的农民在这里耕种——如果这对我们有损失,那就损失吧。这是我们的居住地,而不是农田。所以,如果你们的农业部说我们那些石头太硬,谴责它们,我们也不会感到羞愧难当的。"

"换句话说,你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对吗?"维纳耶说。

"当然不同意。"戈拉说。

"而且……"维纳耶说。

维纳耶刚开口,戈拉打断他的话说,"而且要断绝跟你们的关系。"

"如果我是你的穆斯林朋友呢?"维纳耶问道。

"那就另当别论。"戈拉说,"树枝折断掉到地上之后,树就决不会让它再回到自己身上,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可是它却可以让外面的藤爬到它身上去,即使它被暴风雨刮掉,它也可以重新再爬上来,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可是,当自己人成了异己,那就只能彻底跟他断绝关系,舍此别无他法。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这么多教规禁令。如果不想受到约束,那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维纳耶说,"断绝关系的理由才不这么简单,断绝关系的做法也不应该这样随便。胳膊折了,不能复原得跟以前完全一样。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胳膊折了,骨头长得很结实的事很少发生。如果一个社会遭到一点轻微的撞击,就会造成永不愈合的创伤,那么一个人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工作,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点你也应该想一想。"

"这个问题用不着我来思考,"戈拉说,"社会自己考虑得这么全面,这么周到,我甚至意识不到它在思考。我相信,几千年来它一直在思考,同时一直在保护自己。地球围绕太阳转,它走的是直线还是斜线,是否出过轨,这些我是不考虑的。虽然我没有思考,但并

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对于社会，我的看法亦是如此。”

维纳耶笑了笑说：“戈拉兄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这样说这些话——谁能料到，今天我会听到你说这些话呢？我非常明白，我编造了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受到惩罚。不过，争论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今天从近处看清了一件事。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的。人生的道路好比一条大河，它以自己本身的冲击力，一点一点地在原来没有河床的地上，冲刷出崭新的通道。它自身奇特的冲击力，它的这些料想不到的变化，都是神的安排——人生不是一条人工运河，不能把它限制在固定不变的河道之中，一旦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到了这一点，那么谁也不能用甜言蜜语来欺骗我们了。”

“灯蛾向火飞去的时候，”戈拉说，“它也会发表跟你说的完全一样的理论——因此，我今天也不再劝你，不再白费力气了。”

维纳耶从椅子里站起来，说：“也好。那么，我走了，我去看看母亲。”

维纳耶走了以后，摩希姆慢腾腾地来了。他一面嚼着槟榔包，一面说：“事情没有谈妥，是吧？也谈不妥。我老早就跟你说过，叫你留点神，早就可以看出不祥之兆了，可是你从不听我一句话。那时候，要是下下狠心，让他娶了谢希·穆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有谁听我的呢？我又去说谁呢？有人故意不听，就是打破头也讲不通。现在，维纳耶这样一个好孩子，离开了你们，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值得遗憾的事吗？”

戈拉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摩希姆于是又接着说：“哎，维纳耶拉不回来了，只能算了。遗憾的是，在谢希·穆姬的婚姻问题上，为了他，我们操心太多了。现在谢希·穆姬的婚事不能再拖了。我们的社会风气你是知道的，一旦它抓住了谁，就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一位新郎……不，不，别担心，不要你充当媒人——我都安排好了。”

“新郎是谁？”戈拉急切地问道。

“你的阿维纳希。”摩希姆回答说。

“他同意吗?”戈拉问。

“他会不同意?”摩希姆说,“你以为他是维纳耶呀?不管你怎么说,在你的追随者中数阿维纳希最崇拜你,这是很明显的。他一听说可以成为你家的亲戚,简直高兴得跳起来了。他说:‘我的运气多好啊,我太荣幸啦!’我问他要多少嫁妆,他赶紧捂住耳朵大声说:‘请您原谅,千万不要跟我提这些事。’我说:‘那好吧,这些事我去跟你父亲商量。’我真的去找了他父亲,发现他们父子之间差别很大。提到钱的事,他父亲丝毫没有捂上耳朵的意思,而且恰好相反,他开口一说,我只好用手捂住耳朵了。我还发现,当儿子的在这类问题上对他父亲特别尊重——好像要得到神的恩典完全要靠他的父亲——让他去说服他父亲也没有用。现在除非把布哈杜尔公司的一些债券换成现款,否则得不到圆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阿维纳希说几句,给他打打气……”

“跟他说一个钱也减不下来呀。”戈拉说。

“这我知道,”摩希姆说,“尊重父亲能给一个人带来好处的时候,说服他是不容易的。”

“都谈妥了?”戈拉问。

“谈妥了。”摩希姆回答。

“日期定下来了?”

“可以说是定在三月十五,”摩希姆说,“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父亲说,钻石、珠宝没有什么必要,不过黄金首饰要沉甸甸的。所以,我要去找金匠好好商量商量,想个什么办法,既要增加重量,又不增加价钱。”

“可是,你干嘛要这样着急呢?”戈拉说,“又不用怕阿维纳希很快加入梵社!”

摩希姆说:“是的,这倒不用担心。不过你没有注意到,最近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夫愈反对,他遵守教规愈严。目前跟他

在一起的那个苦行僧，让他一天沐浴三次。这还不算，还要他修瑜珈苦行，弄得他眼睛变了样，呼吸、脉搏都乱套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嫁谢茜·穆姬有好处。如果在他的养老金全部落到斯瓦米·奥摩卡拉南德手里之前办完这件事，我就不用太担心了。昨天我跟父亲提过这件事，发现事情还不太好办。我想，恐怕得好好灌那个苦行僧几天黄汤，设法让他替我去办成这件事。你当然知道，我们拖家带口的人最需要钱，可是父亲的钱一点都弄不到。我的难处在于，别人的父亲铁面无情地向我要钱；可是自己的父亲呢，跟他一提到钱就坐着闭目凝神，冥思苦想起来。难道我现在得把十一岁的姑娘拴在脖子上去投河自尽吗？”

第六十五章

哈里摩赫妮问苏查丽达说："拉达拉妮，昨天晚上你怎么一口饭都没有吃？"

苏查丽达吃了一惊，说："怎么啦，我吃了饭的呀！"

哈里摩赫妮指着昨天晚上盖着原封未动的饭菜，说："哪儿吃了？饭都在这儿，你一点没动嘛！"

这时候苏查丽达才明白，昨天晚上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吃饭这码事儿。

"这些事儿不像话！"哈里摩赫妮语调严厉地说，"就我对帕勒席先生的了解，我觉得他不喜欢你走得那样远。一见到他我心里就会感到平静。要是他知道你目前的一切情况，他到底会怎么说呢？"

哈里摩赫妮暗示的是什么，苏查丽达不难明白。听了她的这些话，起先心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她完全没有想到她和戈拉之间的关系会遭到非议，好像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最普通的男女关系没有什么不同似的。因此，哈里摩赫妮的指责使她感到害怕了。可是紧接着，她放下手头的活儿，坐下来昂头挺胸目不转睛地望着哈里摩赫妮的脸。这时候，她已经作好心理准备——关于她和戈拉的关系，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有一丝一毫羞愧的表现。于是，她说："姨妈，您是知道的，昨天戈勒摩罕先生来了，我们讨论的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结果把吃饭的事给忘了。昨天您要是在场，您就会听到许多新东西。"

其实，戈拉的话未必就是哈里摩赫妮想听的话；她要听的只不

过是非常虔诚的话。可是，戈拉所说的关于信仰的话艰涩难懂，并非都合她的胃口。戈拉面前好像总是坐着一个对手，他一直在跟这个对手战斗。他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只是一味压服，要别人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对那些意见相同的人，他有什么对他们可说的呢？戈拉辩论的时候总是慷慨激昂，哈里摩赫妮对他说的那些话却毫无兴致。梵社的人如果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与正统印度教徒交往，哈里摩赫妮心里决不会有任何痛苦——只要不发生什么事，只要不让她觉得会和自己的亲人分开，她就不会为任何事忧虑。因此，听戈拉说话，她实在得不到一点乐趣。自从后来她觉得戈拉的话对苏查丽达有很大影响，她对戈拉的谈话就更加反感。在经济方面，苏查丽达是完全独立的；在观念、信仰或行为方面，她也是自由的，所以哈里摩赫妮在哪方面都不能完全控制她。可是，哈里摩赫妮年纪大了，苏查丽达是她唯一的依靠，因此除了帕勒席先生以外，无论其他什么人对苏查丽达有点权利，都会使她感到不安。她忽然感觉到戈拉的话从始至终都是捏造出来的，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哪怕是欺骗——把苏查丽达的心吸引过去。她甚至还猜想戈拉贪婪的目光主要盯着的是苏查丽达的财产。她认定戈拉是她的头号敌人，而且好像下定了决心，要竭尽全力对付他。

戈拉没有说今天要来，也没有什么非来不可的理由。戈拉生性果断，从不犹豫，一旦决心做什么事情，就不再去考虑后果，就会像箭一样向前飞去。

戈拉今天一大早到苏查丽达家的时候，哈里摩赫妮正在拜神。苏查丽达正在客厅里整理书桌上的报纸书籍。萨迪席跑来通报说，戈勒摩罕先生来了。苏查丽达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她好像知道戈拉要来似的。

戈拉在椅子里坐下，说："维纳耶最后还是抛弃了我们。"

"为什么，他怎么会抛弃我们呢？他没有加入梵社呀！"苏查丽

达说。

“他如果加入了梵社，”戈拉说，“跟我们的关系倒更近点。他死死抓住正统印度教不放，这才让人受不了。他要是完全脱离我们的宗教，那倒好得多。”

苏查丽达觉得心里很痛苦，她说：“你为什么单单把教派看得那么重要呢？你这样坚定地相信教派，是自然的还是强迫自己这样做的呢？”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戈拉说，“强迫就是自然的。脚下的大地在晃动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花更大的力气。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反对我们，所以我们说话或者做事好像有些过分，但这不能说成是不自然的。”

“到处都在反对你们，”苏查丽达说，“你凭什么认为它不对呢？凭什么说它是不必要的呢？如果社会要阻挡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么它就不得不受到打击。”

“时间的车轮好比河里的波浪，”戈拉说，“它们会把河岸冲垮，但是我不承认河岸有责任听任波浪把自己冲垮。你不要以为我一点不考虑教派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足。思考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的事，现在十五六岁的孩子都可以成为思考这些问题的思想家。可是困难在于全心全意地用虔诚的目光去全面地观察事物。”

“我们通过信仰获得什么真理？”苏查丽达说，“单凭信仰，如果我们不思考，也可能接受虚假的东西。我问你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能信仰偶像吗？你相信这些都是真理吗？”

戈拉停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尽可能准确如实地告诉你。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是真理。这与欧洲的习惯方式正好相反。所以，本来有几条反对它的好理由，但是我很快抛弃了这些理由。我对宗教并不特别用心，但是我不能闭着眼睛像复述死记硬背下来的话一样，说有形崇拜和偶像崇拜毫无区别，或者说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尚的结局。在艺术、文学，甚至科学和历史中，都允许人发挥他的

想象力，那么为什么唯独在宗教里不能这样呢？我不承认这一点。人的一切努力的崇高结晶都在宗教中表现出来了。在我国的神像崇拜中，尽力把想象、智慧和虔诚结合到了一起，难道能说由于这一点，我国的宗教对于人来说不比其他国家的宗教更完美吗？”

“在希腊和罗马，以前也曾有过偶像崇拜。”苏查丽达说。

“那些国家的塑像身上体现的对人的想象，”戈拉说，“给人美的感觉超过了智慧崇拜的感觉。在我国，想象与智慧和虔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罗陀①和黑天，湿婆和雪山神女②不仅仅是历史崇拜的对象，也是人类的哲学思想的形象，所以拉姆伯勒萨德③和柴登聂德沃④的虔诚诗都是以这些神像为表现对象的；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上，什么时候见过对虔诚信仰这样独特的表现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查丽达说，“宗教和社会都在发展变化，难道你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吗？”

“怎么不愿意承认，”戈拉说，“但是这种变化不能是荒唐疯狂的。人的变化是沿着人的道路发展的——小孩逐渐长大成人，可是大人不会突然变成狗或者猫。印度的变化应该沿着印度自己的道路前进，如果忽然走英国历史的道路，那么从头到脚都会变成畸形，一切都会彻底失败。祖国的力量、祖国的伟大都储存在祖国自己身上。这就是我竭尽全力要告诉你们的。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这一点我明白。”苏查丽达说，“不过，这些话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我也不曾想过。犹如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熟悉新的环境需要时间。我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或许因为我是女的，所以

---

① 罗陀是黑天在牧区时的情人。

② 雪山神女是湿婆的妻子。

③ 拉姆伯勒萨德(1720—1775)是孟加拉语虔诚诗人，为性力派信徒。

④ 柴登聂德沃(1485—1527)是孟加拉语虔诚诗人，毗湿奴派信徒。

我不能完全理解。”

“决不是这样！”戈拉说：“我了解许许多多的男人，这些道理我跟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他们都深信无疑地说他们完全明白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看到一点你在心灵里所看到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发现你有很敏锐的洞察力，所以我才常来你这儿，把自己心里埋了这么久的话讲给你听，向你倾诉我人生的全部希望，而且没有一点顾忌。”

“你这样说，我心里感到很不安。”苏查丽达说，“我不明白你对我抱的什么希望，我又能奉献什么，我不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怎样把我内心里汹涌的感情表达出来。我一直担心的是，你对我如此信任，将来可别突然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这决不会错，”戈拉口气严肃地说，“你身上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会让你看到的。你一点也不要害怕——我来负责证明你有多大的才能。你相信我好了。”

苏查丽达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可以看出她是百分之百信赖他的。戈拉也没有再说什么。房间里长时间的沉寂；外面胡同里，小贩敲击着铜器，吆喝着从她家门前走过。

哈里摩赫妮祈祷过后，向厨房走去。她万万没有想到苏查丽达静悄悄的房间里会有人。但她路过那儿时，无意地抬起头往屋里一看，发现苏查丽达和戈拉都坐在那儿，谁都没说话，连客套话也没有一个人说，好像在想什么。她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拉达拉妮！”

苏查丽达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她用甜甜的语气说：“今天是我斋戒的日子，我身体也不大舒服，你到厨房去生好炉子，让我陪戈勒摩罕先生坐一会儿。”

苏查丽达看出了她姨妈的用意，怀着不安的心情到厨房去了。哈里摩赫妮走进房间之后，戈拉向她问好。可是她没有回礼，便在椅子里坐下了。她抿着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不是梵社

社员，对吧？"

"不是。"戈拉回答说。

"你尊重我们正统印度教吧？"哈里摩赫妮问。

"我当然尊重。"戈拉回答。

"那么，你这样做算什么事儿？"哈里摩赫妮以质问的口气问道。

戈拉不明白哈里摩赫妮为什么抱怨他，因此没有说话，以探寻的目光望着她。

"拉达拉妮已经是大姑娘了，"哈里摩赫妮说，"你们又不是她的亲戚，你和她哪有那么多话说的。她是女孩子，必须做些家务活儿。再说，她有什么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闲聊？这样只会分散她的心。你是很聪明的，人人都在赞扬你，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类事情？哪一本经典中说过允许这种行为呢？"

这对戈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和苏查丽达之间的关系会遭到这样的指责。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她是梵社社员，我见她经常都是这样跟人交往，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吧，她是梵社的。"哈里摩赫妮说，"这不假。可是，你也从来不说这类事情是对的呀！最近多少人听了你的话都觉悟过来了，要是知道你是这样做的，他们干嘛要听你的话呢？昨天晚上你一直跟她谈到深夜，你的话还没有谈完？今天一大早就又来了！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她没有去过储藏室，也没有去过厨房。今天是斋日，她该帮帮我的，可是她一点都没有想到。你这是给她的什么教育呀？你们家也有姑娘，你也这样教导她们，不让她们做一点家务活儿吗？不，你当然不会这样做，但要是别人这样做，你会觉得高兴吗？"

戈拉哪能替自己辩护呢！他只是回答说："她从小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不管她以前一直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哈里摩赫妮说，"可是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我

已经把她拉回正路不少了。她住在帕勒席先生家时候，甚至有人嚷嚷，说她由于跟我接近，已经变成正统印度教徒了。搬到这儿来以后，不知道跟你们的维纳耶谈了些什么，结果又都翻了个个儿。维纳耶现在要跟梵社人家结亲了。这可好，好容易从维纳耶那儿解脱出来，又来了个哈伦先生。他来的时候，我总是把拉达拉妮带上楼，让她和我坐在一起，让哈伦先生得不到影响她的机会。我这样费尽了力，好像使她懂点事了。刚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谁碰过的东西她都吃。昨天我发现她改过来了，不乱吃东西了。昨天，她是自己到厨房拿东西去吃的，同时没有让仆人给她打水。现在我双手合十求你了，请你不要再把她教坏了。我所有的亲人全都不在人世，只剩下她一个了；她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亲人。你们放了她吧。帕勒席先生他们家有的是大姑娘——拉沃雅，丽拉，她们都很聪明，又有学问，你要说什么，去跟她们说好了，没有人阻拦你。"

戈拉惊呆了，木头似的坐在那儿。哈里摩赫妮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想想看，她也得找个婆家，年纪不小了。难道你以为她要这样一直待到老吗？女孩子是一定要做家务活的。"

一般说来，戈拉对这些并无异议，他自己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这种看法用到苏查丽达身上。他在想象中，从未把苏查丽达看作一个在丈夫家里忙于家务活的家庭主妇，好像苏查丽达会永远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似的。

"您想过您外甥女的婚事吗？"戈拉终于开口了。

"当然是要想的，"哈里摩赫妮说，"我不替她想，谁替她想呢？"

"她能嫁到正统印度教家庭去吗？"戈拉问。

"尽量争取吧，"哈里摩赫妮说，"如果她不再乱来，老老实实地按正统印度教的习惯过日子，那么事情就好办。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后来看到她那个样子，又不敢下决心。这两天发现她不那么固执了，我才放心一点。"

戈拉觉得再问多了不好，可是又忍不住，因而问道："您心里已

经想到合适的新郎了?"

"想倒是想到了,"哈里摩赫妮说,"人挺不错的,叫盖拉希,是我最小的小叔子。他的媳妇不久前死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大姑娘。要不然,这样的人还能没娶老婆吗?他会看上拉达拉妮的。"

刺儿刺得戈拉的心愈痛,关于盖拉希的情况反而问得愈多。

在哈里摩赫妮的小叔子中,数盖拉希最用功,上学最多——到底上学上到哪儿,哈里摩赫妮也说不清。不管怎么说,他在家族中是公认的权威。他曾经给邮政总局写信,控告村里的邮政局长。他的英文写得如此漂亮,连邮政总局的一个大头头都亲自下来调查。这件事使村里所有的人对盖拉希的才能深感钦佩。他虽然受了那么多教育,很有学问,但他对宗教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保持着虔诚的态度。

戈拉听完哈里摩赫妮对盖拉希的全部介绍之后,站起来向哈里摩赫妮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屋子。

戈拉从楼上下去的时候,苏查丽达正好在院子的另一头忙着烧饭。听到戈拉的脚步声,她走出来站在房门口。但是戈拉连厨房那面都没有看一眼就走出去了。苏查丽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回去干活了。

戈拉走到小巷转入大街的路口,正好碰到哈伦先生。哈伦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么早就出来了!"

戈拉没有答理他。于是,哈伦先生又笑了笑问道:"我想你去过那儿吧,苏查丽达在家吗?"

"在。"戈拉说完,便迈开大步咚咚地走掉了。

哈伦先生一闯进苏查丽达家,就看见厨房门开着,苏查丽达在里面烧饭。苏查丽达无路可逃,她的姨妈也在不场。

"我刚才碰到戈勒摩罕先生,"哈伦先生说,"他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苏查丽达没有理他,拿盘弄碗,忙个不停,似乎喘口气的时间

都没有。不过，哈伦先生并不是这样就能哄走的。他站在外面的院子里，在厨房门外和苏查丽达说起话来。哈里摩赫妮走到楼梯口，咳了两三声，但对哈伦先生毫无影响。哈里摩赫妮是可以到哈伦先生面前来的。不过，她认为一旦她让哈伦先生看见她，这个蛮干到底的年轻人牛脾气一发作，她和苏查丽达就别想再得到安宁。因此，她一看见哈伦先生的影子，就要拉下面纱，比新娘子还捂得严。

"苏查丽达，"哈伦先生说，"你想过你在走向何方吗？你要走到哪儿去呢？你可能已经听说了，维纳耶先生要按正统印度教的方式跟拉丽妲结婚。你知道责任在谁身上吗？"

哈伦先生得不到苏查丽达的回答，于是压低声音严肃地说："该由你负责！"

哈伦先生想，苏查丽达受到这么严重可怕的指责，绝对忍受不了。可是，苏查丽达依然不说话，只是埋头干自己的活儿。哈伦先生见她这样，就用手指头对她摇晃着，把声音装得更加庄严地说："苏查丽达，我告诉你，要由你负责！你能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对整个梵社就没有罪过吗？"

苏查丽达一言不发，把菜锅放到灶上，锅里的油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是你把维纳耶先生和戈勒摩罕先生引到自己家里来的，"哈伦先生接着说，"是你把他们吹得这么高，似乎他们两个比你梵社里最受尊敬的朋友更伟大。你看见结果如何了吗？难道我不是一开始就反复警告过吗？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谁能拦住拉丽妲？也许你认为拉丽妲的出头之日终于到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今天是来提醒你的，现在轮到你了。今天，也许你还为拉丽妲这件事感到痛心。但是，现在离你甚至不会为自己的堕落感到后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想想看吧，从前有一个时期，多么伟大崇高的希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我们面前，人生的责任多么壮丽，梵社的前途多么光明远大。我们一起下过多少决

心，我们每天多么积极地为人生的旅途作好准备！难道你以为这一切都完了吗？不，绝对没有！我们希望的田野今天还是那么宽广，你回过头来看看吧，你回来吧！”

这时候，沸油里的各种蔬菜劈劈啪啪地发出有力的响声，苏查丽达用锅铲熟练地炒着菜。当哈伦先生停下来，等着听他那呼吁的回音时，苏查丽达把菜锅从灶上端下来，转过脸对着哈伦先生，语气坚定地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

哈伦先生大声说：“你是正统印度教徒？”他完全惊呆了。

“对，我是正统印度教徒。”苏查丽达重复了一遍，然后又把菜锅端到灶上，炒起菜来。

哈伦先生很快控制住自己，用刺耳的声音说：“如此说来，戈勒摩罕先生每天早晚都在给你讲道吧！”

苏查丽达头也没有回，回答说：“是的，我一直在跟他学，他是我的师傅！”

哈伦先生本来一直自命为苏查丽达的师傅。今天，如果苏查丽达说她爱戈拉，他听了也不会这样难受。戈拉把他师傅的权利抢走了，而且这是苏查丽达亲口说出来的。他听了的确如利箭穿心。

“不管你师傅有多了不起，你以为正统印度教会接受你吗？”哈伦先生说。

“这一切我都不懂，”苏查丽达说，“教派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正统印度教徒。”

“只凭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结婚，你就会被赶出正统印度教，你明白吗？”哈伦先生说。

“这用不着您白操心，”苏查丽达说，“我只想告诉您，我是正统印度教徒。”

“你从帕勒席先生那儿所受到的教诲，是不是因为拜倒在这位新师傅的脚下就全部扔掉了呢？”哈伦先生说。

“我的宗教信仰，我心中的主宰知道。”苏查丽达说，“我不想和

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你知道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就够了。”

到这时候，哈伦先生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好吧，让我告诉你，不管你想成为多了不起的正统印度教徒，你都达不到目的。你的戈勒摩罕先生不是维纳耶先生。你喊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徒吧，哪怕你喊破嗓子，你也别想戈勒摩罕先生会接受你。装成学生请他做师傅容易，你以为这样他就会把你接到他家里去，拿你当老婆呀，你做梦也别想！”

苏查丽达气得忘掉了炒菜，闪电般转过身子，说：“您胡说什么呀？”

“我说戈勒摩罕决不会跟你结婚。”哈伦先生说。

“结婚？”苏查丽达说，眼睛直冒火星，“我没跟你说他是我师傅吗？”

“这倒是说了，”哈伦先生说，“不过，你没有说的，我们也是可以明白。”

“您走！”苏查丽达说，“请您不要侮辱我。我告诉您，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您。”

“是呀，”哈伦先生说，“你怎么出来见我呢！从现在起你是大家闺秀，正统印度教美女了！不见阳光了！帕勒席先生现在已经恶贯满盈，让他在自己的晚年享受自己的恶果吧。我们再见了。”

苏查丽达砰的一声把厨房门关上，跌坐在地上，用衣襟堵住嘴，尽最大努力压住自己的抽泣声。哈伦先生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哈里摩赫妮把他们两个人的话全都听清楚了。今天听到苏查丽达亲口讲的话，是她想都不敢想的。她心里高兴极了。她想：“为什么不可能呢？我这样真心实意地向神祈祷，怎么会一点都不起作用呢？”

哈里摩赫妮立即走进她的祈祷室，跪在地上向神祈祷。她许愿说：从这一天起她要增加她的祭品。到现在为止，为了抚慰痛苦的

心灵，她的祈祷是平静的。今天，她自私的愿望实现了，所以她的祈祷非常热烈，如饥似渴。

第六十六章

戈拉从来没有像跟苏查丽达这样跟别人谈过话。迄今为止，他在自己的听众面前只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忠告；但是现在，在苏查丽达面前，他完全把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展现出来了。他沉浸在这种自我表露的欢乐之中，不仅感到他的所有见解和意志充满了一种力量，而且感到充满了感情。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美满，好像众天神对他的苦行突然洒下了甘露。

过去几天，戈拉正是在这种欢乐心情的推动下，每天不假思索地来找苏查丽达。今天听到哈里摩赫妮的指责，他才想起他曾经怎样嘲笑维纳耶，指责他那样迷恋女人。他今天不知不觉地落到了与维纳耶同样的地步，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像一个在陌生的地方熟睡的人，在梦中突然遭到沉重的打击，吓得浑身发抖，拼命挣扎，希望能醒过来。戈拉差不多一直在讲，地球上有好些强大的国家现在完全毁灭了。唯有印度，由于克制自己，严守旧规，多少世纪以来虽屡遭敌对势力的攻击，却能生存下来。因此，他决不允许有人对这些旧规矩稍有松懈。他说：虽然印度的一切都遭人掠夺，但她的灵魂却在这些一成不变的旧规矩约束中保存下来，没有一个残暴的统治者能够伤害她的灵魂。如果我们遭到异族的奴役，我们就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自己的旧规矩，现在不是讨论是好是坏的时候。一个人落入了漩涡，正面临着死亡。这时候只要抓住什么东西能救他的命，他就抓住不放；不可能去想它美不美。戈拉总是向别人陈述自己的这种看法——今天他要说的还是这些。当哈里摩赫妮指责他

的行为时，他像一头挨了刺棒打的大象一样焦躁不安。

戈拉到家的时候，摩希姆光着膀子坐在门外路上的一条凳子上抽烟。今天是他的假日。他看见戈拉进去以后，便跟着他走进去叫道："戈拉，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说说。"

摩希姆把戈拉带到自己屋里，说："兄弟，你别生气，让我先问你，你是不是也染上了维纳耶那种病？你也开始没完没了地往那边跑啦！"

戈拉的脸红了，说："这用不着你担心。"

"看你那样子，"摩希姆说，"没法儿说了。你以为是什么吃的东西，可以有滋有味地吞下去再吐出来。可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里面有倒钩，你看看你朋友的情况就明白了。喂，别走呀！正经事还没说呢！听说维纳耶跟那个梵社姑娘的婚事已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不过，我先告诉你，他们结婚以后，我们不能跟维纳耶有一点来往。"

"这还用得着说吗？"戈拉说。

"谢希·穆姬的婚事已经定了，"摩希姆说，"不过，我们的亲家非要拿到比儿媳妇还重的金子不可，因为他知道，人非不朽之物，金子却要耐久得多。他只想舔外面的糖衣，却不想吃里面的药。称他为亲家是贬低了他——他简直是一个无耻之徒！哎，钱是得花一大笔了，不过向他学到了娶儿媳妇的时候有用的东西。我真想再生一次，让父亲做中间人，好好地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婚事——充分地享受一下身为男人的好处！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呢——一下子弄得女方的父亲倾家荡产。难道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么！不管你怎么说，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没日没夜地跟你一起去为正统印度教唱赞歌。兄弟，告诉你，我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活了几十岁了，等于只活了十四个月——我的老婆费了好长时间才纠正了第一胎生女儿的错误。不过，不管怎么说，戈拉，你一定要和所有的朋友团结一致，尽最大努力使正统印度教兴旺发达，一

直到我儿子长大成亲为止。在那之后呢，我们国家的人信伊斯兰教也罢，做基督教徒亦可，跟我毫无关系。”

摩希姆看到戈拉站起来了，于是又说：“所以我说，谢希·穆姬结婚的时候，决不能请维纳耶参加婚礼。绝对不允许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出什么乱子。你现在就得警告母亲。”

戈拉走进安纳德摩伊的房间以后，看见她坐在地上，戴着眼镜，在账本里记什么账。看到戈拉来了，她取下眼镜，合上账本，说：“你坐吧。”

戈拉坐下以后，安纳德摩伊说：“我有些事要跟你商量。维纳耶结婚的事，你已经听说了，对吧？”

“维纳耶的伯父为这事很不高兴，”安纳德摩伊见戈拉不吱声，便接着说，“他们家一个人都不来。婚礼能不能在帕勒席先生家举行，也说不准。所有的安排都得维纳耶一个人做。我们家这座楼北边的一层租出去了，二层正好空着，所以我想，如果婚礼能安排在那儿举行，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样行吗？”戈拉问。

“维纳耶结婚，如果我不给他安排，谁来替他张罗呢？”安纳德摩伊说，“他会遇到很多困难的。要是在那儿举行婚礼，我在这儿都能安排好，不用东跑西颠了。”

“这不行，妈！”戈拉说。

“为什么不行？我已经问过他了。”安纳德摩伊说。

“不行，妈，婚礼不能在这儿举行。”戈拉说，“我向您保证，您听我的吧！”

“为什么？”安纳德摩伊说，“维纳耶是按照自己的仪式结婚，而不是按梵社的仪式结婚。”

“这些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戈拉说，“跟社会争辩是没有用的。维纳耶想怎样做，就让他怎样做好了。可是我们不能赞成这桩婚事。加尔各答又不缺房子——他自己也有住的地方嘛！”

安纳德摩伊知道房子很容易租到。可是，她想到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抛弃了维纳耶，他只能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人一样租房子来办婚事，心里很难受。因此，她决心利用他们家没有租出去的空房子来给维纳耶办喜事。这样的话，可以不跟社会发生冲突，用她自己的房子举行婚礼，她也能好受点。

由于戈拉坚决反对，安纳德摩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这样反对，那就只有从别的地方租房子了。这样一来，我的负担就重多了。哎，算了，既然这样不行，还去想它有什么用呢！"

"妈，您不能参加这个婚礼。"戈拉说。

"你说什么呀，戈拉！"安纳德摩伊说，"要是我不参加维纳耶的婚礼，那么还有谁会去参加？"

"这绝对不行，妈！"戈拉说。

"戈拉，你也许跟维纳耶见解不一致，难道你就因此跟他作对吗？"安纳德摩伊说。

戈拉有点激动了，大声说："妈妈，您这样说就过分了。现在我不能高高兴兴地参加维纳耶的婚礼，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别人也许不知道，可您是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但是，妈妈，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这跟友情或敌意毫无关系。维纳耶走出这一步，是想到过后果的。不是我们抛弃了他，而是他扔下了我们。现在出现的这种分离，不会给他带来他没有意料到的痛苦。"

"戈拉，"安纳德摩伊说，"维纳耶知道他结婚你不会帮忙，这是真的。可是他也知道得很清楚，在他一生中这个美好的日子，我决不会抛弃他不管。维纳耶如果觉得我不会给他的新娘子祝福，我敢肯定，他绝对不会娶这个媳妇。难道我不了解维纳耶的心事吗？"她一边说，一边揩去眼角的泪水。

戈拉心里也很为维纳耶痛苦。然而，他依然坚持说："妈妈，您得记住，您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您受到过这个社会的恩惠。"

"戈拉，"安纳德摩伊说，"我三番五次地告诉过你，我早就断绝

了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个社会恨我，我也对它敬而远之。”

“妈妈，您这句话比什么都更使我伤心。”戈拉说。

安纳德摩伊泪汪汪的眼睛射出的饱含深情的目光，仿佛在抚摩着戈拉的全身。她说：“孩子，老天爷知道，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让你受这种痛苦。”

“那么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戈拉站起来说，“我去找维纳耶，叫他不要让您为他操办婚事，免得您进一步脱离您的社会。要不然，他就太不对，太自私了。”

安纳德摩伊笑了笑，说：“好吧，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你去跟他说，然后我再看该怎么办吧。”

戈拉走了以后，安纳德摩伊坐在那儿想了好久。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她丈夫那边去。

今天是斋戒日，克里希那德雅尔没有安排烧饭。他弄到一本《恪伦达》的孟加拉文新译本，正坐在鹿皮垫子上专心阅读。一看见安纳德摩伊，他就感到十分不安。

安纳德摩伊在离他挺远的门槛上坐下，说：“你听我说，我们的做法很不对头！”

克里希那德雅尔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超脱了尘世的是与非，因此漠不关心地说：“什么不对头？”

“我们一天也不能再瞒戈拉了，情况已经越来越糟糕了。”安纳德摩伊说。

戈拉那天说到赎罪的事的时候，克里希那德雅尔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忙于瑜珈苦行的各种修炼活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谢茜·穆姬的婚事已经提上日程了，”安纳德摩伊说，“婚礼可能就在三月份举行。以前，每逢我们家举行什么社会仪式，我总是找借口带着戈拉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办过这么大的事。在谢茜·穆姬结婚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哪儿去呢？事情

愈来愈糟，我每天向神祈求两次，请他让我承担一切罪过。可是我现在感到很害怕，不能再瞒下去了。一旦瞒不下去，戈拉会遭难的。现在请您允许我把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让我来承担命中注定的一切吧。”

克里希那德雅尔要修苦行，因陀罗干嘛让人来捣乱呀！最近克里希那德雅尔的苦行已经十分严格——他在练中止呼吸的功，几乎快成功了，饮食已经减到极少的程度。他坚持要让肚子贴到脊梁骨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在这种时候，竟遭到这样大的灾难！

“你疯了吗？”克里希那德雅尔说，“要是现在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不就太难办了吗——我怎么向别人解释，退休金立即就会停发，甚至警察还会找上门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现在尽你的能力控制局面吧——万一控制不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过。”

克里希那德雅尔早已经想好了：在他死后，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在他死以前，他只希望不要来打扰他。再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不闻不问，事情总会过去的。

安纳德摩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垂头丧气地起来，站了一会儿说：“你不看看，你的身体像什么样子了？”

克里希那德雅尔不禁对安纳德摩伊的无知大笑道：“身体！”

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谈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克里希那德雅又专心读他的《恪伦达》去了。

同时，摩希姆和他的苦行僧坐在外面的房间里，大声地讨论关于解脱的哲学。他用非常谦恭而急切的语调问结婚成家之人能不能得到解脱，然后便双手合十，非常虔诚恳切地等待他的回答，好像他为了解脱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似的。苦行僧对他说：结婚成家之人不可能得到解脱，但是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苦行僧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使摩希姆平静下来，但摩希姆还是感到不满足。他要的是解脱，对天堂毫无兴趣。他决心把女儿一嫁出去，就虔心追随苦行僧，按照他传授的方法修炼，一定要修炼到灵魂得到解脱为止，谁

也别想阻止他这样做。可是，把女儿嫁出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呀，如果他的父亲怜悯怜悯他，也许可以渡过难关。

第六十七章

戈拉想到他前些时间有些自我消沉，于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遵守教规。他认为之所以忘了教派，被一股强大的诱惑力所吸引，是因为放松了对教规的实践。

戈拉做完早祈祷，回到自己屋里一看，帕勒席先生坐在那儿等他。仿佛一股电流流过他的心脏，心里一阵激动。他不能不感觉到，因为某种原因，他和帕勒席先生之间有着一种特别深的亲情关系。戈拉向帕勒席先生行过礼，在椅子里坐了下来。

“维纳耶的婚事你一定听说了吧？”帕勒席先生说。

“听说了。”戈拉回答说。

“他不准备按梵社的仪式举行婚礼。”帕勒席先生说。

“要是这样，他的这个婚礼就不应当举行。”戈拉说。

帕勒席先生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只是微微笑了笑。他说：“我们梵社没有人出席这个婚礼，听说维纳耶家里的人也不来。娘家只有我一个人；维纳耶这方面，我想除了你不会再有其他人了，所以我来找你商量。”

戈拉摇了摇头，说：“这件事跟我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不管这件事。”

帕勒席先生吃了一惊，盯着戈拉的脸看了一会儿，问道：“你也不管？”

戈拉看到帕勒席先生惊愕的样子，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为了掩饰自己，却加强语气说：“我怎么能管呢？”

“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帕勒席先生说，“在这种时候，一个人不是最需要朋友吗？”

“我是他的朋友，”戈拉说，“可是，朋友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唯一的关系，也不是最重要的关系，对吧？”

“戈勒摩罕，”帕勒席先生说，“你认为维纳耶有什么不道德的或者违反宗教的行为吗？”

“宗教有两个方面，”戈拉说，“一是永恒的，一是世俗的。宗教是通过社会法则表现出来的，所以不能忽视这些法则——忽视了，社会就会涣散。”

“法则多得数也数不清，”帕勒席先生说，“难道你以为每一条法则都体现着宗教精神吗？”

帕勒席先生的话触动了戈拉的心，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一种激情在涌动，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见解。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把他心里的话全部对帕勒席先生讲出来。他的意思主要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些法则来约束自己，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社会，那么我们就会妨碍社会最深层的意图的实现。因为这些意图是深奥神秘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清楚，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不假思索就会永远尊重社会的能力。

帕勒席先生耐心地听完戈拉的话。当戈拉停下来，并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有点难为情的时候，帕勒席先生说：“你说的这些我大体上都同意。不错，造物主在每一个教派都要实现某个特殊的意图。这个意图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的。当然，人们有责任尽力去把它看清楚。但是，如果像树木一样无知无识地一味服从法则，那就毫无意义了。”

“我的看法是，”戈拉说，“只有首先在各个方面完全服从社会，才能够看清楚社会的真实意图。要是跟它作对，我们不但会妨碍它，而且会误解它。”

“没有反对和阻力，真理就得不到检验，”帕勒席先生说，“检验

真理的任务也没有被古代某一个时期的仙人们一劳永逸地完成；真理必须通过各个时代的反对和阻力，以新的面貌显示出来。算了，我不想为这些问题争论。我尊重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自由的打击使我们确凿无疑地发现什么是永恒的真理，什么是一时的幻想。社会的利益依靠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或者至少是努力去认识。”

帕勒席先生说完站了起来，戈拉也跟着站起来。帕勒席先生说：“由于梵社的反对，我原来想，我也许只能与这次婚礼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作为维纳耶的朋友，会把一切都安排好。在这种时候，朋友比亲属方便得多，因为他们不致遭到社会的攻击。但既然你也认为有责任抛弃维纳耶，那么全部责任都只好由我来承担了，我必须单独来料理这件事了。”

帕勒席先生一离开，阿维纳希和戈拉的两三个追随者就来到戈拉屋里，开始嘲笑帕勒席先生。戈拉则生气地对他们说：“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你们如果不懂得尊重人，至少也不要卑鄙地去嘲笑他！”

戈拉又开始和他的追随者一起全心全意地干他习惯了的工作。可是，这些工作没意思，太乏味了！这些事太无聊，简直不能算什么工作，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仅仅像这样写文章，看书，谈话，组织宗教活动，的确不是真正的工作，而只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戈拉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的人生充满了新的力量，要寻找一条新的真理的渠道，让他在其中畅游无阻。因此，对以前那一切再也不感兴趣了。

可是这时候，赎罪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戈拉本人对这件事亦颇有兴趣的。这次赎罪不仅要把他在监狱里受到的玷污洗涤干净，而且他还要从各方面纯洁起来，犹如再生一般，以便有一个新的身体来从事他的工作。赎罪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日期已经确定——正在准备给东西孟加拉的著名祭司发请柬。戈拉的追随

者中的有钱人已经筹好款。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件轰动全国的工作将在不久以后完成。阿维纳希背着戈拉悄悄地与同伴们商量决定，在举行赎罪仪式那天，请祭司代表给戈拉献鲜花、檀香膏、稻米和圣草的时候，代表所有的祭司授予戈拉“印度教之光”的称号。同时，还要送给戈拉几首梵文诗，诗的下面要有所有祭司的签名，用金字印刷，装在檀香盒子里送给他。除此以外，还要请一位年纪最大、最受尊敬的祭司献给他一本马克斯·穆勒尔[①] 出版的用贵重的鞣皮作封面的《梨俱吠陀》，作为印度向他祝福的象征。这样就可以非常巧妙地表明，在目前印度教衰退的时候，戈拉是符合吠陀教义的传统宗教的真正保卫者。

戈拉的追随者们每天背着戈拉商量怎样才能使那天的仪式收到最好的效果，使人们感到丰富多彩十分有趣。

① 马克斯·穆勒尔(1823—1900)英国语言学家，受东印度公司委托，于1849年至1873年编辑出版了《梨俱吠陀》。

第六十八章

哈里摩赫妮收到小叔子盖拉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托你的福，我们都很好。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免得我们挂念。"

无需赘言，自从哈里摩赫妮离开他们家的那一天起，他们虽然也挂念她，但从来没有费过一点心思打听她的下落。盖拉希在信中写了库狄、波特尔、波杰哈里等的情况之后，在末尾写道："请你再提供一些上次信中说到的那位姑娘的详细情况。你上次说她十二三岁，不过看起来大得多，像个大人。这倒没有什么不好。你在信中说到的她的财产，是她能终身享用呢还是永久的？请你了解清楚，写信告诉我，我才好跟几位哥哥商量。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你说姑娘对印度教很虔诚，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她在梵社人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这件事必须设法不让其他人知道——请你不要告诉其他人。下个月望日是月蚀，举行恒河沐浴节。如果方便的话，我就来看看姑娘。"

哈里摩赫妮总算在加尔各答熬过了这一段时间，如今有了一点回婆家的希望，她便急得抓耳挠腮。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使她一天比一天更难忍受。她巴不得马上向苏查丽达提出婚事，把日期确定下来，让她尽快完婚。可是她不敢太性急，她发现越了解苏查丽达，就越难以认识苏查丽达。

哈里摩赫妮开始等待时机。她加强了对苏查丽达的监视，甚至连她祈祷用的时间都减少了，生怕有一丁点时间没有监视住苏查丽达。

另一方面，苏查丽达注意到戈拉突然不来了。她明白是哈里摩赫妮说了他什么。她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好吧，这样也好，他不来就不来，但他还是我的师傅。"

师傅不在面前的时候，往往比在面前的时候影响大得多，因为心里觉得师傅不在，这颗心自己便会填满师傅的形象。如果戈拉在面前，苏查丽达就会跟他讨论。她现在看他的文章，就会无可争论地全盘接受。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她心里就想："如果戈勒摩罕在，他一定会解释的。"

然而，她愈来愈盼望见到戈拉那容光焕发的脸，听到他那雷鸣般的声音。她盼呀盼呀，心里越来越烦躁，人已经盼瘦了。她常常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想：多少人白天黑夜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他，可是他们不知道见到他有多重要！

一天下午，拉丽妲来了。她搂着苏查丽达的脖子说："苏查丽达姐姐！"

"怎么样，拉丽妲？"苏查丽达问道。

"一切都安排好了。"拉丽妲回答。

"定在哪一天？"苏查丽达问。

"下个星期一。"拉丽妲回答。

"在哪儿？"苏查丽达问。

"这些我都不知道，"拉丽妲摇了摇头说，"只有爸爸知道。"

"你高兴吗？"苏查丽达搂着拉丽妲的腰问她。

"怎么会不高兴呢？"拉丽妲回答。

"你想得到的，你都得到了，"苏查丽达说，"现在没有什么跟别人吵的了，恐怕你不会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了吧！"

拉丽妲笑了笑说："为什么，怎么会缺少吵架的人呢？现在找人吵架不用出门了。"

苏查丽达用食指点着她的面颊说："原来是这样！你现在就在养精蓄锐了吧！我可得去告诉维纳耶。现在还有时间，那个可怜的

家伙还可以悬崖勒马。”

“你那可怜虫现在来不及悬崖勒马啰，”拉丽妲说，“现在他脱不了身啦！命中注定的灾星已经落到他头上，他除了抱头痛哭没有别的办法啦！”

“拉丽妲，”苏查丽达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她说，“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有多高兴！我希望你配得上维纳耶这样的丈夫。”

“哼！我怎么配不上，”拉丽妲说，“难道我这样的人配不上做别人的妻子吗？不信，你去问问维纳耶吧。你去听听他的意见，你就会后悔你得到了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爱，竟然这么久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那么好吧，”苏查丽达说，“现在你不就是得到了一个丈夫吗？既然得到了愿意出高价的丈夫，还有什么难过的哩——现在再也用不着来讨我们这种人的爱了！”

“怎么不需要呢？”拉丽妲说，“非常需要。”说着说着，她使劲地在苏查丽达的脸上拧了一下，苏查丽达疼得“哎唷”地叫了一声。“我永远需要你的爱，要是你骗我，把你的爱给了别人，我可不答应。”

苏查丽达把脸贴着拉丽妲的脸说：“我不会给别人的，决不会。”

“不会给别人？绝对不给别人？”拉丽妲问道。

苏查丽达只是摇了摇头。于是，拉丽妲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坐下来说：“你听我说，苏查丽达姐姐，你心里明白，以前你要是爱上别人，我是绝对受不了的。我一直到现在都没对你说，今天我告诉你。以前戈勒摩罕先生来我们家的时候，不，姐姐，你不让我说可不行，我要说的就一定要说出来。我从来没有瞒过你什么，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我怎么也没说出来，因此我一直感到难受。这件事不说，我不能离开你。从前戈勒摩罕先生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很生气，为什么呢？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对吧？我发现，你在我面前连他的

名字都不提，这就使我更加生气。那时候，我不能容忍你比我更爱他。不，姐姐，你让我说完。我现在没法说清楚我当时有多难受。我知道，今天你也不会对我说那事，不说就算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不生气了，我会高兴死的，你如果和他……”

苏查丽达急忙用手捂住她的嘴，说：“拉丽妲，求你不要这样说！听你这样说，我真是恨不得钻到地里去。”

“为什么，姐姐？难道他……”

苏查丽达不让她说完，急忙说：“不！不！不！拉丽妲，你别说疯话了！他不会说连想都不敢想的话。”

拉丽妲看到苏查丽达这样羞羞怯怯，生气地说：“可是，姐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敢保证……”

苏查丽达没等拉丽妲把话说完，便把手从拉丽妲的手里抽出来，走出了屋子。拉丽妲赶紧追出去，拉着她一面往回走，一面说：“好了，好了，我什么也不说了。”

“今后再也别说了！”苏查丽达说。

“这样的愿我可不能许，”拉丽妲说，“到了该说的时候再说，不然就不说，这一点我可以答应你。”

近几天来，哈里摩赫妮总是盯着苏查丽达，跟在她后面转来转去。苏查丽达明白哈里摩赫妮怀疑她，因而盯着她不放。她觉得这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她胸口上。她心里极不耐烦，但是又不能说。拉丽妲走了以后，她怀着难受疲倦的心情坐在桌子旁，两手捂住头，撑在桌子上，小声哭起来。仆人进来点灯，她暗示她不要点。当时正是哈里摩赫妮做晚祈祷的时间，可她在顶屋看见拉丽妲走了，便下楼来，走进苏查丽达的房间叫道：“拉达拉妮！”

苏查丽达赶紧悄悄擦干眼泪站起来。

“你怎么了？”哈里摩赫妮问道。

苏查丽达没有回答。

哈里摩赫妮于是厉声问道：“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

“姨妈!”苏查丽达说,“您干嘛白天黑夜地老监视着我?”

“我干嘛老监视着你?”哈里摩赫妮说,“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忘了吃饭,你哭,这是什么兆头?我不是小孩子,难道我这点都不明白吗?”

“我跟您说,姨妈,”苏查丽达说,“您一点都不明白,您大错特错了,弄得我每时每刻都越来越难以忍受!”

“好呀,我大错特错,”哈里摩赫妮说,“那你就给我讲清楚吧!”

“好吧,我说!”苏查丽达尽力控制住自己羞怯的心情说,“我师傅传授给我一种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知识,全部接受这些知识要很大的勇气,我为缺乏勇气而感到难过。我自己跟自己辩来辩去已经厌烦了。可是姨妈,您歪曲了我们的关系,您侮辱了他,把他赶出了家门。您说他的,没有一点是对的;您心里对我的看法,完全是错的。您做得太过分了!像他这样的人,您是无法败坏他的名声的。您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我有什么对不起您呢?”苏查丽达说着说着,喉咙哽咽,说不下去了,只好走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哈里摩赫妮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呀!”

哈里摩赫妮给了苏查丽达一点时间,让她冷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叫苏查丽达去吃饭。苏查丽达坐下来以后,她说:“你听我说,拉达拉妮,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正统印度教的教义,我从小听说过不少。你可是一窍不通。戈勒摩罕自称你的师傅,只不过是骗你罢了。我也听了他的一些讲话,实际上他讲的那些与正统的教义没有共同之处——他的那些经论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这些我很容易就发现了,因为我以前不是也有个师傅吗?拉达拉妮,你听我的话,你用不着听他那一套,到时候我的师傅会教你经文,他是真正的师傅,绝不会搞鬼。你别害怕,我一定会把你引入正统印度教社会的。你在梵社人家呆了几年,这又有什么关系?有谁会知道这件事呢?你的年龄是稍微大了点儿,可是有不少女孩,发育得很快,显

大。再说，还会有谁去查你的生辰八字呢？至于钱的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切都会办好的！我亲眼看见过一个盖沃特种姓[①]的男孩变成迦耶斯特种姓[②]。我要把你送到一个体面的婆罗门家庭，别人谁也不敢放个屁，因为他们是正统印度教社会的头头。所以，你用不着去求你那个师傅，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眼泪。”

哈里摩赫妮这样详细地发表她的看法，使苏查丽达的胃口早没有了，仿佛一口饭都难以咽下去。不过，她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吃东西。因为她知道，她如果吃少了，又会成为哈里摩赫妮的话柄，她又会拿来大做文章，这对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哈里摩赫妮看到苏查丽达没有什么反应，便自言自语地说：“哎！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一方面口口声声总说自己一定要回到正统印度教来，另一方面这么重要的话却装作听不见！既不要赎罪，也不用解释，只要花几个小钱，就可以顺利地回到正统印度教社会中来——对这都不感兴趣，还要说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徒！”哈里摩赫妮早就认为戈拉是个大骗子了。他玩弄这么大的骗局有什么目的呢？她想去想来，得出的结论是：根源在于苏查丽达的财产和她的美貌。尽快把这个姑娘和她在公司里的债券一起救出来，送到自己婆婆家那个堡垒去才有好处。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一步把苏查丽达的心扭过来，不然她决不会同意。因此，哈里摩赫妮开始没日没夜地在苏查丽达面前大谈她婆婆家有多么好，她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他们家有多大的势力，他们在社会上能够办成那些没有可能办成的事情；有多少无辜的人因为反对他们，结果被弄得名声扫地；又有多少人因为投靠他们，甚至吃过

① 盖沃特种姓是刹帝利种姓的父亲和吠舍种姓的母亲所生的子女，被认为是四种姓以外的种姓，但又不算不可接触者。

② 迦耶斯特种姓被认为是婆罗门的一个副种姓，以文书、管账为职业，是比盖沃特高得多的种姓。

穆斯林烧的鸡肉，还是顺利地闯过了印度教社会的崎岖的道路。她把这一个个故事讲得非常详细，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因此完全可信。

沃尔达松德丽没有隐瞒她不喜欢苏查丽达常到她们家去的想法，因为她一向以自己的坦率自豪。凡是她毫无顾忌地斥责别人的时候，她总是要提到这种美德。沃尔达松德丽直言不讳地对苏查丽达说过：她休想在她们家再得到一点尊重。苏查丽达知道，如果她常到他们家去，一定会给帕勒席先生带来麻烦。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她就不到他们家去。帕勒席先生自己总是一天到苏查丽达家去一两趟看看她。

因为遇到了各种揪心的事，以及工作繁忙，帕勒席先生已经有几天没能到苏查丽达家去了。苏查丽达每天都在盼着他来，而且心情愈来愈迫切。她坚信，她和帕勒席先生之间深厚密切的关系决不会破裂。可是，有一两股外来的力量在吸引着她，使她感到烦恼不安。另一方面，哈里摩赫妮又使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以忍受。因此，今天她冒着触犯沃尔达松德丽的危险，跑到帕勒席先生家去了。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已经落到那三层楼房的西边，在它的东面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帕勒席先生独自一人，低着头在那儿的小花园里踱步。

苏查丽达走过去，跟他一起散步。她小声问道："父亲，您怎么样？"

帕勒席先生正在沉思默想，突然听到有人跟他说话，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停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苏查丽达，说："我挺好，拉达拉妮！"

他们俩又一起来回踱步。帕勒席先生说："拉丽妲星期一就要结婚了。"

苏查丽达原来想问他这次办喜事怎么没有找她来商量或者让她帮忙，可是现在她犹豫了，因为她自己这方面也出现了某种障

碍，不然的话，她是不会等着来叫她的。

帕勒席先生自己把她心里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拉达拉妮，这一次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为什么，父亲？"苏查丽达问道。

帕勒席先生没有回答苏查丽达，只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

苏查丽达终于忍不住了。她低下头说："也许您觉得我的思想上起了变化吧？"

"是的，"帕勒席先生说，"所以我想，不应该向你提出任何要求让你为难。"

"父亲，"苏查丽达说，"我本来想把一切都告诉您，可是这几天一直没见到您，所以今天只好自己跑来了。我没有能力清楚地把我心里想的讲出来，所以我担心，怕您万一听不明白。"

"我知道，"帕勒席先生说，"要把这些事讲清楚不是容易的事。你发现的东西只是感性上的，你感觉到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形象。"

"对，就是这么回事。"苏查丽达说，"可是我的感觉太强烈了，简直没办法跟您讲呀！我仿佛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有了一种新的意识。我以前从来没有从这方面这样来看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把自己与祖国的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可是这种关系多么伟大多么真实啊！今天我从内心深处奇妙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的确令我无法忘怀。父亲，说真的，以前我绝对不会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可是现在，我会毫不顾忌地真心实意地强调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而且我还感到很愉快。"

"你从各个方面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帕勒席先生问道。

"我哪有能力考虑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呢？"苏查丽达说，"不过，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也跟别人讨论多次。以前我没有学会正确地观察整个事物，所以习惯夸大正统印度教的细小的问题，于是对整个正统印度教非常反感。"

听了她的这番话，帕勒席先生感到有些惊讶。他清楚地意识到，苏查丽达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了某种新的真理，因此她充满了自信。她并不是什么都不明白就被卷入了某种模模糊糊的感情的激流，以至弄得昏头昏脑。

“父亲，”苏查丽达接着说，“我为什么要说我是脱离了祖国、脱离了种姓的无足轻重的人呢？干嘛不说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呢？”

帕勒席先生笑了笑说：“换句话说，你是在问我干嘛不说我是印度教徒。仔细想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一个原因是正统印度教徒不承认我是正统印度教徒，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宗教见解和我相同的人也不说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徒。”

帕勒席先生看到苏查丽达不说话，在默默地思考，便接着说：“我已经说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由，这只是表面上的问题。这样的障碍可以不去理会。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正统印度教社会无门可入，至少没有大门，也许有窗口或者小洞可以爬进去。正统印度教社会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那些由神创造的天生的正统印度教徒的。”

“可是，一切社会不都是这样吗？”苏查丽达说。

“不，没有一个别的重要教派是这样的，”帕勒席先生说，“伊斯兰教社会的大门是对全人类开放的；基督教社会也欢迎所有的人，基督教有几个不同的教会，但各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如果我想成为英国人，那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住在英国，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就可以进入英国社会，甚至不必改信基督教。激昂只知道进入敌阵，不知道怎样杀出来。正统印度教却恰好相反，进入正统印度教社会的道路是完全不通的，可是出来的道路却有千万条。”

“可是，父亲，”苏查丽达说，“正统印度教到现在还没有灭亡——正统印度教社会依然存在呀！”

“一个社会的衰亡，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帕勒席先生说，“在古代，正统印度教社会开了不少窗户。那时候，非雅利安民

族觉得进入正统印度教社会是光荣的事。即使在穆斯林统治时代，印度教王公和大地主在全国各地都还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一个人离开正统印度教社会要受到许多教规的阻拦。现在英国人用他们的法律来保护每一个人，要想用人为的办法来关闭正统印度教社会的出口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在印度，相当长时间以来，正统印度教徒在不断减少，穆斯林却不断增加。照这样下去，穆斯林慢慢地就会占优势，到那时候再把这个国家称为印度斯坦就不对了。"

苏查丽达焦虑地说："父亲，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正是我们的责任吗？如果我们抛弃正统印度教社会，不是会使它更加衰弱吗？现在正是应该全力以赴地保卫它的时候了。"

帕勒席先生满怀深情地轻轻拍着苏查丽达的背说："我们只凭主观愿望死死抓住它不放，就能把它救活吗？大自然有一条不可抗拒的赢得保护的法则，谁要是背弃它，谁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大家抛弃。正统印度教社会侮辱人，抛弃人，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于它来说，自卫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因为现在它不能躲在幕后了——全世界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它拥来——现在不能再用宗教经典来筑墙建坝，把自己和别人完全隔开，这绝对办不到了。如果正统印度教社会不马上唤醒聚集在自己内部的力量，任凭这种要命的疾病蔓延下去，那么这种和外面的自由交往就会给正统印度教社会致命的打击。"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苏查丽达以痛苦的语气说，"可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大家都在抛弃它，那么在这种时候我就不会抛弃它。我们是它这个不幸时代的子孙，因此我们就更应该在它遭受不幸的时候跟它站在一起。"

"孩子，"帕勒席先生说，"我不想说什么与你心中的感情相反的看法。你先祈祷，让心情静下来，然后再把你心中的真理、美好的理想和你的这种感情结合到一起来考虑——这样，在你的面前一

切都会渐渐变得清楚起来。你不要贬低那最伟大的神——不要在祖国或某个人面前贬低他，因为贬低他对你自己、对祖国都没有好处。我就是怀着这种想法，心情宁静地把自己的心灵献给它——这样，我对祖国、对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真诚相待了。"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人，交给帕勒席先生一封信。帕勒席先生说："我没有戴眼镜，光线也不好，你给我念念吧，拉达拉妮。"

苏查丽达接过信，念给他听了。信是梵社的一个委员会写给他的，上面有许多梵社社员的签名。信的大意是：帕勒席先生同意他的女儿按照非梵社的仪式结婚，而且他自己愿意参加婚礼。鉴于这种情况，梵社决不能承认他还是自己的成员。如果他要为自己辩护，那么他应该写一封解释的信，在下个星期日之前送交该委员会。委员会将在星期日进行讨论，并以多数票作出最后决定。

帕勒席先生接过信，放在衣袋里。苏查丽达拉着他的右手，一声不响地继续跟他踱步。夜色渐浓，花园右边的胡同里点燃了一盏灯。

"父亲，您祈祷的时间到了。"苏查丽达柔情地说，"今天我跟您一起祈祷。"苏查丽达一边说，一边拉着他去到他那间宁静的祈祷室。那儿坐垫已经铺好，蜡烛也已经点上了。帕勒席先生今天默默地祈祷了好久，最后他念了很短的一段祷告词，便站了起来。

他走出门一看，拉丽妲和维纳耶默默地坐在祈祷室门槛旁边。他们俩一看见他便向他行触脚礼。帕勒席先生把手放在他们头上，无声地为他们祝福。同时，他对苏查丽达说："孩子，我明天到你们家来，今天我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完好吗？"说完便到他自己屋里去了。

这时，苏查丽达的眼泪夺眶而出，像一座石像一动不动地在黑暗的走廊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拉丽妲和维纳耶也很久没有说话。

苏查丽达迈步离开的时候，维纳耶走到她面前小声地说："姐姐，你不为我们祝福吗？"

维纳耶说话的时候，拉丽妲也走过来跟他一起向她行礼。

苏查丽达嗓音哽咽，她说了些什么，只有无所不知的神才能听清楚。

帕勒席先生回到自己屋里，给梵社的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必须办完拉丽妲的婚事。你们如果因此而舍弃我，我不会认为你们的决定不公道。此时此刻，我谨向神提出一个请求：在所有的教社都把我赶出来之后，愿他允许我托庇在他的脚前。

第六十九章

苏查丽达急于把帕勒席先生所说的讲给戈拉听。戈拉想引导她注意印度,想用强烈的感情引导她热爱印度,难道他没有想到印度经历了这样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已经接近崩溃,受到死亡的威胁了吗？印度一直依靠自己内在的某些制度生存到了今天——印度人没有被迫谨慎地在这个问题上付出多少心血。可是,现在还能这样无忧无虑地混日子吗？难道今天还能像以前一样只依靠古老的制度吗？

苏查丽达想:“我有责任为印度做点事情,可是应该做什么呢?”她觉得在这种时候,戈拉本来应该来找她,给她下命令,给她指引出路的。苏查丽达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把我从所有的障碍和无知中解救出来,把我安置在适当的地方,我工作的真正价值还不能把微不足道的流言蜚语遮盖住吗?”她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于是又问自己:戈拉为什么没有考验她呢?为什么没有把某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她呢?在戈拉的所有追随者中,有谁愿意像她苏查丽达一样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呢？戈拉没有看到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的热情和力量呀！让她这样被众人议论,无所事事,难道对祖国就没有一点损失吗?她抛弃了戈拉轻视她的想法,喃喃自语道:“他决不会就这样丢下我。他一定会到我这儿来,他肯定会找我。他绝对会把羞怯和顾虑统统丢掉。无论他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强有力的男子汉,他都需要我,这话是他有一天亲口对我说的——他怎么会因为一点闲言碎语就把这话忘了呢?”

这时候萨迪席跑进来，站在她身边，说："姐姐！"

"什么事，话匣子先生？"苏查丽达搂着他的脖子问道。

"星期一拉丽妲姐姐结婚，"萨迪席说，"维纳耶先生叫我到他那儿去住几天。"

"你跟姨妈说了吗？"苏查丽达问。

"我问过姨妈，"萨迪席说，"她生气了，说：'这些事我不知道，去问你姐姐吧，她觉得怎样对就怎样办。'姐姐，你让我去吧！在那儿我不会耽误学习，我天天都念书，维纳耶先生会帮助我的。"

"他家里有事，你去了会影响他的。"苏查丽达说。

"不会的，姐姐，我一点都不会吵他的。"萨迪席着急地说。

"你把你的小狗库德也带去吗？"苏查丽达又问道。

"是的，"萨迪席说，"我把它也带去。维纳耶先生还特地吩咐过呢！他另外用红纸给它写了一张请帖。帖上写着务请阖第光临，共进宴礼。"

"它的家属指的是谁呀？"苏查丽达问。

"怎么，当然是我呀，维纳耶先生已经说过了，"萨迪席说，"他还叫我把八音盒带去，你给我吧，我不会弄坏的。"

"你要弄坏了，就省事了。"苏查丽达说，"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朋友叫你去，正是为了在婚礼上放八音盒，免得结婚的时候花钱去请乐队，这才是他的目的，你说对不对？"

"不对，完全不对！"萨迪席激动地嚷道，"维纳耶先生说了，他请我当他的傧相。好了，姐姐，告诉我，傧相是干什么的呀？"

"傧相一整天都得禁食。"苏查丽达说。

萨迪席一点也不相信。于是，苏查丽达把萨迪席拉到自己怀里，问道："好吧，话匣子弟弟，告诉我，你长大了干什么？"

萨迪席心里早有答案了。教他们班的老师是一个权力极大、学问渊博的模范人物，他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暗下决心，他长大了要当老师。

“老弟，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苏查丽达说，“我们一起来尽姐弟的责任好吗，萨迪席！哪怕是牺牲生命也要使我们的祖国变得伟大！不，怎么是使她变得伟大呢？还有哪个国家有我们的国家这样伟大呢！我们要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伟大。你知道吗，你明白吗？”

萨迪席可不是那种承认自己不懂的人，他大声回答说：“我明白。”

“你知道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有多伟大吗？”苏查丽达说，“我怎么跟你解释清楚呢？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造物主若干千年以来一直想使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多少人从异国他乡来到这里，来促使这个意旨实现。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人物，发生了多少伟大的战争，创造了多少伟大的真理，修炼了多少伟大的苦行！这个国家从多少不同的方面研究了宗教，提出了多少解释生命奥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印度！弟弟，你必须承认她十分伟大，你永远不要忘记她，不要轻视她。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些，你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明白——其实，我现在也不是认为你都不懂。你必须记住，你出生在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你一定要真心实意地崇拜这个国家，必须竭尽全力为她工作。”

萨迪席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姐姐，你要干什么呢？”

“我也要做这项工作，你愿意帮助我吗？”苏查丽达说。

“愿意，当然愿意帮助你！”萨迪席马上挺起胸脯说。

家里没有一个人听苏查丽达倾诉她心里充满激情的话，所以抓到这个小弟弟便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泻到他身上了。她用这样的语言说的这些话，其实对他这样一个小孩是不适宜的，但苏查丽达已顾不上这些了。在目前这种心情十分激动的情况下，苏查丽达认为只要把自己认识到的全部讲清楚，那么不管是老人或者小孩，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去理解——要是为了让别人好理解就略去一些，反而会把真理弄得支离破碎。

苏查丽达的这番话，激起了萨迪席的想象力。他说：“等我长大

了，赚了好多好多钱的时候……”

“不！不！不！”苏查丽达打断他的话说：“别谈钱的事！话匣子先生，我们俩不需要钱。我们要做的工作需要的是虔诚和生命。”

正在这时候，安纳德摩伊来了。一看到她，苏查丽达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她双手合十，向安纳德摩伊致礼。萨迪席也向她施礼，但他还不大习惯，有点不好意思，显得笨手笨脚。不过，他总算敷衍过去了。

安纳德摩伊把萨迪席拉到怀里，吻了一下他的前额。然后，她对苏查丽达说：“我来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姑娘——除你之外，再也没有合适的人了。维纳耶说就在他家里举行婚礼，可是我说绝对不行——他又不是什么大官老爷，我们的闺女得直接到他家里去嫁给他。这是不行的。我另外安排了一个地方，离你家不远。我就是从那儿到你这里来的。你去跟帕勒席先生说说，劝他同意就行了！”

“父亲会同意的。”苏查丽达说。

“你去找他以后，”安纳德摩伊说，“你也得到那儿去。星期一举行婚礼，只有三四天了，这几天我们要把那儿的一切都准备好，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一个人能把一切都安排好，可是你不去，他会很难受的。他自己不能对你说，甚至他在我面前也没有提到你，可是我明白，他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不能袖手旁观，姑娘，你不管，拉丽妲也会很难受的。”

苏查丽达惊讶地问道：“母亲，您能参加这个婚礼吗？”

“你这是说什么呀，苏查丽达！”安纳德摩伊说，“怎么能用‘参加’这个词呢？难道我只是一个去参加的外人吗？这是维纳耶的婚礼呀！他这一方的一切我都必须安排好。不过，我跟维纳耶说过了，在这个婚礼上，我不是他这一方的人，我是代表女方的——他到我家里来跟拉丽妲结婚。”

拉丽妲虽然有母亲，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她母亲抛弃了她。因此，安纳德摩伊心里对她充满了怜悯之情。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她正在竭尽全力防止婚礼上可能出现的拉丽妲没人关怀爱护或者被冷落的一点点迹象。她决心以拉丽妲母亲的身份出现，要亲手给拉丽妲梳妆打扮，做好欢迎新郎的一切准备——要让请来的几个客人受到热烈周到的款待，而且要把房子收拾布置得非常整洁，以便让拉丽妲一来就感到跟熟悉舒适的家一样。

“你这样做，难道不会遭到责难吗？”苏查丽达问道。

安纳德摩伊想起了摩希姆在家里大吵大闹的样子，有感触地说：“也许会，不过有什么关系呢？议论指责总会有一点的，只要别去理它，不声不响地忍一忍，过不了几天自然而然地就不会有人说了。”

苏查丽达知道戈拉不会参加婚礼。她现在很想知道他设法阻止安纳德摩伊没有，可是她又没法明确地问这个问题，因为安纳德摩伊连戈拉的名字都没提到。

哈里摩赫妮早就听见安纳德摩伊来了，不过她还是慢悠悠地做完手头的活儿才来到客厅。“姐姐，你好吗？”她一进来就说，“你一直没来，也没有打听打听我们的情况。”

安纳德摩伊没有理她的抱怨，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接你的外甥女的。”同时，她还说明了她的目的。

哈里摩赫妮听了板着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我可不能参与这件事。”

“不，大妹子，我没有打算麻烦你。”安纳德摩伊说，“你别担心苏查丽达，我随时都会和她在一起。”

“那么我就把话说明了，”哈里摩赫妮说，“拉达拉妮说她现在是正统印度教徒了，她的见解也在朝正统印度教方面转变。她既然要回到正统印度教社会中来，那么就得注意一些。即使是现在这样，闲话也少不了。当然，我会尽一切努力去消除影响的。不过，从现在起，她应该特别小心才是。人们首先会问，她这么大了，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呀——这个问题可以设法回避过去——要是想想办

法,并不是为她找不到一个好丈夫。可是你说说看,要是她又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家庭出身的,你什么都明白,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呢? 要是你自己的女儿,你让她去参加这次婚礼吗?你也得想一想她自己的婚事怎么办吧?”

安纳德摩伊感到非常惊讶,看了苏查丽达一眼。她羞得满脸通红。

“我一点也不想勉强她,”安纳德摩伊说,“如果苏查丽达不愿意,那么我……”

“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你们的意思,”哈里摩赫妮说,“你儿子一心要引导她信仰正统印度教。不知道你怎么又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

从前的那个哈里摩赫妮到哪儿去了?在帕勒席先生家的时候,她完全像个罪犯似的,天天提心吊胆。要是有谁稍微偏向她一点,她就拿他当靠山了。今天,她却像母老虎似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她疑心重重,觉她周围的人都是她的对立面,都在想办法把她的苏查丽达抢走,所以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分不清谁是自己人,谁是对立面。因此她心里一直惶惶不安。从前,她看到全世界都是一片虚空,只能怀着焦急的心情把自己托庇在神的脚前,可现在就连祈祷这个神的时候也安不下心来了。曾经有一个时期,她是十分迷恋尘世生活的。后来,无限的痛苦使她弃绝尘世,离家苦修。那时候,她根本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她还会对金钱、房产、亲人产生一丝恋情。然而,她内心的创伤刚刚好一点点,尘世便又对她的心施展起极大的魅力来了——她所放弃的一切希冀和欲望,连同积累了多少时日的饥渴,又在心里苏醒过来了。安纳德摩伊看到哈里摩赫妮在这么短的几天之内,发生了如此难以想象的变化——无论是她的面容表情或者言谈举止,都变了,她不禁大吃一惊;她那颗温柔慈爱的心为苏查丽达着急了。倘若她知道潜伏着这样大

的危险,她决不会来叫苏查丽达的。可是现在,怎样才能使苏查丽达不受打击,又成了她的问题。

哈里摩赫妮指桑骂槐地攻击戈拉的时候,苏查丽达低着头,默默地站起来走出了屋子。

"大妹子,你不用担心!"安纳德摩伊说,"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现在我不会再要求她去了。你也不要再说她了。她从小是一直这样过来的,要是一下子给她施加的压力太大,她会受不了的。"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你以为我这点都不懂吗?"哈里摩赫妮说,"让她当面跟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让她难受过!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从来不说她。我只是说,只要老天爷让她生活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像我这样不幸的人,一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我就睡不着觉。"

安纳德摩伊走的时候,苏查丽达从她自己屋里出来向她施礼。安纳德摩伊慈祥地把手放在她头上说:"我以后再来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你。不会出什么事的,托神的福,婚礼会办好的。"

苏查丽达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早晨,安纳德摩伊带着勒其米娅去打扫新居里长期堆积起来的灰尘。她们正在用水冲洗地板的时候,苏查丽达突然来了。安纳德摩伊赶紧扔下扫帚,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又开始干劲十足地打扫擦洗,收拾整理。

帕勒席先生给了苏查丽达一笔足够置办一切的钱。她们俩列了一个单子,一项一项地计算怎样花这些钱。

过了一会儿,帕勒席先生自己带着拉丽妲来了。拉丽妲在家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因为谁都不敢跟她说话,而大家的沉默总像是故意给她的打击。更糟糕的是,沃尔达松德丽的亲朋好友成群结队地来到他们家,向沃尔达松德丽表示同情。因此,帕勒席先生认为把拉丽妲从家里带走才对。临走的时候,拉丽妲向沃尔达松德丽告别,沃尔达松德丽把脸撇到一边,一直不理她。等她走了以后,沃尔

达松德丽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

拉沃雅和丽拉心里对拉丽妲的婚事都很热情，只要得到许可，就会立即跑去找她的。可是，当拉丽妲向她们告别的时候，她们想到梵社人家的责任，便装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孔。在大门口，拉丽妲望了一眼苏狄尔。在他后面有几个他们梵社的老人，所以他未能跟她说话。上了马车以后，她看见座位角上放着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只德国银质花瓶，上面用英文刻着："愿神赐福给美满的夫妻。"瓶子上挂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苏狄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拉丽妲本来下定决心，一定不流一滴眼泪，但在离开娘家的时候，收到童年时代一个朋友象征友情的唯一礼品，她终于失去了控制，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帕勒席先生闭上眼睛，静静地坐在一角。

"来，进来，好闺女！"安纳德摩伊一边说着，一边拉住拉丽妲的双手，把她领到屋里，好像她一直在等拉丽妲似的。

帕勒席先生把苏查丽达叫来，对她说："拉丽妲从此离开了我们家。"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了。

"父亲，她在这儿不会缺人疼爱的。"苏查丽达拉着帕勒席先生的手说。

帕勒席先生准备离开的时候，安纳德摩伊把纱丽提起来盖住额头走到他面前，向他鞠了个躬。帕勒席先生慌忙还礼。安纳德摩伊说："请您一点都不要为拉丽妲担心。您把她交托给那个人，他决不会让她吃一点苦的。神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我本来没有女儿，现在得到了一个。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就盼望维纳耶娶个媳妇，弥补我没有女儿的缺陷。经过这么长时间，神满足了我的这个心愿，赐给我这样好一个女儿，而且办法如此巧妙。我简直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运气。"

自从梵社有人嚷起拉丽妲的婚事那一天起，帕勒席先生的心情一直十分忧虑，今天他第一次看到了这苦海之岸，得到了真正的安慰。

第七十章

戈拉出狱之后，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他身边，赞扬他，吹捧他，大发议论，弄得他应接不暇，简直透不过气来。他在家里无法呆下去，因此又像从前那样到各个村子去漫游。

他一清早吃点东西离开家，直到深夜才回来。他乘火车到离加尔各答不远的车站，各个村子里转悠。在那儿，他到陶工、卖油郎、渔夫等低等种姓人住的地方去作客。这些人不明白这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婆罗门青年为什么到他们家去访问，了解他们的欢乐与忧愁。事实上，他们还常常对他的动机感到怀疑。可是不管他们是否有怀疑或者顾虑，他总是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虽然有时候他们说些不中听的话，但他却毫不在意，热情不减。

随着对他们了解的深入，他心里便经常出现这样的想法：在这些村民之中，社会习俗的束缚比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要严重得多。每一家人的吃喝、起居以及所作所为，无论是白天或黑夜，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每一个人对风俗习惯都盲目地相信，从来没有对它们产生过一丁点怀疑。不过，对风俗习惯和社会束缚的盲从，似乎并没有使他们产生一点点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戈拉完全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动物像这些人这样胆小怕事，软弱无力，甚至愚钝到分不清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的地步。他们只有墨守成规，除此之外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利，即使给他们解释，他们也听不明白。惩罚和教派主义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哪些事情他们不能做，做了将受到什么惩罚

——这些禁令像一张网，把他们的天性完全束缚住了。但是，这些禁令不是国王的禁令，而是高利贷者和债务的禁令。无论是在幸运的时候或者是受难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团结一致，不能肩并肩地站到一起。戈拉不能不看到，有的人正是以传统和习惯为武器，吸别人的血，残酷地掠夺别人的一切。他经常看到，当一件事与社会有关时，就没有一个人对别人存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有一个人的父亲病了很久，为了给父亲治病，买营养品，他已经倾家荡产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帮助——相反，村子里的人还说他父长期患病，肯定是背地里干了什么坏事，因而受到了惩罚，所以必须让他儿子为他花更多的钱赎罪。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不幸的人家贫如洗，没有一点办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他没有得到宽恕。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正如警察来调查村子里的抢劫案会给村里带来比抢劫更大的灾难一样，父母的葬礼比父母去世给子女带来的不幸更大。没有人因为别人贫穷或者无能而去宽恕他——不管怎样，社会的残酷无情的要求必须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女儿结婚的时候，父亲被经济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新郎方面却竭尽全力敲榨勒索。可怜的父亲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戈拉发现，社会在人需要的时候，不会帮助他；在人遭灾的时候，不会援助他；它只会用惩罚来折磨人，使人蒙受屈辱。

戈拉生活在有教养的社会中，以前不知道这些情况。因为在有教养的社会里，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一种外在的动力促使大家团结一致。在这个社会里，可以看到为促进团结所做的各种努力。唯一值得担心的是，由于大家互相模仿，他们追求团结的努力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可是在死气沉沉的没有那么大外来压力的乡村，戈拉看到了祖国最软弱的赤裸裸的形象。宗教本来应该通过服务、爱护、同情、自我牺牲以及对人的尊重给所有的人以力量、生气和幸福，可是这样的宗教连影子都看不到。传统习惯只是把人分为各种等级，把不

同的等级分离开，给人带来痛苦，不愿让人理智地处理问题，把仁爱远远地赶到一边，甚至给人前进的路上处处设置障碍。在这些村子里，愚昧地墨守成规造成的残酷、罪恶的后果，让戈拉从各个方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发现人的身体、智慧、宗教意识以及人类的活动，遭到了来自各方面各种各样的猛烈攻击，因此，他再也不可能用自己织成的幻想之网来束缚自己了。

戈拉刚刚去的时候，发现村子里的低等种姓中间，由于缺少女人或者某种别的原因，男青年要花一大笔聘礼才能娶到一个媳妇。许多人只好终身打光棍，还有许多人年纪很大了才能娶到老婆。可另一方面，却严厉禁止寡妇再嫁。这样一来，社会健康的机体处处都遭到危害。每一个人都能感到它带来的不便和害处。所有的人永远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种弊端。没有一个人力图去消除或者抵制它。在有教养的社会中，戈拉是坚决主张严格遵守传统习惯的，可是他在这儿却反对传统习惯了。他设法说服了那儿的祭司，但是他却未能使村民赞成他的观点。他们向戈拉发火说："这很好，如果婆罗门带头娶寡妇，我们当然也会这样做的。"

他们生气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戈拉觉得他们是低等种姓，因此小看他们。他们以为戈拉是来布道的，想说明像他们这样的低等种姓，生活方式也只好采取低标准。

在农村漫游的时候，戈拉发现在穆斯林中间有一种能够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他注意到村子里发生灾害的时候，穆斯林会肩并肩地团结到一起，而印度教徒却做不到这一点。戈拉总是在思考，这两个住得如此近的社会集团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他心里想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戈拉承认穆斯林是靠宗教而不是靠传统习惯来维护他们的团结的，这会使他感到很痛苦。一方面，传统习惯没有徒劳无益地束缚住穆斯林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教的束缚又使他们很密切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共同抓住了一种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东西。这种东西

不是使他们成为负债人，而是使他们成为财富的所有者。为了这种东西，只需一声号召，他们便会站到一起，从容献身。

戈拉过去在知识分子中间写文章，发表演说，与别人争论。那时候，他为了说服别人，为了让别人跟自己走，总是本能地凭借想象力给自己的话涂上迷人的色彩。他把空洞的道理用细致的解释包裹起来，给完全没有用处的废墟涂上银色的月光，把它变成一幅迷人的图画。因为有一批人已经背向自己的国家——他们觉得本国的一切都很糟。戈拉出于对祖国的强烈赤诚的爱，为了使自己的祖国不受这种人侮辱，一直不遗余力地用金光灿灿的屏幕来掩盖一切。他已经完全习惯这样做了。当然，戈拉并不像律师，他不愿像律师那样证明他这一方所有的一切都好——并不想把过失解释为美德。戈拉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信仰非常好。即使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会自豪地举起信仰的大旗，巍然屹立在对手面前，像挥动胜利的旗帜那样挥舞它。他的座右铭是：只有先恢复人们对祖国的敬仰，然后才谈得上其他一切。

可是，他来到农村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既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也没有必要集聚力量去跟对立面较量——他们对祖国的贬斥驳得体无完肤。因此，在这儿没有必要隔着一层屏幕去看真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使他观察真理的眼力不同寻常地敏锐起来。

第七十一章

盖拉希身上穿一件茧绸上衣，腰间围一条披巾，手里提着一个帆布袋，来到哈里摩赫妮面前，两手合十向她问好。他年纪大约三十五岁，身材矮小，脸盘宽大，皮肤粗糙，下巴的胡须好几天没有刮了——活像收割后的麦田。

哈里摩赫妮过了这么久才见到婆家的亲人，简直高兴极了。"啊呀！我的小弟弟来啦！请坐，请坐！"她一面说，一面迅速地把席子铺开。然后又问道："洗洗脸洗洗脚吗？"

"不，不用洗。"盖拉希说，"挺好，你的身体看起来不错。"

别人说她身体好，哈里摩赫妮好像觉得是对她的侮辱似的，恼火地说："好什么呀！"然后就历数各种各样的病。最后，她又说："我只有死了，才能得到安宁。可是又死不了。"

盖拉希反驳了她对生活这样悲观的说法。他说虽然他的大哥已经去世，但是有哈里摩赫妮在，他们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说："你难道不想想，正是因为有你，我来到加尔各答，才有了立足之地？"

盖拉希把家里、村子里所有亲友和邻居的情况讲完以后，突然环视了一下四周才问道："这所房子就是她的吧？"

"是的。"哈里摩赫妮说。

"这所房子倒是挺不错的。"盖拉希说。

"当然不错，"哈里摩赫妮进一步鼓动他的热情说，"没有一点毛病。"

盖拉希以审视的目光仔细观察，注意到横梁全部是坚实的榆木制造的，门窗用的不仅仅是芒果木，连墙壁有两块砖还是只有一块半砖厚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楼上楼下共有多少房间他也问清楚了。总而言之，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盖这样一所房子要花多少钱，他估计不出来，因为他对这样的砖瓦、灰浆等的好坏和价格不在行。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摇晃着，盘算了好久，最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至少花了一万至一万五千卢比。"可是他公开说的时候却减少了："你觉得怎么样，嫂子，这座房子总得值七八千卢比吧？"

哈里摩赫妮对盖拉希的无知感到非常诧异，大声说："你说什么呀，小弟弟！七八千卢比够哪点呀，至少两万卢比！"

盖拉希不动声色地仔细察看四周所能见到的一切。他想，现在只要他点头同意，就可以成为这所榆木房梁、榆木门窗、修建得很好的楼房的唯一主人，因此心里感到美滋滋的。他说："其他一切都还不错，可是姑娘呢？"

"她姑母家突然把她叫去了，"哈里摩赫妮马上回答说，"可能在那儿呆三四天就回来。"

"那么，我怎么能看见她呢？"盖拉希说，"我要打一个官司，明天就得走。"

"打官司的事先别管啦！"哈里摩赫妮说，"这儿的事不办完你不能走。"

盖拉希盘算了一会儿，心想："就算我不出庭，他们最多也只能作出一个对我不利的判决。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那儿的损失，要从这儿全部捞回来。"想到这儿，他又看了看四周的一切。他突然看见哈里摩赫妮敬神的房间的一角有一点点水。这个房间没有下水道，可是哈里摩赫妮还是经常擦洗，因此那角落里积了点水。盖拉希急忙不高兴地说："嫂子，这样可不对。"

"怎么了，什么事呀？"哈里摩赫妮问道。

“你看，那儿积了一摊水，这是不行的。”盖拉希回答说。

“可怎么办呢，老弟！”哈里摩赫妮说。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盖拉希说：“这样地板会沤烂的。我告诉你，这个房间里决不能洒一点水。”

哈里摩赫妮不说话了，一直到盖拉希问苏查丽达的长相如何，她才开口。

“你见到她就知道了。”哈里摩赫妮说，“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你们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娶到这样漂亮的媳妇。”

“是吗？”盖拉希说，“我们二嫂呢？”

“哼，她算什么。我们苏查丽达漂亮多了，”哈里摩赫妮说，“你二嫂根本就没法跟她比！”

哈里摩赫妮很不满意他把二嫂说成他们家最美的。所以她补充说：“兄弟，你们说二嫂美，我倒是觉得你最小的那个嫂子比她美得多。”

二嫂美，还是最小的那个嫂子美，盖拉希并不感兴趣。他慢慢地想出了神，在心里创造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杏仁眼、直鼻梁、长发垂腰的美女形象。

哈里摩赫妮发现，从她这边来看事情满有希望。她甚至觉得，姑娘在社会关系上的缺陷似乎都不是什么障碍了。

第七十二章

维纳耶知道戈拉近来每天很早就出去了，所以星期一天亮之前他就到了戈拉家，径直走到楼上戈拉的卧室里。在那儿没有见到戈拉，他向仆人打听才知道戈拉在祈祷室拜神。这使维纳耶感到有点诧异。他走到祈祷室门口一看，戈拉正在那儿顶礼膜拜。戈拉下身穿一条绸缎围裤，肩上披一条绸缎披肩，但他那魁梧的身体大部分是裸露的。看见戈拉像这样在那儿祈祷，维纳耶感到更加惊讶。

戈拉听见脚步声一回头，看见维纳耶站在门口，便赶紧站起来，惊慌地说："别到这间屋子里来。"

"别害怕，我不进来。"维纳耶说，"不过，我是专门来拜访你的。"

戈拉走出来，换了衣服，然后把维纳耶带到三楼那间屋里坐下。

"今天是星期一。"维纳耶说。

"肯定是星期一，"戈拉说，"哪怕日历出错，你也不会把今天弄错的，至少不会把今天当成星期二。"

"我知道，你也许不会来，"维纳耶说，"可是今天，我不来请你一趟，我就不能高高兴兴地参加婚礼，所以一大早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戈拉什么也没有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维纳耶接着说："看来你决心不参加我的婚礼啰？"

"不，维纳耶，我不能参加。"戈拉说。

维纳耶不再说话了。戈拉把痛苦埋在心里，笑着说："我不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胜利了，妈妈被你拉过去了，我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挡住她。在自己母亲面前，我都输给你了。维纳耶，在我这幅地图上一个一个地涂上了红色，最后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老兄，"维纳耶说，"请你不要怪我！我一再跟母亲讲，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参加我的婚礼。可是她说：'维儒，你听我说，不参加你婚礼的，你请也请不来。我跟你说呀，你不要给任何人送请帖；也不要禁止谁，不让他去；要去的人，你不让他去也不行。'戈拉，你怎么输给我了，你是输给你母亲了。你输了千百次了！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母亲？"

戈拉曾经竭尽全力劝安纳德摩伊不要去参加维纳耶的婚礼。但是，当安纳德摩伊不管戈拉生气还是苦恼，坚决地帮维纳耶操办婚礼时，戈拉不但一点没有感到痛苦，反而挺高兴。戈拉觉得，即使他与维纳耶分道扬镳，维纳耶也不会失去他母亲无限的慈爱；现在母亲已经把这深沉的爱像甘露一样洒到维纳耶身上了。他心里感到又满意又宁静。不管他和维纳耶之间的鸿沟有多深，他母亲的不朽的爱都会永远把这两个老朋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那么，老兄，我走了。"维纳耶说，"既然根本不可能来，那么就算了。不过，请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敢肯定，只要你明白我们的结合使我的人生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那么你就决不会让这件婚事破坏我们的友情了。"维纳耶说完，便站起来准备动身。

"再坐一会儿，维纳耶，"戈拉说，"今天晚上才是吉日良辰，现在何必这样着急呢？"

维纳耶的心被戈拉这个意外深情的要求感动了，他立即坐了下来。

于是，这两个朋友，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又像以前一样一大清早便亲密地交谈起来了。戈拉说话时的语调又拨动了维纳耶心中的琴弦，于是维纳耶的话又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了。他说起了

多少无关紧要的小事，假如把它们写下来，不仅会显得毫无意义，而且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他谈起来娓娓动听，就像谱成曲子的史诗那种不断出现的悦耳的音调。维纳耶用非常优美的语言，细致而严肃地描述他心里演出的那幕奇妙的戏剧。这从未有过的生活感受多么美妙啊！维纳耶感受到的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是否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所有的人都有体验到这种感情的能力吗？维纳耶说，世界上见到的一般男女的结合中，听不到这种极其崇高美妙的音调。维纳耶一再告诉戈拉，不要拿他们两人与别人相比。他好像感觉到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人人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随着生活的巨浪而动荡不安，好像一阵春风便会吹得整个森林披上绿叶鲜花。倘若如此，人们就不会这样轻松地吃饭睡觉，就会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而维纳耶所说的那种生活中，不管有多少美好的事物，不管有多大的力量，都会自然而然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呈现出来。这就是一根魔杖——无论谁碰到它，都不会忽视或者对它无动于衷。它会使凡夫俗子变成杰出的人物。在生活中，一个人一旦有了这种不同凡响的感受，就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戈拉，我敢向你保证，”维纳耶说，“只有爱情能够在一瞬间使人的真正的天性觉醒过来。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种爱情的火花是很难迸发出来的。我们对自己没有全面的认识——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我们不能把隐藏在内心的东西显露出来，不能使用内心里的情感，所以到处都是这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因而，除了像你这样的少数几个人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颗伟大的心——普通人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

摩希姆刚刚起床，大声地打着呵欠朝盥洗室走去。他的脚步声打断了维纳耶热情奔放的思绪。于是，维纳耶站起来向戈拉告辞了。

戈拉站在屋顶平台上，望着东方朝霞映红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这一天早上，在平台上踱步，踱了好久好久，终于没有去成农村。

戈拉心里感到空虚，渴望得到什么东西，而这是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满足的。不但他自己，而且他想做的每一项工作，似乎都高高地伸着手乞求说："我需要光，我需要明亮美丽的光。"仿佛黄金白银和珍珠宝石不是值钱的东西，唾手可取；刀枪铠甲也并不难得；而充满希望慰藉、柔和美丽、充满爱的光偏偏哪儿都找不到。没有必要再去增加已有的东西，需要的只是使它绚丽可爱光彩夺目。

在某些幸福美妙的时刻，男女的爱情会引起一种难以言传的愉快感受，使我们的生活光辉灿烂。维纳耶说这句话的时候，戈拉没像以前一样一笑置之。他心里已经承认这种结合不是一般的灵魂的结合。这是完美的结合——这种完美的结合使所有的一切更加宝贵，使人的想象具有形体，并赋予这个形体以生命。它使生命充满活力，使心灵的力量倍增，不但如此，它还给生活带来一种新的乐趣。

今天，在与维纳耶的社会关系决裂的时候，戈拉的心里回响着维纳耶的心奏出的完美和谐的音乐。维纳耶走了，白天在慢慢地消逝，可是音乐却没有消失。就像两条奔向大海的河流一样，维纳耶的爱情之河与戈拉的爱情之河汇到了一起，激起汹涌的波涛，互相撞击着。戈拉原来一直千方百计地想控制住它，把它掩盖起来，把它压制住，不愿意看到它；可是现在，它已经冲垮堤岸，清楚而强劲地显现出来。戈拉今天再也没有勇气说它不合礼仪，再也没有勇气对它加以谴责，或者说它卑鄙无耻而看不起它了。

整整一天，戈拉就这样想着这些事过去了。最后在茫茫暮色中，戈拉取了一条披巾披在肩上，走出了大门。他自言自语地说："属于我的，我一定要得到。不然的话，我活在这个世上只能是不完整的，只会虚度一生。"

戈拉毫不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苏查丽达在等待他的呼唤。今天傍晚，他要完成这个任务，不让她再等待。

戈拉穿过拥挤的加尔各答街道，快步向前走去，仿佛对任何人和事都无动于衷，因为他的心早已超脱他的肉体，全神贯注地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了。

来到苏查丽达家门前，戈拉似乎突然清醒过来，站在那儿不动了。他到这儿来了这么多次，从未看见过大门是关上的，可是今天不但关上了——他推了推才发现，门已经闩上了。戈拉站着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敲了两三下门。

仆人打开门走出来，在朦胧的暮色中一看见戈拉，没有等戈拉问就说："小姐不在家。"

"她到哪儿去了？"戈拉问。

仆人回答说："这几天她一直在另外一个地方为拉丽妲小姐筹办婚礼。"

戈拉想了片刻，决定去参加维纳耶的婚礼。可正在这时候，一位不认识的先生从屋里走出来了，他说："什么事，先生，你有什么事？"

戈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回答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进来坐坐，抽袋烟好吗？"盖拉希说。

盖拉希觉得没有人跟他做伴，时间很难熬，只要能找到一个人进来聊聊，他就会舒坦多了。白天，他可以拿着水烟筒，走到巷口，站在那儿观看来来往往的行人。这样时间总还好打发一点，可是到了傍晚，就不得不回到家里，简直要把他憋死了。要跟哈里摩赫妮谈的话已经谈完了——她谈话的能力毕竟非常有限，范围很窄。因此，盖拉希在一层门厅旁边的小屋子里放一张床，坐在那儿抽烟，并且时不时地把仆人叫来跟他聊天，以此消磨时光。

"不，我现在得走了。"戈拉说。

盖拉希还没来得及再次请求，转眼间戈拉已经走出了巷口。

戈拉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一生遇到的大多数事件不是偶然的，至少不是他个人的愿望导致的；这些事件一定与祖国命运的主宰的意图联系在一起；他生来就是要完成祖国命运的主宰赋予他的使命的。所以，哪怕是生活中的极小的事，他也要尽可能从中寻找出特殊的意义。今天，他怀着如此强烈的愿望来找苏查丽达，结果发现苏查丽达的门关着，叫开门以后又听说她不在家，他于是相信这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他认为这是指引他的神今天以这种方式告诉他：苏查丽达的这扇门今生今世对他来说是关闭着的，苏查丽达不属于他。像他戈拉这样的人受自己欲望的支配是不对的，他没有自己的幸福或痛苦。他是属于印度的婆罗门，他必须代表印度去膜拜神，他的任务是代表印度修炼苦行。对于他来说，不应该有情欲和爱恋。戈拉在心里对自己说："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向我显示了爱恋是什么样子，已经告诉我那是不圣洁的，不宁静的。它像心一样是红的，可是它像酒一样味辣——它不允许你的心得到安宁；它把事情弄得面貌全非，让你看不到它的真实面目。我是苦行僧，在我的修行之中，是不允许它存在的。"

第七十三章

苏查丽达忍受了这么多日子的痛苦之后，这几天和安纳德摩伊生活在一起，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慰。安纳德摩伊非常自然地使苏查丽达和自己亲近了，甚至苏查丽达都不敢想象她以前不认识安纳德摩伊或者和她很生疏的日子。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完全理解了苏查丽达的心，而且她不用讲话，就可以使苏查丽达的心得到深沉的安宁。即使没有什么事，苏查丽达也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叫安纳德摩伊“妈妈”。她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心甘情愿地叫过“妈妈”呢！拉丽妲的婚礼全部准备好之后，苏查丽达疲倦地躺在床上。她心里想着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怎么能离开安纳德摩伊呢？她禁不住喃喃自语地轻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喊着喊着，心情也激动起来，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这时，她突然看见，安纳德摩伊撩起蚊帐，站到床边了。

“是你叫我吧？”安纳德摩伊轻轻地拍着她说。

这时候，苏查丽达才想到她刚才一直在小声地喊“妈妈！妈妈！”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把脸埋在安纳德摩伊怀里哭了起来。安纳德摩伊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地抚摩着她。这一天晚上，安纳德摩伊和她睡在一起。

维纳耶结婚以后，安纳德摩伊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她说：“我不把他们的家务安排好，怎么能撇下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回家呢？”

于是，苏查丽达说：“那么妈妈，这几天我也要陪着您。”

“对呀，母亲，”拉丽妲热情地说，“苏查丽达姐姐跟我们在一起

多住几天吧。”

萨迪席听到这样说也跑来了。他搂着苏查丽达的脖子,高兴地说:“姐姐,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留在这儿。”

“你要上学呀,话匣子先生。”苏查丽达说。

“维纳耶先生会教我的。”萨迪席说。

“维纳耶先生现在不能教你啦。”苏查丽达说。

维纳耶先生在隔壁房间里大声说道:“当然可以教。我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学了那么多东西,难道一天就都忘了?我不明白,我就那么没用啦!我看不可能吧!”

“你姨妈会同意吗?”安纳德摩伊问苏查丽达。

“我写封信让人送去问问看。”苏查丽达说。

“你别写,让我写吧。”安纳德摩伊说。

安纳德摩伊想,如果苏查丽达自己提出想留在那儿,哈里摩赫妮会不高兴的。要是她出面,即便哈里摩赫妮生气,也只能冲着她来,对苏查丽达不会有什么影响。

安纳德摩伊在信中写道:她还需要留在那儿帮拉丽妲把新家安排好,如果哈里摩赫妮允许苏查丽达跟她一起在那儿多住几天,那就帮了她大忙了。

哈里摩赫妮收到安纳德摩伊的信以后,不仅生气,而且怀疑起来了。她想:她不让戈拉到她家来,所以当母亲的就设下一个巧妙的圈套来套住苏查丽达。她觉得自己看清楚了,这是他母亲的阴谋。她现在想起来了,当初她一看到安纳德摩伊那个样子,就没有好感。

不能拖下去了。要尽快把苏查丽达嫁到名声显赫的罗易家族去,保证她不出问题,哈里摩赫妮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能落地。再说,盖拉希又能留在这儿待多久呢?这个可怜的人儿白天黑夜不停地吸烟,把家里的墙都熏黑了。

收到信的第二天早上,哈里摩赫妮便坐上轿子,带了一个仆人

到维纳耶家去了。她到那儿的时候，苏查丽达、拉丽妲和安纳德摩伊都在楼下一间屋子里准备早餐。楼上传来了萨迪席尖着嗓子背诵英语单词的声音。他一面拼字母，一面背孟加拉语的同义词。在家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没有这么大。在这儿，为了证明没有放松学习，他故意把声音提高到不必要的程度。

安纳德摩伊非常礼貌地请哈里摩赫妮进屋坐。但是她一点也不理会人家殷勤的接待，生硬地说："我是来接苏查丽达的。"

"那很好，你接她回去吧，不过请稍微坐一会儿好吗？"安纳德摩伊说。

"不，"哈里摩赫妮说，"我还没有拜神，早祷告也没有做，我得马上回去。"

苏查丽达一言未发，埋着头削南瓜皮。哈里摩赫妮于是直接对她说："你听见我的话没有？天不早啦！"

拉丽妲和安纳德摩伊都没有说话。苏查丽达放下手上的活儿，说："走吧，姨妈！"

哈里摩赫妮转身朝轿子走去，苏查丽达赶紧抓住她的手说："到这边屋里来一下！"

到另一个房间以后，苏查丽达用坚定的语气说："您既然来接我，我不能当着大家驳您的面子，把您自己打发回去。我现在跟您回去，但是今天中午我还要回这儿来。"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哈里摩赫妮说，"你干嘛不说你要永远住在这儿呢？"

"我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苏查丽达说，"所以，我不会放弃能跟她待在一起的机会。"

听了这句话，哈里摩赫妮心里很生气，但她想现在不是说她的时候，便没有再说什么。

苏查丽达回到安纳德摩伊那儿，笑着说："妈妈，我回去一趟再来。"

“对，你回去吧。”安纳德摩伊回答说。她没有提一个问题。

苏查丽达走到拉丽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我今天中午再来。”

“萨迪席呢？”苏查丽达走到轿子前停下说道。

“让他待在这儿吧。”哈里摩赫妮回答说，因为她觉得萨迪席回去了会碍事，不如让他离远一点好。

她们俩在轿子里坐好之后，哈里摩赫妮便开始了她的开场白。她想设法尽快转入正题。她说：“拉丽妲已经结婚了，这是好事。帕勒席先生可以少为一个女儿担忧了。”她拿这句话作引子，接着就讲家里有一个未婚的姑娘是多重的负担，给她的老人带来多么难以忍受的忧虑！

“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其他的什么都不着急，就是一直想着这件事，甚至在默默向天神祈祷的时候都是这样。说实话，这件事现在弄得我拜神都不像以前那样专心了。我说：黑天啊，你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现在干嘛又要让我陷入新的圈套呢？”

这件事，对哈里摩赫妮来说不仅是尘世间的心事，而且是她得到解脱的障碍。可是，苏查丽达听到她姨妈有这么大一件为难的事，却一声不响。因此，哈里摩赫妮摸不清她心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俗话说：“不说话就是默认，”所以哈里摩赫妮把苏查丽达的态度理解为基本同意。

接着，哈里摩赫妮暗示说，她非常容易地完成了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为苏查丽达这样的姑娘打开了正统印度教的大门，而且说她办得非常妥帖，现在这样一位姑娘就是请到高贵的婆罗门人家去作客，也可以在他们家的宴席上与别的客人平起平坐，谁也不敢说个什么。

开场白说到这儿，轿子正好到家了。她们在门口下了轿。进门上楼的时候，苏查丽达看见旁边的房间里，仆人正在给一位陌生男人身上抹油，让他准备洗澡。这位客人看见苏查丽达，不但一点不

感到难为情,反而非常好奇地盯着她。

上楼以后,哈里摩赫妮给苏查丽达解释说,她的小叔子来了。苏查丽达联想到她在此以前说的那些话,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哈里摩赫妮劝苏查丽达说,家里有客人,如果她扔下客人不管,中午就走是不礼貌的。

苏查丽达使劲地摇着头说:"不,姨妈,我一定要走。"

"那么这样吧,"哈里摩赫妮说,"今天在家待一天,明天再走吧!"

"我现在就洗澡,然后到父亲那儿去吃饭,再从那儿到拉丽妲家去。"苏查丽达说。

于是,哈里摩赫妮也把话挑明了,她说:"他是来看你的。"

苏查丽达脸红了,说:"看我干什么?"

"你听我说,"哈里摩赫妮说,"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事不见面怎么行呢?在以前倒不是这样,你姨父在结婚以前就没有见过我。"哈里摩赫妮这样说明之后,紧接着又讲了她结婚以前的一些事。她说最初相亲的时候,名声显赫的罗易家族派一个叫阿纳布·般度的老人,带着忠实的仆人和一个叫塔库尔达茜的女运水工,戴着大头巾,持着拐杖到她娘家来看她。她说,那时候她父母很紧张,全家人都忙于准备宴请罗易家派来的人,殷勤地款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满意。哈里摩赫妮讲述完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在说,现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哈里摩赫妮竭力劝她说,"你只要见他五分钟就可以了。"

"不!"苏查丽达斩钉截铁地说。

这个"不"字说得多么干脆,多么有力,把哈里摩赫妮吓了一跳。"好吧,那就算了。"哈里摩赫妮说,"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必要非得见面。盖拉希跟你们一样,也是新派青年,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无所谓的。他原来说想亲眼看看新娘子。你在大庭广众

面前总是来来往往，所以我才对他说：'这没有什么问题，我会安排你跟她见面的，不过你既然感到不好意思，那就算了吧，没有多大关系。"

接着，哈里摩赫妮详细地介绍了盖拉希的情况，说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大笔一挥，就让村里的邮政分局长陷入了困境，弄得他狼狈不堪。附近一带的村子里，谁要打官司，谁要写诉状，都要先找盖拉希商量，不然就寸步难行。至于盖拉希的性格人品，简直是没有挑的。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了以后，他一直不愿意再娶，亲戚朋友一再劝他，他是为了尊重长者才同意的。为了让他同意这门亲事，她不知费了多少劲。他本来不愿意来相亲的。他家那么高的门第，在社会上那么受尊重！让他同意容易吗？

苏查丽达并不打算贬低社会对他的尊重，但也不想给自己脸上增光。她的态度很明确：即使她为正统印度教社会所不容，她也毫不在乎。这个傻丫头不明白，费了这么大的劲才使盖拉希同意这门亲事，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光荣——相反，她不但认为这是一件荒唐事，而且认为是对她的侮辱。哈里摩赫妮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反常现象，真是厌恶透了。

哈里摩赫妮于是把自己满肚子的怨气都发到戈拉身上，对他进行各式各样的冷嘲热讽："戈拉自称自己是正统印度教徒。不管他自己怎么吹，可是在社会上他有多高的地位——有谁理他呢？他如果贪图钱财，娶一个梵社人家的有钱小姐，正统印度教社会要惩罚他，还有谁救得了他呢？到那时候，钱全得拿出来去堵人家的嘴……"

"姨妈，"苏查丽达说，"你凭什么说这些？你明明知道你说的这些是毫无根据的！"

于是，哈里摩赫妮又说：到了她这把年纪，谁也骗不了她。她一直睁着眼睛看着，竖起耳朵听着，全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诧异得说不出来罢了。接着，她还说她确信戈拉跟他妈商量好了，想方

设法要娶苏查丽达。他们要缔结这门亲事的真实目的是不高尚的。如果她跟罗易家合作都救不了苏查丽达的话，戈拉的目的很快就会达到了。

苏查丽达以前一直忍着，可是现在忍不住了。她说："您说到的人都是我尊敬的。既然您一点都不能正确理解我跟他们的关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离开这儿，什么时候您冷静下来，我可以和您住在一起了，我再回来。"

"如果你的心不是向着戈勒摩罕，"哈里摩赫妮说，"如果你不愿意嫁给他，那么这一个又有什么配不上你的呢？你不会永远不嫁人吧？"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不嫁人。"苏查丽达说。

哈里摩赫妮瞪大眼睛，盯着她说："你一直到老都不嫁人？……"

"对，到死也不嫁！"苏查丽达说。

第七十四章

戈拉觉得受到了伤害，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苏查丽达之所以对戈拉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是因为他与他们来往得过于密切，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恋上了她。因为他过分得意，所以越出了常规，忽略了禁令。他认为这是不符合祖国的习惯的。如果每一个人自己都不维护自己的名声，不但会有意无意地伤害自己，而且会丧失对别人行善的力量。由于和别人交往，有些情绪强烈起来，给我们的智慧和信仰罩上一层阴影，消耗我们的力量。

戈拉不仅仅是在和梵社人家的姑娘们交往中发现这个真理的。他在与普通人来往中，同样陷入了漩涡，几乎丧失了自我。因为他每走一步，他的怜悯之心都在加强，所以他只看到某一件事不对，某一件事不道德，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可是，这种恻隐之心使他判断善恶的能力受到了损害。我们在同情之心的推动下，就会失去把真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能力——怜悯之情掩盖了本来清楚的真理，就像烟掩盖了火一样。

戈拉认为：在我们国家，那些肩负着为大众谋福利的人应该孤独地站在一边，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国王应该与臣民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够为老百姓谋幸福，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国王统治臣民所需要的智慧，由于国王与臣民们来往密切而受到损害。因为这个缘故，臣民才主动在国王周围加上一个光环，让他和自己保持一段距离。国王一旦变成他们的伙伴，那么就不需要国王了。

婆罗门同样应该保持这种高高在上、不跟一般人接触的态度；婆罗门要保证大众走好运，亦不能跟他们交往。

“我就是这样的婆罗门。”戈拉对自己说。

有的婆罗门甘愿同普通人混在一起，贪图钱财，在生意的泥坑里爬来爬去，给自己套上首陀罗① 的绞索，死在绞刑架上。戈拉认为这样的婆罗门还不如首陀罗。他把他们看作行尸走肉。首陀罗靠自己的种姓过日子，而这样的婆罗门不珍惜自己的身份，如同死尸一样不洁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婆罗门，印度现在才处于这样可怜的屈辱时期。

今天，戈拉已经下定决心要按照自己内在的婆罗门信念行事。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绝对保持洁净，一点不被玷污。我和别人的地位不同，不能和普通人混到一起。对我来说，友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人需要和女人单独在一起，而我不属于那一类人。对于我来说，应该完全避免与我国普通庸俗的人过分亲密。正如大地仰望着天空乞求雨水一样，凡夫俗子都在仰望着婆罗门——假如我跟他们混到一起，那么还有谁来救他们呢？”

以前戈拉还从未虔诚地拜过神，可是自从他心里非常痛苦的时候起，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无聊，感到生活很空虚，因此他开始尽力专心地祈祷。他纹丝不动地坐在神像面前，竭力把自己的心全部集中到神像上去，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不能产生一点虔诚的崇敬心情。他愿意用智慧来解释神，但是不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他就抓不住一点要领。然而，并不能赋予华丽的辞藻虔诚的信念，也不能礼拜奥妙的解释。事实上，当他放弃坐在祈祷室里拜神的努力，回到房间里自己跟自己或者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他的心情会很激动，言语也充满感情。这种时候，他不仅很愉快，而且满怀着虔诚的心情。可是，戈拉仍然没有放弃拜神，

① 印度教四大种姓中最低的种姓。

每天都尽量有规律地坐下祈祷。他劝自己说:“一个人既然不能在感情上与芸芸众生融为一体,那么他至少可以通过教规跟大家联系在一起。”戈拉无论去哪个村子,他都到村里的神庙里去虔诚地祈祷。同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地方——一边是神,另一边是崇拜者,婆罗门作为他们两者之间的桥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戈拉逐渐感觉到,对于婆罗门来说,虔诚的感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虔诚是普通民众所具备的一种特殊品质。把信仰者和信仰联系起来的知识便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这桥梁一方面把两者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两者之间确定一条界线。如果在信仰者和神之间没有一道纯知识的屏障,那么一切都会混乱。因此,婆罗门不能注重是否虔诚——他们应该坐在梵识的顶端,用苦修来使信仰的奥义保持纯洁,以供芸芸众生信奉。正如婆罗门在尘世得不到休息一样,在拜神的时候是享受不到虔诚的乐趣的。这正是婆罗门的光荣。在尘世间,婆罗门要服从教观,克制自己;在宗教实践上,婆罗门要依靠知识。

戈拉一度曾被心中的感情所征服,于是他判了那颗叛逆的心流放罪。可是,谁把罪犯押去流放呢?上哪儿去找执行任务的士兵呢?

第七十五章

恒河岸边的花园里，戈拉的赎罪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

因为这个地方离加尔各答市区较远，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所以阿维纳希心里不免感到有些遗憾。他知道，对戈拉自己来说并不需要赎罪，而是他们祖国的人民需要——需要改变风气！因此，他认为这件事有必要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应该在人多的地方进行。

可是，戈拉不同意。戈拉想点起一大堆祭火，吟诵《吠陀》咒语，在加尔各答市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不如在净修林合适。在幽静的恒河岸边，在祭火的光辉照耀下，伴随着《吠陀》咒语的吟诵声，戈拉要呼唤全世界的导师——古代印度；而且要沐浴净化，请求她赐予新的生命力。戈拉并没有考虑用它来“改变风气”。阿维纳希找不到别的办法，于是求助于报纸。他事先没有告诉戈拉，便向所有的报纸发布了即将举行赎罪仪式的消息。不仅如此，他还写了社论，强调说，像戈拉这样纯洁无瑕、光彩照人的婆罗门，是不可能被任何罪过玷污的，可是他把今天堕落了的印度的全部过失担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代表整个祖国赎罪。他在社论中写道：“正如我们的祖国由于自己的种种过失而受到外国人的奴役一样，戈勒摩罕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也心甘情愿地承受了牢狱之苦。他把我们祖国的痛苦担在自己一人肩上，他自己一个人在为我国的罪过忏悔。所以，孟加拉的弟兄们，印度的两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我们都

应该像他那样……"等等。

戈拉看到这些妙论，简直气得要死。不过，要想阻止阿维纳希并非易事。即使受到戈拉训斥，他也无动于衷——事实上，他还感到高兴。他认为他的师傅生活在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中，对尘世的俗事一窍不通；他像天国的那罗陀仙人，用七弦琴的仙乐融化毒素，创造恒河，可是让恒河从天上流到人间净化萨格尔的六万个儿子的灵魂的却是跋吉罗陀[①]——这种事是天界的神办不了的。这两种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当戈拉因阿维纳希的所作所为发火的时候，阿维纳希反而感到高兴，对戈拉更加崇敬。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的师傅脸长得像湿婆，他的心亦完全像湿婆。他什么都不懂，没有一点常识，遇到芝麻大点事就发脾气，不过片刻之后他就会平静下来。"

由于阿维纳希的努力，戈拉要举行赎罪仪式这件事到处都轰动了。到戈拉家来拜望或者找他交谈的人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不计其数，最后他只好不看了。戈拉觉得举国上下对他赎罪的赞美，已经破坏了赎罪的庄严，使它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活动——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通病。

克里希那德雅尔从来不看报纸，但是对这次活动的赞美已经传到了他的修行室：戈拉不愧是他的儿子，正在轰轰烈烈地筹备赎罪仪式。他这样沿着他父亲神圣的步伐前进，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向克里希那德雅尔报告这一消息、吹捧戈拉的是克里希那德雅尔的那些食客。

说不清克里希那德雅尔有多长时间没有进戈拉的屋里去了。

---

① 据印度神话，恒河原是天上的银河。萨格尔的六万个儿子因得罪了一个修道士，被修道士眼中射出的火烧成灰烬，需天上的银河水净化其灵魂，他们才能升天。萨格尔的玄孙跋吉罗陀苦修数千年，终于使银河下凡，净化其祖先灵魂，并使银河成为地上的恒河。

今天，他脱下丝绸衣服，穿上棉布服装，来到戈拉屋里。戈拉不在房间里。他问仆人，仆人告诉他戈拉在祈祷室。

“嗯！他到祈祷室干什么？”

“他去祷告。”

克里希那德雅尔慌了，赶紧去祈祷室。他一看，戈拉真是在拜神。

“戈拉！”克里希那德雅尔站在门外叫道。

戈拉看到父亲来了，感到很诧异，马上站起来。克里希那德雅尔专门在他自己的修行室里供了一尊神。他们一家是毗湿奴派，但克里希那德雅尔已经成为性力派，所以他很久没有拜家神了。

“出来，戈拉，你到外面来！”克里希那德雅尔说。

戈拉从神庙里出来以后，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你有什么必要到这儿来呢？”

戈拉没有回答，克里希那德雅尔接着说：“不是有专门拜神的婆罗门祭司吗？他每天都拜神祷告，他代表了我们全家人——你有什么必要还掺合进来呢？”

“这有什么害处呢？”戈拉反问道。

“害处！”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知道什么！害处大了。一个人插手他无权做的事情就是犯罪。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罪过，而且是全家人的罪过。”

“如果从内心的虔诚来看，”戈拉说，“那么只有极少数人有权坐在神像面前膜拜。但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祭司拉姆哈利有权在这儿拜神，而我却没有这种权利？”

克里希那德雅尔一时没想出来怎样回答戈拉，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听我说，拉姆哈利的职业就是拜神。因职业而犯的过失，神是不在乎的。如果对因职业所犯的过错也要追究，那么事情就没有人干了——社会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可是你没有理由做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必要到这儿来呢？”

像克里希那德雅尔这样的人说戈拉这样严格遵守传统习惯的婆罗门到祈祷室来是犯罪，似乎没有什么过分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戈拉没有说什么，只好接受了。

于是，克里希那德雅尔又说："戈拉，我还听说一件事：你已经邀请著名的婆罗门祭司学者来为你举行赎罪仪式了，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戈拉说。

"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允许这样做！"克里希那德雅尔突然异常激动地说。

"为什么？"戈拉问道。他的心里涌起一股反抗的情绪。

"什么为什么？"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以前就曾经跟你说过，你不能举行赎罪仪式。"

"您是说过，"戈拉说，"可是您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们是你的老人，你应该听我们的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没有我们老人的同意，你不能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赎罪必须先拜祖先，你知道不知道？"

戈拉吃了一惊，问道："这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克里希那德雅尔生气地说："绝对不行！我不能允许你做这些事！"

戈拉受到了伤害，不痛快地说："您听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赎罪是为了自己洁身，您何必跟我争论这事，弄得自己不痛快呢？"

"你听我说，戈拉，"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争论。这些不是争论的事。有很多事情你现在还不懂。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以为你已经进入正统印度教的大门了，告诉你，你大错特错了。这是你力所不及的。你的每一滴血，你从头到脚的整个身体，都与正统印度教不相容。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变成正统印度教徒。要

成为正统印度教徒需要从今生出世到来世的功德。”

戈拉满脸通红，他说：“来世的事我不知道，可是您的血统赋予我的权利，我都不能要求得到吗？”

“又是争论！”克里希那德雅尔说，“你当面跟我顶嘴，难道你不感到害臊吗？你自称为正统印度教徒，可是你那外国人的脾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呢？你得听我的话，马上停止做这一切。”

戈拉低着头，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我不赎罪，我能参加谢茜·穆姬的婚礼，和别的客人坐在一起吃饭吗？”

克里希那德雅尔说：“当然可以，那有什么不好呢？可以单独为你安排一个座位嘛。”

“如此说来，我在正统印度教社会也得跟别人分开了。”戈拉悻悻地说。

“这样好嘛。”克里希那德雅尔说。

克里希那德雅尔看到戈拉对他这样热情地赞成感到惊讶，于是又说：“你看看我好了，我从来不和别人一起吃饭，即使宴请也是如此。我和正统印度教社会有什么联系呢？你既然渴望你的生活不被玷污，也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依我看来，这样对你有好处。”

当天中午，克里希那德雅尔派人把阿维纳希叫来，对他说：“你们干嘛要串通一气，让戈拉乱蹦乱跳呢？”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呀？”阿维纳希说，“是您的戈拉在领着我们在跳，而他自己是很少乱蹦乱跳的呀！”

“可是先生，”克里希那德雅尔说，“我告诉你，你们在筹备的这个赎罪仪式是不行的，我完全不赞成，你们必须马上停止。”

阿维纳希想：“这个老头儿太顽固了！不过，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许多大人物的父亲一点也不了解儿子的伟大。克里希那德雅尔也是这样的父亲。他如果不是白天黑夜都跟招摇撞骗的苦行僧混在一起，而是向自己的儿子学点什么，对他来说一定要好得多。”

不过，阿维纳希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他一旦看出争论没有什么

用处，不大可能产生什么“道德的效果”，便不会浪费时间进行无益的争论。因此，他说：“那么好吧，先生，您既然不赞成，那就算了吧。可是，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请柬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已经来不及取消了。所以，我看这么办吧，戈拉就别去了。到时候我们来赎罪，因为在我们国家，罪过是并不缺少的。”阿维纳希的这一席话，使克里希那德雅尔放心了。

对克里希那德雅尔的话，戈拉从来就没有十分尊重过。今天，他的心也拒绝执行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命令。既然宗教生活比尘世生活伟大，那么戈拉不一定要勉强遵从父母之命。今天他一直觉得很不安，他心里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克里希那德雅尔的话里似乎隐藏着什么真情。这种想法像一个无形的恶梦折磨着他，而他又无法从梦中醒来；他同时觉得有人从各方面把他推开，使他异常孤独。他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工地，工作是如此繁重，可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人。

第七十六章

因为赎罪仪式要在第二天举行，按照事先的规定，戈拉应当在当天晚上到那所花园住宅去过夜。正当他准备要走的时候，哈里摩赫妮突然来了。戈拉看到她，感到很不高兴，他说："您来了，不巧我马上就要出去。我母亲这几天也不在家，如果您想找她的话……"

"不，我是来找你的。"哈里摩赫妮说，"你得稍微坐一会儿，不过，我不会耽搁你很久的。"

戈拉坐下以后，哈里摩赫妮提出了苏查丽达的问题。她说："你的教导使她得到了许多教益，她现在已经不喝其他人碰过的水了。从各方面看，她都比以前懂事了。孩子，你不知道，过去她让我多么担心。你现在把她引上了正道，我真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愿神保佑你，让你做国王；愿你娶一个高贵门第的千金；愿你家财源滚滚，家产万贯，多子多孙。"

接着，她又说到苏查丽达已经长大成人，必须尽快结婚，再耽搁一天也不行了。如果她生长在正统印度教人家的话，早就做了孩子的母亲了。她相信戈拉一定跟她一样，认为苏查丽达拖到这时候还没有结婚太不合适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哈里摩赫妮一直为苏查丽达的婚姻问题忍受着极大的烦恼，最后经过很大的努力，低声下气地求情，才把她的小叔子盖拉希请到加尔各答来。多亏老天爷保佑，才消除了使她惶惶不安的一切巨大障碍，把一切全部安排妥当了；新郎既不要一点嫁妆，也不挑剔她过去的经历——这一切障碍是哈里摩赫妮使用了很巧妙的手段才消除的。可是，到了这个时

候，令人不解的是，苏查丽达竟然反对这桩婚事。哈里摩赫妮根本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是不是有人挑唆，或者她心里有了别人。

“不过，”哈里摩赫妮说，“孩子，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姑娘配不上你。她嫁到乡下，谁也摸不清她的底细，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是，你住在城里，你要是跟她结婚，你哪有脸见人呐！”

“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戈拉生气地说，“是谁告诉您我要娶她的？”

“我怎么说呢？”哈里摩赫妮说，“我听说报纸上讲到这件事的时候，羞得我真想钻到地缝里去。”

戈拉明白了，不是哈伦先生就是他那个梵社的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的这件事。“这是谣言！”戈拉攥紧拳头大声说。

“我猜也是那样。”哈里摩赫妮被戈拉雷鸣般的吼声吓了一跳，急忙说，“现在我求你帮个忙，你得答应我，请你马上去见苏查丽达一次。”

“为什么？”戈拉问道。

“你去劝劝她吧！”哈里摩赫妮说。

戈拉心里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打算马上动身去找苏查丽达。他暗暗地说：“走吧，去见她最后一面，明天你就要赎罪——然后你就要成为苦行僧。现在只剩下今天晚上这点时间了——而且只挤出一点点时间去会会她。这是不会有罪的，即使有罪，明天也都会一起化为灰烬。”

戈拉沉默了一会儿说：“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劝她呢？”

“不用说别的，”哈里摩赫妮说，“只给她讲讲，按照正统印度教的理想，像苏查丽达这样大年龄的姑娘应该马上结婚，不能再拖了。还有，像她这么大年龄的姑娘，能够在正统印度教社会中找到盖拉希这样虔诚的正统印度教徒丈夫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戈拉听了这话，真是万箭穿心。他一想起在苏查丽达的门厅里

见过的那个男人，就像被蝎子咬了一口似的。苏查丽达要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他简直想都不敢想，实在无法忍受。他的心向他大声喊道："不行！这绝对不行……"

苏查丽达不可能嫁给别人。她那颗充满了深奥的思想和深深的感情的心，除了戈拉以外，从来没有向别人敞开过，也决不会再向别人敞开。她的心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好啊！他从她那颗充满神秘的心里看到了她无法言传的真容。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能遇到几回？在人世间，有多少人见到过这样的奇迹？一个碰巧这样深刻地观察到她的人，一个用全部的身心来体会过她的人，事实上早已得到了她。别人怎么还能得到她呢？

哈里摩赫妮见戈拉不说话，于是又问道："难道拉达拉妮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不结婚吗？难道有这种事吗？"

这倒也是。戈拉明天就要去赎罪，然后将成为十分圣洁的婆罗门。难道苏查丽达真是一辈子不结婚吗？谁有权利让她承受这样重的负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哪里还有比这更重的担子呢？

哈里摩赫妮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可是戈拉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想："父亲如此坚决地禁止我举行赎罪仪式，难道他的禁令毫无价值吗？我现在渴求我这一生要做的事，也许只是我的幻想，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要是我尽力去挑这样一副人为的重担，将会终身残废的——这样的重负会压得我什么事也做不成。现在我已经看出来，我的心已经被欲望缠住了。我怎样才能掀开压在我身上的这块石头呢？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我在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婆罗门，不是一个苦行僧，所以，他才这样坚决地阻止我。"

戈拉暗自决定："我去找父亲，今天傍晚，马上就去追根究底地问他，问他到底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才坚决阻止我赎罪。如果他能跟我讲清楚，我也可以从这方面解脱出来。"

"请您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戈拉对哈里摩赫妮说。

戈拉急急忙忙跑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觉得克里希那德雅尔

一定知道一个能使他得到解脱的秘密。

他父亲那儿的大门紧紧地关着，他敲了几下，可是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答理。从屋里飘来了烧檀香的气味，因为今天克里希那德雅尔请来了苦行僧，正在和他一起修炼一种高深莫测十分艰难的瑜伽。整个晚上，其他任何人都休想进去。

第七十七章

“不，不是明天，”戈拉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明天才开始赎罪，今天已经开始了。赎罪仪式的火今天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而且比明天的火猛烈得多。在我的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我必须作出巨大的牺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物主才在我的心中唤醒了这样强烈的欲望。不然，怎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呢？在这个尘世上，要我跟他们变得十分亲密是不可能的。再说，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相反的性格，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除此之外，有谁能想到这样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欲望会在一个像我这样冷漠的人心里产生！因为直到现在，我献给祖国的东西都献得太容易了，甚至谁都不敢说我献出的时候有过一点痛苦，所以今天需要这样的欲望，需要献出一样真正算得上牺牲的东西。以前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为祖国献出某种东西的时候总是恋恋不舍。可是，这样伟大的祭祀，只牺牲微不足道的东西是不行的，是需要痛苦的。我只有切断血管，献出宝贵的血，才能获得新生。明天早晨，我将在大庭广众面前举行尘世间的赎罪仪式。现在，在举行赎罪仪式的前夜，我生命的主宰来叩击我心灵的大门。我不先在内心深处赎罪，明天怎么能接受洁身的仪式呢？今天，我一旦把最难献出的宝贵牺牲献给神，就可以达到真正神圣的无我境界——就会成为一个婆罗门了。”

戈拉回到哈里摩赫妮身边时，她说：“走吧，孩子，你跟我去一趟吧。只要你去说一句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戈拉问她说:“我凭什么去——我跟她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

“可是,她像崇拜天神一样崇拜你,她把你当成自己的师傅。”哈里摩赫妮说。

听了这句话,戈拉的心仿佛被一根烧红了的铁棍穿透了一样,痛苦难忍。他于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去的必要,我不可能再去见她了。”

“这倒也对,”哈里摩赫妮高兴地说,“和一个这么大的姑娘过多地见面是不好的。不过,孩子,你今天不为我办成这件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以后我要再叫你去,你尽可以拒绝。”

戈拉使劲地摇了摇头。不,现在决不能再去了。过去的一切已经完了,献给神的牺牲已经献出去,不能再给自己的纯洁染上一点污点。他决不去见苏查丽达。

哈里摩赫妮看出不可能再说服戈拉了,所以改口说:“如果你的确不能去,那么,求你一件事,你给她写封信吧。”

戈拉又摇了摇头。这也不行——他不给她写信。

“那好吧,”哈里摩赫妮说,“你给我写两行字就行了,什么经典你都知道,我是来向你讨训谕的。”

“什么训谕?”戈拉问道。

“一个印度教家庭的姑娘,到了适当的年龄,她的主要义务是结婚成家料理家务。”哈里摩赫妮说。

戈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您听我说,请您不要把我扯到这些事里面去。我不是能够给人训谕的大圣人。”

于是,哈里摩赫妮刻薄地说,“你为什么不坦白地说你心里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当初,你做好了圈套让她钻进去,现在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你却说不要把你扯进去!这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你就是不希望她明白是什么道理!”

如果在任何别的时候,戈拉听了这话,一定会大发雷霆。即使

这种指责是事实，他也不会容忍。可是，今天他已经开始赎罪了，所以没有发火。扪心自问，戈拉明白哈里摩赫妮说的话是真的。他要断绝与苏查丽达的牢固联系，使自己圣洁无罪。但是，他想以看不见为借口，保留一根很细的线。他现在依然不愿意把他和苏查丽达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

但是，这种恋恋不舍的痕迹必须消除干净。一只手献出去的东西，决不能用另一只手抓住不放。

戈拉拿出一张纸，用很大的字体写道：

“结婚是女人人生的归宿，女人的天职是操持家务；结婚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为了给别人谋福；无论家庭生活是苦是乐，女人都要用自己的整个心去接受，永远善良忠贞，并在家虔诚膜拜，这些就是女人对宗教的主要义务。”

“要是你能加上一两句对我们盖拉希有利的评价，那就太好了。”哈里摩赫妮说。

“不行，”戈拉坚决地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我不能写任何有关他的话。”

哈里摩赫妮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叠好，把它包在纱丽边上捆好，回家去了。苏查丽达那时还和安纳德摩伊一起住在拉丽妲家里。哈里摩赫妮觉得在那儿谈这件事不方便——如果拉丽妲和安纳德摩伊说些反对的话，苏查丽达就会犹豫不决。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她派人给苏查丽达送信去，叫她第二天中午回家吃饭，有重要事情跟她谈，而且说当天下午就可以让她回去。

第二天中午，苏查丽达鼓足勇气回来了。她知道姨妈要重提婚事。她决心给她一个非常坚决的最后答复，了结此事。

苏查丽达吃完饭以后，哈里摩赫妮说：“昨天傍晚我去找了你师傅。”

苏查丽达心里慌了——难道她姨妈又为她的事羞辱了戈拉一顿吗？

“别担心，拉达拉妮，”哈里摩赫妮说，“我没有去跟他吵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干嘛不到他那儿去，听听他的高见呢？在谈话中，提到了你的事。我发现，他的看法跟我的完全一致。他也认为姑娘大了不结婚不好。他说，按照宗教经典这是有罪的。在英国人家里没有什么，可是在正统印度教家庭不能这样做。我把盖拉希的情况也都对他讲了。看得出，他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人。”

苏查丽达忧心如焚，没有说话。哈里摩赫妮又接着说：“你崇拜他，把他当作师傅，他的话你总得听吧。”

苏查丽达依然沉默不语。哈里摩赫妮继续说：“我对他说：‘孩子，你亲自去劝劝她吧，我的话她不听。’他说：‘不，我再去见她不合适——我们正统印度社会禁止这样做。’我问道：‘那怎么办呢？’于是，他亲笔写了这张纸条给我，你看看吧。”

哈里摩赫妮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纱丽角边取出那张纸条，打开摆在苏查丽达面前。

苏查丽达读了之后，心里憋得气都喘不过来，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纸条上写的并没有新的或不合情理的话。苏查丽达也并非不同意这些见解。可是，特意通过哈里摩赫妮的手把这张纸条送来给她，就有某种特别的意思，因此使苏查丽达感到很痛苦。戈拉今天为什么要下这道命令呢？当然，苏查丽达总有一天要结婚的，可是戈拉为什么要为她这样着急呢？难道戈拉要对苏查丽达做的事确实已经完成了吗？难道她妨碍了戈拉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是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什么障碍？难道戈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她的东西，对她没有什么希冀了吗？然而，她不这样想，她现在还在期待。她拼命地与自己内心里难以忍受的痛苦作斗争，可是却得不到一丝安慰。

哈里摩赫妮给了苏查丽达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她像往常一样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以后来到苏查丽达的房间里一看，苏

查丽达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她离开的时候一样。

“拉达，”哈里摩赫妮说，“你到底还要想多久呢？这有什么值得你想这么久的嘛？戈勒摩罕先生写的错了吗？”

“不，他写的全对。”苏查丽达平静地回答说。

哈里摩赫妮感到完全放心了，说：“好闺女，那么拖下去有什么好处呢？”

“不，我不想拖下去了。”苏查丽达说，“不过，我要到父亲那儿去一趟。”

“拉达，听我说，”哈里摩赫妮说，“你父亲决不会希望你嫁到正统印度教家庭去的。可是你的师傅，他……”

“姨妈，”苏查丽达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你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件事呢？我不是去跟父亲商量结婚的事，我只是想去看看他。”

苏查丽达现在只能从帕勒席先生的亲密友谊里得到一点安慰了。她来到他家，看见他正在往箱子里装衣服。

“父亲，您这是干什么呀？”苏查丽达问道。

“姑娘，我要到西姆拉山上去换换环境，坐明天早上的车走。”帕勒席先生微微一笑说。

帕勒席先生这种微笑里隐藏着一段痛苦的经历。这，苏查丽达一看就明白了。在家里，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外面，他所有的朋友，都不容他有片刻安宁。要是他不到别的地方去呆几天，家里就会拿他为中心，吵个没完没了。他明天就要出门，可是今天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给他收拾收拾行李，这一切都得他自己干。苏查丽达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让帕勒席先生停下，把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然后用她那灵巧的手一件一件地叠好，仔细地重新放进箱子里。他喜爱的书，她放得很好，不会因摇晃而碰坏。苏查丽达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慢慢地问道：“父亲，您一个人去吗？”

帕勒席先生觉察到苏查丽达这句问话里隐藏着痛苦，于是说：

"拉达,你放心,我不会有任何痛苦的。"

"不,父亲,我陪您去。"苏查丽达说。

帕勒席先生端详着苏查丽达的脸。"父亲,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苏查丽达又补充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孩子? 你什么时候麻烦过我呢?"帕勒席先生反问道。

"父亲,"苏查丽达说,"不跟您在一起,对我没有好处。很多事情我弄不明白——您不给我解释,我永远也理解不了。您叫我依靠自己的智慧,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智慧,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和勇气。父亲,您带我一起去吧!"

苏查丽达一面说着,一面转过身去背对着帕勒席先生,扒在箱子上,整理着衣服,泪水一滴滴地落了下来。

第七十八章

戈拉把那张纸条交给哈里摩赫妮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像给苏查丽达写了一封绝交信。但是，仅仅写一张纸条，事情并不能就此结束。他的心并没有同意。虽然戈拉的意志力强迫他在那张纸上签了字，但是他的心却拒绝签名作证。因此，他的心是自由的，是不服从指挥的。不仅如此，他那颗叛逆的心，甚至当天晚上就要驱使他去见苏查丽达。可是正在这时候，听见教堂的钟敲响了10点。他猛然醒悟——现在去拜访人实在太晚了。这天夜里，他一直在数着教堂的钟声，一点没有睡着，也没有到恒河岸边的花园住宅去。他只派人送了个信，说他明天早晨再去。

第二天清晨，他到河边花园那儿，可是促使他决心举行赎罪仪式的那股纯洁而坚决的心境哪儿去了？

许多祭司和梵语学家都已经来了，还有一些预计也要来。戈拉对已到的祭司和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每一个都用夸张的言辞再三赞美戈拉对这个传统宗教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花园里逐渐忙乱起来。戈拉东奔西走，指挥着一切。可是，尽管忙忙乱乱，人声鼎沸，但是只有一个念头从他内心深处涌现出来——仿佛有一个人在不停地对他说："你错了！ 你错了！"到底哪儿错了呢？这时候他来不及仔细去思考，但又无法把心里的这种呼声压下去。在筹备赎罪仪式的这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个吃里扒外的家贼，藏在他的心里，反对他说："你错了！"这错误不在于触犯了教规或圣谕，也不是违反了经书，这是在他自己天性上犯了一个错误。

因此，戈拉的整个心灵非常反对这次赎罪仪式。

开始的时间就要到了。四周的竹栏杆已经围好，天篷已经搭上。戈拉已经在恒河沐浴完毕，正在换衣服。这时候人群中突然发生了骚动：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向四面传播。最后，阿维纳希惊慌失措地跑来对戈拉说："您家里刚刚送信来说，克里希那德雅尔突然生重病，口吐鲜血。他派了车来，叫您马上回去。"

戈拉立即动身回去了。阿维纳希本来打算跟他一起去的。可是，戈拉说："不，你留下来负责这儿的一切，你走了，这儿怎么办呢？"

戈拉回到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屋子里，看见他躺在床上，安纳德摩伊在给他轻轻地按摩脚。戈拉惊慌不安地看着他们。克里希那德雅尔暗示他坐到旁边的椅子里。

戈拉坐下以后，望着母亲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稍微好了一点，"安纳德摩伊说，"已经派人去请英国医生了。"

房间里还有谢茜·穆姬和一个仆人。克里希那德雅尔做了一个手势，叫他们出去。他们走了之后，克里希那德雅尔先看了安纳德摩伊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用微弱的声音对戈拉说："我的时间到了，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今天不告诉你，我就得不到解脱。"

戈拉的脸色马上黄了，他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戈拉，"克里希那德雅尔说，"那时候我无所不为，所以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后来只好将错就错，无法纠正了。"

说到这儿，他停了下来。戈拉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克里希那德雅尔接着说，"以为从前都这样过来了，以后也会永远这样过去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不行。我死了以后，你怎么能参加我的葬礼呢？"

克里希那德雅尔一想到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禁吓得一激灵。戈拉急于想知道真相，便望着安纳德摩伊问道："妈妈，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参加葬礼的权利也没有吗？"

安纳德摩伊一直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儿。听到戈拉问她，才抬起头来凝视着戈拉的脸说："孩子，没有。"

戈拉大吃一惊，问道："我不是他的儿子？"

"不是。"安纳德摩伊回答。

"妈妈，难道您也不是我的生母？"戈拉用火山爆发般的声音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安纳德摩伊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她欲哭无泪，用干巴巴的声音回答说："戈拉，我的孩子，你是我这个不能生育的母亲的儿子，可是你比我亲生的儿子还要亲。"

于是，戈拉又望着克里希那德雅尔的脸，问道："那么，您是从哪儿把我捡来的呢？"

"事情发生在印度大起义的时候，"克里希那德雅尔说，"那时，我们住在伊特瓦。你的母亲因为害怕印度士兵，一天晚上跑来躲在我们家里。你父亲前一天就战死了，他名叫……"

"算了，别提他的名字，我不想知道。"戈拉叫道。

看到戈拉这样激动，克里希那德雅尔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当天晚上，你母亲生下你之后也去世了。从那天起，你就一直在我们家。"

霎时间，戈拉觉得他的一生就像一个离奇的梦。从孩童时代起他就赖以生存的基础，现在突然消失了。他是谁，他在哪儿，这一切他好像都搞不清楚了。他所谓的过去，似乎根本不曾有过；他迫切期待了那么久的、光明的未来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此时此刻荷叶上的一滴露水，只能存在一会儿。他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祖国，没有族籍，没有门第，没有姓氏，甚至连神也没有——他好像什么都不是。他能抓住什么？他能做什么？他能

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能以什么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又能从哪儿日夜有序地收集重新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呢? 戈拉置身于虚无缥缈之中,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到他脸上的这副表情,谁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

正好这时,家里的孟加拉医生带着英国医生来了。英国医生对戈拉和病人发生了同样的兴趣。他看了戈拉一眼,心里不禁想到:“这人是谁呀?”当时戈拉的额头上还有那颗用恒河泥点的吉祥痣,身上还穿着沐浴之后穿上的绸衣。他没有穿衬衫,魁梧的身体从披肩里露了出来。

在以前,戈拉无论何时见到英国人,心里本能地会产生一种厌恶。可是今天,在医生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戈拉却一直怀着一种特殊的兴趣看着他,并且反复地问自己:“难道在这里和我关系最亲密的竟是这个人吗?”

检查询问过病人以后,医生说:“哦,不用担心,没有什么严重的症状。脉搏正常,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稍微注意点,就不会复发的。”

医生走了之后,戈拉站起来,没有说一句话就准备走出去。

医生来的时候,安纳德摩伊到隔壁屋里去了。这时她赶紧跑过来,抓住戈拉的手说:“戈拉,好孩子,别生我的气,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

“您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呢?”戈拉问道,“告诉我又有什么害处呢?”

安纳德摩伊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肩上,她说:“我担心万一失去你,所以才犯了这个罪过。当然,如果这事最后还是要发生,如果你今天离开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过,我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孩子!”

“妈妈!”戈拉的回答只有这一声呼叫。

安纳德摩伊听到呼叫,一直强忍着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妈妈，我现在到帕勒席先生家去一趟，行吗？”

“去吧，孩子！”安纳德摩伊感到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

克里希那德雅尔虽然不担心很快就会死去了，却因为把一切秘密告诉了戈拉而十分害怕。他对戈拉说：“你听我说，戈拉，这件事不必告诉任何人，只要你行为谨慎一些，大致像过去那么行事，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戈拉对他的话没有作任何回答就走了出去。他想到自己和克里希那德雅尔没有关系，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

摩希姆不事先去办公室请假，是不能缺勤的，因此在他替父亲请好医生、作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到单位请假去了。戈拉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他回来。一看到戈拉，他便问道：“戈拉，你去哪儿？”

“情况不错，”戈拉说，“医生来过了，他说没有危险。”

摩希姆高兴地说：“太好了！后天就是谢希·穆姬结婚的日子。戈拉，你得多帮点忙。你听我说，一定要先告诉维纳耶，免得他那天到这儿来。阿维纳希是坚定的正统印度教徒，他特别提到过，不要让这样的人来参加婚礼。弟弟，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说，我已经请了我的洋上司来参加婚礼，你可不要把他们赶走。你只要点点头，说一声‘先生，晚上好’就行了。就这么一句话，对你的宗教经典不会有任何害处。要是你愿意，你还可以向祭司请教，把这件事问清楚。弟弟，你明白吗？他们都是王族，在他们面前，稍微谦恭一点丢不了自己的面子。”

戈拉对摩希姆的这些话没有作任何回答便走掉了。

第七十九章

苏查丽达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她流泪，正扒在箱子上整理衣服的时候，仆人进来通报说戈勒摩罕来了。

苏查丽达赶紧揩去眼泪，放下手上的活儿，站起来。这时，戈拉正好走了进来。

戈拉额头上的吉祥痣依然没有擦去，衣服也还是那一身，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但事实上，是从来没有人穿着这样的衣裳去别人家的。这不由得使苏查丽达想起了她第一次看到戈拉的那个样子。她明白，那一天戈拉是存心要来挑战的。难道今天这一身也是他的战袍吗？

戈拉一进门，便向帕勒席先生深深鞠了个躬，头都要触到地了，而且向他行了触脚礼。帕勒席先生茫然不知所措，急忙扶起他说："来，来坐吧，孩子。"

"帕勒席先生，"戈拉说，"现在我再也不受约束了。"

"什么约束？"帕勒席先生诧异地问道。

"我不是正统印度教徒。"戈拉说。

"你不是正统印度教徒？"帕勒席先生反问道。

"我不是正统印度教徒。"戈拉说，"我今天才听说我是印度士兵大起义时被捡来的，我父亲是爱尔兰人。从今天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的印度教寺庙的大门都对我关上了。从今天起，在全国印度教徒的行列里都没有我的位置了。"

帕勒席先生和苏查丽达听了，惊愕地坐着，简直想不出说什么

好。

“今天我自由了，帕勒席先生！”戈拉接着说，“现在我用不着再惦记着害怕被玷污或者失去种姓了。现在我没必要每走一步都盯着地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圣洁了。”

苏查丽达目不转睛地看着戈拉容光焕发的脸。

“帕勒席先生，”戈拉继续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地理解印度，可是我处处碰壁——我一直力图把这些障碍变成信仰对象，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使这种信仰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我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一直没法做其他任何事情。所以，每一次和真实的印度正面相对的时候，我总是不敢为她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而是畏缩地退回来。我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印度，为了把自己的信仰完整地保存在她那坚不可摧的堡垒里，我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斗争！可是今天，我那幻想的堡垒像海市蜃楼一样，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完全自由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巨大无边的真实之中，我的心感受到了全印度的一切善与恶，苦与乐，智与愚。现在我真的有权为她服务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场所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不是我幻想出来的——这是为两亿印度儿女谋幸福的真实的场所。”

戈拉这种新获得的感受使他说起话来热情奔放，一泻千里，仿佛使帕勒席先生也激动起来。他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听戈拉讲下去。

“您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对吧？”戈拉不停地说着，“我一直梦寐以求但没有如愿的事，今天终天实现了。今天，我终于属于全印度了。在我身上不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的对立情绪了。今天，印度的每一个种姓都是我的种姓，所有人的食物都是我的食物。您看，我曾经漫游过孟加拉的许多地方，在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家做过客——您不要以为我过去只在城市里的集会上演讲——可是我从来不能和所有的人平等地坐在一起。迄今为止，我和

别人之间总是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没有办法迈过去。因此，我心里总是感到很空虚，我想尽办法不去正视它，而且竭尽全力去粉饰它，使它显得更加漂亮。因为我认为印度比我的生命更加宝贵，所以我不能容忍有人对我所了解的那部分印度有一点不满。帕勒席先生，现在我不用再去徒劳无益地粉饰了，我又活过来了！”

帕勒席先生说：“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尽管它还有缺陷，还不完善，但是它也使我们的心灵感到满足——甚至我们不愿用虚假的东西去粉饰它。”

“您看，帕勒席先生，”戈拉说，“昨天晚上，我向神祈求，希望今天早晨我能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希望从童年起就一直包围着我的虚假或不圣洁的东西全部毁灭，让我获得新生。神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请求，却突然把自己的真理告诉了我，让我大吃一惊。我连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突然把我身上不洁净的东西清除得一干二净。今天，我变得如此纯洁，即使我到最低种姓的人家去作客，也不必担心会被玷污了。帕勒席先生，今天早晨，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伏在印度母亲的怀抱里——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什么样子。”

“戈勒摩罕，”帕勒席先生说，“请你让我们也享有你在母亲的怀抱里得到的这种权利吧。”

“您知道，我今天获得自由以后为什么马上来找您吗？”戈拉问道。

“为什么？”帕勒席先生反问道。

“因为只有您懂得这种自由的意义，”戈拉说，“所以您今天在任何教派里都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请您收我为弟子吧。请您将那位属于一切人——正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梵社社员——的神的教义传授给我吧。他的庙宇的大门永远不会对任何种姓或任何个人关闭的。他不仅是印度教的神，而且是全印度的神。”

帕勒席先生的脸上闪耀着深沉、柔和、虔诚的光辉，垂下眼帘

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片刻之后，戈拉转过身去面对着苏查丽达。苏查丽达一动不动地在椅子上坐着。

“苏查丽达，”戈拉微笑着说，“我现在不是你的师傅了，我请求你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你这位师傅面前去，好吗？”

戈拉说完，向苏查丽达伸出了他的右手。苏查丽达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戈拉手里。戈拉转过身跟苏查丽达一起向帕勒席先生行了一个礼。

尾　声

那天傍晚，戈拉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安纳德摩伊默默地坐在他房间前面的凉台上。戈拉一来，便弯下腰去抓住她的脚，把头匍伏在她的脚上。安纳德摩伊立即用手托起他的头，吻了吻他的额头。

“妈妈，”戈拉说，“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在寻觅的母亲就坐在我身边。您没有种姓，不分高低贵贱；您没有仇恨，您只是我们幸福的象征——您就是我们的印度母亲！妈妈，您把勒其米娅叫来，让她打水给我喝吧。”

“戈拉，”安纳德摩伊激动地说，“让我派人去把维纳耶叫来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戈拉
作者＝（印度）泰戈尔著　　唐仁虎译
页数＝４９７
ＳＳ号＝１１４００４７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３月第１版